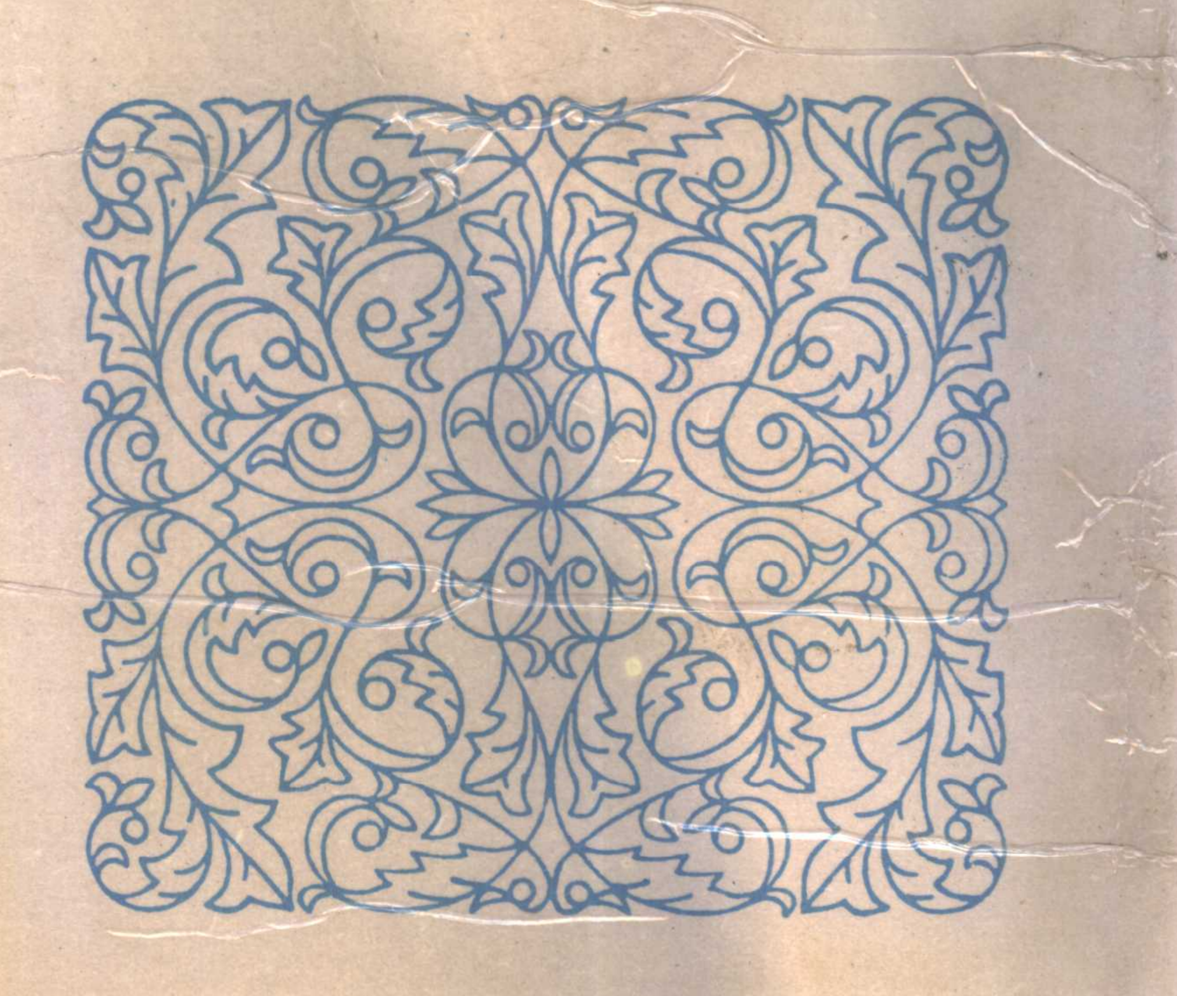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71·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古史辨 第七册（中編、下編）

呂思勉
童書業 編著

上海書店

古史辨

第七册下編

呂思勉　童書業編著

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發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匯費）

"古史辨"
（第七冊下編）

編者　呂思勉　童書業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六八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貴陽獅[illegible]子
重慶西三街　衡陽司前街
成都陝西街　曲江河西二段
桂林環湖北路　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196p.)　　新94502.3

本書據開明書店1941年版影印

古史辨第七册目錄

頁數

下編（起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訖三十年二月）

古史辨第七冊下編

——唐虞夏史考——

三三六 『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

童書業

（二四，十，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六期）

一 世經中的帝堯陶唐氏

敍述古帝王的名號系統最詳細完備的，莫過於漢書律曆志所載的世經。世經記堯的帝系說：

>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 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

（註一）張澍說世經這條完全是宋世本帝系篇的，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們不能相信。

這是後世所認爲毫無問題的記載。就我們看來，單這帝堯號曰陶唐氏一句話便根本不能成立。這『帝堯陶唐氏』一名同什麼『太昊炮犧氏』『炎帝神農氏』『少昊金天氏』等等（均見世經）一樣的沒有根據。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冊裏曾說：

唐虞之號不知何自來。…… 在左傳上舜沒有姚姓，虞亦不言舜胤，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或猶保存得一點唐虞二國的本相。 我尋求禹和夏，堯和唐，舜和虞所以發生關係之故，以為這是戰國偽史家維持信用的長技。 他們覺得堯舜禹都是冥漠中獨立的個人，非各裝在一個着實的地方不足以使得他們的地位鞏固，於是這些假人經由偽史家的作合，就招贅到幾個眞國度裏做主人了！

（頁一一八）

關於這段話後來駁的人不少，他們以為已把顧先生駁倒了；就是我起先看了這段文字也以為顧先生的話說得太魯莽些，似乎大段不能成立，但是經過好幾年的研究，才漸漸覺得他這段話雖少有誤處，大致確是不錯的。「虞同舜的發生關係較早，它們結合的原因，大約如顧先生所說：『冥漠中獨立的個人，非各裝在一個着實的地方，不足以使得他們的地位鞏固。』 但是堯同唐的發生關係原因經過便很複雜了。 它們結合的時代也較晚，早則戰國末，遲或竟在漢代。 這話說來長，請讓我們從頭慢慢說起。

二 詩書中的朝代

書經除頭兩篇虞夏書不可信已無疑問外，其他如周書各篇稱述古來的朝代同詩經一樣，周以前只有夏殷兩代：

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既墜厥命。 （書召誥）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同上）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同上）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多士）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同上）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多方）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同上）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同上）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其在受德暋，……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立政）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

章顧既伐，昆吾夏桀。（商頌長發）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引詩）

詩書時代的古史系統，最前的朝代即是夏，（康長素先生云：「蓋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開口輒引以爲鑒」。語見孔子改制考。）他們對於夏的早世情形已經不大明白了，所以說商的興時，則能歷舉它的先祖（如無逸君奭），而對於夏，則除末世的桀外，只能說「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等空泛的話，而不能舉出具體的人名來了。況且立政篇歷舉夏殷周先世的盛德任賢以爲嗣王取法，那時若有唐虞，則唐虞的盛德任賢最爲後世所稱道的，它爲什麼不舉呢？ 我以爲那時人的看夏，正同現在人的看黃帝差不多，現在人根據僞史以爲黃帝是四萬萬同胞的祖先，所以說中國人是黃帝子孫；那時人認夏是中國最早的朝代，所以稱中國爲夏，諸夏，華夏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 可憐的僞堯典的作者，把這個名詞記得太熟了，忘了時代的先後，在堯舜的時候居然說起「蠻夷猾夏」的話來。

（註二）猾夏或作猾擾，這是後人彌縫古說的慣技，不足爲據。 案左傳成風已云：「蠻夷猾夏，」史記大傳本並作猾夏，與今本尚書合。

三　論語中的朝代

晚於詩書的是論語，論語中除極可疑的「唐虞之際」一章（泰伯篇）外，也只有夏殷周三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同上）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同上）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衞靈公）

（註三）「顏淵問爲邦」一章我近來頗疑是漢人的手筆（說詳仲尼不述堯舜考，）現在姑且把它錄下。論語中有韶樂，韶乃商湯之樂（張以誠先生以爲夏啓樂，顧頡剛先生以爲齊樂，）非虞舜樂，說另詳韶樂考。

今本論語中『唐虞之際』一章爲什麽是後人加入的呢？證據有四：

（1）文句散亂。這章先敍舜和武王的事，下記孔子的評語，『唐虞之際』以下四句：上兩句論舜時事，下兩句論武王時事，但是文義界限很不分明，上下四句好像是在說一時的事（後人釋際爲後非。）最後忽然又說起文王的事來了，眞是所謂語無倫次（就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武王的事，仍舊是語無倫次！）疑這章是後人雜釆他記散簡造成的，所以如此。

（2）稱『孔子曰』的可疑。崔述說：『論語前十篇稱孔子皆曰「子，」惟對君問始曰「孔子，」尊君

也。先進以下五篇對大夫問亦曰「孔子」，問已失之矣，然尙未有徒稱「孔子」者。獨季氏篇始終皆稱「孔子」，其爲采之他書甚明。……微子篇亦多稱「孔子」……亦後人所附入可知。」（論語餘說）崔述這話雖略有反覆，但他這理論的根本是不能推翻的（論語前十五篇雖略有徒稱「孔子」的幾條，但都是有問題的。）案論語此章也稱「孔子曰」，則自然也是後人所附入的了。

(3)文義不類而在篇末。錢賓四先生說：「古人書籍皆用竹簡，傳鈔收藏皆不易，又篇皆別行，故篇末空白處傳之者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塡入；在本人僅爲省事備忘，并必有意作僞，而後人展轉傳鈔，遂以混入正文；先秦古書似此者甚衆，論語亦有其例」（論語要略。）案論語這章適在篇末，而文義又不類，疑與前後「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大哉堯之爲君」及「禹吾無間然」三章（這三章都說堯舜禹，又都有道家墨家的色彩）就是後人加入的文字。

(4)「唐虞之際」一詞的晚出。在史記中「唐虞之際」一詞連用到八次（詳舉見下，）其他先秦漢初古書未見連用這四字的，這是論語這章晚出於漢代的確證。

又據我近來的探究，論語中凡說及堯舜的幾條大都可疑（說詳仲尼不述堯舜考，）不僅此章；何況這章中的「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話也都極可疑呢！何況堯爲虞帝之說明著於墨子國語等書中呢（見下！）孔子以前若有唐虞，則「周監於二代」（夏殷，）「煥乎其有文章」的唐虞，周爲什麼不監它們呢？

四 『虞夏商周』四代系統的出現

繼儒家而起的是墨家，墨家的書墨子裏說：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明鬼下）

（註四）這文下面說『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王念孫云：『菆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案這裏說社較

論語添出了虞的一代。

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非命下）

（註五）案此時虞代已有所謂記，則虞之一代當出現已久；墨子書本墨子後學所作，大約虞代即是墨子所提出，以求加於

儒家的夏殷周三代的。

夏商周以前又有虞代，這是墨家的發明。這虞代是從那裏來的呢？代表這虞代的帝王是誰呢？墨子書說：

故惟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賢中）

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同上）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後世之君子……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

（節葬下）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天

志中)

故昔也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天志下)

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明鬼下)

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貴義)

原來墨家在禹以前又發見了堯舜，所以就連帶發見了虞代；這虞就是堯舜的國號，堯舜就是虞代的帝王。但是奇怪：在墨子書裏實際上雖已有虞夏商周四代，而名稱上仍沿着三代這個名詞；這無非是因爲三代這一個名詞用得太熟了，上面雖又添出了一代，一時改不過口來，所以糊裏糊塗的混稱四代爲三代了。

自從墨家發見了這個虞代，於是虞夏商周一個系統便成爲述古的方式。先秦的書遵用這個方式述古的話，現在我們把它彙攏來看一看：(下面所舉沒有細檢，恐怕或有遺漏的地方。)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商人禘舜而祖契，……周人禘嚳而郊稷。……(國語魯語上)

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同上魯語下)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語八。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文全同，不另錄。案此節原文當作：「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豕韋氏，在商爲唐氏，在周爲杜氏」，說見下。)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子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鄭語）

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左傳成公十三年）

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左傳昭公元年）

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韓非子顯學。）——（案此條亦可證堯舜皆爲虞代之帝王。）

今虞夏殷周無存者。（呂氏春秋審應覽）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商君書開塞）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太平御覽引愼子）

此外禮記是東漢人撮錄戰國西漢的儒家書造成的（二戴禮記皆東漢人所輯，說見拙作二戴禮記輯于東漢考，浙江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二期。）裏面敍述古制也還遵守着虞夏商周四代的一個老方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檀弓上）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王制）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同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同上。以上三條內則文全同，不另錄。）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文王世子）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同上）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同上）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同上）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同上）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同上）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同上）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同上）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同上）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同上）

（註六）明堂位的作者不是不知道有唐代的，它曾說『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四代之樂器也。』這伊耆氏分明就是指陶唐氏的（潛夫論五德志及帝堯碑都稱伊堯，帝王世紀說『堯姓伊祁，』釋文伊耆氏或云即帝堯。有人說伊耆氏是神農氏，這是更晚起之說。）但是它爲什麼不明說出陶唐氏來呢？這無非是因爲記禮之家多拘守着這四代的老方式，它不敢說出一個陶唐氏來惹人注目罷了！（伊耆氏一個名詞很像太古的名號，說了這個便不致明顯的破壞四代的老方式了。它下面說『四代之樂器也，』可見它是以四代爲一個系統，伊耆氏是在這個系統以外的。）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祭法）

案，祭法此條本魯語而少變其文。（說見下）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祭義）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表記）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同上）

有人說唐遭洪水，禮制草創，文章不及虞氏，所以後世記禮之家只記四代之制（友人俞直庵先生就這樣說；）這話大不對！我們看大戴禮記少閒篇說：

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它把堯舜禹湯文王稱為四代五王（這裏稱四代不稱三代了，因為虞的一個朝代出來已久，人們已把四代一個名詞用熟了，）可見是沒有唐這一個朝代，堯舜都是有虞的帝王了。

五　堯同舜的關係和五帝同屬虞代說

堯同舜既都是虞帝，那末他們的關係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要明白這個，須得先向國語中去探討。國語魯語說：

>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據祭法當作嚳。寬按，論衡祭意篇引禮，亦曰「殷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有虞氏是禘黃帝，祖顓頊，郊堯，宗舜的，例以本節所述夏商周的祀典：黃帝、顓頊，鯀，禹都是夏的祖；舜，契，冥，湯都是商的祖；嚳，稷，文王，武王都是周的祖；那末黃帝，顓頊，堯，舜，應該都是虞的祖了。　照這樣看來，堯和舜至少有血族的關係。（有人說舜受禪於堯，故虞郊堯，這話很嫌勉強，況且禹不是受禪於舜的嗎，為什麼夏后氏不郊舜呢？）　大戴禮記少閒篇說：

>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於陳。……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有商履代興，……成湯卒受天命，……故乃放移夏

桀，……乃遷姒姓於杞。

我們看：舜是嗣堯的，禹湯是代舜禹而興的，兩者措辭不同。 禹遷姚姓於陳，湯遷姒姓於杞，舜卻不遷伊姓（堯姓）或狸姓（丹朱姓）於唐或陶（堯國），或丹，或房（丹朱國），這是什麼道理呢？ 原來舜就是堯後，他自己不能遷自己和本家啊！ 今本堯典說：

帝曰：「格汝舜，……汝陟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十有一月，朔巡守，……歸，格于藝祖，用特。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史記說：「文祖者，堯太祖也。」 偽孔傳說：「堯文德之祖廟。」 鄭玄說：「藝祖，文祖也。」 偽孔傳說：「藝，文也；言祖則考著」（案此說恐非，尚書大傳作「歸假於禰祖」，禰，近也，禰祖蓋指近祖，與太祖之文祖有別。） 據此，舜受堯終於堯太祖之廟，及堯崩卽眞，又格於堯太祖之廟，這不是後世內禪的前影嗎！ 這也是堯舜一家說遺迹的留存。（又嗣，繼也，子繼父位爲嗣。）

（註七）尚書堯典在虞書而沒有唐書（左傳引虞書文也在堯典，）這也是堯舜同代，古來沒有唐代的證據。 尚書大傳有唐傳，說文引古文尚書有唐書，這就是二書晚出的鐵證。

陳侯因資敦（田齊時器）說：

昭緟高祖黃帝。

左傳說：

陳，顓頊之族也。（昭公八年）

可見黃帝顓頊都是陳的祖宗。國語說：

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魯語）

左傳又說：

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我先王……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襄公二十五年）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昭公三年）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昭公八年）

可見陳是虞後，陳就是虞。國語又說：

其在有虞，有崇伯鮌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周語）

有虞時的帝是堯，那末堯當然是虞帝了；可見堯舜一家，堯是虞祖的證據確是很多的（呂氏春秋開春論說：「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這虞若解作舜文法便不通了，這也是堯是虞帝的證據。）又史記始皇本紀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禹鑿龍門，……」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上稱堯舜禹，下稱虞夏之主，這不也是堯舜同屬虞代的鐵證嗎！（莊子內篇應帝王有「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等語，這有虞氏也分明是指堯舜而言。還有管子國準篇說：「黃帝之王，有虞之王；」揆度篇說「黃帝之王，堯舜之王。」有虞也指堯舜。）呂氏

春秋應同篇載五德終始的學說道：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於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這裏以黃帝爲土德，禹爲木德，湯爲金德，文王爲火德，禹湯文王既都是一朝的始王，那末黃帝也就是一朝的始帝了；夏商周以前既是虞，那末黃帝當是虞的始帝了。大約當時已有一派人以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一線相承的系統，以顓頊，帝嚳，堯舜爲都是黃帝的子孫（這裏黃帝一系比魯語多出了一個帝嚳，）都是虞朝的嗣帝，所以他們雖都是興王，但都用不着改德了。（案，據此則論語堯曰篇堯曰章載堯對舜說：『天之歷數在爾躬』它的時代當很晚了，我以爲論語這章是在三統說背景下產生的。）呂氏春秋高注引鄒子曰：

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淮南子齊俗訓說：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其樂咸池，承雲，九韶。（案咸池是黃帝樂，承雲當是堯樂，九韶是舜樂，）其服尚黃。

這都可以證明我上面這個假說（韓詩外傳說『舜娶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這也是舜是黃帝之後的證據。）又史記伯夷列傳載伯夷叔齊的采薇歌道：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神農本在五帝外，是黃帝以前的一個人物，這裏以神農虞夏連稱，可見虞就是指五帝的。

（註八）有虞大約本是個時代很長的國家（韓非子說：『虞夏二千餘歲』，可證古來的傳說虞夏歷年是很長的，）它的初起當與夏並時；我近來頗疑虞就是昆吾，唐就是豕韋。

（註九）黃帝顓頊帝嚳等傳說之起很晚，這些人本都是各民族的上帝和祖先，本來沒有什麼時代的先後，戰國末人把他們同堯舜合了起來，排成一系，稱爲五帝，同屬於虞代，這是更晚的事情。

禮記祭法說：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它爲什麼變換魯語之文呢？ 因爲他們想，有虞氏（指朝代）到舜已絕，那末那裏還有有虞氏來宗舜呢？ 所以他們在這個有虞氏的祭典中把舜除去，添了一個嚳，叫有虞氏去郊他，又把堯降做宗；這樣一來，理論是圓滿了，但是有虞氏卻白白的添了一個嚳的祖宗，而堯又不幸由郊降而爲宗了。（嚳爲虞的祖宗說當是承鄒衍一派的五德說同帝繫姓等書而來。 又自從祭法有此文，後人便解僞大禹謨『受命于神宗』的神宗爲堯了。）

（註十）還是黃帝等同虞離開在先，還是堯同虞離開在先，還是他們同時離開虞？ 現在尚是疑問。

六 陶唐與唐的來歷

現在要審查唐同陶唐的名號是怎樣來的了。 唐同陶唐的名號始見於國語左傳：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語。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文同。）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傳襄公九年）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同上昭公元年）

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上定公四年）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同上哀公六年）

上錄第一條顧頡剛先生以爲是漢人竄入國語和左傳中的（說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我以爲這條誠然可疑但可疑不在全條而在『御龍氏』三字（參看顧書本文）。 案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說：

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案有帝二字不詞，左傳內亦無此文法，當是後人摹古有意造出這怪名詞來），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可見豕韋是夏朝的國家）；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

漢代古文家在文公十三年的左傳士會歸晉一段末加上了『其處者爲劉氏』一句，把劉氏同士會（范氏）發生了關係；又在這段裏造出了御龍氏劉累的姓字來，說范氏是其後而御龍氏則是陶唐氏之後，以證明漢爲堯後之說。 不幸在這段裏露出了一個馬腳，便是魯縣兩字，夏朝已有郡縣制度，這倒少聽見過。 我以爲

「自虞以上爲陶唐氏」一節的原文當爲:「在虞(「自虞以上」四字是後人所改)爲陶唐氏(據哀六年左傳引夏書陶唐滅於夏,)在夏爲豕韋氏(據詩商頌:「韋顧旣伐,昆吾夏桀。」箋:「韋,豕韋,彭姓也。」豕韋後雖曾復興爲商伯,但仍爲商所滅。鄭語:「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在商爲唐氏(據昭元年左傳:唐人服事夏商,周成王滅唐。)在周爲杜氏(據左傳杜注:「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國語韋注略同。又案左傳這條與昭二十九年語矛盾,彼是僞竄,則此是原文也。)豕韋,唐杜旣是夏商周三代的三個國名,那末陶唐當然也是虞代的一個國名了。

(註十一)左傳正義引賈逵國語注說:「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唐杜二國爲武王所封,可見改竄國語左傳者就是賈逵一派人。樂記說:「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於祝,」——史記作薊——樂記作時尚無武王封堯後爲唐之說,樂記是西漢末古文家作的。

上錄第二條的陶唐氏也未必指堯。案昭公元年左傳說: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兩條文字相比看來,陶唐氏恐怕就是高辛氏罷?(賈杜左傳注說:「后帝,堯也;」大非!觀上下文后帝就是指高辛氏。又堯帝嚳同高辛氏發生關係,也是漢以後人的把戲。)高辛氏大約同高陽氏(高辛氏即是高陽氏,而高陽氏即是陶唐氏,說另詳,)縉雲氏,太皞氏,少皞氏,共工氏等本都是古代部族的名字,後來漸漸變爲古帝的名號,這種若隱若現的古帝,我們在莊子和呂氏春秋等書上還可以領教到不少哩!

(註十二)高辛高陽等在最古時當本是各部族所奉上帝的名字(各部族所奉的上帝就是各部族所奉的祖先,)墨子裏有高陽,就是天帝。(高陽或就是高唐。)

照上錄的第三四五條左傳看來,唐是夏商時的一國,被周所滅以封太叔(詩有唐風就是晉風。)陶唐或是唐的前身,陶唐是個大國,爲夏所滅,夏卽居其地,所以夏虛就是唐虛。(後人以左傳所引夏書的陶唐爲卽夏非!)這唐同陶唐與堯絲毫沒有關係。

(註十三)春秋時南方又有一唐國,被滅于楚,這個唐國同古唐國與陶唐不知有沒有關係? 案這唐國是侯爵,恐是姬姓之國。

山海經海內經說:

> 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衞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陶唐之丘是九丘中的一丘,他同什麼昆吾之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叔得孟盈疑皆人名)相比,當是一個古國之虛。這裏的陶唐也不是個代名。

呂氏春秋中也有陶唐氏,古樂篇說:

>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案,據此二語,陶唐氏與帝堯的發生關係或也因爲時代稍有洪水傳說的緣故,)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案古樂篇歷敍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案自黃帝以下就是所謂五帝，也就是所謂有虞氏，）禹，殷湯，周文王，武王，成王之樂；分陶唐氏與帝堯而二之，且以陶唐氏置於黃帝之上，可見古樂篇的作者，絕不以陶唐氏爲即帝堯。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據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斥高誘妄改呂氏本文；案司馬相如上林賦，『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亦作『陶唐氏，』斷無二書皆爲誤改之理。（顏氏以爲二書皆誤，不可通之說也！）且後人祇有據當時之說以改竄古書者，無據與當時相反之說以改古書者。漢書人表之作『陰康氏，』則或正是後人『妄改呂氏本文』也。

（註十四）鶡冠子說：『堯伐有唐，』這當是本於古書之說。有唐爲堯所伐，可見非堯之國。又太平御覽引歸藏云：『昔者桀筮伐唐。』亦可證唐爲夏滅之說，但此唐字恐是湯之假字耳。

左傳又載吳公子季札聘魯觀樂，至唐說道：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襄公二十九年）

這陶唐氏是指堯了。但是左傳這節甚可懷疑，它說周南召南爲王業始基，說頌爲盛德之所同，殆以商頌爲殷詩，同於毛詩說，與三家說相戾。又說秦『能夏則大，大之至也，』當是漢以後人的說話，這段文字至早也是西漢人的作品。（又這段的開首本記季札答叔孫穆子的話，下面突然說『請觀於周樂，』文氣也不連貫，是後人僞竄的證據。）前人與近人也很多對它懷疑的，現在不多說了。

（註十五）襄公二十九年的這段左傳，本記季札歷聘魯齊鄭衛晉等國，歷讚各國的賢士大夫的話的，卻忽加入那一大篇

論衆的話。

七　堯同唐怎樣發生關係

照上面所舉的證據看來，堯自堯，唐自唐，堯同唐並沒有什麼關係，堯怎樣會變成唐帝，唐怎樣會變成堯的國號呢？　我以爲這個關鍵就發生在禪讓說上。　禪讓說是在墨家尚賢主義下產生的（參看顧頡剛先生尚書研究講義戊種之二）　墨子書尚賢上說：

>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德）……　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

這還是尚賢說。　尚賢中說：

> 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　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尚賢下文略同）

這便從尚賢說中推出禪讓說來了。　墨家因爲主張尚賢禪讓，便隨意擷了兩個不甚知名的古帝，把尚賢禪讓的理想寄託在他們的身上，就發生了堯舜禪讓說。　這堯舜在當時的傳說中大約本是一家相承的兩個

賢帝，墨家把他倆分拆做兩家，硬說舜起於微賤是堯把他舉了起來的；這是要見得堯的「大公無私」和「立賢無方。」這樣一來，堯舜雖還敷衍着舊說合屬於一代，但已分爲兩家了。（荀子成相篇說：「堯舜尙賢身辭讓，……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尙得推賢不失序。」尙賢氾利兼愛授能，都是墨家的主義，這也可證禪讓說起於墨家。）

自從墨家把堯舜分做兩家，堯舜本已有分屬於兩代的可能了，但是這個正名定分的工作墨家沒有做，這個故事的本身顯着一個漏洞。到後來，堯舜禪讓說經墨家的鼓吹，漸漸成熟，流入了儒家的學說中，儒家本來是富於整齊增飾故事的本領的，他們既添出舜禹禪讓的故事來（墨子書中有堯舉舜立爲天子的話，又有禹舉益的話，但沒有舜舉禹立爲天子的話；在墨子書中禹的出身是一個百里諸侯，他的得天下，是由於征有苗，關於這個說法，大戴記少閒篇很有可以參證的價值，）於是堯舜禹成爲禪讓故事中的三尊偶像，舜禹是虞夏異代的，那末堯舜也應當分屬於兩代，這個故事才能整齊。他們費盡了心思（我這麼想，）查見虞夏時有個大國叫做陶唐（這個陶唐在東方又有故墟在，大約就是春秋禹貢的陶丘，）這個陶字或許本讀如皋陶的陶，他們覺得陶字同堯字的聲音很相近（此顧頡剛先生說，）而陶唐氏又曾成爲一個古帝的名號；（襄公九年左傳，呂氏春秋古樂篇，）他們又查見晉的始祖叫做唐叔虞（據昭公元年的左傳唐叔虞爲季世之君也叫做唐叔虞，）他們覺得「唐叔虞」這個名字恰巧把唐虞二字包含在內，很能引起唐虞連屬的一個觀念，於是他們便放大了膽子，偷天換日地把虞夏的國家、黃帝以前的古帝名號的「唐，」改做虞夏前的一個朝代的「唐。」於是堯的國號有了，陶唐和唐的代表者也確實了，而堯舜也

就正名定分地分爲兩家了。

（註十六）後人對於堯舜同代說的彌縫，大約有三項說法：第一是舉虞就唐說，這是很順便的辦法（其實是極不通的。）第二是舜爲堯壻說，這說始見於孟子，舜爲堯壻，以壻嗣岳，等於以子嗣父，所以有虞氏要郊堯或宗堯了。第三是堯舜同祖說，堯舜同祖黃帝，有虞氏禘黃帝，所以不能不郊堯宗堯。下兩種說法合起來便矛盾了。——舜是堯的五世從玄孫，他竟娶起他的四世的姑太太來了。

八　『唐虞』一名的出現

堯同唐的發生關係在什麼時候呢？查唐虞二名的連稱除一見於論語外，還見於孟子。孟子萬章篇說：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這條若不是後人加入的文字的話，那末唐虞連稱就始於此，唐同堯的發生關係也就始於此了。（左傳已有堯舜異代的暗示，或許堯爲唐帝說是發生在戰國晚世的。）

（註十七）我所以懷疑孟子這條也是後人加入的文字者，第一是因爲唐虞連稱，漢以前的書除論語外，僅見於此；孟子這條有孤證的嫌疑。第二是因爲孟子書中除這一條外，未見唐虞的代名；孟子說：『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公孫丑。案荀子彊國篇說：『秦……廣大乎舜禹，……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滕文公。案告子篇說：『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堯舜之道就指什一之制。）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同上。）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同上。 案萬章篇引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又說舜率天下諸侯爲堯服三年喪，又說堯舜崩三年之喪畢，是堯舜時亦行三年之喪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告子。） 孟子述古多稱三代，其歷史系統爲三王五伯，或許孟子就把堯舜放在三王之首的（雖然孟子中堯已有帝的稱號。） 左傳引虞書皋陶謨『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三語爲夏書；又引夏書：『念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是唐虞的稱號， 後世又有『虞夏同科』之說；或許堯舜確曾有一時代被放在夏代的。 還有孟子這條的上文是：『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一個也字用得不久，下文接連又用一個也字，很是觸目！

唐虞二字連稱，在先秦書裏眞少，一到漢朝人所作的書中，便連見不絕了。 我們且把史記以前漢人所作的書裏連稱唐虞的話條舉一下：（尚書大傳著作時代尚有問題）

及唐。虞。始爲天下。 （莊子外篇繕性）

黃帝，唐，虞，帝之隆也。 （管子法法）

（以上兩種漢初人僞造先秦之書。）

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 （韓詩外傳卷五）

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 （同上）

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 （同上卷六。 今本『唐虞』作『是雲』，誤。）。

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 （太平御覽引外傳）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尚書大傳唐傳）

唐虞之象刑。（同上）

唐虞象刑。（同上）

唐爲虞賓。（同上虞傳）

遇唐虞之時。（淮南子俶眞訓）

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同上主術訓）

惟唐虞能濟其美。（同上繆稱訓）

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諸情也。（同上）

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同上）

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同上）

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同上氾論訓）

故虞，絀唐，謂之帝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史記殷本紀）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周本紀）

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同上始皇本紀）

尙書有唐虞之侯伯。（同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昔之傳天數者，……於唐虞羲和。（同上天官書）

故書道唐虞之際。（同上平準書）

右十一人，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同上陳杞世家）

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同上孔子世家）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同上孟荀列傳）

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同上匈奴列傳）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上汲鄭列傳）

唐虞以上不可記已。（同上龜策列傳）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同上太史公自序）

維禹之功，……光唐虞際。（同上）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同上）

（以上五種漢初人自作之書。淮南新語時代未明，暫不並錄。）

我們看，非但「唐虞」一詞連見不絕，連「唐虞之際」一句話也是連見不絕：凡是一個名詞到了應有的時候便自然會出現的。還有楚辭一書裏面，凡較早的作品，如號稱屈宋所作的幾篇，都沒有唐虞等字樣，

一到漢人所作的賦裏，便有——

唐虞點灼而毀議。（七諫謬世）

下合矩矱於唐虞。（哀時命）

唐虞今不存。（九懷蓄英）

等語。

爲什麼這「唐虞」一詞專是漢人會說它呢？（僞古文尚書周官說：「唐虞稽古，建官惟百。」這就是古文尚書的所以爲僞。）

九　帝堯陶唐氏一名的實定

世本說：

帝堯爲陶唐氏。（書正義引帝繫篇）

史記說：

帝堯爲陶唐。（五帝本紀）

這是「帝堯陶唐氏」一名的開始。司馬相如大人賦說：

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封禪文說：

君莫盛於唐堯。

史記三代世表說：

帝堯……號唐堯。

自序說：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這是「唐堯」一名的始見。

自從西漢末年的古文家秉着他們的安漢公攝皇帝王莽的意旨本着他們的「正乖謬壹異說」的精神，慘淡經營，造出了一個整個的古帝王名號系統——太昊炮犧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來，把史記的殘缺乖謬（？）的古帝王名號系統——黃帝有熊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的命革了；因着新漢（東漢）兩代帝王的威權得到了世人的公認，於是「帝堯」的頭和「陶唐氏」的脚便安牢了，永遠連成一體了。從此以後，人人不敢反對世經的古帝王系統，便也不敢反對「帝堯陶唐氏」一個名稱；想不到大新皇帝和國師嘉新公們的權力有這樣厲害！

二十四年十月一日於燕大

右文寫就寄出後，續有新獲，不及補入，輒綴於次，寄請館刊編者先生代系於文後云：

（一）大戴禮記有四代篇，卽指虞夏商周。四代篇云：『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二帝指堯舜。又有『庶虞』之名，庶虞亦指堯舜之民也（四代篇亦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語。）大戴禮記又有虞戴德之篇，篇中云：『公云：「昔有虞戴德何以？……」子曰：「黃帝慕（幕？）脩之日明。……」』是亦黃帝爲虞祖及虞帝之證也。又有誥志篇云：『虞史伯夷，』五帝德謂伯夷兼及爲堯舜之臣，此並可爲堯舜同爲虞帝之證。（以上三篇及少閒篇並出三朝記，藥前謂三朝記乃漢初古書，於此可證矣。）

（二）愼子（荀子注引）云：『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紨當刖，以艾畢當宮。』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詔亦云：『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並以象刑爲有虞氏之制（文帝時自已有唐之一代，但其稱通行尚未普遍耳。）而漢書武帝紀載武帝詔乃云『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於虞上添出唐，正與史記多唐虞並稱之文時代相合。

（三）孔子家語有陶唐有虞夏殷周五代，較禮記多出一代，家語晚出之故也（僞書之僞說有未經前人指出者，往往吾人於無意中得之。）家語五帝篇云：『康子曰，「陶唐有虞夏禹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可見若此五代之名早出，必以之配五帝矣。

（四）大戴禮記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宰我曰：「請問

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史記五帝本紀亦曰：「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家語五帝德篇乃作帝堯曰陶唐，帝舜曰有虞，此非澆號之陶唐晚出之證，而亦家語晚出之證邪？

（五）家語廟制篇云「子羔問曰：「……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此卽王肅對於國語及祭法文之懷疑，不知顓頊固夏祖（見五帝德，帝繫，世本，史記，漢書，）而堯亦本虞帝也。

（六）後漢書趙咨傳引檀弓文，上加黃帝陶唐兩代，咨亦疑檀弓之無黃帝陶唐也。

三三七　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

顧頡剛

（廿五，四，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一期，今略加修訂。）

一　緒言

堯舜禹的禪讓，在從前是人人都認為至眞至實的古代史的；自從康長素先生提出了孔子託古改制的一個問題以後，這些歷史上的大偶像的尊嚴就漸漸有些搖動起來了。然而人們卽使能懷疑到禪讓說的虛僞，還總以為這是孔子所造，是儒家思想的結晶品。哪裏知道這件故事不到戰國時候是決不會出現的，

並且這件故事的創造也決非儒家所能爲的。現在作這一篇文字，就是要把這件向來認爲古代或儒家名下的遺產重還歸它的正主——墨家——名下去。我們一定要揭去了堯舜禹的僞史實，纔可以表顯出墨家的眞精神！

大家粗聽了這段話，一定要發生許多疑問，以爲禪讓說原是儒家所盛傳的，怎麼會偏到墨家的頭上去呢？要明白這點，先要知道禪讓說是直接從尙賢主義裏產生出來的；倘沒有墨家的尙賢思想，就決不會有禪讓的傳說！我們若能細讀儒家中孟荀兩大師的書，便可知道他們實在並不贊成禪讓說；他們雖因時勢的激盪，有時逼得無奈，不得不承受這件故事，但總想改變其意義，使得這個傳說與他們的根本主義不十分相妨。禪讓說裏的舜禹都是從庶人出身的，這件故事若果眞是儒家所造，在儒家的親親貴貴兩個主義之下，哪裏會有庶人出身的天子？這是不待辨而自明的事情！（舜禹禪讓說雖或是墨家添出來，但因要拍合堯舜的禪讓，便不得不把禹也說成由庶人出身。自從有了帝系說，把舜禹都說成黃帝顓頊的子孫，於是舜禹之爲天子即在儒家的學說裏也得到了相當的理由了。關於帝系說，顧頡剛另有帝系考一文論之，茲不贅說。）

一件大故事的出世，必有它特殊的背景；一件大故事的完成，必有它積久發展的歷史。沒有戰國的時勢，便不會有禪讓說；沒有儒墨們的競奇鬬巧，便不會有如火如荼的禪讓故事。自從歷史家有了社會學的觀念，用了唯物史觀來解釋故事，於是便有人說：「禪讓說是原始共產社會裏酋長選舉制的反映。」這樣一來，墨家因宣傳主義而造出的故事，便變成了原始共產時代的史料了。

本文雖預備說明禪讓說的來源，卻有一椿遺憾，這便是我們對於商以前的政治組織不能確實地知道，所以不能把這件故事所憑藉的時代的情形託獻給讀者看，這是要待鋤頭考古學的發展來幫助我們的。現在我們與其亂說，不如暫時藏拙為妙。 如果有人質問道：你們既不知道商以前的政治組織，哪裏再有資格反對唐虞時的禪讓？ 我們將答說：唐虞的社會如何固然我們不知，但唐虞的社會必非戰國的社會，這是我們所敢斷說的。 禪讓如確為唐虞時的史實，則必適應於唐虞時的社會而不適應於戰國時的社會，何以這個問題竟活躍於戰國社會之中呢？ 既經活躍於戰國社會之中，那就可知禪讓說對於戰國社會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我們只要抓住了這個使命，自然可以明白它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了。 而且我們還要回問一句：你自己除了戰國的材料以外，能確實找到唐虞時的禪讓材料嗎？ 如果不能，那麼你也只有疑的資格而沒有信的資格！ 倘使你還說：唐虞時的禪讓史料固然我們找不到，但戰國近古，你們怎會知道他們也找不到呢？ 我們將答說：戰國時人的嘴裏的東西固然是豐富得很，但實際的歷史材料是貧乏到極點的。 我們現在對於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還是粗引其緒，然而所得的商周史的智識已遠非戰國人所能及（例如五等爵，五服制，現在已把孟子禹貢中的系統推翻而另建了，） 何況前於商周的唐虞，戰國人豈有不同我們一樣的黑漆一團的道理？ 所以禪讓說既只有戰國的材料，而且戰國的材料有這樣多，那麼我們便只該定它為戰國時的傳說了。

在本文中，提出兩個問題：（一）禪讓說是墨家為了宣傳他們的主義而造出來的；（二）墨家只提出

了堯舜的禪讓，舜禹禪讓的故事乃是後人加添上去的。 願讀者對於此文緊記着這兩個中心的主張。

二 古代的世官制度

古代的官制，商以前我們雖不能詳考，而西周以來至於春秋，無疑地是行的世官制度（世官不一定是世職，）這世官制度與宗法制和封建制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王靜安先生殷周制度論說：

由嫡庶之制而宗法……生焉。商人無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過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爲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爲君統而爲宗統，於是宗法生焉。…… 天子諸侯雖無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實。篤公劉之詩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板之詩曰：『大宗維翰，』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又曰：『宗子維城，』箋曰：『王者之嫡子謂之宗子。』是禮家之大宗限於大夫以下者，詩人直以稱天子諸侯。唯在天子諸侯則宗統與君統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賢才進，不必身是嫡子，故宗法乃成一獨立之系統。…… 是故大夫以下，君統之外復戴宗統，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

又與嫡庶之制相輔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無嫡庶長幼，皆爲未來之儲貳；故自開國之初已無封建之事，矧在後世。…… 是以殷之亡，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

宋以外，更無一子姓之國；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應如是也。周人既立嫡長，則天位素定，其餘嫡子庶子，皆視其貴賤賢否疇以國邑；開國之初，建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大抵在邦畿以外；後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內之邑。故殷之諸侯皆異姓，而周則同姓異姓各半。此與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關係，而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確定者也。

靜安先生這段話把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由來說得非常清楚。在這種社會之下，官吏當然都是些世襲貴族去充任。左傳桓公二年記晉師服的話道：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可見那時候實在是推封建諸侯之義於卿大夫士，嫡子庶子各有其位，父親的職位多由嫡子繼任，上下階級釐然不混，所以它的效用能使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封建制度即從宗法制度來，它們的意義是一貫的。所謂卿大夫士除王官外，就是諸侯的諸侯；他們的職位雖不必全是世襲，但決沒有一個庶人可以突躍而爲卿大夫的。我們看西周時的王室大臣，如周公，召公，太公（太公當是周王外戚家的人）芮伯，彤伯，畢公，毛公，祭公，都是些同姓和異姓的貴戚（卿大夫中之有異姓，猶諸侯中之有異姓）；東周時的王室大臣，如周，單，劉，富等，也是如此（至虢，鄭等則更是以近畿的諸侯而世爲王官）。再看春秋時的列國卿大夫，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欒，韓，魏，趙，范，知，中行，衛之孫，甯，齊之高，國，崔，慶，陳，宋之華，向，楚之鬭，成，蔿（亦作薳）不也都是些同姓或異姓的貴族世

襲執政嗎！

說到這裏，我們試舉一件春秋時的故事。當周靈王之世，王朝中有兩個卿士，一個是王叔陳生，是貴族，一個是伯輿，是世官，他們二人爭起政權來。晉侯派士匄去查辦，他就在王庭上開了法庭，兩人各派代表到案：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左襄十年傳)

王叔和伯輿在王朝的職分是平等的，伯輿的上代也是周的功臣而世世在位的，然而王叔方面還要斥他是『篳門閨竇之人，』以為柴門小戶裏出不出好人才來，更不該『陵其上，』可見那時的階級制度是何等森嚴，階級思想是何等深刻！那些真正從『篳門閨竇』裏出身的，如何說得上有參政的資格！春秋已是一個開通的時代，尚且如此，春秋以前自然更不必說了。

我們再看古金文裏所保存的世官制度的遺痕(下面所舉的例證不過略示一斑，並不是說古金文內的世官制度的證據盡在於此：)

王若曰：『虎！截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官，嗣左右戲繁荆，今余隹帥井先王命，命女更乃祖考啻官，嗣左右戲繁荆。』(師虎𣪕銘)

王曰：「閉！……用併乃祖考事，𤔲寏艅邦君，𤔲馬弓矢。」（豆閉𣪕銘）

王乎內史駒冊命師奎父：「……用𤔲乃父官友。」（師奎父鼎銘）

大師小子師望曰：「不顯皇考寬公，……用辟于先王。……望肇帥井皇考，虔夙夕出內王命。」（師望鼎銘）

王若曰：「舀！命女更乃祖考𤔲卜事。」（舀鼎銘）

王乎尹氏冊命舀曰：「更乃祖考作冢𤔲土于成周八自。」（舀壺銘）

王乎內史冊命趩：更氒祖考服。（趩尊銘）

燮伯乎令卯曰：「𠭯乃先祖考死𤔲燮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𤔲𦬇人，……今余非敢夢先公，有進退；余懋爯先公官，今余隹令女死𤔲𦬇宮𦬇人。」（卯𣪕銘）

王命同左右吳大父𤔲昜林吳牧，……「世孫孫子子左右吳大父，毋女又閑。」（同𣪕銘）

王乎史㽙冊命師酉：「𤔲乃祖啻官……」（師酉𣪕銘）

王受（授）作冊尹者（書）俾冊命免：「命女世周師𤔲歡。」（免𣪕銘）

伯龢父若曰：「師𣪘！乃祖考有勞于我家，女右隹小子，余命女死我家，𢽾𤔲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妾。」（師𣪘𣪕銘）

克曰：「穆穆朕皇祖師華父……肄克龔保氒辟龔王，……永念于氒孫辟天子，天子……巠念氒

聖保祖師華父，勵（攝）克王服，出內王命。』（大克鼎銘）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御于厥辟，……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御于天子。』（虢叔旅鐘銘）

『不顯皇祖考……嚴在上，廣啓厥孫子于下，攝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帥井皇祖考不杯元德。……

王命耤嗣公族，卿事（士）大史寮。』（番生殷銘）

王若曰：『師訇！ 不顯文武，□受大命，亦則□女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師訇殷銘）

王若曰：『師嫠…… 既命女更乃祖考嗣小輔，今余隹𤔲𡨦乃命，命女嗣乃祖考舊官小輔眔鼓鐘。』（師嫠殷銘）

王乎內史尹册命師兌：『世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師兌殷銘）

在古金文裏看，只見有世官制度，不見有從庶人攉任大官的，這是一件確然不移的史實。

我們再看詩書。周書梓材說：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這是當時社會大致的分級，庶民只能達到大家，臣也要經過大家邦君兩層階級才能達到王。所謂大家，就是諸侯所立的家，它的地位等於小國；大家家君的職位大約同諸侯一樣，是世襲罔替的。呂刑說：

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 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

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這裏所說的「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都是王的親族，也就是掌刑的官吏。下文所謂「官伯族姓」所謂「嗣孫」也就是這等人。商書盤庚（這當是周代的宋國人做的）說：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乃祖乃父是同我先王胥及逸勤的，「圖任舊人」「世選爾勞」不是世官制度是什麼？詩大雅文王篇說：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丕）顯亦世。

凡周之士都是世世代代的丕顯的（傳：「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這不是世官制度又是什麼？

古代行世官制度，古文籍裏的證據眞可謂舉不勝舉，所以俞正燮就說：

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漢抑諸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於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爽，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董）仲舒啓之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興之爲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癸巳類稿卷三，鄉興賢能論）

俞氏這段話同我們說的如出一口。所謂「大夫以上皆世族，」「其分不可越，」的確是古制。而俞氏所謂「王法，」則是儒墨們託古改制的法。這一點，他雖未明言，似乎已被覷破了。趙翼也說，「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語見廿二史劄記卷三。

但也有不少人認不清楚，他們以爲古代和後世一樣，是量才任官，白屋出公卿的。連靜安先生的殷周制度論裏也說：

周人以尊尊親親二義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以賢賢之義治官。故天子諸侯世，而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世卿者，後世之亂制也。……此卿大夫不世之制，當自殷已然，非獨周制。

他爲什麼會這樣錯認呢？原來他們幼年讀的儒書太熟了，無形中就把春秋以後的儒墨們的理想制度確

認作殷周的眞制度了。先就孟子說：

孟子是一個不贊成世官而贊成世祿的人，所以他說：

>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梁惠王下）
>
>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同上）
>
>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滕文公上）

他贊成『世祿』爲的是要維持舊日貴族的階級，這就是靜安先生說的『以親親之義旁治昆弟。』他不贊成世官，則是要拔用眞才，也就是靜安先生說的『以賢賢之義治官。』所以他又說：

>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他舉出這許多有名的古人，見得農夫也可以作帝王，工人，商人，囚犯，隱士，奴隸都可以作大官，而且他說一定要過得貧苦生活的人方有擔當天下大任的能力，這就證明了安享世祿的貴族只是些無能之輩了。他又舉出一段齊桓公的故事：

>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

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告子下）

在這個盟約裏『取士』也有了，『尊賢育才』也有了，『士無世官，官事無攝』說得更明白了。齊桓公尙且立了這樣的條例，何況三王五帝！孟子又說『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那末世官制度豈不成了齊桓公後的『亂制』？

可是翻開公羊和穀梁兩傳來，齊桓公的盟約便不是這回事。公羊傳道：

> 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僖三年）

穀梁傳道：

>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僖九年）

這兩條所載的全是孟子中的初命五命之文，『取士』和『無世官』等等卻統統不提，這是什麼道理？即此可見孟子所特有的幾命本是他個人的想像，沒有得着普遍的承認的。

荀子在孟子之後，反對世官更激烈了，他道：

> 亂世……以世舉賢，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君子）

他直斥『以世舉賢』是亂世之制，不知道這正是所謂古先聖王之制。靜安先生有了孟荀的先入之見，哪

能不被崇敝了也！（荀子受墨子影響甚深，證見下第九章。）

此外，在戰國末出現而在漢初寫定的公羊傳裏也有反對世官的主張：

〔隱三年經：尹氏卒〕尹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尹氏」何？ 貶。 曷爲貶？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桓五年經：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仍叔之子」何？譏。 何譏爾？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拿這種話來和詩書及銅器銘辭合看，兩方面的思想實在隔得太遠了！ 如果硬把牠們勾合在一個時代，這好像對夏蟲語冰，牠是不懂得這一套的。

三　春秋時的明賢主義

話又說回來了，說古時全無賢賢的觀念也是不對的。 周書立政說：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

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曁，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亦越武王……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案常人就是吉士，既謂之常人，即與爲人之義相近，當然不是新起之士。）

這是古代第一篇中述任用賢才的大文章，後來的皋陶謨就取資於此。這篇東西當然不是西周人的手筆（但不能就說西周人絕無任賢的觀念，）可總是戰國以前的文章。它爲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以爲這篇話同春秋的時勢是有關係的。春秋時雖仍行世官制度，但在世官中已頗知舉賢了（所謂「以世舉賢」）如管仲鮑叔（管鮑都是貴族中的地位較低者）雖位下於高國，但實掌大權，這是齊國所以能強的緣故。國語晉語載晉文公復國後的布置道：

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昭舊族，』『愛親戚，』『尊貴寵，』就是所謂『親親』『貴貴』的主義，這是貴族社會裏所必要的行爲。至於『明賢良』則是落在第三位的主義，所明的賢良也就是舊族親戚貴寵裏的賢良。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都是舊族大家（韋注：『十一族，晉之舊姓，』）他們掌了近官，這就是所謂『昭舊族，』『尊貴寵。』同姓的諸姬之良掌了中官，異姓（只是異姓，並不是庶民）的賢能掌了遠官，這就是所謂『愛親戚，明賢良。』晉語又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

> 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守學彌惇，』就是所謂『賢良，』當時的平民哪裏夠得上守學，哪裏夠得上學『先王之法志』呢？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晉隨武子批評當時楚國的政治道：

> 其君之擧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擧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可見當時所謂選擧，雖然要『擧不失德，』但是選擧的辦法，仍舊是『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的仍舊是『昭舊族，愛親戚』的主義。所謂『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這樣才叫做禮；不然便是逆禮了。周語記富辰諫襄王的話道：

> 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注：『新，新來過賓也，』）親舊，……是利之內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這裏說得非常明白：所謂『明賢』的賢只是貴族的賢。左傳隱公三年記石碏諫衛莊公的話道：

>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原來『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都是所謂逆！這樣看來，說春秋以上已經能夠澈底尙賢，是不是閉着眼睛的說話？

四　孔子的政治主張及其背景

春秋以來，列國互相兼幷，大國至地方數千里，政事寖益紛繁，事變之來不是幾個世家舊臣所能處理，所以明賢的觀念日漸發展。又因列國間久有盟會朝聘的往來，交通也日臻便利，小農國家的規模一天天的破壞，工商業便應運而起，使庶民得到了獨立的地位（在那時已有舉庶人助理政事的風氣，如晉趙孟的舉絳縣老人。）春秋晚年，各國的內政方面，階級制更趨於崩潰，於是大夫有代國君的職權的了，家臣有代大夫的職權的了，庶民翻身的時機一天天的接近了。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從貴族降爲平民而再由平民升爲貴族的大學者出世，這人就是孔子。孔子生長在魯國，魯國本是當時的一個模範的封建國家，保存得封建的禮教特別多，孔子在這個環境裏求學，耳濡目染，所以他的思想偏於守舊。他看見當時階級社會崩潰的情形，不由得不慨嘆道：

>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

他這樣大聲疾呼的罵當時天下為「無道，」當然他老人家頭腦裏所謂的「道」就是那階級秩然的封建制度了。這正在變動中的社會，在他老人家的眼光裏竟是這樣無道的天下，所以害得庶人要開口議。他哪裏知道事情猶有甚於此者，這一議竟替戰國的「處士橫議」開了先聲，直鬧了幾百年，把舊日的貴族統統打倒了才閉口呢！

一個人處在時代的潮流裏，總是不容易跳出它的影響的。孔子曾說過「舉賢才」的話（子路，）又曾稱贊過他的門弟子仲弓道：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

仲弓至多不過是個大貴族的家臣（仲弓為季氏宰，）他老人家竟說他可以南面為君，這與「陪臣執國命」何異？他如果不是春秋晚年人，這話是不會說也不敢說的！又那時衛國有個大夫叫公叔文子，與他的一個家臣同做了公家的臣，孔子聽得了這事，便稱贊他說「可以為文矣」（憲問。）這都是春秋末年人舉賢主張的表現。但是孔子究竟是個過渡時代的人物，他終於說：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

原來小人學道（在孔子以前連「小人學道」這句話都不會有的）只是供君子的易使而已。就這句話看來，便可見

孔子決不是澈底主張尙賢主義的一個人。

五　墨子的尙賢尙同說與堯舜禪讓故事

到了戰國，那時的天下已歸併成幾個大國，各大國的國君互相競爭，都想『辟土地，位中國而撫四夷，』然而這種大事業歸誰來擔負呢？　原來的貴族養尊處優，除了享樂擺架子之外再有什麼大能耐？　沒有法子，只得在庶民裏挑選，而任賢的觀念為之大盛。　戰國的賢主如魏文侯首舉求賢的旗幟，列國君相競起做效，於是蘇秦張儀取卿相於頃刻，四公子養食客至數千人，這都是在這種風氣下自然的結果。　這樣一來，古代的『親親』『貴貴』的主義便眞的漸漸地打破了。

學術界裏首先起來順應這種時勢的人是墨子，他有堅定的主義，有具體的政治主張。　他的第一個主張，便是『尙賢』。他說

> 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

大人之務既在於『衆賢』，那末應該怎麼樣才能夠使賢才衆起來呢？　他說：

>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

要想衆賢，必定要先能尊賢。這尊賢的辦法，古者聖王有沒有行過的呢？他說是行過的：

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據他說古者聖王所富貴親近的人都是賢者，雖然是農夫工匠，只要有能耐，就肯馬上把他舉起來，把大官給他做。在那個時候，做官的人不一定是常久的富貴，小百姓也不一定是永遠的貧賤的。這些話，當時的民衆當然極聽得進。當然是極願意替他宣傳的。但是怎見得古者聖王之爲政是這樣的呢？他說：

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這些都是古之聖王從漁人廚役等的小百姓中舉出賢才來的實例（從此以後，古代的大臣便多是貧賤出身的了。）於是他終結便說：

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尚賢上）

墨子的第二個主張是『尚同。』他說：

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畫分萬國，立

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與）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尙同上）

這是把尙賢主義推擴到了極點，自然得到的結論。因爲天子三公都是天下之賢可者，國君鄉長里長也都是國鄉里的仁人，所以人民應該上同而不下比。這尙同主義是與尙賢主義相輔爲用的：尙賢而不尙同，則政治不能統一，其亂在下；尙同而不尙賢，則政治不能修明，其亂在上。但在尙賢尙同兩個主義之下，天子必定要是天下的最賢之人，哪末君主世襲制便不能維持了，這怎麽辦呢？於是他們就想出一種君主選舉制來。

君主選舉制在古代（指部落時代以後）本來是沒有先例的，但是墨子偏要替它尋出先例來。他說：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當作濩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尙賢中。尙賢下多『灰（販）於常陽』一句。）

堯從農夫陶工漁人中舉起舜來，把天子讓給他，這不是君主選舉制的先例嗎？看了這個例子，可見一個人只要賢能出衆，無論他的本職是怎樣的低賤，也儘有被舉爲天子的資格。陶漁們的地位低極了，天子的地位高極了，然而只要是天下最賢的人，就可以逕從最低升到最高，毫不受社會階級的牽制。這是墨子望天

討價的手段也是墨子一鳴驚人的手筆。但倘使戰國的社會不容許墨子說這番話，墨子也不會這樣亂趁口的；就是他敢於亂趁口，也不會有人聽信的。所以一定要先有了戰國的時勢，才會有墨家的主義，有了墨家的主義，才會有禪讓的故事。

堯舜禪讓的故事，就是從上邊看似平凡而實奇創的說話裏來的。

六　墨家內部的禪讓制

墨子建立了尙賢尙同的主義，創造了堯舜禪讓的故事，結合一班徒黨，努力從事宣傳；但是政治組織的改變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沒有實力是不會成功的。他們既不募練紅軍，就無法推行赤化。爲要作小規模的試驗計，就在自己的團體裏推出一位首領來，叫做「巨子」——「巨」亦作「鉅」，由他管理全部的徒黨。他是墨家中最賢的人，掌了生殺的大權，竟是一位無冕的帝王。他去職時，由他選擇一位最賢的同志，把位子讓給他。這樣繼繼繩繩的下去，直到墨家失其存在的時候。

莊子天下篇裏說墨者：

>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這可見徒黨對於巨子是怎樣的信奉，又怎樣的看重這職位的繼承。

在呂氏春秋裏，載有兩則巨子的故事，表示他們當首領的都具有堅強的人格，秉着墨子的精神，使千載

之下的讀者受着很大的感動。其一是去私篇載的腹䵍：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讀此段，可知墨家自有法律，巨子有執行本黨的法律的權力，不受君主的干涉。又可知墨家的徒黨受着雙重的制裁，國家的法律雖赦了，墨家的法律還是逃不了的。又可知巨子住在某一國，他的行動雖有與國家法律相抵觸之處，亦頗能靠了他的正義博得君主的同情，不用高壓力去解散他們的組織。其二是上德篇的孟勝：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

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

在這一段裏，又可知巨子的接替是由前任的巨子在同志中挑選後任的，正如堯之與舜，墨子理想的境界算已實現了。我們在呂氏春秋中知道了三個巨子，而腹䵍居秦，孟勝居荊，田襄子居宋，可見巨子是無常處的，又可見墨家勢力的廣遠。在這兩段故事裏，他們是怎樣有信仰，肯犧牲，而堅固地團結，他們的領袖是怎樣的合於民衆的理想。

戰國時諸子爭鳴，百家競起，但別家都是個人自由發展，即使收得多少門徒（像孟子的『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到這位領袖一死也就完了。只有墨家是有嚴密的組織的，而且是有一貫的主義的；他們確是一個政黨。他們不主張暴動，也肯幫王公們做一點事，得以寄存於諸侯之國，所以不能稱為革命黨。但到了秦漢的統一，帝皇權力日高，墨家就沒有存在的可能了，這種巨子制度只能給祕密社會採用了。

七 禹受命說及舜禹禪讓故事的發生

堯舜禪讓的故事，我們敢說是墨家創作的。但墨家還不曾想到舜禹禪讓的故事。墨子尚賢上篇以『堯舉舜於服澤之陽』與『禹舉益於陰方之中』對舉，並沒有說到舜舉禹。在墨子書裏，禹的出身乃是

一個百里諸侯。魯問篇說：

> 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

可見禹同湯文武一樣，是由諸侯升而爲天子的。非攻下篇說：

>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

這又可見禹得天下也同湯和武王一樣，是由於征誅而不是由於禪讓的。國語周語記太子晉諫靈王的話道：

> 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在這裏可見苗是稱王的，同夏商相類，他的時代也正在夏商之前，與墨子的話相應（墨子周語的話又從呂刑來。）

依我們的猜想，墨子時的傳說，大約是說舜崩後，有苗強大作亂，禹把他征滅，便自己做了天子。我們看兼愛下篇所引的禹誓道：

>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封諸君以征有苗。』

這和現存尚書裏的湯誓與牧誓的文句何等相像！（禹誓說：『濟濟有衆，咸聽朕言；』湯誓說：『格爾衆庶，悉聽朕言。』禹誓說：『非惟小子敢行稱亂』湯誓也說『非台小子敢行稱亂。』禹誓說：『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湯誓也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牧誓也說：『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又禹誓亦與今存的甘誓文辭相類，甘誓，墨子明鬼下篇亦引作禹誓；或許有扈

即是有苗的分化，禹誓是對羣封諸君們說的話，甘誓是對六卿們說的話也未可知。）

非攻下篇又說：

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從王校文。孫詒讓云：『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頡剛案：高陽即天，孫說非也。莊子大宗師篇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可證。）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歷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湯奉桀衆以克有夏，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武王踐功，……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

墨子裏的高陽就是天帝，可見禹的征有苗就是受命于天，與湯的伐桀，武王的伐紂一樣。湯武王伐了桀紂之後就做了天子，禹伐了有苗之後也做了天子，三代開國的情形又是一樣的。隨巢子裏也有同非攻篇差不多的一段文字：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宮』）……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闢土以王。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據孫詒讓校本）

看『受於玄宮，』『四方歸之，』『關士以王』諸語，就更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了。大戴禮記少閒篇（少閒篇是三朝記的一篇，三朝記是逃墨歸儒的人做的，童書業先生另有考）說：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下文說『禹崩，十有七世，……乃有商履代興，……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姒姓於杞』可見禹的得天下同湯一樣。）

舜是嗣堯的，禹是代舜而興的，兩者措辭不同。禹遷姚姓於陳，舜卻不聞遷堯後於什麼地方，可見舜的嗣堯與禹的代舜不同。

墨子尚賢下篇固然也說：

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

但這只能證明舜與禹曾有過君臣的關係，並不能證明他們定有禪讓的關係，正如禹並不曾禪讓給皋陶，湯並不曾禪讓給伊尹，武王並不曾禪讓給閎夭等一樣。而且尚賢下篇本較晚出，即『禹有皋陶』一語可證。案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論語這章與墨子尚賢中篇合看，也受墨家的影響，又在篇末，已是晚出的文字）孟子也說：『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舜為天子，皋陶為士，』都把皋陶和舜發生關係。墨子說：『禹舉益於陰方之中，』孟子也說：『禹薦益於天，』『益之相禹也，』又都把益和禹發生關係。舜和皋陶相當，禹和益相當，一個聖君，一個賢相，分配得很好，這本是儒墨杜撰的印版古史的公例。惟此篇以

皐陶與禹相當，和所染篇同。所染篇是鈔襲呂氏春秋的文字，昔人已明其僞。而且此篇下文又說：『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粒食之所養，得此莫不勸譽，』這等文字直同秦始皇琅邪刻石，大戴禮記五帝德，小戴禮記中庸等篇語句一律，定出秦後了。

舜禹禪讓說大約是儒家添出來的。舜舉禹說始見於國語，晉語說：

>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文同，『刑』作『罪』。）

於是在墨子裏被天帝所刑的鯀和所與的禹（尚賢中篇說：『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都變成被舜所刑和所興的了。舜禹禪讓說始見於孟子，萬章篇記：

>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
> 孟子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
>
>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這段孔子的話恐非孟子本文，因為唐虞連稱是很後的事，非孟子時所有，另有考證。）

孟子敍禹的爲天子同舜一樣，再看萬章所問的話，可見那時舜禹禪讓說已風行了。從此以後，墨子裏的百

里諸侯出身，征有苗而有天下的禹，也就變成了匹夫出身，爲天子所薦而有天下的禹了。

崔述唐虞考信錄說：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 余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按指堯典）考之，則殊不然！ 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自舜即位以後，但記其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而禪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 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 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略之而不記乎？ 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記言也；典猶春秋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 舜果嘗授禹以天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謨（案指大禹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尚書（案指僞古文尚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於禹之言，而采摭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據也哉！ ……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按這句話問得很有理由。） ……後人……但見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遂以爲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獨不然；由是傳賢傳子之疑紛紛於世。…… （卷四）

崔氏見堯典不載舜禪禹的事，遂疑舜未嘗以帝位授禹，這無異於拿墨家的話來駁儒家（堯典所記就是墨家的禪讓說。） 他所謂『世俗所傳之言』，實在就是儒家之言；他所謂『後人』，實在也就是儒家。 想不到儒家後學的崔述竟做了墨家的代言人，於此可見六藝之文的權威了。

八　論語堯曰章辨僞

論語裏有極可疑的一章文字，那便是堯曰篇裏的堯曰章。這章說：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這一章如果是可信的，則堯舜禹禪讓說可說在孔子時已成立了。但崔述對於它也是疑得非常勇猛。他先就尚書孟子中的堯舜推說道：

　案漢儒所傳之古文尚書，……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績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賡載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常保而無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

於是再批評論語此章道：

　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終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于德弗嗣」者也，……舜

方讓而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歷數爲據，使後世闇干者得藉以爲口實乎！……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後觀之，則得爲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何以反略之而不載乎？……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尚書之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爲實然也。（唐虞考信錄卷二）

崔氏老是拿了堯典做他取舍的標準，他見堯典不載論語此文，便斷定它非『實然，』這只可說是信經，哪裏是疑古！但論語這章確實不是儒家的話，崔氏的意見是可以節取的。我們試尋取論語這章的本源。

論語這章中最可疑的，便是『歷數』兩字。論語比考讖說：

帝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據殷元正集緯所輯）

據它說歷數便是帝王的歷運。所以鄭玄根據此讖使解『歷數在爾躬』爲『有圖籙之名。』何晏也解歷數爲『列次，』朱熹則解爲『帝王相繼之次第，』其說皆近是。蓋歷數二字若不作如此解，便不可通。但這種帝王相繼的次序是從哪裏來的呢？這就不能不推到陰陽家的鼻祖鄒衍身上。案鄒衍書有主運，史記封禪書云，『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集解引如淳說：

> 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

五行是永遠轉動的，轉動的時候是永遠依着它的生剋的次序的，這便叫做『歷數。』得到這歷數之運的人做了天子，依着五行的顏色來定他的服色制度，得水德的尙黑，得火德的尙赤，這就是『隨方面爲服，』也卽是『天之歷數在爾躬』的具體表示。所以我們敢說，從『天之歷數在爾躬』一句看來，論語中這一章是陰陽家的說話。陰陽家是起于鄒衍的，孟子還看不見，何況孔子！

又史記鄒衍傳中說：

>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始也濫耳。

這就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諸語的來源。他見當時的國君太淫侈了，弄得生民塗炭，所以造爲怪迂的話來恐嚇他們，使他們能够改行仁義和節儉。這和論語此章所說『四海之內如能不困窮了，天祿就永遠

在你的名下了,』是何等的相像? 可是鄒衍警戒戰國君主的話,在這裏竟上升了三千餘年(依韓非說,)變成了堯命舜和舜命禹的話了! 其實鄒衍的話又是從墨家來的,『仁義』連稱最早見於墨子書,『尙德』也是墨家的話,『節儉』則更是墨家的一個重要的主義。 墨家以爲王者的受命是天的賞賢,他們常常拿了上天賞賢罰暴的話頭去恫嚇當時的王公大人,所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諸語簡直就是墨子的尙賢兼愛天志節用等主義下的一個簡單化的標語。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篇解『天之歷數在爾躬』爲『察(在)身(躬)以知天,』史記曆書解『歷數』爲『曆象,』(係把列次的『歷』作曆象的『曆』解) 都是斷章取義的說法。 從漢說則『歷數』兩字沒有着落,從史記說則『在爾躬』三字又不可通。 漢人這種望文生義的解釋是不能使我們信服的。

『允執其中』一語,也是論語這章晚出的證據。 孟子說『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盡心上。 爾雅疏引尸子說『皇子貴衷,』據孫人和先生說皇子就是子莫,) 那麼『執中』是因楊墨兩家各趨極端而激起來的調和之說,在楊墨以前的人恐不能說出這樣的話。 『中』字的語源固然是很古的,酒誥有『作稽中德』盤庚也有『各設中于乃心,』大概都把它看作一種平正的道德 (友人丁山先生有釋中與中庸一文,載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集,他主張『中』的本義是官府簿書,錄名冊,立政,牧敦,齊侯鎛等文爲證,但對于酒誥和儀度之辭不易施以同樣的解釋耳。) 孔子曾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的話,但沒有說『執中,』『執中』的產生原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 孟子說『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又說『湯執中,立賢無方』(焦循曰,『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

「無方」言如鄒氏注之義無常也。」）可見單一的執中是孟子所不贊成的。若論語這章出於孟子以前而載在論語之中，孟子敢反對孔子所傳的堯舜之道嗎？

從上面幾點看來，這章文字已夠後的了；但若逕說這是鄒衍所託，那也不對。這章的出現應該還在鄒衍之後。因爲在鄒衍的五德系統裏，以黃帝當一代，繼着這一代的是夏，可見他是把堯舜歸在黃帝一代中的。論語此文，把堯，舜，禹分作三代，取鄒說而又失了鄒義，足徵它的時代是更晚的。所以這章文字，早則出於戰國之末，遲則當在秦漢之交。

下文『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兩節，取的是墨家的僞尙書。『公則說』也是墨家的主義，『孔子貴公』乃是漢人造出的話頭。這幾點，友人趙貞信先生已有極精密的考證，我們很盼望他的論語辨僞能早日出世。——這與本文無關，不必在此詳論。

還有道統說是孟子爲了尊崇儒家，排斥楊墨而提出來的，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歷史觀竟是鄒衍五德終始說的先導。論語這章也有濃厚的道統說的氣息，後世理學家所謂『三聖傳心』的故事即在於此，這是它出於孟子後的一個證據。

自從論語中有了這章文字，大家從小讀熟了，再來看墨子中的禪讓說便不易發生問題，只以爲墨子書中所用的禪讓故事是因襲着論語的。哪裏知道，墨子中的禪讓故事乃是費了許多心思而創造的，孟子中的禪讓故事是墨家學說流入了儒家而改造的，論語中的禪讓故事則更是後人採用了鄒衍的學說而重製

的。

九　禪讓說能在古代社會裏實現嗎？

我們既明白了禪讓說是墨家因為要宣傳他們的主義而造出來的，則禪讓說在歷史上已失去了它的地位；然而恐怕人們還不服，我們再來檢討檢討這件故事在古代的社會裏能否實現（以下姑且照舊說假定虞舜時已入封建社會。）我們知道戰國以前整個的社會都建築在階級制度上，左傳昭公七年記芋尹無宇的話道：

>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當時在庶民中還有六等之制（皁輿隸僚僕臺都是在官的庶民。案隸字的意義甚多，未可執一而論，當另為隸考一文論之，）試想人民是怎樣的受階級制度的壓迫，哪裏會有一介庶人一躍而為天子的事？國語齊語載管仲的話道：

>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之子恆為農。

這段話雖未必真是管仲之言，但是士農工商各有常處，世執其業，則是古代可有且必有的情形。（周語內史過也說：「古者……庶人工商各守其業。」）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哪裏會有一介農工一躍而為天子的事？詩小雅

大東篇說：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這是當時人諷刺亂世情形的話。他們說，舟人的兒子也有穿着熊羆的裘子的了，私人（傳：「私人，私家人也」）的兒子也有做着百官的了，這簡直是天翻地覆了！在這種觀念之下，又哪裏會有一介匹夫一躍而爲天子的事？ 曹風候人篇說：

彼候人兮，何（荷）戈與祋（殳）；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這也是那時人罵倖進的小人的。候人本是荷着戈與殳的脚色，現在居然有三百個穿着赤芾的了（說文：「市，韠也，……所以蔽前。」案芾即韍。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當即指此，）暴發戶呀，你們哪裏配穿你們的衣服啊！這些暴發戶大概有同貴族通婚的，所以又罵他們「不遂（「遂」即「稱」）其媾」。我們試想想墨家的尙賢主義若眞是實現在古代的社會裏，那些從農與工肆裏跳起來的賢人，不知將被當時人罵多少句「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哩！我們再想堯以二女妻舜的故事若眞是實現在古代，哪末舜也不知要被當時人罵多少句「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哩！ 我們再看，左傳昭公七年載單獻公棄親用羈，就被襄頃之族殺了；定公元年又記單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結果也被他的羣子弟所賊：可見在古代的親親

社會裏，尚賢主義是決行不去的！（左傳昭公三年晉叔向對齊晏子歎晉國衰敗的情形道：「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可見世卿的衰敗正是他們所痛惜而怕見的，更可見在古代貴貴主義之下，尚賢主義也決不能行。）又吳起相楚悼王，廢公族疏遠者；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便把吳起攻殺。商君相秦孝公，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一死，商君便也遇害。在封建制度已搖動的戰國時代剝奪了宗室貴戚的權利，尚且要慘遭失敗，何況封建制度甚嚴密的春秋以上的時代呢！（商書微子篇說紂「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周書牧誓也罵商王受「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然則紂的大罪也只是違反了親親貴貴的常例。）

在古代只有禮讓的觀念，而沒有禪讓的觀念。古代的所謂禮讓，只是貴族間所行的一種禮教。詩小雅角弓篇說：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可見受了爵是應該讓的。左傳襄公九年載楚子囊批評晉國政治的話道：

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卿讓於善，……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僖公二十七年，襄公十三年傳並載晉諸卿的相讓，這些就是堯典虞廷九官相讓的故事的前身。一則一戰而霸，一則諸侯遂睦，可見『上讓下競，』其國便不可敵。當時人看這種禮教，非常重要。孔子說：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論語里仁）

這是春秋時人的公同見解。（我們要記得古代是『禮不下庶人』的。）

因為有了這種禮讓的觀念，所以當時貴族間便有讓國的實事；如吳太伯，仲雍，伯夷，叔齊（這兩件讓國的故事尚未能徵實）魯隱公，弗父何，宋宣公，宋穆公，太子茲父（宋襄公）公子目夷，公子去疾，公子季札，公子郢，公子啓等都能讓國於其兄弟子姪。但這些祇是貴族自己家門中的相讓，終沒有聽得把君位讓給別姓的臣民的。

說到公子目夷讓國的事情，不由得聯想到墨子的姓氏祖先等問題，就附帶在此討論一下吧。史記孟荀列傳說『墨翟為宋大夫，』鄒陽傳又說『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又墨子書中詳記其止楚攻宋之事，墨子和宋國有深切的關係自可無疑。近人以墨姓不多見，對於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測。我們以為，墨確是他的真姓氏，而且從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後，原是宋國的宗族。按史記伯夷列傳索隱引應劭說：『（孤竹）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孤竹，……殷時諸侯孤竹國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說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則以墨子為孤竹君之後，由墨台（胎）縮短為墨姓的。梁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說：『考北周書怡峯傳云「本姓默台，避難改焉，」則「台」即「怡」字作「胎」非也（原註：台有胎音故誤）』據此，則『台』應讀作『怡，』直到南北朝時還有姓墨台的。又考史記殷本紀，殷後有目夷氏。潛夫論志氏姓篇以目夷氏為微子之後。廣韻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後，以目夷為氏，』則公子目夷之後為目夷氏。這個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說：『宋襄公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

夷皋』（廣韻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當是『宋襄公兄子』的傳訛。通志氏族略又說：『墨台，宋成公子墨台之後，』此『宋成公』當是『宋桓公』之訛，則『目夷』直作『墨台，』與伯夷姓合。左傳僖八年載宋太子茲父與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讓國，茲父說『目夷長且仁，』目夷說『能以國讓仁孰大焉！』這頗與伯夷叔齊相互讓國的傳說相似。論語也說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伯夷與目夷讓國的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許即是一個人傳說的分化。目夷居長，所以稱作伯夷；叔齊當即太子茲父。墨子是伯夷之後，實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後。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則墨怡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單作墨。這可證墨子的受姓之始。又墨學與宋人思想多合，俞正燮說：

墨者，宋君臣之學也。……記曰，『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宋王者後，得自立學。又亡國之餘，言仁義或失中。管子書立政云，『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立政九敗解云，『不能令彼無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如此正宋襄公之謂。左傳公子目夷謂襄公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兼愛非攻，蓋宋人之蔽。呂氏春秋審應云，『偃兵之義，兼愛天下之心也。』據左傳襄公歿後，華元向戌皆以止兵爲務，墨子出，始講守禦之法，不如九敗解所譏。墨子實宋大夫，其後宋牼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戰不利。有是君則有是臣，……墨爲宋學明也。（癸巳類稿卷十四墨學論）

馮友蘭先生也說：

宋爲殷後，在春秋列國中文化亦甚高。漢書地理志曰：『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史記貨殖列傳同。）惟宋人重厚，故在當時以愚見稱。……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以自苦爲極，』（莊子天下篇）所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必在宋人重厚多君子之環境中乃能發展。且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亦墨子強本節用之說所由出也。（中國哲學史上卷第五章（一）論墨學爲宋學）

據他們說來，兼愛非攻，節用都是宋人思想與宋俗。其實明鬼也是宋俗，左傳僖公十九年載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殺人媚鬼，這種極端野蠻的宗教行爲，在春秋時，也只有東南方一帶的人使用過（昭公十年又記季平子用人於亳社，胡適之先生說：『用人祭社，似是殷商舊俗。』語見說儒一文。）又商書盤庚三篇露骨地表示着商人迷信祖先神靈的思想，與周書所表現的周人宗教思想頗不一樣，墨學與宋俗實在太接近了。如墨子爲宋人這個假定不錯，則墨家主張禪讓說自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又俞正燮說殷人被周人壓制，不得爲高官（見鄉興賢能論）這話在古書上是多有明證的，則墨家主張平等，創除階級，或亦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孔子雖也是殷人，但傳到他時早已魯化了。

一〇　戰國時禪讓說的實行

自從墨家的勢力擴張，禪讓說盛行於時，當時的君主聽得高興，便有想要或實行讓位給臣下的。呂氏

春秋不屈篇載：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這件故事不知道實在與否？如是眞事，則是禪讓說流行後所發生的第一次影響。呂氏春秋的作者批評這件事道：

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高注自拘於鄄，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注：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

魏惠王想學堯，惠施想學許由，結果只落得了一場非笑。此後還有一件更可非笑的禪讓故事出來。戰國策燕策載：

子之相燕，貴重主斷。……鹿毛壽謂燕王（噲）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

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

這又來了一個學堯的人。可惜子之不想學許由，他想學舜；於是那時便又有人希意承旨，對燕王噲說道：

> 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

燕王噲是真心效法堯的，他弄假成真的把官員的印一起收了，交給子之，由他任用。子之也是真心效法舜的，就馬上南面行起王事來，燕王噲反做了子之的臣。於是孟子裏所載的『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的『齊東野人之語』就實現了。可惜：

> 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國策燕策。史記燕世家文略同。）

本是一場堯舜的禪讓結果竟鬧得比禹益的禪讓更壞。以禪讓始者反以征誅終，這是一件多麼沒味的事！這比較後來漢魏與魏晉之間的玩意兒真有媿色多了！

一一　戰國儒家所受墨家尚賢主義的影響

戰國時墨家的聲勢既非常浩大，他們所持的主義，如兼愛，非攻，尚賢，節用等等，又極容易得到民衆的同情，所以雖和他們勢不兩立的儒家也不得不適應時勢而承受這種學說的一部分。我們且拿當時儒家中最著名的孟荀兩大師做代表，看他們承受墨家的學說到什麼程度。（本文但論尚賢思想，其實兼愛非攻等主義，儒家也相當的受到墨家的影響。）孟子說：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雖大國必畏之矣。（公孫丑上）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同上）

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離婁上）

天下有道，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同上）

「尊賢」「使能」都是墨家所提出的主義。「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就是墨子所說的「賢良之士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惟仁者宜在高位，」就是墨子所說的「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就是墨子所說的「以德就列」等話。孟子這些話，都從墨子尚賢主義裏流出的。（所以他也有「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等話。又他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這段話也從墨子的「堯舉舜……授之政，天下平」等話來。）

不過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講兼愛，儒家則講親親；墨家主張徹底尙賢，儒家還要兼顧貴貴。所以從墨家的平等眼光看來，舉賢最爲緊要；從儒家的等差眼光看來，親親貴貴應與尊賢並行（所以像這樣不仁的人舜還得親愛他這同墨子所說的「古者聖王……不義不親」等話是怎樣的衝突。）孟子說：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萬章下）

親親，仁也。（告子下）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梁惠王下）

可見儒家總是怕「卑踰尊，疏踰戚」的，所以他們對於「進賢」也只是「如不得已」！荀子也說「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他們總是要把「親親故故貴貴尊尊」同「賢賢」放在一起談！

但是荀子卻比孟子更露骨的承受墨家的尙賢學說。荀子說：

我欲賤而貴，……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儒效）

這不就是墨子所說的「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尙賢中），「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爲賢」（尙賢下）嗎？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儒效）

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正論）

這不就是墨子所說的『鄉長，固鄉之賢者也；……國君，固國之賢者也；……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尚賢中）嗎？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這不就是墨子所說的『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不黨父兄，不偏貴富，……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嗎？

君人者……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王制）

這不就是墨子所說的『名立而功成，……則由得士也，……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尚賢上；）『今大人……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尚賢中）嗎？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王制）

這不就是墨子所說的『古者聖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尚賢上，）『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尚賢中）嗎？原來這是『定論！』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君道）

這不就是墨子所說的「以德就列，以官服事」（尚賢上），「選擇賢者立爲天子，……選擇其次立爲三公，……選擇其次立爲卿之（與）宰，……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尚同下）嗎？

>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欲治國馭民，……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同上）

這段話更全與墨子相同。墨子說：

>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尚賢上）
>
> 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尚賢下）

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是其故何也？……是在……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尙賢上）

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同上）

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尙之。（尙賢下）

看了這段比較，誰還敢說荀子是反墨的？荀子的話同墨子的話這樣的相像（荀子書中與墨子相同的話還多，如性惡篇尙有「賢者敢推而尙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的話，富國篇甚至於有「兼而愛之」的話。他又受墨子尙同節用等主義的影響很深，其「非相」似也從墨子的非命主義來的。）他爲什麽還要罵墨子，說「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樂論）呢？這不是好惡隨情是什麽！荀子又罵當時的俗儒說：「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儒效）試問荀子自己是不是已在俗儒之列呢？

此外後來所稱爲「四書」之一的中庸（這是一篇秦人所著而經過漢人改竄的書，日本武內義雄有考，說頗精覈。其中之一部分或爲戰國人所作）裏也有很多墨家的話。如說：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尊賢則不惑。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尊賢，』『貴德，』『勸賢，』都是墨孟一派的話。『尊賢之等，』大約也就是所謂『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的等。『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的信念更直接從墨家尚賢主義來，比孟子所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的話又進了一步了。跟堯典先後出世的皋陶謨裏說：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日宣三德則有家，日敬六德則有邦，九德咸事則有天下，這同墨子中庸等書是一貫的說話。『天命有德』就是『大德者必受命。』『敷納以言，明庶（試）以功，車服以庸，』更是尚賢的具體辦法。尚賢主義被推闡到這樣地步，也就無以復加了。

在這裏，我們還要附記墨子裏載的墨子與儒家的一段對話：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案論語：子曰：『節用而愛人』這還是墨襲孔而非孔呢？還是論語的作者叫孔子襲墨子的話呢？）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

公孟子是個儒者（孫詒讓以爲即孟子中的公明高，）常常被墨子所折服（他曾承認墨子的話爲善，）他承受了墨家「聖王之列，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的話，拿來反問墨子：「照這樣說，孔子如當聖王的時候，豈不有被舉爲天子的資格嗎？」墨子答他說：「孔子算不得上聖，所以尙起賢來，孔子並沒有被舉爲天子的資格。」這段話或是確有其事，或是墨家所造的故事（墨子書的編成時代很不早，不過材料大致可信，）都未可知；若是眞有其事，那末公孟子就是最早承受墨家學說的儒家了。

然而，無論儒家怎樣受墨家的影響，他們終是各有不能混合的分野。現在再舉一個例來說一下罷。

墨子爲了反對運命說，立一個主義叫做「非命。」他說：「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因爲照主張有命的人的說法，上之所罰是我的命招來的，不是做人不好，上之所賞也是我的命招來的，不是做人好，那麼聖王「勸賢」的精意就失去了，所以他斷然的說，執有命是「不仁」是「覆天下之義。」即此可見尙賢是墨家的根本主義，而非命乃是從尙賢裏推演出來的。儒家則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死生富貴既都付之於不可知的天命（天就是命，與墨家的天不同，）那還有什麼實可尙，什麼暴可罰呢？

這因儒家是維持舊制度的，他們繼承了古代的觀念，以爲生爲王公大人由於他的命貴，命貴是不能強奪的。我們看孟子說，「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一定要像桀紂一般的作惡才可以剝奪他的貴命，可見一切小惡是被饒恕的。又說，「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生來命賤的人必須備有舜禹之德，還要遇着皇帝提拔的好機會，才得改賤爲貴，可見既定階級的不易逾越。在這種觀念之下，他們把堯舜禹的禪讓故事說成了千世不可一遇的神話，禪讓說於是在儒家主張有命的學說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墨家是主張平等的，他們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尚之，」那便是隨時可以實現的事，禪讓就可定爲永久的制度，像現在民主國選舉總統一樣了。儒墨同言禪讓，那知他們意義的不同竟至於此！

一二　孟荀二子對於禪讓說的態度

儒家雖因時勢的鼓盪，不得不承受墨家的尙賢學說，但是他們總想改變其意義，使得它與他們自己的根本主義不十分衝突。這一個苦衷，我們若小心讀孟子和荀子就可以明白。

孟子是一個相當贊成禪讓說的人，然而當燕王噲與子之實行禪讓說的時候，他就頗不願意他們成功。戰國策裏孟子勸齊王伐燕的話我們儘可以不信，但是孟子本書總是可信的罷？孟子中記燕國亂時齊國有個名叫沈同的人來詢問孟子的意見，他道：「燕可伐嗎？」孟子答他道：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公孫丑下）

以一個『言必稱堯舜』的人，而對於熱心模仿堯舜的子噲子之，反持這種冷酷的態度，實在令人無從索解！倘使他用了同樣的句法說『堯不得與舜天下，舜不得受天下於堯，』禪讓的偶像豈不就此打碎了嗎？

有一次，他的學生萬章爲了懷疑禪讓的事，問他道：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他用了批評燕事的態度回答道：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當然把這件故事推翻了。於是萬章再問：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他呆了一呆，回答一句很空洞的話：

天與之。

這顯見是他的遁辭了。萬章這人眞厲害，又反問一句道：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這話要是問在西周的時候，或是向墨家之徒去問，他們當然回答說，『是的！』因爲詩大雅裏就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以及『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皇矣）等句，墨子裏也有『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

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非攻下）等話。但是孟子的時代和他的學說已不容他這樣神道設教了，所以他答道：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他以為天是不說話的，但也會借了人事來表現他的意思。萬章不肯放鬆，再逼進一層問道：

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問到這樣，他再沒有什麼辦法，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支支吾吾的杜造出一段故事來，說道：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萬章上）

舜相堯有二十八年之久，這就是天意。堯崩之後，舜避到南河的南面，好讓堯子去繼承天子之位；然而朝覲訟獄的人不到堯子那邊去，只到舜這邊來，歌頌功德的人又不歌堯之子而歌舜，天意表示得這樣明顯，舜還敢違背皇天的威命嗎？所以他只得做天子了。

這些話雖然講的是堯舜，其實是針對燕王噲讓國的事說的。倘使子之能相子噲二十餘年，噲死之後，他也離去燕都，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禪讓（「天與之，人與之」）了。但這是實際上能有的事嗎？孟子又說「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滕文公上）「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盡心下。）魏惠王和燕王噲就是孟子所說的『好名之人』他們至多能以天下與人，而不能爲天下得人，孟子彷彿說：『他們那班人哪配高攀堯舜實行禪讓呢！』

荀子雖然受墨家思想的影響更深，但他是一個主張『隆禮』的人，隆了禮就要維持階級制度，所以他對於禪讓說的反對比孟子還要激烈，他在正論篇裏大聲疾呼道：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案這仍是墨子尙賢尙同的說話，）夫惡有擅天下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案這又是墨子的說話，）……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案，這是孟子的說話。）唯其徒朝改制爲難。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案這又是墨子的說話；）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案這又是孟子的說話。）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案，墨家的天子是要血氣筋力都不衰的人才能擔任。）

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案這卻不是墨家的天子，）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他的話說得何等決絕，『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禪讓說是與禮義之分相衝突的。他斷定這是『虛言，』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禪讓說若是孔子所造所傳，難道荀子認孔子爲淺者與陋者嗎？）這比了孟子一方面說唐虞不是禪，一方面又說唐虞禪的扭扭揑揑藏藏躲躲的態度高明了多少？但他究竟是戰國人，怎能逃得出戰國的風氣（輕信僞史曲解傳說的風氣，）所以他一方面仍舊說：『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論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這同孟子的話又有什麼兩樣？他又說，『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則是他承認諸侯可以禪讓的了。這或許是因爲諸侯擅國是周代史上常有的事情，他不能把它完全抹煞的緣故。

荀子成相篇又道：『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舜授禹以天下，尙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堯有德，……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成相篇與正論篇的思想太衝突，

恐非荀子之書。漢書藝文志載：『孫卿賦十篇』，成相篇或即其一部，則成相篇本另爲一書。藝文志又載『成相雜辭十一篇』列在雜賦之末，成相篇楊注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則成相篇或出漢代他家之手，也未可知。這篇裏採取當時的傳說，而以墨家的主義（『尙賢』『汜利』『兼愛』『授能』『推德』）爲骨幹，這更可證明禪讓說是出於墨家的了。

孟荀以後，還有澈底懷疑禪讓說的，那便是晉的嵇康，唐的劉知幾們。但他們並不是有心客觀研究古史，而是受的時代的刺戟。當曹丕受了漢獻帝的禪讓，曾興奮地說：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那就是他覺得堯禪舜，舜禪禹，也是像他們那樣唱的傀儡戲。接着又有司馬炎的受禪，大家看得夠了，以爲禪讓眞是那麼一回事，所以在那時發現的竹書紀年和瑣語上，就有：

舜放堯於平陽。（史通疑古篇引瑣語）

堯德衰，爲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竹書）

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引竹書）

等等記載，而嵇康也就以『非堯舜，薄湯武』喪掉生命。到了劉知幾時，他在歷史上所見禪讓的故事比嵇康和汲冢書的編輯者更多了，於是他就有系統的批評，以爲：

（一）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云：『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

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　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二）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　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　按蒼梧者，……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　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　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　……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

（三）汲冢書云：『……益爲啓所誅。』　……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　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　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　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

他以爲古代禪讓的局面，堯是給舜囚起來的，堯子丹朱是給舜篡奪的，舜是給禹趕到蒼梧死掉的，益是想學舜禹未成而給啓殺掉的，一場莊嚴美麗的故事由他一講，便變成慘無天日的了！　他的腦髓裏有的是曹丕，司馬炎，桓玄以及南北朝許多開國帝王的故事，就以爲古代的禪讓也不過如此，這不但上了戰國人的當，而

且也上了魏晉人的當了。 這是墨儒當年創造時所萬想不到的。

一三 道家對於禪讓說的反應

在戰國諸子中，道家是比較起得晚的。 唯其起得晚，所以參考的材料多，論辨的方法精，他們的學說就會得突過了儒墨諸家，在漢初幾乎統一了全國的思想。 也唯其起得晚，所以儒墨的流弊他們都看得透，攻擊得有力，他們就站在儒墨的對面，作儒墨的勁敵。

禪讓的故事經過了儒墨們近百年的煊染，深入於各個人的心坎，無論在政治界或學術界，這件故事如何實現於古代及能否再現於今日都成了討論的重大問題。 儒墨是主張尙賢的，經世的，他們理想中的天子應是最有能力做好事的人，所以墨家會得創造禪讓說，而儒家也會順受。 但道家就不這樣，他們主張一任自然，既不要尙賢也不要經世，所以對于禪讓故事也就輕蔑起來，堯舜大聖都成了卑卑不足道的人了。 他們說：傳天下算得什麼好事！ 你們看，堯舜要讓去天下時，人家還不屑受咧！ 於是他們先說出一個許由的故事來（許由即益，伯夷，皋陶，亦即四岳，參看陳霆兩山墨談，宋翔鳳尙書略說，章太炎許由即皋陶說等。 觀燕策文，知許由不受讓說已早有，道家特加以描寫）：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巳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莊子逍遙遊）

這就是說堯自己覺得道德不如許由，正如爝火的不及日月，所以他的良心逼着他去讓掉天下。不幸許由這人很像楊朱，他只肯「爲我，」不肯「爲天下，」就謝絕了。呂氏春秋求人篇文略與此同，末了說許由避堯的讓，逃到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種田去，大概是襲取了益的故事編成的。

許由可算是高尚了，哪裏知道還有比許由更高尚的人哩！晉皇甫謐的高士傳記道：

巢父者，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引）

巢父不貪讓天下的堯，反責不受讓的許由，說「這都由於你的好名招出來的！」兩人就絕交了。說到這樣，似乎已到了頂點了；但還不完：

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史記伯夷列傳正義引高士傳）

這寫巢父對於許由是何等的藐視！可憐許由的兩耳還不及巢父之犢的一張嘴來得乾淨！說到這樣，巢

父應是高尚透頂的人了，哪知強中更有強中手：

> 其（許由）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己，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世說新語言語類注引高士傳。）

巢父之上竟又添出一位池主來了！譬如造塔，愈造愈高，低頭一看，堯眞是渺小極了！儒墨紛紛，到底哪裏及得道家的超邁？（符子又載堯以天下讓巢父，據譙周引或說，巢父就是許由。）

莊子讓王篇又載堯舜讓天下的五件故事。其一是堯讓於子州支父：

>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方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這位子州支父何等悠游自在，把個人的幽憂之病看得重過天下。讓王篇的作者（未必莊周）批評他道：

>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這句話眞是難死人了！他以爲天下之重只該託付給不肯犧牲自己的人但不肯犧牲自己的人又哪裏肯任受天下之重，豈非太矛盾了嗎？其二是舜讓於子州支伯：

>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子州支伯又是這麼一套！讓王篇中給批評道：

>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這眞是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的思想。禪讓的故事出於墨家而逃避禪讓的故事出於楊家，即此一端也可以見出戰國時的思想潮流來。（以上二段，與呂氏春秋貴生篇文略同。） 其三是舜讓於善卷：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 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善卷說的不願做天子的理由更充足了，他只是要做一個無拘無束的人。 其四是舜讓於石戶之農：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呂氏春秋離俗覽文略同，『捲』作『惓。』）

其五是舜讓於北人无擇：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淸冷之淵。（呂氏春秋離俗覽文略同，『淸泠之淵』作『蒼領之淵。』）

舜把天下送給這個人也不要，送給那個人也不要（高士傳又載舜以天下讓蒲衣。） 不但人家不受而已，反討了散場沒趣，而且罵他的人也自以爲受了極度的羞辱，不惜用了自殺的手段來洗刷這個不幸，堯舜眞是太沒有出息了。 墨子在九原之下，萬想不到他手創的理想中最高的人物竟墮落得成了道家觀念中最下作的

人物，時代異變得太快了！

道家對於尙賢主義的總批評是：

>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莊子庚桑楚）

爲了墨家把自己的「尊賢授能，先善與利」的學說套在堯舜的頭上，道家便痛快地直非堯舜，斥「堯舜之間」爲「大亂之本，」斷定它能造成喫人的惡果。他們的說話固嫌過火，但也不是趁口的亂道，因爲無論什麽事情，利弊總是相倚伏的，尙賢固有好處，也難免流弊。尤其是戰國之末一班新進邀功的政客造成了刀兵的慘劫，是爲當時的隱士們所極不滿意的。

墨家在戰國初期建立了堯舜禪讓的故事；儒家在戰國中期接受了它，又新添了舜禹禪讓的故事。道家更後，連那位征誅的湯也要行起禪讓來了！莊子讓王篇中有下列一段故事：

>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 乃自投稠水而死。 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 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 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呂氏春秋離俗覽文略同，「瞀光」作「務光」，「稠水」作「潁水」，「廬水」作「募水」，「垢」作「詬」，「立乎」作「位之」。）

卞隨瞀光與許由善卷們所處的境界很不同：許由善卷們遭着的是禪讓者的禪讓，卞隨瞀光遭着的乃是征誅者的禪讓，所以他們更覺得恥辱，非跳水不可了。 禪讓的故事說到這步田地，眞可說是無聊之至！

逸周書殷祝解裏又載着一件桀湯揖讓的故事：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 桀請湯曰：「……今國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 湯曰：「否，……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 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殘，何必君更！」 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 不齊士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 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 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 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 ……」 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 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 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

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 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 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 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

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尚書大傳殷傳中有大同小異的兩段文字，但第一段之末有顯著的差異：

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逸周書說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而這裏說與五百人去海外，或者已把田橫的故事加進去了。

桀三次讓湯，湯也三次讓桀，征誅變成了揖讓，而這揖讓比了征誅更難爲情，恐怕又是道家一派造出的謠言吧？ 湯非但讓桀，還讓三千諸侯，這揖讓的範圍更擴大了。 後來漢高帝即位的時候也照做了這一套，史記高祖本紀載：

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 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吾不敢當帝位！……』

漢王三讓，不得已，……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

『帝，賢者有也』與『天子……有道者之有也』這句話何等相像？ 湯三讓，漢王也三讓，其說話與舉動無不相同，這究竟是漢高帝模倣湯呢，還是漢代造史家逼着湯去模倣漢高帝呢？ 唉，古史中的變相實在太多了，令人捉摸不得，奈何！ （案項羽死後高祖聞魯將降，逸周書也說魯士民奔湯，又是一件相同的事情。）

一四　法家對於禪讓說的反應

法家也是戰國晚年起來的救弊的學派；那時國家社會都是亂紛紛的，沒有綱紀，他們要重新建立起秩

序來，所以主張用了今日法西斯蒂的手段，就整這久已散漫的社會。　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的政治設施，便多是採用他們的學說的。

他們只主張擴大君主的權力，不主張多給人民以自由，人民既沒有自由參政的權利，當然不必十分提倡尙賢（法家對於尙賢說並不十分排斥，因爲恐怕阻礙了他們自己的出路；）　他們又主張聖法之治，不崇拜聖王之治，更不需要禪讓。　所以他們對於禪讓說，是和道家一樣，根本沒有興趣，只想把它取銷，雖然反對的理由不同。

法家的領袖兼集大成者是韓非，他也曾順口依着墨家的堯禹生活，替禪讓故事想出一個人情的解釋：

>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　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五蠹。　案淮南子精神訓與主術訓也有同樣的議論。）

他以爲古人禪讓天下並不是一件慷慨得不得了的事，只因當時的君主的享受太可憐了，還不如不做天子的能過舒服的日子，所以他們也捨得讓掉了。　從我們看來，他實是用了墨家的節用說與兼愛說來打破墨家的尙賢說。　這種說法太過幼稚，是打不倒墨家的，因爲他們如果怕過苦生活，當時就不做天子了；做天子和過苦生活都是他們的責任心的表示，旁人眼光裏的苦正是他們內心的至樂呢。

但韓非自有着不可及的見解，他懷疑堯舜的一切的故事。　他道：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顯學）

這就是說堯舜時代的歷史都是儒墨的傳說，我們生在今日，既沒有證據去決定它，也就沒有理由去信用它。

在這個見解之下，禪讓說當然一拳捶碎了。

今本韓非子中還有些話也是非薄堯舜的，雖不一定是韓非的親筆，但總可以代表先秦和漢初的法家的思想。難三篇說：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下文說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 這哀公與齊景公所問的仲尼，倒很像是墨翟的化身。）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 ……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 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

這是用了尙賢說和禪讓說來打破儒家的修德主義的。 墨家提出了尙賢說與禪讓說，儒家推波助瀾，不想只供法家拿來做反攻他們的工具。 又說疑篇說：

古之所謂聖君明主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逼上弒君而求其利也。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

取齊，……韓魏趙三子分晉，……臣之弒其君者也。

這篇直斥舜禹為逼上弒君的人，拿他們和當時的權臣相比，簡直把舜禹說成了曹丕和司馬炎，已開了劉知幾們的先路了。但在這裏，舜禹只有很空洞的逼君一項罪狀，似乎作者沒有知道汲冢書的傳說，不然，舜放堯於平陽，囚堯，偃塞丹朱等說話，正是逼上的最好的證明，他們似沒有不舉的道理。忠孝篇又說：

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臣，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尚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所謂忠臣，不危其君。……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其主者也，而天下賢之。……是故賢堯舜湯武……天下之亂術也。

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 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刑犯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 此二者，殆物也。

這篇書以堯舜禪讓為「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以為至今人子取父之家，人臣取君之國，皆是堯舜遺下的禍患。 這分明是從荀子一派的儒家和道家的說法裏演化出來的批評。 儒家和法家都是主張維持君主的尊嚴的，禪讓說把君主的地位降低，使人人都有一蹴而幾的機會，當然最為尊君而不尚賢的法家所痛惡。 法家以為「上賢」是「逆道。」 荀子非十二子篇說慎到「尚法而無法，」解蔽篇說慎到「蔽於法而不知賢，」莊子天下篇也說慎到「笑天下之尚賢，」「無用賢聖，」這可見本篇所說「上法而不尚賢」確是法家老祖的說話。 天下篇又說慎到「非天下之大聖，」舜禹湯武們當然是天下之大聖，又可見非堯舜薄湯武也確是法家的原始思想。 儒家的孟荀雖不甚贊成禪讓說，但他們還要捧堯舜做教主，一心要把自己的思想替堯舜辯誣，而法家卻逕借了「齊東野人之語」來大罵堯舜，這是儒法兩家的根本不同之點。 道家雖也反對禪讓說，但他們排斥了舊禪讓說，又造出新禪讓說來；法家則連新舊的禪讓說一起痛罵，許由堯舜們竟同盜跖一樣是「殆物，」這簡直把古來的豪傑統統壓倒了！

韓非子的說林上篇也記着湯讓務光的故事：

> 湯以（已）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這件故事本是道家造的，經法家一解釋，湯讓務光的惡意就更顯了：他並不想眞讓天下，他只因為要洗刷自己的惡名而犧牲了務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湯的詐術如此，於是儒墨所崇奉的聖人又變成了殺人不見血的奸雄了。

一五　禪讓說的最後兩次寫定

到了漢代，禪讓說已漸征服了整個的智識界，差不多人人都以為這是眞事了，於是這件故事便需要一次最後的寫定。漢武帝時的儒者就起來擔任了這工作。在他們寫定的堯典裏所載的禪讓故事是這樣：

>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
>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這些話各有來源，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源泉要算淮南子泰族訓。泰族說：

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旣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絑弗能統也。

怎知道這是堯典取泰族而不是泰族取堯典呢？因爲堯使九男事舜，二女嫁舜，乃是一個較早的傳說，孟子中兩次提到（萬章上，下），呂氏春秋中則兩次提到十子二女（去私，求人）。這裏把九子與二女連敍，自是戰國舊習。把堯典勒成定典的人生在君權較重的時代，覺得九男事舜之說有些犯上之嫌，所以把它去掉。如泰族之文取自堯典，也將跟着他一樣了。

在堯典的話中，足知其所涵墨家的成分甚重。墨子說「堯得舜於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這是說堯直接傳位於舜；堯典說「格汝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也是堯直接傳位於舜。孟子則說：「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這是說舜的爲天子由於臣民擁戴起來，與堯無干。（孟子又說：「堯老而舜攝也，」這是孟子敷衍當時傳說的地方。又左傳文十八年所載太史克的話也與孟子的前說相同這段文字也是西漢人作的，另有考，說略見拙作尙書研究講義。）可見孟子所說的是儒家的堯舜，而堯典所記的竟是墨家的堯舜。又堯典所謂「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豈不是荀子所反對的「老衰而擅」說；「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這是堯典敷衍孟子的地方，）豈不是荀子所反對的「死而擅之」說；而「格汝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豈不是荀子所排斥的「堯舜擅讓」說呢？堯典所言，竟沒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對的，荀子若見到堯典，他敢反對聖經嗎？（又荀子非相篇說：「五帝之中無傳政，……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是荀子直不承認堯舜能有書流傳後世。）還有今本堯典不載舜禹的禪讓，也是受墨家影響的顯著的一點。

怎麼知道今本堯典是漢代人作的呢？最重要的理由有五點：第一是十二州乃是漢代的制度：戰國的書上只有九州，從沒見過十二州的名稱。第二是南交與朔方的地點太遠，不是秦漢以前的疆域：南交就是交趾，交趾到秦纔列入中國版圖（交趾之名漢前雖已有之，但交趾與朔方對舉，則爲漢武帝時分州的事實；）朔方就是漢武帝所立的朔方郡，詩經的朔方在今山西的西南部，不得在極北邊疆而與南交相對；又西卽是西域（西國，西海，西極）的簡稱；嵎夷暘谷在朝鮮（暘谷本是神話裏的地名，到後來方變成實際的地方；又堯典的嵎夷與禹貢的嵎夷不同。）南至交趾，北至朔方，西至西域，東至朝鮮，是漢武帝的疆域。第三是史記以前不引今本堯典：武帝中年以前的漢帝詔書有極與今本堯典相合的，但從未見引今本的堯典；司馬相如封禪文，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也都不引

今本堯典之文，可證今本堯典出於武帝中年以後。第四是漢武帝的政事都與堯典相合，如修郊祀，禮百神，巡狩，封禪，分州，濬川，定曆法，舉賢良，制贖刑等等，漢武帝與堯舜簡直是一個模型裏製出來的人物，實在是堯典在漢武帝的政治背景下所作的證據。第五是「咨汝二十有二人」語與上詢四岳咨十有二牧命九官的人數不合：實在「十有二牧」的原本（這個原本也只是較今本稍早一點的一個本子）當作「九牧，」九加四加九是二十二；後人改「九牧」爲「十二牧，」一時疏忽未照顧全文，以致一篇內自相矛盾了。以上諸項的考證，均詳見拙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與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禹貢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讀者可以參看。

後來的儒者看見尚書裏不載舜禹的禪讓，覺得不賅不備，他們想替它加添進去：到了魏晉的古文尚書出來，便居然完成了這件任務。他們聚精會神地爲這個故事做了一篇大禹謨，其中所載的舜禹禪讓故事是這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克）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唯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格汝禹」是摹倣堯典堯命舜「格汝舜」之辭；「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是摹倣堯典「朕在位七十載」的話，三十有三載是根據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等文字，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之數；「汝惟不怠，總朕師」是摹倣堯典「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話；「朕德罔克」是摹倣堯典「否德忝帝位」的話；「帝曰：來禹」是襲取皋陶謨；「降（洚）水儆予」是襲取孟子所引逸書；「成允成功」是襲取左傳襄五年所引夏書；「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是襲取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汝惟不矜」諸語是襲取荀子君道篇與老子的話；「天之曆數在汝躬」諸語是襲取論語堯曰篇的話；「汝終陟元后」是摹倣堯典堯命舜「汝陟帝位」之辭；「人心惟危」諸語是襲取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經；「無稽之言勿聽」二句是襲取荀子正名篇的話；「衆非元后何戴」二句是襲取國語所引夏書；「惟口出好興戎」是襲取墨子所引逸書術令；「官占惟克蔽志」是襲取左傳哀十八年所引夏書；「卜不習吉」是襲取左傳哀十年趙孟的話；「禹拜稽首固辭」是摹倣堯典「舜讓于德弗嗣」的話；「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是摹倣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的話。這幾點前人如閻若璩，惠棟，王鳴盛們已精密地考出了。

他們這樣集腋成裘地摘取了堯典和論語僞堯曰篇，墨子，孟子，荀子，左傳，國語等的文句，造成了一大段莊嚴燦爛婉轉曲折的文章；雖然不經拆，也就足以騙過一千多年的人們，自此以後，舜禹禪讓說便也在六藝裏植下了一個深固的根基，除崔述以外，差不多就沒有人敢對它懷疑的了。 這是禪讓說在文字上的大成功，也是墨家主張在儒家經典裏的大勝利！

一六 結論

近數年來，用了社會分析的眼光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漸漸多起來了，這原是一種好現象，因爲以前所謂史學只達到事實的表面，現在覺悟應該探求它的核心了；有了這個覺悟而再經過若干年工作之後，一切死氣沈沈的記載就可化作活潑潑地的，這是怎麼一件美事！ 不過在古代史方面，他們不免出了亂子。 這因古代史的材料從來不曾好好整理過；戰國秦漢間人爲要發揮他們的主義，隨口把古人編排到自己擬定的模型裏，強迫他們粉墨登場，改變了古代史的實況；漢以後的學者沒有別擇的眼光，牽纏在他們設下的種種葛藤之中，或信甲而排乙，或取乙而拒甲，或又用了模稜兩可的方式來調和甲乙，或又拉攏甲乙的話來遷就他自己的意見，因此二千餘年來愈講愈亂，弄得一場糊塗。 如果不經過一番徹底的整理，這種材料是不能隨便使用的。 不幸近年研究社會史的人們太性急了，一心要把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在自己著作的一部書或一篇文章裏完全決定，而他們寫作的時間又是那麼短促，那就不得不跳脫了審查史料一個必經的

階段，在這種情形之下，古人隨口編造的東西遂又活躍於現代史學的園地，作者只要揀用一段便於自己援用的文字，便可說古代的事實是如此的；或者用了新觀念附會一段舊文字，加以曲解，也就可說古代的事實是如此的。於是舊葛藤尚沒有斬芟，新葛藤又在叢生中了。這樣棼亂的狀況固然是一種新學問草創的時代所免不了的，但主持論壇的人究竟應當有明顯的意識力矯這種不幸的現象，而指出一條研究的正道來給大家看。如此，許多人的精力可以不至白白地費掉，社會演進的歷史纔有眞實的建設。

這幾年中社會史的論戰，頡剛個人從沒有參加過，這固因自己的能力不夠，也知道研究學問應當分工，我的性情學力既偏近於審查史料方面，就不必超越了本職來談各種社會的制度。但各個工作是沒有一項能獨立的，審查史料時也有該運用社會史的智識的地方，正如研究社會史時必須具有審查史料的眼光一樣，所以這兩方面正常相輔相成，而不當對壘交攻以減少彼此工作的效力。現在我就把這篇文字貢獻給他們。

我作這篇文字的目的仍是在審查史料——把先秦諸子口中的禪讓說還給先秦諸子，使它不致攪亂夏以前歷史的眞相；也就是掃除唐虞的僞史料而增加先秦諸子的眞史料。我希望研究社會史的人們看了這篇肯省察一下，如果我們所說的還能成立，那麼唐虞時代的社會性質最好暫且不要提起，因爲那時的事情，現在還不曾得到一件證據確鑿的東西來作證明；至於那時事情所以在書本上面鬧得這樣熱烈，這究全由於先秦諸子善意和惡意的熱烈的宣傳，若把這些宣傳還給了先秦諸子，試問唐虞是什麼景況，實際上

只有黑漆一團——禪讓說便是一個已摘發的例子。

關於禪讓說的來源問題，我們一二人的揣測固然未必準確，但就我們所搜集到的材料看來，似乎以這樣的解釋爲最恰當。這篇文字的篇幅較長，爲怕讀者一時不容易抓到綱領，所以再寫幾段提要（並略作補遺）在下面：

戰國以前的社會建築在階級制度上，各階級的人各有他們的本分，逾越就是罪惡。作官的世世代代作官，平民就使有才能還是一個『小人。』當時理想的政治，只是從貴族世官之中選取賢良，任國家的政事。諸侯卿大夫也有時相讓，但所讓的人只限於同階級間，沒有讓給平民的。後來列國互相吞併，土地日就開發，國家的組織嚴密起來，政治工作不是幾個驕奢慣了的貴族所能擔任，侯王們就不得不在平民中選拔眞才以應時勢的需要，階級制度的基礎漸漸動搖了。在這時，墨子就站在時代的前面，倡導澈底的尚賢說。他以爲某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完全應與這人的能力成正比例；最賢的人做天子，其次做三公諸侯，又其次做鄉長里長，沒有一些兒冤屈。天子的位不是世襲的，是前任的天子從平民中選擇一個最賢的人出來，讓位給他。有什麼證據呢？那就是堯舜的禪讓。——這因那時人沒有時代的自覺，他們不肯說『現在的社會這樣，所以我們要這樣，』只肯說『古時的社會本來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要恢復古代的原樣。』墨子順應戰國的時勢而創立的禪讓說必須上託之於古代冥漠中的堯舜，正是戰國諸子假造古史以鬨動時人的慣例。他們爲了實現這個學說，就在自己徒黨中立了『巨子』制，巨子是黨中最賢的人，也是掌握

黨權最高的人巨子的位是由前任選擇賢者而傳讓的。

孔子是春秋末年人他正處在時代轉變的樞紐，所以他一方面也說「舉賢才，」一方面還是要維持階級制度，不願有庶人的私議。孔子的學派傳下去叫做儒家，永遠維持這二元論的政治學說，——「尊賢」和「親親」相對立。因爲尊賢，所以平民可以執掌政權；因爲親親，所以貴族的職位仍只該傳授給貴族。這是一個矛盾的主張，但他們總是敷衍着。（例如孟子既以尊賢而不主張世官，又以親親而主張世祿，他不想想所以有祿爲的是做官，既無世官了，要世祿做什麼，這豈不成了無功受祿！） 他們以爲天子之位是應當傳給兒子的，所以對於禪讓說表示反對；但禪讓說是這樣的流行，而且已由堯舜的禪讓展長到舜禹和禹益的禪讓，僞故事竟成了眞古史，儒家不能不屈伏於這橫流的下面，所以孟子便想出曲解的方法，以爲堯崩之後本該由丹朱承繼的，不幸天下的人歸心於舜，舜爲他們所包圍，沒法處置，纔繼堯之位；禹亦是如此；直到啓，因他受人擁戴超過於益，便把禪讓的局面改變了。（啓在古史中本是最不賢的人，顧頡剛有考，見本年將出版的燕京大學史學年報；自從孟子這樣一說，纔把他的不賢的故事洗刷了。） 荀子則連這一個曲解也不滿意，逕斥禪讓說爲「虛言，」這一說似乎可以從儒家中淸出去了。但後來堯典的作者對於孟荀之說毫不理會，依然採用了墨家的說法編寫堯舜禪讓史；論語堯曰篇的作者亦然，混合了墨家的禪讓節用說和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寫了一段三聖傳心的命詞；僞古文尙書的作者更把舜禪禹這件故事插入了新作的大禹謨：於是禪讓說在儒家經典裏築下了堅不可拔的基礎了！

漢代的經師和讖緯的作者受了墨家風氣的感染，以爲「大德者必受命，」像孔子這樣的聖人必然該作天

子，然而竟不得作天子，於是「孔子爲素王」「以春秋當新王」以及「端門受命」諸說都起來了。儒家旣崇有濃重的禪讓說的色彩，於是即使有人懷疑了堯舜禹的禪讓史實，總以爲這是孔孟相傳的聖道，康長素先生便說這是孔子託古改制的一端；他不知道這和孔子風馬牛不相及，卻是爲孟子所嫌厭，荀子所深惡而痛絕的。 儒墨相亂，日子久了眞不容易弄清楚了！

道家是在極亂的時勢下所產生的，他們保貴自己的生命，不願受外物的驅使，所以重個人而輕天下。他們鄙薄儒墨的栖栖皇皇地救世，以爲世界越救越亂，儒墨們不但有害於世，亦且喪失了自己的本性。 他們對於禪讓說盡力排斥，以爲尙賢任知的結果一定生出大亂來。 儒墨們旣會造了正面的故事來證明堯舜禹的禪讓，他們也就會造了反面的故事來證明當時眞有道德的人的不受他們的禪讓。 於是堯舜屢屢爲了讓位問題遭受一班高士的申斥，這班高士甚至用了自殺來洗刷被讓的羞辱（好像貞節的女子被强姦了），見得禪讓眞是一件無聊透頂的事。

法家維持君權而剝奪民權，他們只要「上法」不要「尙賢」，所以對於禪讓說也根本拒絕。 在韓非的書中，他有時曲解禪讓故事，以爲那時天子的生活太苦，他們只是爲了個人要過舒服的日子而讓位；有時根本否認堯舜故事的存在，以爲這些完全是儒墨們造出來的，沒有信據的資格。 在不信禪讓說的幾派之中，以孟子的態度爲最游移，道家最滑稽，荀子最堅決，而法家則一味的冷酷。

聽人講禪讓的故事，聽得高興了而實行禪讓的，是燕王噲；想不到結果鬧了一場慘劇，讓位的與被讓的

都殺死了。可是禪讓說經了墨儒日久的宣傳，一般人已確信了，西漢時遂有眭弘請昭帝禪位，蓋寬饒請宣帝禪位的事；而哀帝和董賢相好，也欲禪位嬖倖。自從王莽輔孺子嬰有始無終，聲稱受了漢高帝禪讓之後，禪讓遂成爲權臣篡國的固定的方式。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人就以爲舜禹的受禪也是如此的了。適會汲郡發現竹書，編輯的人便把他們自己的想像插了進去，於是有舜囚堯和放堯的記載見於紀年和瑣語。劉知幾生得較後，看見的禪讓把戲更多，他在史通中索性把堯舜禹益的故事推演一個盡致，於是儒墨們美麗的模特兒便穿上了最慘痛的外衣，替法家詬病的「殆物」補上了應有的命運。

自從有了禪讓傳說之後，或迎或拒，大略如此。現在借此再看一看儒墨兩家的關係，來認識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價值。我們知道，儒家存階級而墨家廢階級，儒家立等差之愛而墨家主兼愛，儒家信有命而墨家非命，從種種方面看來，這兩派實有根本的差異，未可混同；更看孟子罵墨子爲「禽獸」，荀子又罵墨子爲「瞽瞽，」兩家的怨毒如此，似乎也沒有溝通的道路。但從我們上面所搜集的許多材料看來，則孟荀所取墨家的話，如「仁者宜在高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等等非常的多，尤其是「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之語簡直可作禪讓說的注脚。其後此等話頭更盛，如中庸裏的「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禮運裏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這種偉大的氣魄決不是斤斤於階級制度的儒家所能自創（禮運中又有「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亦即墨子說）。墨家同化儒家的力量，即此可見。至漢，墨家中絕；儒家靠了君主的提倡綿延了二千餘年，在這時期中，畢

賢選能成爲上下的共同意識，連世官制度曾否在古代實行這問題也弄糊塗了（例如前舉的荀子及靜安先生之說，又如僞古文尙書把「官人以世」列作紂的大罪狀的一條）這就是墨家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裏所起的作用。有人說中國的歷史只是孔子思想下支配的歷史，這是只見了外表的話。我們應知道如沒有墨家的努力宣傳，古代的階級制度必不會倒壓得這麼快速和淨盡，中國的歷史也就不是這副面目。願讀這文的人且不要笑禪讓傳說在「無中生有」的幻境裏的演變，大家來認識墨子的精神的偉大！

民國二十年秋，我在燕京大學擔任尙書研究一課，因講堯典，聯帶討論到禪讓的故事，我覺得這件故事是墨家傳入儒家的，儒家在原則上不該收受這件故事，而在戰國的大時勢下又不許不收受，因此弄得左右支吾，捉襟見肘。當時曾將此意寫了一篇堯舜禹禪讓問題，附於講義之後。年來生活不安，尙未能詳徵博引，作爲論文。去年童丕繩先生（書業）來平，把這個意見向他提起，他亦具有同心，因託他搜集材料，往返商榷，成此一篇。此文中，如論「明賢良」即是「昭舊族」，禹的得天下由於征有苗，荀子承受墨家的影響諸條，都是童先生讀書的心得；不敢掠美，謹記於此，並誌感謝。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顧頡剛記於杭州。

四月初自杭回平，童先生又給我許多材料，讓我補入文裏，遂竭六日之力修改一過。其中墨子爲宋公子目夷之後一則，切理饜心，足破近人墨子爲印度人之妄說，記此誌感。五月三日又記。

書後

考近日學者對於堯舜禪讓說之考訂，除顧先生此文外，尙有郭沫若先生，錢賓四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

說。今略述其梗概，並附己見於後。郭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篇裏曾經提到唐虞禪讓問題，他說當唐虞時代是一種母系中心的社會，父子不能相承，酋長的產生是由一族的評議會選舉出來的，評議會的代表便是一族中各姓各氏的宗長。那一些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就是當時的各族各氏的家長宗長了。所以堯不能傳給丹朱，而商均亦不能被選為帝，因為他們全是嫁到別族做女壻去了！錢賓四先生在唐虞禪讓說釋疑（見史學第一期）裏有和郭說相似的解釋，道，『唐虞禪讓，為中國人艷傳之古史，自今觀之或殆為古代一種王位選舉制之粉飾的記載也，』以後又本堯典和孟子中的記載而推測選舉的步驟。他們是深信禪讓說實有其事實作骨子的。蒙文通先生的說法又不同了，他在他的古史甄微八虞夏禪讓裏曾經說道，『……堯帝丹朱與舜並爭而帝，而諸侯歸舜。伯益與啓爭而為天子，而諸侯歸啓。此虞夏間揖讓之實，其關鍵乃在得失諸侯也。』

在郭先生錢先生之先，夏曾佑先生在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一章裏已經說到禪讓事情是一種選舉制度，他說，『求其（禪讓）近似，大約天子必選擇於一族之中（必黃帝之後）而選舉之權則操之岳牧（四岳十二牧），是為貴族政體。』蒙文通先生的說法也大略和劉知幾史通疑古篇相同。所以對於禪讓說的解釋可以分成這三派：（一）選舉說；（二）爭奪說；（三）無其事而由於儒墨的創造宣傳說。在解釋上雖然有三種不同的說法，而在方法上卻只有兩種罷了：卽前兩種說法乃對於原來史料先取信任態度而後加以解釋，後一種乃先估定此種史料之價值然後考其來源。前者是彌縫工作，後者是史源學。錢郭

二先生所根據的史料正是顧先生所欲證其僞的，而蒙先生所據的史料又是足破錢先生等的說法的。 夫「所謂一種古史傳說之來必有些事實作骨子者，如禪讓之說之骨子中爲一種選舉制度，」那末爭奪說之骨子又是些什麼呢？ 我們也沒有權力僅信選舉說而不信爭奪說，打破了守舊的傳統觀念，堯典等書在史料上的價值一定比汲冢書要高些嗎？ 所以旣信了唐虞之禪讓爲選舉，則舜放堯，啓誅益等說便沒法解釋了。 因此我們以爲選舉說的價值也就和法家等的說法差不多，如韓非說他們是欲釋重負而傳位的，他不也是先承認了禪讓之實有其事而加以合理的解釋麼？

自疑古之說起，今人對於古史之觀念已不若前此之固執，而流弊所至乃變昔日之固守爲今日之彌縫。固守舊說，其鹵莽滅裂之處，後世必有發其覆者；然彌縫的說法，因其較爲合理，或能堅人之信，此其弊尤大。顧先生此文卻是告知我們，禪讓說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滋長的，如何凝成的；其所發明，讀者自能瞭然，不必我來贅述。 嘗怪今之賢者多不願奠基擇料；而只希望造成房屋，材料的朽窳與否一概不計，惟皇皇然發表其建築計劃，西洋工程師主張建築些洋樓，中國工程師又主張蓋些中國式宮殿，旁觀者如問以建築材料是否合用，則他們也只有瞠目而不能對了。 可是瞠目不答就該這樣完了嗎？ 不，我們應問出一個究竟來，好讓將來的工程師肯堅決捨掉這朽窳的材料而另行選用堅實的基礎。

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楊向奎記於禹貢學會。

三三八 讀『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

（二十八・四）

楊寬

禪讓傳說是古史上的美談，從來聚訟不一，到現在還是得不到一個結論。自從顧頡剛先生做了這篇『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一期）對於禪讓傳說的前因後果考得十分精詳，可以說禪讓傳說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我們只要再稍加探討，便不難得到一個定論了。

查第一個明白批評禪讓說的，當推荀子。荀子正論篇把堯舜擅讓稱爲『世俗之爲說，』以爲『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原來荀子是個性惡論者，又是主張『法後王』的，所以他不信古代有這等盛事。荀子的歷史哲學是一種『古今一度』論，以爲『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欲觀千歲，則數今日』（非相篇）荀子既然把古今看得一樣，他眼見當日人王的作威作福，決不肯讓位，以爲『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因此便斷言禪讓傳說『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荀子的反對禪讓說，只是因爲同他的學說不合，並不是客觀的批判。韓非子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諸子的『取舍』只是隨他們自己的心，所以有『不同，』禪讓傳說因爲不合荀子的心，就不免要『舍』了。

第二個明白反對禪讓說的是韓非子。韓非子說疑篇直捷爽快的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

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以爲堯舜也只是逼伐，並非禪讓！韓非子一面說堯舜逼伐，一面又痛罵堯舜禪讓是「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以爲「至今人子取父之家，人臣取君之國，」都是堯舜傳下來的禍根（忠孝篇）但韓非子雖則罵堯舜禪讓，卻又承認禪讓傳說，並且用上古社會情況來加以解釋：「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五蠹篇）原來韓非是個功利主義者，所以也反對禪讓說，他知「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孔墨二派不免有些託古改制，韓非看出此中祕訣，因此也造出了「舜逼堯，禹逼舜」的說法。同時韓非子的歷史哲學是「進化論」以爲「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篇）他並且還指出社會經濟是逐漸進步的，認爲古代人王爲人民服務很是困苦，因此又承認了禪讓傳說。韓非子一會兒以爲堯舜逼伐，一會兒又承認有禪讓，也只是隨口託古而已！

其次懷疑禪讓說的，那要算晉的嵇康和唐的劉知幾。嵇康看見曹丕受了漢獻帝的禪讓，說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他因而非起堯舜來，像這樣的非難堯舜，只是受了時代的刺戟發出來的議論，也並不是研究古史！唐劉知幾著史通，他在疑古篇裏對於禪讓傳說，更大加懷疑，實是用考據方法來否定禪讓說的第一人；可是所據的史料，只是汲冢瑣語之類，誠如章炳麟所謂：「若據以疑儒墨之傳說，是爲信近惑遠。」劉知幾說：「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其實丹朱就

是朱明昭明和祝融，（詳拙作丹朱驩兜與朱明祝融）本來也是古代崇拜的天神，國語曾稱丹朱之神降於莘，朱明昭明祝融原是東夷神話中的人物，山海經本來也是偏於東夷系神話的書，所以曾丹朱爲帝丹朱。劉知幾的論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到近代，康有爲著孔子改制考，又指出禪讓說是孔子的託古改制，我們也不能相信。孔子是最審愼的人，他自稱『述而不作，』又明白的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他深歎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不敢相信『吾能言之』的傳說，孔老先生對於治史態度的審愼從此可見。他對於夏殷尙且如此審愼，那裏敢造出唐虞禪讓的故事呢？況且他是主張『從周』的：『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又想夢見周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不是個歡喜遠託皇古的人，他並不像以後的諸子那樣歡喜隨口講古史。論語裏提及堯舜的幾條都有後人加入的嫌疑，趙肖甫先生已著有十多萬字的考證，童書業先生也著有仲尼不述堯舜考。仲尼連堯舜都沒有述過，則禪讓的故事當然不是他老先生編造的了。

自從『古代社會』的學說傳入了中國，就有許多人出來用古代社會的情形來解釋古史傳說。郭沫若先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便以爲堯舜禪讓只是一種氏族社會中的酋長選舉制，近來錢穆先生著唐虞禪讓說釋疑（見史學第一期，）說得更有條理，可是依然『釋』不了我們的『疑』：禪讓的傳說，最早見於墨子，爲什麼以前的書籍不見？根據現代民俗學家的研究，原始的人民記憶力並不十分強，要靠十口相傳，從氏族

社會一直傳到戰國再著錄於書，怕不是容易的事吧！

較可信服的，便是顧頡剛先生這篇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　尚賢之說，墨家倡道最力，禪讓的說法，也最早見於墨子，墨子尚賢上說：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　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尚賢中說：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尚賢下也說：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反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楊筠如先生著堯舜的傳說（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根據了這點便說：

「尚賢上……，這裏雖沒有明白說，有禪讓的這種關係已經明明白白了。……　這裏「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的話，便造成了孟子堯老舜攝的說法。」

墨子「尚賢」「尚同」等十論都有上中下三篇，並不是一時的作品，上篇文義簡要，中篇較繁，下篇最是文繁好辨，上篇的時代最早，中篇次之，下篇最晚（余有墨子各篇作期考，刊學藝十三卷一期。）　尚賢上把堯舉舜，禹舉

登，湯舉伊尹，文王舉閎夭泰顛並舉，一樣的是「授之政」；尙賢中尙賢下才說「舉以爲天子」「立爲天子」禪讓說的曾經墨家改造而擴大推演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自從顧頡剛先生發表了這篇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不久趙肖甫先生就提出了幾個反證來證明周以前是有小人登王位小臣登相位的事實的：

書無逸說：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

可證高宗祖甲都曾爲小人。 齊侯鎛說：

「泉泉成唐（湯），有嚴在帝所，專受天命，𠜂伐頣司，敗氒靈師，伊小臣隹輔。」

這也和墨子說相合，可證伊尹本爲小臣，後登相位；墨子並無甚造謠之處。 不過我們覺得堯舜禪讓故事的內容，滲入了不少墨家思想的成份，確是顯明的事實！ 好比莊子的鼓吹堯讓許由的故事，而堯讓許由的故事乃是堯讓四岳伯夷故事的轉變，許由和伯夷是一人的分化，明陳霆兩山墨譚及淸宋翔鳳尙書略說都曾有明證，（詳拙作許由皐陶與伯夷四嶽）這故事是有來源的；可是許由說「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莊子逍遙遊）許由怡然自得不肯爲天下，這卻分明是道家的思想。 墨子所記的堯舜禪讓故事的內容，一定也是墨家的思想，荀子所以要痛罵禪讓說是「世俗之爲說」，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正因爲這是墨家所鼓吹的傳說。

那末禪讓傳說的眞正來源在那裏呢？ 我以爲一定是出於神話。 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書（初爲日文書名「天的思想」，在日本出版，後自譯爲中文，由商務刊行）中說：

> 左傳襄九年還有一段關於閼伯的話，便是
>
>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
> 此以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參照昭元年傳文（「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可知陶唐氏即是后帝。 高辛氏帝嚳據上述帝俊傳說知即帝舜，帝舜在儒家的經典上是受了陶唐氏的禪讓而爲人王的，但照傳說上看來，這禪讓的一幕史劇是應該演在天上的。

這說法眞是個可寶貴的發現，可惜郭先生沒有提出充分的證據。 堯舜本來是古神話中的上帝，舜便是帝俊帝嚳和大皞，是殷人東夷的上帝；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後世傳說帝嚳生商契，可見帝嚳無疑地是天帝。 帝俊在山海經中，連日月也是他所產生的，當然也是上帝。 天問說：「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下民，）」而山海經海內經說：「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帝」和「帝俊」因爲是上帝，所以與下民下國相對（證詳拙作舜與帝俊帝嚳大皞）。 堯便是顓頊，是周人和西羌的上帝，墨子尙賢中說鯀是帝（上帝）之元子，給帝刑於羽郊的，而後世傳說鯀是顓頊的兒子而爲堯所殛，這分明堯和顓頊是一帝的分化，本來是上帝。 尙書呂刑說上帝「遏絕苗民」，曾命三后伯夷禹稷「恤功于民」，曾命重黎「絕地天通」，而後世傳說堯伐有苗，堯有臣伯夷禹稷，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這也可證堯和顓頊確是一帝的分化，本來是周人和西羌（呂姜姓，姜

本堯晨）所山宗寧的大神。（盧辯據作堯與顓頊） 堯舜原來旣都是神話中的上帝，那麼堯舜禪讓的傳說是從神話化來，實在算不得怪事！

最顯見的，國語周語下說：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

顓頊原來是個建造北維的星與日辰之位的人，不用說是上帝了；上帝顓頊造好星與日辰之位後來授給帝嚳，當然是讓帝嚳來做上帝。堯是顓頊的分化，舜是帝嚳的分化，堯舜禪讓的故事當然也是顓頊與帝嚳授受「星與日辰之位」的神話的演變。帝嚳受了星與日辰之後怎樣呢？魯語上說：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這是說帝嚳把日月星辰排列成次序了。這便是演在天上的一幕上帝禪讓的趣劇。現在民間還有劉大帝讓位給張大帝的神話，神話中原有上帝讓位的故事，本來不是希罕的！

這上帝禪讓的神話是怎樣發生的呢？據我的推測，這是東西民族混合的結果。顓頊和堯原是周人西羌的上帝，帝嚳和舜原是殷人東夷的上帝，在春秋戰國之世，東西民族已經混雜，東西民族的神話也相淆亂，天上的上帝本該只有一個，可是這時因東西民族的混雜，上帝有了兩個，一個是顓頊＝堯，一個是帝嚳＝舜，怎麼辦呢？殷人東夷的文化，本來要比周人西羌的高，只因殷人東夷被周人西羌用武力征服了，在政治上不能擡頭，因此殷人東夷的宗教也遭受了壓迫，殷人東夷的神道，如夷羿之類，都被說成惡神。可是周人

武力能征服殷人東夷，周人用的文字還是殷人的文字，一切文化也都承襲著殷人，而且時間長久了，民族間的忌恨也慢慢淡薄起來，東周以後，文化中心更向東移，於是殷人東夷的神話又漸漸擡起頭來了。　結果竟把周人的祖先神后稷也說成了帝嚳帝俊的兒子。　古史傳說裏說堯讓位於舜，把一切好事都說在舜的身上，怕也是這個原因。　孟子萬章上說：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老而舜攝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舜既為天子矣，又帥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其實真正的齊東野人之語，並不以為有二天子，實在是二天帝，因為天無二帝，才造出了禪讓的說法。

（廿六，四，禹貢半月刊第六卷第六七合期）

三三九　九州之戎與戎禹

顧頡剛

禹與九州，自來即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長發之詩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雖未明言分州，而海內經則為補足之曰，「洪水滔天，……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禹貢一篇，以「禹敷土」始，以「九州攸同」終，更暢演海內經未盡之意。　齊侯鎛，春秋齊靈公時器也，亦以「成有九州，處禹之堵」頌湯之德。　信乎此一

觀念深入古人之心目中也！

今進而溯其由來，提出一問題曰：禹與九州何以發生關係？ 此雖現存之材料不多，不足以資解決，然尚有可以作猜想者；科學不避臆說，許入假定，敢爲斷之曰：是殆與戎族之移徙有因緣。 試申論之：

春秋時，戎族分布於中國內地在東方者，有魯西之戎；在北方者，有居今河北山東山西三省間之北戎，山戎，及無終氏之戎；在西方者，有居今陝西省之犬戎，驪戎等；至於居今河南省者，最早則有伊雒之戎。 左氏僖十一年傳云：

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 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戎於王。

杜預注云：

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

由此一事，知東周王室鄰近之戎頗爲強暴，非賴秦晉勤王之師，則驪山之禍固已重演，而春秋之世亦必以尊王攘夷之業不成，使霸主失其依據，而另換一番局面矣。

爲戎之驕悍而難御也，故越十一年，秦晉卽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藉以藩衞王室爲名，用蠻夷以制蠻夷（顧棟高說，見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云：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陸渾之戎何自來乎？ 杜預云：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

據杜氏說，是陸渾本爲秦晉西北之地，允姓之戎自秦晉西北而遷於伊川，乃將此地名挾以俱來。然則陸渾舊地在何處乎？ 賴「允姓」一詞，可於左氏昭九年傳中窺見之：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其所舉遷戎事實與僖二十二年傳同，知陸渾舊地在瓜州。然不沿其舊稱「陸渾之戎」而名之曰「陰戎」者，又何也？ 則以所遷之地在「陰地」故也。陰地者何？ 杜預注云：

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哀四年）

是則自今陝西商縣至河南嵩縣一帶地，伊雒二水之流域，皆稱爲陰地。所謂「山」者，今之秦嶺山脈也。水南曰陰，山北亦曰陰，陸渾之戎居於河南山北兩陰之地，故時人易其名曰陰戎也。

陸渾之戎爲舊稱，而陰戎爲新稱，名稱之變由其居地之異。陰地之名既得其實，然則其所由遷之瓜州爲今何地乎？ 杜預注云：

瓜州，今敦煌。

杜預此注蓋有所本；漢書地理志敦煌縣下云：

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注亦云：

杜林云，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幷于月氏者也。

杜林為東漢初人，少遊西州，知敦煌出瓜，因立此說。顧此說可信乎？欲究此問題，又須合左氏襄十四年傳之文而共論之：

（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按此傳所陳事實大足補僖二十二年傳之缺遺。當時秦人逐戎，晉人誘戎，乃得除翦荊棘而居於周郊與晉鄙。然范宣子所數之戎不曰「允姓」而為「姜戎，」何以陸渾之戎既姓允又姓姜乎？杜預知其不易解，乃強為之說曰：

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

彼以允姓爲姜姓之別支，姜與允蓋同爲一族。　此種想象之辭，未必符合事實。　按後漢書西羌傳用古本竹書紀年語，周宣王時，「戎人滅姜侯之邑」，或瓜州本姜戎所居，允姓之戎滅之，因相雜處乎？　姜與允明分兩姓，於諸戎中自爲二族；且被遷之後，姜戎居於晉之南鄙，允姓則居於王之郊甸（伊川在晉惠公時尙未屬晉），亦爲二地也。　姜與允之糾紛既明，斯可進而論瓜州。

案兩杜氏之所以定瓜州於敦煌者，原未嘗有確據，祇以詹桓伯之言「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諒四裔爲四方極遠之地，而周秦西北極遠之地在漢以來之中國境者無逾於敦煌（今甘肅敦煌縣）乃卽以瓜州當敦煌耳。　若云地出美瓜，則出美瓜之地多矣，晉有瓜衍之縣，何嘗不可取以爲說？　夫秦都於雍，卽今陝西鳳翔，離敦煌三千餘里，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秦以何種需要而勞師迫逐之？　且其間雜居戎族至多（史記匈奴列傳云「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秦又安得越界而迫逐之？　果有越界迫逐之舉，則秦自鳳翔抵敦煌，大軍東來，姜戎亦當西竄今哈密等地，何以反東向秦都而逃遁，入於戰勝者之腹地，乃從容爲晉惠公所「誘以來」耶？　竊意瓜州當在今鳳翔之東，實居秦晉之間，故秦人得而迫之，晉人得而誘之耳。

又有一事足以補證瓜州之必不甚遠者，左氏莊二十八年傳云：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此二戎女，左氏一著其姓曰姬，一則未著。　杜預注云：

小戎，允姓之戎子；子，女也。

荀杜氏此注確有所據，則是時秦人尚未逐戎，而瓜州誠在敦煌則離晉四千餘里，晉獻公安得娶妻若是其遠。且如杜氏說，晉惠公既爲允姓之戎所出，則當因其外家爲秦所逼，故遷其民而保護之；愛屋及烏，遂並遷姜氏之戎也。即此一端，亦足證瓜州之不在秦西而在晉西，故得通婚媾於晉，與獻公之伐驪戎而納驪姬，其道路爲略同也。

此外戎族居今河南省者，尚有所謂蠻氏，蓋在今臨汝縣之地，汝水流域之戎也。左氏成六年傳云：

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頗疑此蠻氏屬陸渾種，故冠「陸渾」於「蠻氏」之上，而亦爲晉人之力所左右也。蠻氏又稱戎蠻子，左氏昭十六年傳云：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蠻氏」稱「戎，」其爲陸渾之種更得一證矣。

河南山北之閒，先有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其後晉惠公遷戎，乃有陸渾允姓之戎，有姜戎氏，有蠻氏，種類甚複雜矣。然其名號之雜出猶未已也。左氏昭二十二年傳云：

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又哀四年傳云：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　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師于三戶。

此兩處『九州之戎』乃爲後起之名，杜預注云

九州戎，陸渾戎。（昭二十二年）

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哀四年）

九州戎爲晉之陰地大夫所統屬，說爲陸渾自合。　且楚人圍蠻，而蠻子奔晉陰地，蓋即圖與同種之戎相結合以自衞也。

九州之戎，其名何自來乎？　何以稱之爲『九州』乎？　吾人不當不一稽考之。　按，通常皆以九州爲天下或中國之異稱，然推溯其初，則實爲一固定之區域。　此區域之廣袤，可於左氏昭四年傳中見之：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　對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

晉侯恃險與馬，欲不許楚子之求，司馬侯諫之曰：以九州之多險，然而今已不一其姓矣；以冀北之多馬，然而未嘗有興國焉：是皆不可恃也。　此所稱九州，即九州之戎之所在地。　在此區域中，有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

中南諸險。 諸險之地望定，則九州區域之廣袤亦可定矣。

按此諸險中，三塗在今河南嵩縣，陽城太室俱在今河南登封縣，中南在今陝西武功縣自來，無甚異說；獨四嶽與荆山則爲說頗殊。 荆山，禹貢有二云「荆及衡陽惟荆州」及「導嶓冢至于荆山」者南條荆山也，其地在今湖北保康縣；云「荆岐既旅」及「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者，北條荆山也，其地在今陝西富平縣。舍此二者之外，尙別有一荆山。 史記封禪書云：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此荆山之所在，水經注河水篇曾說明之，曰：

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於河。 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

漢之湖縣爲今河南閿鄉縣，與在今山西永濟縣之首山相隔一水，故傳說中之黃帝可以採銅於彼而鑄鼎於此。 以予觀之，上述三荆山以湖縣之山爲最近於司馬侯所言，以其在河南山北，當三塗中南之中道，且爲九州之戎所居地也。

四嶽一名，杜預注謂：

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恆。

此但以漢武宣以來所定之五嶽去中嶽而言之耳，古代無是說也。 古代之四嶽乃爲一個種族之所出，上引戎子駒支之言「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是其一證。 駒支，姜戎氏也，則四嶽爲姜戎之祖先，亦即姜姓一

族所共有之祖先。故國語周語下云：

昔共工氏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皇天弗福，……共工用滅。……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工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在此段文中，可見四嶽為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者，其姓曰姜，其氏曰呂，申呂齊許皆為其後。稱其人曰四嶽者，當以其封國包有四嶽之地之故。姜戎雖未完全華化，與齊許諸國異，而其為四嶽之裔冑，則與齊許諸國同。然則申呂齊許者，戎之進於中國者也；姜戎者，停滯於戎之原始狀態者也。抑申呂齊許者，於西周之世東遷者也；姜戎者，於東周之世東遷者也：由其入居中國之先後，遂有華戎之判別，是則後遷者之不幸耳。

四嶽又稱為『太嶽』，左傳中有兩處道及之：

夫許，太岳之胤也。（隱十一年）

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莊二十二年）

既讀周語之文，即知太嶽與四嶽是一非二。何以有此異稱，則無證以明之，或四嶽其全稱而太嶽其偏稱乎？

四嶽何以稱四？由山海經觀之，則當時蓋有東西南北四嶽。然欲明此事，必先屏除漢以下五嶽分布全國五方之成見，乃得其實。按海內經云：

北海之內，……伯𡰥（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

此西岳自是四嶽之一。以國語鄭語之文證之：

姜，伯夷之後也。

誠所謂斠若畫一。姜之與羌，其字出於同源，彼族蓋以羊爲其圖騰，故在姓爲姜，在種爲羌。傅孟眞先生（斯年）於所作姜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中謂「羌，姜」與鬼方之「鬼」在殷虛文字從「人」或從「女」者相同，其說是也。又大荒西經云：

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

此以後世之眼光視之，自必定爲衡霍。然南嶽何以不列於南經而反列於西經，則知其仍爲西方之山也。猶有可以助證者，楚辭天問云：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此中所道故事今雖已不可知，而南嶽與吳有關則可知。吳者何？吳岳也，亦即岍山也，周官與爾雅謂之嶽山者也（說詳下。） 又北山經云：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

此似卽恆山矣，然細按之則又不然。據北山經文，屢道其水「西流注于泑澤」（杠水，匠韓之水，敦薨之水，）且於敦薨之山說明之云「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按西次三經云，「泑澤，河水所潛，其源渾渾泡泡，」箋注之家俱定爲鹽澤，卽今新疆羅布淖爾。則北山經之水，必由甘肅以入新疆無疑，安得東敷於汾澮

西河間乎！又北嶽之山之北五百十里，有北鮮之山，云：

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

證以括地志（史記夏本紀正義引）云：

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

及漢書武帝紀云：

（元狩）二年……夏，馬出余吾水中。（應劭注：「在朔方北也。」）

是則鮮水在今寧夏界內，涂吾水在今綏遠河套內，雖方向容有誤記，而取以證在其南之北嶽實居秦隴間，不屬太行，則優足判明。是知北嶽與南嶽西岳，蓋峯巒相望者。觀海內經記西岳而云在「北海之內」可知矣。

由山海經與楚辭之提示，知最早之四嶽乃西方之四山，雖以年代久遠，記載缺乏，甚難確指其地，要必萃於一方，非若漢武五嶽之遼隔也。然其後以四嶽裔冑之遠遷，此「嶽」名亦逐漸被於他山。齊，姜姓也，而居東海之濱，故卽以「太岳」之名名「泰山」，而又稱之曰「東嶽」。山經，西北之人所作，茫昧於東南，故於東山經云：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濼水出焉。

又南三百里（嶽山之南九百里）曰泰山。

誤析嶽山與泰山爲二，而卽此可知彼時「泰」與「嶽」二名蓋俱行者，是卽姜姓之族挾舊習之名以冠其

新居。左襄二十九年傳云:

慶封……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

杜注以嶽爲里名,是亦齊人念念不能忘嶽之一證也。

書禹貢云:

冀州,……旣修太原,至于岳陽。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此「岳」與「太岳」在河東,今名霍太山在山西南部,其地當殷周間亦戎之區域也。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云: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燕京之戎何在乎?淮南子墜形云:

汾出燕京。

高誘注:

燕京山,山名也,在太原汾陽。

水經汾水注云: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

西羌傳注又引竹書紀年云：

>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

徐文靖竹書統箋以爲余無之戎卽余吾及無皋二戎之合稱，云：

> 左傳閔二年：晉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皋。成元年：劉康公敗績于徐吾氏。上黨記：純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洵如諸家之說，是燕京之戎居於太岳之北，余無之戎居於太岳之東。此「太岳」之名卽齊許諸國所自出之「太岳」也。然則種種之戎雖史書未留其姓，而其爲姜戎一大族中之分支從可知矣。

唐叔受封「疆以戎索」（左定四年傳），其日與戎族相周旋可知。至於西周之末，「晉人敗北戎于汾隰」（西羌傳注引紀年。）至於春秋，諸戎漸同化於晉矣，而成元年尙有「王師敗績于茅戎」之事。左傳紀其事云：

>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由此可見彼時河東之戎尙不弱。「太岳」之名之移植，蓋與齊之嶽山不甚先後，然其後以未受方士儒生之鼓吹，亡也忽焉，反不若太室之得稱爲中嶽，斯亦遭際之有幸有不幸矣。

上述齊晉二嶽出於四嶽之分化，其所以分化由於戎族之移徙，此爲題外之文。今但復於四嶽問題，問四嶽果在今之何地乎？則可按周官爾雅以作答。周官職方氏云：

>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

爾雅釋山云：

河西，嶽。

鄭玄周官注及郭璞爾雅注並釋嶽爲吳嶽。吳嶽者何？史記封禪書云：

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

此七山中，有岳山又有吳岳。漢書郊祀志同記此事，而「吳岳」作「吳山」。依其次第，岳山在岐山之東，吳山在岐山之西，故徐廣云「武功縣有……岳山」（史記封禪書集解引）而鄭玄云：「吳嶽在汧。」武功固有太白山，然不聞其名岳，蓋徐廣望文臆測之辭。汧者，禹貢云「導岍及岐，」字作「岍，」是職方之嶽即禹貢之岍。故漢書地理志云：

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漢之汧縣故城在今陝西西部之隴縣南三里，舊鳳翔府；今隴縣西四十里有嶽山，亦作汧山。其地在今甘肅六盤山之東南，黃河西道之東。據此以讀北山經，則篇中囂水，伊水，魚水，洮水俱言「西流注于河，」其方向爲不誤，益知北山經之北嶽之亦必爲岍山也。

嶽山之地望可略識矣，顧史記既出吳岳又有岳山，何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

汧山……東鄰岐岫，西接隴岡。

足證其延綿甚廣，不以一山限也。胡渭禹貢錐指亦論之曰：

吳嶽，班酈皆謂卽古之岍山。然史記封禪書……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愚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巒綿亙，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官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卷十一上）

胡氏所以謂『周官岍山爲嶽山』者，實非確有所據，蓋彼既信禹貢爲夏時書，職方爲周時書，斯禹貢有岍無嶽，知夏不名嶽，職方有嶽無岍，遂忖度爲周官岍爲嶽耳。自今日視之，則禹貢職方同出於戰國秦漢之際，與夏周無與，而四嶽之名起源甚早，禹貢特未用之耳，非著作禹貢之時代尚未有其名也。至於胡氏謂吳山嶽山，岡巒綿亙只是一山，借以說明四嶽爲相近之四山，固甚愜合。

四嶽與荊山之地望定，斯可進而推測當時九州之區域。其地蓋始自今陝西之極西部，或今甘肅之東南部，北由隴山（四嶽），南抵秦嶺（中南）及逾潼關，則北暨崤函（荊山），南及熊耳之東（三塗）以迄於今河南中部之嵩山（陽城，太室），包有渭，雒，伊，汝諸水之流域。安得如杜林設想，以瓜州爲在敦煌哉！此九州者，自潼關以西爲陸渾戎之舊居，其東曰陰地，則爲晉人遷陸渾戎之新居，而亦卽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之舊居。此等地既皆包羅於九州一名之下，則九州者其本爲戎之區域，而與諸夏相盪相摩於是者乎？故戎之名稱，以九州戎爲最廣，合全部而言之；次則陰戎，單舉晉屬；又次則陸渾戎，著其舊居；又次則姜戎，著其一姓。司馬

侯謂「十九州……不一姓」觀是而可知矣。又九州是否為九個州，抑但為多數之稱而非固定之序，今已不可知；所可知者，則瓜州嘗為九州中州名之僅存者也。

陰地為九州之一部，故墨子尚賢上篇云：

> 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前人以未嘗惟考此問題，故視九州為天下之異名，而陰方卒不詳其所在。自今觀之，則陰方者陰地之異名，而九州即今河南之西部及陝西之中部。雖墨子著作時代容已轉變其意義，而溯其傳說所由來，則必當如是也。

豈特陰方之與九州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即禹與九州亦復若是。按禹之由來雖不可詳，而有興於西羌之說。史記六國表云：

> 禹興于西羌。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

> 鯀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產高密（禹），家於西羌，曰石紐。

後漢書戴良傳云：

> 大禹出西羌。

新語術事篇云：

大禹出于西羌。

史記集解引皇甫謐云：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

甚疑禹本爲羌族傳說中之人物。羌爲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稱。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尚書緯帝命驗云：

修紀……生姒戎文命禹。

其注云：

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

潛夫論五德志亦云：

修紀……生白帝文命戎禹。

此固皆漢人之文，其可信據之程度甚低下；然任何一傳說皆非無因而來，禹與戎族之關係必有可資探討者。

試更就詩書之文而推論之：

詩商頌長發篇云：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夫「禹敷下土」而「有娀方將，」按以鬼方稱媿之例，娀即戎也，此亦禹與戎有關之一證。簡狄者，受玄鳥

之胎而生商者也，以其出於有娀，故亦謂之「娀簡」（見尚書中候，潛夫論五德志，及禮記月令鄭注。）娀簡一名，正與戎禹絕相似。

書呂刑一篇爲呂國之遺文，呂爲姜姓，故其所道之苗民故事足以保存姜姓之族之神話。文云：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自「羣后」至「無蓋」今本呂刑在「皇帝清問下民」語上，今據墨子引文移正。）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在此呂王（呂侯稱王，彝器銘文中其證甚多）之一篇演說辭中，暢言苗民制作刑法以亂世，鰥寡顓求上帝降神以恤民，上帝允之，乃降伯夷，禹，稷三后於下以成其地平天成之大業。伯夷者何？鄭語固言之矣，曰，「姜，伯夷之後也，」是姜姓之族之宗神也。稷者何，周人之始祖，姜嫄之所生，姬姓之族之宗神也。苗者何？即被竄於三危之三苗，禹貢紀其事於雍州之域，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敍，」三危者雍州西部黑水之所經也。作亂之民定居西方，恤功之后亦降西方，述其事者又出於西方之族之王者，則此整篇故事必全以西方爲其背景

可知也。禹在此故事中占有重要之地位，證以禹出西羌之說，其爲戎族之先人審矣。

何況禹者征苗之主帥也，呂刑雖未言而墨子則道之，非攻下篇云：

> 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歷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

禹之受天命而殛苗，猶其受天命而恤民。殛苗之後，遂平水土而有天下。墨家之傳說由於姜姓之族所傳播，讀此可知，——蓋「禹……歷爲山川，……神民不違」亦即商頌所謂「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將」之義也。

三苗原據之疆域，依錢賓四先生（穆）古三苗疆域考（載燕京學報第十二期）所說，有如下之結論：

> 古者三苗疆域，蓋在今河南魯山嵩縣盧氏一帶山脈之北，今山西南部諸山，自蒲坂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帶山脈之南，夾黃河爲居，西起蒲潼，東達滎鄭，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廣運數百里間也。

三苗既爲禹克之後，古籍皆謂已遠竄三危，然則信已全竄乎？抑尚有留居中原者乎？錢先生續論之曰：

> 近人章炳麟檢論序種姓謂今之苗古之髳也，與三苗異。然余考春秋河東有茅戎，「茅」與「髳」同字，則茅亦在北方。又有陸渾蠻氏，亦稱戎蠻子，杜云：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蠻」「茅」一音之轉，蠻卽茅，亦卽苗也。楚人篳路藍縷以啓荊蠻，此所謂蠻者，亦在河南汝水上流一帶山中，……自屬古者三苗遺裔。而髳與三苗，亦未見其必爲二也。尙書呂刑言及苗民制刑，亦以呂國河南南

陽，其先本苗土，故引以爲誡。

此說甚是，從可知苗族與驪苗之族皆雜居於河東河南一帶。　司馬侯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固不但陸渾之戎中有允姓姜姓之異，而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亦同彙於『戎』之一大名下也。　至於范曄，於後漢書中作西羌傳，乃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

且以三苗爲姜姓矣。　於以知種族之混同必由雜居來，而征伐者雜居之先導也。

又有一事可連類而及之者，則嵩山之稱爲中嶽及其與鯀禹之發生關係是也。　詩大雅崧高云：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此所謂甫，卽呂也（古呂甫同音，故書呂刑，禮記表記引作甫刑。）　旣讀周語之文，卽知此爲『祚四嶽國，氏曰有呂』之故事。　申與呂皆姜姓之國，故尹吉甫於周宣王封申伯於南土之際作崧高之詩以送之，推其源而頌之曰『崧高維嶽』者，形容嶽山之奇偉也；曰『維嶽降神』者，稱揚其先人四嶽之靈異也。　崧者，山大而高，見毛詩故訓傳及爾雅釋山。　其後以陸渾戎之被遷於伊川，此四嶽之故事亦遂接踵而至，於是太室被稱爲中嶽，又別稱爲嵩高。　此未見於春秋戰國時書，而初見於漢武帝之詔。　漢書武帝紀云：

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

自是以後，九州中之太室遂正其名曰嵩高，而推厥由來則在尹吉甫之詩，但將形容詞易爲名詞耳。此則最後出之嶽也。『嵩高，』漢書地理志作『崈高。』此『崧』『嵩』『崇』『崈』諸名，其異同爲何如乎？王念孫論之曰：

『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爲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念孫案，『崇高』即『嵩高。』師古分『崇』『嵩』爲二字，非也。詔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爲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穎川郡崈高下云，『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爲泛稱，『嵩』爲中嶽。（讀書雜志四之二）

知崇山之卽爲嵩山，則知鯀與禹自春秋以下皆與此四嶽傳說之新根據地發生關係。周詩云

有崇伯鯀播其淫心。

是鯀爲崇伯也。逸周書世俘云：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崇禹生開，即樂章之名而可見故事之一斑。「開」即啓，啓生於嵩山，故漢武至中嶽而見夏后啓母石（應劭注：啓生而母化爲石）。禹稱「崇禹」，則謂彼繼鯀而爲崇伯矣。至於「禹辟舜之子於陽城」（孟子萬章）及「禹都陽城」（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下臣瓚注引紀年）諸說，由是以觀之，疑皆遷戎之後所孕育者也。

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爲天下之代稱之九州，更演化而爲堯之十二州。由戎之先人所居之四嶽，演化而爲平分四方之四嶽，更演化而爲漢武帝之五嶽。由戎之宗神禹，演化而爲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而爲三代之首君。州與嶽隨民族之疆域之擴大而擴大，「禹迹」又隨州與嶽之擴大而擴大：此皆向所視爲純粹之華文化者，而一經探討，乃胥出於戎文化。且姬姜者向所視爲華族中心者也，禹稷伯夷者向所視爲創造華族文化者也，今日討探之結果乃無一不出於戎，是則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觀者在，豈得牢守春秋時人之成見，蔑視其人爲蠶叢椎昧之流乎？夫戎與華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權與否乃析分爲二；秦漢以來，此界限早泯矣，凡前此所謂戎族俱混合於華族中矣。不幸春秋時人之言垂爲經典，後學承風，長施鄙薄，遂使古史真相沈霾百世。爰就九州之戎一事尋索禹之來源，深願後之人考論華戎毋再牽纏於不平等之眼光也。

四年前，曾作州與嶽的演變一文，載於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五期。此數年中時有新獲，欲增入前文，而事務苦煩，未能如志。茲值童丕繩先生編本刊古代地理專號，在其所集得之文中頗有討論夏與禹者，不禁見獵心喜，爰就九州之戎一題先草此篇，兼供參見於諸方家。至於「州與嶽」全文，因題涉複雜，材料尤多，而且亦非短時間所能整理就緒，將來有暇必當重撰，俾古

史中地理區畫一門可繼續求得一約略之定論也。

廿六年五月廿五日，頡剛附記。

跋

童書業

禹傳說來源之問題，最早即提出於顧頡剛師。在古史辨第一册中師主張禹為南方民族傳說中之人物，其主要之理由為：

1. 楚詞天問對於鯀禹有很豐富的神話。
2. 越國自認為禹後，奉守禹祀。
3. 傳說中禹有會於塗山娶於塗山的故事，塗山在今安徽。
4. 禹致羣神於會稽，禪於會稽，道死葬會稽，會稽山在今浙江，春秋時為越都。
5. 會稽有大禹陵。
6. 古代夏族看南方人為蟲種，禹名從『蟲』，恐亦此例。
7. 東南方為水潦所歸，人民有平定水土的需要，因之產生禹的神話。

有以上七條強證，說禹為南方民族神話中之人物，在當時自足成為一種最近情理之假定。然自今日觀之，楚詞本為古代神話之總集，其中商周之傳說包羅亦極多，非僅『對於鯀禹有很豐富的神話』也。越國自

認爲禹後，乃戰國以後之事。越本芈姓，墨子非攻篇云：『越王繄虧（無餘）出自有遽，』孫詒讓以有遽即楚熊渠。國語鄭語云，『芈姓夔越，』世本云『越爲芈姓，與楚同祖』（漢書地理志注臣瓚引）。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則越爲熊渠之子越章王之封地，其證甚明，越焉得爲禹後耶？塗山即會稽（塗山疑即嵩山附近之三塗，其名由姜姓民族攜至東方者，）本在山東，楊拱辰先生（向奎）證之甚明，見所著夏民族起於東方考。蓋禹之傳說由越人啓土山東（見竹書史記等書）而攜至越地；會稽之傳說則又由越民族之傳播而北上（塗山乃泰山下山，及會稽傳說北上，乃與塗山併合爲一）。故不能以禹與塗山會稽之關係證禹之傳說發生於南土也。禹名從『虫，』亦即『勾龍，』龍之傳說與實物非必南方獨有。史記封禪書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作鄜畤，郊祭白帝。山海經注引開（啓）筮云：『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黃龍與黃蛇同類，然則水中動物龍蛇之類西方固有之，是又不能以禹名從虫證其爲南方傳說中之人物矣。蓋中國之西北方地勢高低不平，一逢水潦卽成州之形狀，故九州之傳說卽起於此地，治水之傳說亦產生於此；『降丘宅土，』非必南方民族特有之情形也。

綜上所論，禹起南方之說似不如禹起西方之說爲可能。顧師此文從九州四岳之原在地，推測禹傳說之起源，立證確而闡發精，禹與西方民族有關，自有此文，蓋爲定論矣！抑有進者，鯀禹傳說之產生於西方，尙有他證，試補論之：

鯀卽共工之說，經友人楊寬正，陳夢家諸先生及顧師與余之考證，殆無疑義。而共工古有伯九州之說：

國語魯語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九有』『九土』禮記祭法並作『九州，』是共工爲古九州之伯，即鯀爲古九州之伯；后土能平九州，即禹能平九州。 有崇伯鯀及崇禹之說殆與此有關，則鯀禹與古九州之關係又從可知矣。 又山海經海內經云：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

而大荒北經云：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 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是犬戎與鯀同出西方傳說中人物之黃帝（弄明與駱明疑爲一人之分化，）所謂『馬狀無首』之『戎宣王』或即指『白馬』之『鯀，』亦未可知。 然則『鯀化爲黃熊以入羽淵，』『鼈靈尸隨江水上至郫，』殆亦本於戎族之傳說耶？

共工爲姜戎之祖，鯀爲戎族，則禹傳說之出於戎族，此亦一證也。 再鯀所殛之地舊謂在東方，然山海經中山經云：

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

水經伊水注云，『禪渚水，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即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 然則禹父所化之處，正在陸渾之戎區域之中。 據此以言，鯀禹之爲戎族宗神，蓋無疑問！ 至若

左定四年傳所云，「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則夏戎爲混處之族。鄭語云，「申繒西戎方強，」韋注，「申，姜姓；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強。」史記周本紀載「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然則姜姒等族原爲戎種，與周雜處。禹之由姜戎之神化而爲夏人之祖，其因殆在此乎？不敢臆斷，姑續陳之以質高明。

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童書業識於故都。

三四〇 鯀禹的傳說

顧頡剛
童書業

——夏史考第四章（廿六，六。）——

夏代的歷史，我們在最早的文籍金文詩書（商周書）裏只知道有桀王暴虐，被商湯征滅的一件事。在周代人的心目中，夏初的歷史已是很渺茫的了，如他們說：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召誥）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

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立政）

他們只知道有夏的初年是怎樣的好，後來怎樣變壞；又知道有夏的國祚是很長的。除此以外，只知道一個夏桀，至於桀以前的君主是誰，實際的事迹又是怎樣，周代人似乎全不知道。他們雖說到禹，但並未把他和夏發生關係。在詩書中，禹的地位是獨立的，事蹟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兩者間毫無交涉。一直到戰國以後的文籍裏，我們才發現禹是夏代的第一世君主。國語鄭語說：

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

這是『夏禹』一名的始見（隨巢子也說，『天命夏禹於玄宮。』）雖然在墨子中我們早已看出禹是夏代的王了。

鯀的名字出現較晚，直到墨子裏才見（洪範是墨子以後的書。）他與禹本來有沒有關係，很是問題，因爲墨子說鯀是上帝的元子，被上帝所刑，上帝又曾任命過禹；但墨子是反對『殺其父而賞其子』的辦法的，魯問篇說：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殺其父而賞其子』是夷道，墨子總不敢說上帝或堯舜用夷道罷？所以我們懷疑墨子是不以鯀禹爲父子的。不過山海經和天問等記載原始神話的書裏已經把鯀禹說成父子，或許只是墨家的傳說特異，或許

竟是我們神經過敏，均未可知。

鯀與夏發生關係也始於國語和左傳，但『夏鯀』一名則是最早出現於呂氏春秋的，君守篇說：

> 夏鯀作城。

自從鯀禹與夏代發生了關係，夏代史的首頁方才寫得成。夏代的上面是虞代，虞代的代表者是堯舜（堯舜本都是虞帝，『唐』的代號是後起的，另有考證；請參看本編書業所著帝堯陶唐氏名號溯原一文，）因種種關係，鯀禹又與堯舜漸有了交涉；自從堯舜禹禪讓說產生，三代以前的上古史又粲然可稽了。

為解剖鯀禹傳說的來源本相與其演變，我們分了以下的五個題目來詳細說明。

一　鯀禹的天神性傳說

原始的鯀禹究竟是人是神，我們現在已經不得而知。——這不是我們不想知道，實在是現存的材料太少，沒法知道了。——但是鯀禹在古代確有天神性的傳說，這是不容否認的事。我們且先看看保存原始神話最豐富的山海經。海內經說：

>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凡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裏單稱『帝』的多指上帝。這是說鯀偷了上帝的法寶『息壤』（郭注『息壤

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去堙塞那滔天的洪水，只因不曾得着上帝的同意，上帝就派人把他殺了。鯀死後，在他的肚裏忽然生出一個禹來（郭注，『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也。」』初學記二十二引歸藏，『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可證『復』即『腹』字。）上帝就派禹去完成鯀的事業，——『布土以定九州。』

鯀會偷上帝的東西，死後又會生兒子；禹會受上帝的任命去布土；他們自然都是神性的人物了。我們再讀墨子，又知道他們都是上帝的親屬。尚賢中篇說：

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

原來鯀是上帝的大兒子，只因他廢了上帝的功德，上帝就把他刑了；這可見上天對於親而不善的人的處罰。禹是鯀的兒子，便是上帝的孫子，只因他比他的父親能幹，上帝便任用了他這可見上天對於賢能的人的信用。鯀禹既是上帝的兒孫，他們自然更不是凡人了。洪範也說：

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這與墨子的話相互證。不過鯀的罪狀自此以後變成『陻洪水，汨陳其五行』罷了。『洪範九疇』當是『九州』傳說之變。

與山海經相互證的是楚辭和淮南子。我們先看楚辭天問說：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這是整段的鯀禹的故事：鯀聽了鴟龜的指示去治水，將要成功反被上帝所刑，在羽山的地方拘禁了三年（『遏』止也，拘禁之意。）伯禹便從鯀的肚裏變化出來。他繼續鯀的功業，把極深的洪泉塡平了（王注，『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寘』即『塡』字。）把『方九則』的地弄高了（『墳』字訓『高』。朱注，『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又有應龍助着他治水；他放穩九州，掘成川谷，計算了東西南北的廣長度數，又安置了天帝的下都崑崙山。從此宇宙便得平定。淮南子墬形訓說：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里』『淵』二字據王念孫校刪。）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有四百四十門；……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

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

這是天問的具體解答：禹派個叫太章的從東極步行到西極，丈量得兩面的距離共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派個叫豎亥的從北極步行到南極，丈量得兩面的距離也是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一曰「禹令豎亥」」可見禹與上帝是有同等本領的人物。）這裏共有三百仞以上的鴻水淵藪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個，禹便用息土（即息壤）把洪水填平，造成了名山。又把天上的昆侖虛掘下地來，其中有九重的層城，高共一萬一千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邊有四百四十個門，北門開着納進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等等都在昆侖的閶闔門（注，「閶闔，昆侖虛門名也」）之中。

讀了上面的敍述，我們知道洪水是鯀禹用息土填平的，九州是鯀禹放置的，川谷名山也是他們造成的。禹又會派人丈量東西南北四極的度數，又會從天上掘下昆侖虛，這除了帝子天孫眞是誰也辦不到！其實他們的本領還不止此，淮南子天文訓又說：

日出于暘谷，……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

禹的本領大到能驅使太陽，制定朝晝昏夜，直是上帝的化身了。

讀了山海經，墨子，天問，淮南子等書，再回頭來看金文詩書，便懂得鯀禹傳說早期的情況了。齊侯鎛銘說：

㝅㝅成唐（湯，）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咸有九州，處堣（禹）之堵。

這是說成湯受了天命，就享有了九州，住在禹的土地上。 土地如何會是禹的呢？ 只因它是禹用上帝的「息壤」造成的。 所以秦公𣪘銘也說：

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賚，十又二公在帝之坏。

「賚」讀爲「蹟」（詳下，）「禹蹟」便是「禹堵。」 因爲土地是禹造成的，所以遍天下都是禹的蹟。 「帝坏」與「禹賚」爲互文，禹的蹟便是帝的坏，這是因爲禹平水土是受的上帝的命令。 「鼏宅禹賚」秦公鐘銘作「竈有下國，」「下國」是對上天而言的。 「在帝之坏」鐘銘作「不㒸在下，」可證「下國」便是「帝坏，」也便是「禹賚。」 禹與帝的關係密切如此！

「禹蹟」又見於詩書，書立政說：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陟禹之迹」與「鼏宅禹賚」文義相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都是禹的迹，禹迹之廣可知。 左傳襄公四年也說：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 ……

「禹迹」畫爲九州，「九州」是當時天下的異名，這與齊侯鎛銘「咸有九州，處堣之堵」的話又相印證了。

「禹迹」又作「禹績，」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說：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商頌殷武篇說：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逸周書商誓篇（這是逸周書中較古的一篇）也說：

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

「登禹之績」自是「陟禹之迹」的異文，這可確證「禹績」便是「禹迹」（蹟）了。（左傳哀公元年說少康，「復禹之績」，此「績」字亦即「蹟」字猶，言畫土也。）

據淮南子說名山（「名」字可訓為「大」，「名山」猶言「大山」）是禹造成的，所以詩經也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小雅信南山）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大雅韓奕）

「甸」字究為何解，現在姑且闕疑。即依舊解訓「治」，「治」字所包之義也很廣闊，如「為山」（淮南子）的「為」可以訓「治」，「陳山」的「陳」也可訓「治」（鄭玄周禮注引「甸」作「敶」，「敶」即「陳」）「奠山」（禹貢）的「奠」也可以訓「治」。我們覺得禹貢「奠高山大川」一語實是神話的遺迹，請問山川怎樣「奠」法？「甸」「奠」音近，「甸」或即「奠」字。無論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時代決計不是人力所能的！

據山海經淮南子等書說洪水是禹奉了上帝的命用息土塡平的，所以詩經也說：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頌長發。）

在「洪水芒芒」的當兒禹從天上降下地來敷土。「敷」訓爲「布」，海內經說，「洪水滔天，帝乃命禹卒布土，」可證。土地原來是禹布成的。楚辭天問也說：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降省下土四方」一語就是「敷下土方」的訓詁，可見禹是從上降下來的。所謂禹獻功乃是說他向天獻功，禹貢說，「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據帝王世紀和宋書符瑞志禹的玄圭是上天所賜；禹告成功，也是向天告功，與堯舜無關。書呂刑又說：

皇帝淸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這裏的「皇帝」即是上帝，師匌毀銘，「肆皇帝亡斁臨保我氒周雩四方，」可爲明證。禹是上帝所命「恤民」的三后之一，「禹平水土」是受的上帝的命，並不是受的堯舜的命。——這確是一件很顯明的事實！

在古代的傳說裏神與獸往往是不分的，鯀禹既有天神性的傳說，所以他們也有變獸的故事。如天問說：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幷投而鯀疾修盈？

在這裏有「鯀疾脩盈化爲黃熊」的故事。天問的話不容易懂，我們應參看國語和左傳。晉語八說：

昔之[illegible]堯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左傳昭公七年也說：

>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它們說鯀被殛後，他的神靈變成一頭黃熊跳入了羽淵（『熊』一作『能』，能，三足鼈也。）山海經注引開筮又說鯀化為黃龍，這都是古代的白蛇傳式的故事。因為鯀會變熊，所以他的兒子禹也會得變熊。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說：

>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

鯀治洪水不成而變熊，禹也因治洪水而變熊。我們知道人是不會變化的，除非是神！又呂氏春秋行論篇說：

> 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鯀想得三公的位子成了失心瘋，瘋得比一頭猛獸還凶。他能『比獸之角以為城』（案，此恰即『夏鯀作城』等傳說所從出，）『舉其尾以為旌，』眞像一個獸的頭領。舜因為他如獸一般『仿佯於野』足以為患，便把他殛死，並用吳刀把他的身體剖開。我們讀山海經注知道鯀被吳刀所剖之後便化為一條黃龍，請問這些

不是神話又是什麼?

二 禹的神職

鯀禹既都是天神(或許是人變成的),那末他們的神職也不能不一討論。關於鯀的神職,因為沒有材料,只好暫時闕疑。至於禹,我們知道他是主領名山川的社神。書呂刑說: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名山川」是一詞:淮南子墬形訓,「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湮洪水,……名川(原作「山」,從俞樾校改)三百」可以為證(此外證據尚多姑不備舉)。「主」是主領的意思。國語魯語下說: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

禹是名山川的主神,所以能夠「致羣神」,好像天子能召會諸侯一般,所以又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七年)的傳說;塗山即是會稽山(說文,「嵞,會稽山也」,「嵞」即「塗」字。)韓非子更明說,「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飾邪)這都是神話的人化。但是所謂「羣神」究竟是些什麼神呢?魯語下文說明道:

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

韋注，「山川之守主，爲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可見這些神都是名山川的神了。禹是名山川之神的首領，這就是所謂「主名山川。」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反駁道，「國語所謂「神」實在是人，這些「神」和那爲社稷之守的公侯一般，其名爲「神」，並不是真正的天神啊！」不知道這正是經過粉飾的觀念：戰國人理智發達，他們最喜歡把原有的神話用人情去解釋，例如夔獸一隻脚，他們會解做「夔（人名）一個就夠了」（見呂氏春秋；）天神黃帝一個脖子上長着四張臉，他們會解做「黃帝（人王）派四人分治四方」（見尸子；）所以「禹致羣神」他們也就解做「禹合諸侯」了。但是我們要請問的是世界上眞有「骨節專車」的人類嗎？禮記祭法說，「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如防風氏之類正是所謂「怪物。」何況禹爲名山川羣神之主我們還有墨子等書可作旁證。墨子明鬼下篇說：

>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

山川鬼神都是禹的佐謀，禹不是山川鬼神之主又是什麼呢？——人話裏面又保存了一些神話的遺迹。大戴禮記五帝德說：

> 禹……爲神主，……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

這不是活畫出一幅禹的神像嗎？ 禹爲神主；即是禹爲名山川神之主，史記夏本紀說：

> 禹……爲山川神主。

可作明證。 這些都是漢人書裏所保存禹的神話的遺迹。 雖然他們之所謂「主」乃是祭主的主，如詩經所謂「百神爾主矣」（大雅卷阿）的「主。」 但是我們抽繹先秦其他的書，知道這「主」字原有領主的意義，如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以山川則廢主，」這個「主」字便是山川之神了。 史記封禪書稱始皇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爲「天主」「地主」等，並可證「主」字之義。

「名山川羣神之主，」這是一個什麽職務呢？ 我們以爲這便是社神。 社或稱「主，」說文，「社，地主也」（注意這「地主」二字。）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社」作「主；」鄭玄云，「主，田主；謂社主。」 因爲山川都是附屬於土地上的，而社神即是土神，所以爲山川神之主。 卜辭中有祭土的記載，據考證「土」即是「社。」 詩大雅緜篇，「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 逸周書世俘解，「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並可證百神與水土社的關係。 而且禹爲社神在古書上是有明證的，淮南子氾論訓說：

> 禹勞（力）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

史記封禪書也說：

> 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

因爲「社稷」連稱，所以「禹稷」也連稱了。

其實禹爲社神就是在後人公認爲先秦的書上也有明證的。國語魯語上說：

昔烈（禮記祭法「烈」作「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祭法「柱」作「農」），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祭法「興」作「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九有」及下「九土」祭法均作「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也說：

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案，周弃之名是後起的，原名只有「稷」字。另有考證。）

這兩段話拿淮南子和史記來對照，知道后土句龍卽是禹。禹字古或從「土」：齊侯鐘銘「禹」作「[illegible]」；「后土」猶言「后稷」，本是職名。「句龍」卽是「禹」字形義的引伸。「禹」是有足的蟲類，據近人考證，確是龍蠵之屬。「句龍」的「句」字又與「禹」字的一部相似。則句龍卽禹自很可能。天問「禹有虯龍負熊以遊？」鯀「化爲黃熊，」又有「腹生禹」的故事；「腹」「負」音近，則「虯龍」也頗有是禹的可能。「虯龍」和「句龍」或是一音之變。又開筮說鯀「化爲黃龍，」禹是鯀子，自然也會變龍了。左傳文公十八年稱，「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八愷」據杜預等說，有禹在內，是禹曾主后土。又堯典說舜命禹「宅百揆，」也與左傳「以揆百事」相證。又海內經說，「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可見禹鯀就是開始平水土的人，在他們以前，那裏再有什麽「能平九土」的后土句

聽呢？

后土句龍卽禹，烈山氏之子柱也卽是稷的化身。烈山氏後人說爲姜姓（國語韋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炎帝姜姓，）而后稷爲姜嫄所生。漢書律曆志載張壽王言，『酈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酈山』與『烈山』一音之變。國語周語下載太子晉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史記所列周的世系從后稷到文王也只有十五代，較之殷自成湯到紂共有二十九世的還要短上一半；則姜嫄當殷周之間自亦可能。史記秦本紀，『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酈山女爲申侯之先，申爲姜姓之國她的後裔又與周有親這不是那『其德不回』的『赫赫姜嫄』又是誰呢？柱與稷名也音近（『柱』名或由『田主』之『主』來，『田主』與『后土』正相對，）又同『能殖百穀百蔬，』同爲稷神，自更有一人分化的可能了。（『柱』祭法作『農』，神農也爲姜姓，或許神農與柱，稷均是一人傳說的分化，所以都爲始作稼穡者。又管子形勢解，淮南子原道訓等都以禹與神農並舉，與禹稷並舉一般。）

不但后土句龍就是禹，柱就是稷，烈山氏就是姜嫄，連共工氏也就是鯀：『共工』二字是『鯀』字的緩聲，『鯀』字是『共工』二字的急音。共工氏『伯九有，』鯀『始均定九州』（海內經，）爲『有崇伯』（周語下。）共工氏有子后土句龍『能平九土』（州），爲社神；鯀也有子禹能『平水土』（呂覽，）『定九州』（海內經，）爲社神。天下有這樣奇巧的事嗎？再看周語說鯀與共工的罪狀一樣（『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周語下，下同，）鯀也是『陻障洪水』（海內經，洪範，魯語等；）共工『皇天

弗福，』鯀也是『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洪範，下同；）共工『庶民弗助，禍亂並興，』鯀也是『彝倫攸斁；』。共工『用滅，』鯀也是『殛死；』兩人的事蹟又相同到如此！ 又墨子說鯀『廢帝之德庸，』堯典說共工『靜言庸違』（左傳作『靖譖庸回，』）二語略近。 墨子說鯀被刑的地方『乃熱照無有及也，』莊子等書說共工被流在幽都（孟子堯典等書作『幽州，』『州』『都』一音之轉，）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王注：『幽都，地下，……地下幽冥，故稱幽都。』 兩人被罰的地方也相似。 又淮南子說共工『潛于淵，宗族殘滅』（原道訓，）國語和左傳也說鯀『入于羽淵，』堯典也說鯀『方命圮族，』二人的事更極相似。 再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記堯欲傳天下於舜，鯀和共工都因進諫不聽而被誅，兩人的諫語完全相同，可證是一個傳說的分化。 案，呂氏春秋行論篇記鯀怒堯傳天下於舜一事，當是這個傳說的本始；所以楚辭離騷說，『鯀婞直以亡身兮，』九章也說，『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可見『婞直不豫』原是鯀的惡德；但逸周書史記解又記，『昔有共工自賢，……唐伐之，共工以亡。』 共工『自賢』與鯀『自以為得地之道，可為三公』正同。 此外，還有一事：左傳國語記晉平公夢見黃熊入於寢門而有病，請問子產，子產說是鯀作祟，祭鯀而愈；路史後紀二注引汲冢瑣語同記此事，惟『黃熊』作『朱熊，』『鯀』作『共工之卿浮遊，』祭共工而痊适；也足證鯀與共工的關係。 其他共工即鯀的證據還多，這裏不能詳舉，我們將另有『鯀與共工』一文論之。（即如史記楚世家說，『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亦即海內經『帝令祝融殺鯀』及天問鯀死復活——誅之不盡——等傳說之變。）

在古代，還有一種奇異的傳說，便是禹爲一個耕稼的國王。詩魯頌閟宮篇說：

> 赫赫姜嫄，……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俾民稼穡」「奄有下土」而是纘禹之緒的，可見禹也是一個「俾民稼穡」的國王；所以天問說：

>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王注，「播，種也；降，下也。」案，呂刑「稷降播種，」可見禹稷是同功的。論語也說：

>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憲問篇）

「躬稼」便是「俾民稼穡，」「有天下」便是「奄有下土，」這可見后稷「纘禹之緒」之實了。泰伯篇又說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並足見禹有「躬稼」的事。又皋陶謨說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是這種傳說的孑遺。

禹既是社神，怎麼又去侵犯稷神的職務呢？要明白這個，須先知道水土百穀原是相因的物事。詩小雅甫田篇道：

>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鄭箋，「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是祭社爲報成穀之功。大雅雲漢篇道：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箋，「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我何由當遭此災也！」是祈年與祭方社並舉。考周官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詩大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大田，「田祖有神。」）是社與稷共一田神之主。鄭論語注也說，「主田主，謂社主；」可見「田主」就是「社主。」國語魯語上也說「土發而社，助時也。」韋注，「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也。」祭社為助農時，又可見社神與農事的關係。漢武帝為了河水氾溢去祭后土，祭過之後，有鼎出於后土祠旁，武帝曾對羣臣說：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史記封禪書，孝武本紀文同。）

后土能為「百姓育穀，」所以社神就也有「俾民稼穡」的傳說了。

三　鯀禹治水傳說的本相與其演變

明白了鯀禹都有從天神變成偉人的可能，便能知道他們治水傳說的本相了。從前的人都以為鯀禹父子是失敗和成功的兩個不同的人物，他倆結果的不同是由於他倆方法的不同：鯀用堙的方法去治水以致失敗，禹改用疏的方法便得到了成功。這種觀念籠罩了二千年來的人心，大家都認為無問題的事實了。但是據我們的探究，則頗有和這種觀念相反的說法。說來話長，請讀下文：

詩經和周書裏提到禹，只說他「甸山」「敷土，」「平水土，」而不曾明白地說出山是怎樣的「甸」法，土是怎樣的「敷」法，水土又是怎樣的「平」法。但我們看山海經和天問淮南子等書便知道禹所用的治水的方法和鯀一樣滿是「堙」和「塡，」——這種方法原不是凡人所能行的。海內經說：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堙」字訓「塞。」鯀治洪水的方法是用息壤去堙塞，這便是所謂「布土」（「敷土」）。鯀開始布土，禹完成鯀的功，從此九州就安定了。在這裏，鯀所以失敗的原因乃是「不待帝命，」而並不是「堙洪水。」

大荒北經說：

共工臣名相繇（海外北經作「相柳，」）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海外北經作「九山，」）其所歍所尼，即為原澤（海外北經作「澤谿，」）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海外北經作「禹厥之，」郭注，「掘塞之，」）三仞三沮，（郭注「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壞也」）乃以為池。羣帝是因以為臺。（海外北經文略同）

共工的臣相繇是個長着九個腦袋，蛇的身體的怪物，無論什麼地方給他一噴（郭注，「歍，嘔，猶噴吒」）一礙，便成了水澤。禹堙塞了洪水，殺死相繇，它的血流到的地方腥臭得長不出穀來，它所在的地方也是多水不能居人，禹便掘塞了這塊地，造成一個池。羣帝（上帝）就在這所在築起臺來，以鎮壓妖魔。在這裏明白地說

出『禹湮洪水，』可見『湮』原是治洪水的正當方法。天問也說：

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汨』字訓『沒，』與『湮』同意。（『湮』即『堙，』塞沒之意。）鯀的才不勝汨洪水的任，卻偏要去汨，所以沒有好結果。他的兒子伯禹比他有才，能塡平洪水，墳高土地（這便是所謂『平水土』）便成就了鯀的功績。天問的作者問：『禹旣是續初繼業，爲什麼又說他父子倆厥謀不同呢？』這是天問作者對於矛盾的傳說的懷疑。但他是相信前一說（舊說）的，所以又說『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可見禹不過是成鯀所營的功而已。淮南子墬形訓說：

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

禹用息土塡塞洪水，遂造成了名山，這便是所謂『敷土，』『平水土』和『甸山。』

『禹堙洪水』之說豈特記載神話之書山海經等言之邪，雖儒家六藝經傳之文卽亦猶是也。漢書溝洫志引夏書：

禹堙洪水十三年。（史記河渠書『堙』作『抑』索隱，『抑者，遏也。』……堙，抑皆塞也。』）

國語魯語上：

鯀障洪水而殛死（「障洪水」即「陻洪水」之變）禹能以德修鯀之功，……故……夏后氏……郊鯀而宗禹。

孟子滕文公篇：

昔者禹抑鴻水而天下平。

荀子成相篇：

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鯀陻洪水，禹修鯀之功亦陻洪水，所以夏后氏要郊鯀而宗禹了。——於此可證鯀禹父子的同道。

「禹陻洪水」之說豈特儒家之書言之，雖墨家之說卽亦猶是也。莊子天下篇記墨子稱道曰：

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

案，儒墨兩家都稱道禹疏水之說，特於無意中留下「湮」之舊迹。察二家之原意，或是以爲洪水非「陻」「抑」不可，但江河又必須「疏」之耳（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昔者鴻水浡出，……夏后氏戚之，乃湮鴻水，決江疏河，……而天下永寧」。「湮」「疏」並舉，與儒墨爭說同。）——其實疏江河卽陻鴻水傳說之演進也。

「陻洪水」的方法豈特鯀禹用之，雖女媧卽亦猶是也。淮南子覽冥訓：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

> 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女媧的「積蘆灰以止淫水」也即是鯀禹父子的「以息土塡洪水」的方法。

禹疏水之說開始盛倡於墨子。兼愛中篇說：

> 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齊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

這裏所謂『泄』『注』『灑』『鑿』『漏』『流』等等都是『疏』的方法。禹的治水方法既變，於是鯀的治水方法也就不得不變了。國語周語下記：

>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鬥，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穀，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

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候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從此以後，鯀治水的方法便漸漸由『堙』而改成了『防。』鯀防洪水而失敗，禹疏洪水而成功，便又成了不移的史實了。

我們追原鯀禹治水傳說的所以改變，實由於戰國的時勢。在戰國的時候，交通四闢，水利大興，人們爲防止水患，就盛行了築堤的辦法；爲利便交通，振興農業，又盛行了疏水灌溉的辦法。但是築堤的害處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則是有利而無弊的事，所以防洪水的典故便漸歸了上帝所殛的萬惡的鯀，而疏洪水的典故就歸了天所興的萬能的禹了。我們且看看西漢賈讓的奏疏：

古者……大川無防，小川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漢書溝洫志）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這話雖未必完全可靠，但是戰國以前即有隄防之制也必不盛，因爲在戰國以前的書上不大看見有築隄的事。自從戰國的君主『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以鄰國爲壑』（孟子告子）於是

春秋時的齊桓公的盟誓裏也有了『毋壅泉』(穀梁傳等書)的口號，太古時的共工和鯀都成了『壅泉』的罪魁了。

漢書溝洫志又說：

> 自是之後(指三代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行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成而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史記河渠書文略同)

可見戰國確也是個『疏川導滯，合通四海』的時代。禹疏水之說卽是這個時代潮流的護符啊！

鯀禹治水傳說演變的原因既略探明，以下再略敍演變後的治水傳說：

莊子天下篇記墨子稱道曰：

> 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禹的神力已被『託古改制』家忘記，他們只記得禹的偉大的功績(『微禹，吾其魚乎，』)於是就把禹忙得『腓

無胈，脛無毛」了。

孟子滕文公篇說：

>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又說：

>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是東方人，所以他的眼光裏的禹功首先是疏九河，瀹濟漯，至於汝漢淮泗，他便弄不甚明白了：他以為這些水都是入江的，其實除漢以外並不如此。但是這個錯誤並不能怪他，我們看倒要怪吳王夫差和戰國的君主：吳王夫差「城邗，溝通江淮」（哀九年左傳）戰國的君主「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經他們這樣一弄，於是通古而不知今的孟子就誤認這些都是禹功，而把地理講錯了。

荀子成相篇說：

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十二州？），疏三江。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

周語說四岳佐禹治水，這裏又說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或許這四人就是所謂『四岳』（？）（近人章太炎先生以爲皋陶即許由，明陳灃以爲許由即四岳；）但周語以四岳爲共工的從孫，這裏卻說『禹逐共工，』禹能上及共工（許多共工其實祇是一個，）下及四岳，還不算奇；四岳竟做了逐他們從祖的仇人的輔佐了。

韓非子五蠹篇說：

>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

因爲『疏決』在戰國時被認爲治水的正當方法，所以『堙障洪水』的鯀也居然會有『決瀆』之功。晚出的吳語也說：

> 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

可憐吳王夫差不過築了一所臺，他竟代鯀而受『罷民』之過了。

呂氏春秋中載禹治水的傳說最多，略錄重要的兩則如下：

>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愛類篇）

在這段文字裏，可注意的是鴻水之來是由於龍門呂梁未曾開發，所以河水『大溢逆流，』成了洪水。——

這是神話的人話解釋。

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靑羌之野，攢樹之所，𢬿天之山，鳥谷靑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奇）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黧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求人篇）

在這段文字裏，可注意的是山海經裏的地點幾乎都變成禹治水足迹所至的區域。這是後來禹作山海經的傳說所由來（知度篇也說「禹曰『若何而治靑北（丘）化九陽奇怪之所際』」）。又禹佐四人到這裏又添了一人，故事的內容更豐富了。至於「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等話，恐是當時的彝器上刻有禹治水的神話的證據。

淮南子裏禹治水的傳說也極多，現在也錄重要的兩則：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本經訓）

在這段文字裏，可注意的是洪水的來原乃由於共工的「振滔。」共工的罪名更增重了。又江淮通流原來是鴻水發作時的情形，並不是禹把它們溝通的。

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人間訓）

這又說洪水之來是由於『古者溝防不脩，』故事更人話化了。（齊俗訓又說，『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這又把洪水的由來推到『大雨』的頭上去了。）

春秋繁露裏也記着一則禹遭水災的奇說，它道：

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暖燠孰多篇）

董仲舒以爲有如舜禹的聖王在上，天本不該降水災的。只因堯死後，全天下的百姓都爲他服喪三年，喪是陰事，喪事過盛，就弄得陰氣大興，壓了陽氣，陰氣興盛的表現就造成了禹時的水災。陰陽五行家的見解高明如此！

今本的堯典和皋陶謨乃是西漢初年的作品，裏面詳載着鯀禹治水的始末。堯典說：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堯向臣下詢問管理工程的人，有個叫驩兜的舉了共工，說他正在辦理工程的事務。堯很不以共工爲然。

結果他果然造成了洪水之災。於是堯又向四岳詢問：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堯發愁那「懷山襄陵」甚至「滔天」的洪水，需要平治水土的人，四岳公舉了鯀，堯又不贊同，四岳請試用一遭，堯就派鯀去治洪水，一治治了九年，絲毫沒有成績（天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是神話裏雜着的人話，爲堯典所本。）於是到舜攝了位，使：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到了堯崩，舜即眞位時，又向四岳詢問能「宅百揆」的人，四岳答道：

「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四岳又公舉作司空的伯禹去宅百揆，舜以爲然，就任命了。

在堯典裏，禹平水土的功績記得還簡單，還有皋陶謨的記載可作補充：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禹在洪水滔天的當兒，坐着四載（偽孔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木；疏決九川通到四海，疏濬畎澮通到大川，同着益稷籌畫民食，振興商業，達到了「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的目的。

堯典和皋陶謨出世最晚，它們整齊了舊有的各種傳說，使它簡潔化，合理化。從此以後，禹鯀的神話的

痕迹便幾乎完全湮沒了。 但在這兩篇書前，還有一篇禹貢，集禹治水傳說的大成，尤爲堯典皋陶謨的先驅。

禹貢的記載大略是這樣的：禹分治九州的水，制定九州的貢賦，從冀州起，經過兗，青，徐，揚，荊，豫，梁七州，到雍州止；把田賦制爲九等。 分州定賦之際，導山：分爲三條：北條從岍岐起至碣石止，中條從西傾朱圉鳥鼠起至陪尾止，南條從嶓冢起至敷淺原止。 導水大略分爲：（一）弱水，（二）黑水，（三）河水，（四）漾水，（五）江水，（六）沇水，（七）淮水，（八）渭水，（九）雒水。 導山導水之功既竟，於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成賦中邦。』 禹於治水定貢之後，又錫土姓，作五服，終於『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大告成功。

我們知道分州的傳說起源甚早，金文及山海經等書裏已見了。 制貢的傳說似是來自孟子的『夏后氏五十而貢』（滕文公）一句話。 九等田賦制或出於洪範所謂『九疇』（『疇』字刪『田』。）『導山』乃是『甸山』之變（這實在仍是一種神話，『導山』兩字很是不辭。） 導水的傳說自墨子以後也已有了。 『九州攸同』以下諸語來自周語等書。 『六府』來自左傳的『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文七年）等話。 『錫土姓』的話來自『禹置萬國』（見莊子等書）等傳說。 只有禹作五服之說或是禹貢作者的特創（五服之名則來自周書周語等書。）

後來的皋陶謨也說：

予（禹）……惟荒度土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它說禹的五服四方相距有五千里之大，（從舊通說） 正與禹貢：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之數略等。至於『州十有二師』及『咸建五長』則大約又是皋陶謨作者所創造的禹的新制了。

不但禹治水的情形傳說分歧無定，就是禹時水患和治水的年數說法也不一律，如：

禹七年水。（墨子七患篇引夏書）

故禹十年水。（荀子富國篇）

禹之時，十年九潦。（莊子秋水篇。案，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

禹五年水。（管子山權數篇）

禹時水患的年數，有七年，十年，九年，五年的四說。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篇）

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史記夏本紀。案，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十三年。』）

禹……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山海經注等引尸子）

禹治水的年數，又有八年，十三年，十年的三說。

像這類紛紛之說，既無確定的證據，也只能存而不論了。

四　鯀禹的來源在何處

鯀禹的傳說雖然遍布於周代的全天下，但是那時的中國民族並不止一種，凡特殊的神話是都有民族種姓做它的背景的，雜處的各民族所共戴的偉人往往是由一個民族的神話人物所放大。那末鯀禹的傳說是以那種民族做它的背景的呢？據我們最近的探究，鯀禹的傳說大概是起於西方的戎族。

原來當春秋的時候，現在河南省的嵩山以西有一種戎族居住着，他們叫做『九州之戎』。這個『九州』並不是遍布全中國的『九州』，乃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個大地名。它的區域大抵西從今陝甘二省交界處起，北由隴山，南抵秦嶺，出潼關，北踰殽函，南及熊耳之東，東到今河南中部的嵩山爲止。這個區域地勢險峻，自古爲戎族和諸夏的雜居地。（關於這個結論，欲知其詳，請參看頡剛近著『九州之戎與戎禹』見本編，又『州與嶽的演變』，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五期。）

九州之戎放大起來，實可以說是西方戎族的總名。西方戎族中以姜戎一族爲最盛。姜戎姓姜，他們自稱是四岳之後；在他們之中，有已經華化的，有仍停滯在戎的原始狀態中的。華化的姜戎，便是齊許申呂等國，其中尤以呂國爲姜姓的大宗，國語周語下說：

> 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四嶽的氏是『有呂』，這便是呂爲姜姓民族大宗的證據。呂國在西周時頗是強盛，銅器中有『呂王鬲』

足證他是稱過王的。國語鄭語也說：

申呂方彊。

現在的周書中的呂刑便是呂國的遺書（從傅孟眞先生說），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獻。它裏面說：

王（呂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上三語移此從墨子。）德威惟畏（威），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這篇呂王的演說詞大意是說：太古的時候有個叫蚩尤的開始作亂，引得平民（他的部下）個個做了盜賊。他們不怕上帝的威靈，制造刑法，殺戮無辜。被殺無辜的人到上帝面前去訴苦，上帝大怒，降下了威嚴來，把苗民（蚩尤和他的部下）絕了種。又派個叫重黎（『重黎』當是一人，非二人，另有辨）的隔絕了天地的通路，使神人不得往來。一面上帝又垂詢下民的痛苦，鰥寡們報告了苗民的罪惡，並請上帝簡派宣揚威德的羣后。上帝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就派三后下凡來體恤下民：伯夷降下刑典，禹平定水土，稷播種嘉穀，使下民得到正

當的管理，有住的地方，有喫的東西；所以三后成功，對於下民是很殷厚的！ 在這段苗民作亂的故事裏，最可注意的是苗民和庶戮的對立：苗民是統治階級，庶戮是被壓迫階級；結果上帝老官幫了庶戮打倒苗民。 這似是一個民族鬭爭的神話。 大約所謂「庶戮」「下民」就是姜姓民族的祖先，他們不堪統治階級苗民的壓迫，起來反抗，得到勝利，於是產生了上帝「遏絕苗民」的神話（三苗的疆域據錢賓四先生的考定，略與古九州的東部相當，這正是姜戎的區域。 春秋時陸渾蠻氏的「蠻」即是「苗」，蠻也與姜戎雜處。 又周武王伐殷所率西戎八國中有羌和髳，「羌」即「姜」，「髳」即「苗」，也足證姜苗二族的始終雜處。） 結束這神話的人物是「三后」，他們在苗亂之後，「降典」的降典，「平水土」的平水土，「播種」的播種，當然都是姜姓民族的救主了。 這「三后」都是何等樣的人物呢？ 我們知道伯夷是姜姓民族傳說裏的祖先。 國語鄭語說：

姜，伯夷之後也。

海內經也說：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

「羌」即是「姜」（章太炎等說，）西岳當是四岳之一，可見伯夷是姜姓民族的太祖了。 稷是周人傳說裏的祖先，詩大雅生民篇說：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頌閟宮篇也說：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惟大王。……

稷也是姜姓民族的女子姜嫄踏了上帝的脚步而產生的。他繼承禹的統緒，產生出一個周民族來。於此可見稷與姜姓民族和禹的關係了。其實禹也是姜姓民族傳說中的宗神，關於這點證據很多，如史記六國表說：

禹興于西羌。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也說：

鯀娶于有莘氏之女，……產高密（禹），家於西羌。

後漢書戴良傳也說：

大禹出西羌。

新語術事篇並說：

大禹出于西羌。

皇甫謐更說得明白：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引）

禹興于西羌，卽是禹傳說出於姜姓民族的鐵證。因爲禹興于西羌，所以後來又有「戎禹」之稱。太平御

覽八十二引尙書緯帝命驗說：

修紀……生姒戎文命禹。

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潛夫論五德志也說：

修紀……生白帝文命戎禹。

禹與戎族有關的證據更見於六藝之文的詩經商頌長發篇說：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禹敷下土』而『有娀方將』（『娀』即『戎』，如鬼方稱『媿』，羌戎稱『姜』之例，）可見戎族是因禹而興的了。

又荀子大略篇說：

禹學於西王國。（韓詩外傳卷五文略同。新序等書亦有同樣文字。）

楊注，『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禹生於西羌，家於西羌，學於西羌，稱爲『戎禹，』則禹爲西方民族傳說中的人物，豈不明甚！（藝文類聚六引隨巢子說，『禹產於昆石』『昆石』當是昆崙山之石，昆崙山也是西方的地名。）

禹與姜姓民族有關，尙有他證。如周語下說：

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

是禹平水土以姜姓民族的祖先四岳爲輔佐，可見他們的關係了。再看墨子非攻下篇：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幾，微也）。禹既巳克有三苗，焉歷為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

墨子中的『高陽』就是天帝（詳下），三苗大亂，天帝命禹去征伐，把苗人征滅。禹克了三苗，就『歷為山川，別物上下』，成就他的『地平天成』的大功。這大足以補充呂刑的記載，可見禹眞是姜姓民族創世的恩主了。（史記殷本紀引湯誥說，『古禹皐陶——皐陶即伯夷，我等別有考——，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案，此即呂刑之別本。在此文中禹事更居重要的地位。）

禹與西方戎族有關，尙有一個鐵證：我們知道西方戎族的大支叫做『九州之戎』，而禹與『九州』更有不可分解的關係，『禹定九州』，是誰都知道的傳說，其實禹所定的『九州』就是由西方的『古九州』擴充而成的（後來鄒衍的『大九州』又由禹的『九州』擴充而成。）如墨子尙賢上篇說：

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案，九州戎又稱陰戎（見左傳），左傳哀公四年說，『蠻子赤奔晉陰地，……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墨子的『陰方』便是左傳的『陰地』，『九州』也便是九州之戎的『九州』，這是一件很顯明的事實！又據我們近來的研究，分布天下的『五岳』實由姜姓民族的祖先『四岳』所演成（參看『九州之戎與戎禹』）則分布天下的『九州』也由姜姓民族根據地的『九州』所演成，自是極可能的

事了。

不但禹的傳說起於西方的戎族，就是鯀的傳說也是如此。海內經說：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

是鯀爲黃帝之後。而大荒北經則說：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

是犬戎也是黃帝之後。鯀與犬戎同出西方傳說中人物之黃帝。他們的父親或爲駱明，或爲弄明，又像是一人。他們的本名上又各有一個「白」字，又同以獸類爲名。則說他們出於一源，自近事實。大荒北經敍犬戎世系之後，又說道：

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鯀是一頭「白馬」，戎宣王尸也是「馬狀」；鯀被「殛死」，戎宣王尸也是「無首」；鯀尸化爲黃熊，戎宣王尸也是一頭赤獸，黃赤色近（汲冢瑣語又記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即左傳國語所記夢見鯀事，則鯀亦爲赤色，與戎宣王同）；是鯀卽戎宣王也頗可能。大荒北經又說：

有鯀攻程州之山。

「程州」或卽「文王卒於畢郢」的「畢郢」；周書稱「周王宅程」（大匡解），史記正義引周書，「程」作「郢」，可證。此說如然，則程州地在西方，或是古九州之一（又今河南洛陽有古程國，程州或在此，其地亦近戎區。）

鯀與九州戎族有關，此亦一證。又中山經說「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堵，禹父之所化。」案，水經伊水注，「墠堵水，水上承陸渾縣東墠堵，……卽山海經所謂，『南望墠堵，禹父之所化。』」是鯀所化之處正在陸渾之戎區域之中。陸渾戎卽九州戎的一支，見於左傳。

又鯀爲有崇伯，見周語（路史注引連山易也說「鯀封於崇」）崇山卽嵩山，詳王念孫讀書雜志四之二嵩山也近九州之戎的區域。至鯀卽共工，共工爲九州伯（鯀與九州的關係，無待詳說，）見魯語左傳；爲姜姓民族之祖，見周語。又禹稱「崇禹，」見逸周書世俘解；都陽城，見古本竹書紀年及世本（漢書地理志注引；）孟子也稱「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萬章篇）漢書地理志又稱陽翟爲夏禹國；陽城陽翟並在嵩山附近。禹又卽后土句龍，句龍爲共工之子，姜姓之祖，能平九州。據上種種證據，鯀禹傳說出於九州之戎，殆無可疑了！（又禹治洪水的傳說中以「鑿龍門，闢伊闕」二事爲故者，龍門伊闕亦在古九州區域中。）

五　鯀禹與堯舜的關係是如何來的

在金文詩經周書和山海經等書裏提到鯀禹，只把他們同上帝說在一起，而沒有把他們同堯舜發生關係過。堯舜這兩個人，在金文詩書裏甚至於不曾露過面，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不能詳知（近人錢玄同，郭沫若，楊寬正諸先生都以爲堯舜就是上帝，我們也相當的贊同。）但到了戰國時代，堯舜的傳說已經大盛，於是那上帝部屬的

鯀禹便也漸漸變成堯舜的部屬了。

最先將禹與堯舜發生關係的書是論語。泰伯篇說：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堯曰篇說：

舜亦以命禹。

「不與」的「與」當解爲「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的「與」（舊解以「不與」爲「不與求天下」，非是。）論語這兩章都是禪讓傳說下的產品，而禪讓傳說乃是墨子以後才盛行的（參看頡剛所著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見本編。）所以這兩章必是墨子以後的文字。據近人的探究，論語這書到漢代才被編定（友人趙貞信先生持此說最堅，將有大部作品發表。）裏面有晚出的材料，自是可能。關於堯曰篇的堯曰章，崔述已經勇猛地懷疑過，據我們的考定，這章也是戰國秦漢間的產品（說詳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所以「舜亦以命禹」一語決不是春秋時的孔子所能說的。至於泰伯篇末幾章稱道堯舜禹的，近世中外學者也常常加以懷疑，他們的見解也是不錯的！據孟子滕文公篇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所引孔子的話與論語同，而有舜無禹，可見這章文字在戰國時的本相。

其實禹與堯舜在墨家的原始傳說裏還不曾發生關係。墨子書尚賢上篇說：

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它提出了堯舜和禹益的關係，卻不曾提出舜禹的關係來。 我們知道墨家是主張尙賢說和禪讓說的，他們如知道有舜舉禹的故事，焉有不提的道理？ 再看論語，顏淵篇說：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案這章也是墨家的話，但增入論語中似乎較早。）

可見舜所特舉的人是皋陶，並不是禹。 如當時已有舜舉禹的傳說，他們也決沒有捨禹而言皋陶之理！ 孟子便說，『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在皋陶之上添出了禹了。

然則禹是誰舉的呢？ 據墨家說是天舉的。 尙賢中篇說：

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 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 何以知其然也？ 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

可見早期的墨家還承襲着呂刑上帝命三后的傳說。

天怎樣的舉禹呢？ 墨家說：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 ……高陽乃命禹於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歷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非攻下）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 天命夏禹於玄宮，……四方歸之。 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闢土以王。

（太平御覽等書引隨巢子）

兩文互勘，知道是天帝命禹去征伐有苗，禹打平了三苗，就平治水土，自立為天子了。這是禹的受命說，也是淵源於呂刑的。

因為禹征有苗是奉的天帝的命，而不是奉的堯舜的命，所以他的誓師詞是這樣：

>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封諸君以征有苗。（兼愛下引禹誓）

看他這樣的獨斷獨行，稱天而治，與湯武伐桀紂的口氣完全一樣，哪裏有一毫人臣的氣息？

因為禹的有天下也是受的上帝的命，而不是受的舜的禪讓，所以墨家又說：

>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非攻下）

可見禹是『征有苗』而『立為聖王』的，與湯伐桀而有天下，武王伐紂而有天下的程序一模一樣。因之他們又說：

> 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魯問篇）

禹和湯文武一樣都是以『百里諸侯』起家而取天下的。

堯舜相代與舜禹相代的程序不同，就是漢人的書裏也有明證的。大戴禮記少閒篇說：

>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有商履代興，……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姒姓于杞。……

我們看：舜是嗣堯的，禹是在舜崩後代舜而興的，兩者的措辭不同。禹遷姚姓于陳，湯遷姒姓于杞，舜卻不曾遷堯後于什麽地方。可見禹的代舜與湯的代夏略同，和舜的繼堯的程序不合。這正與墨家的話相應（本篇上文又說，『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以堯舜禹湯文王爲四代五王，可見少閒篇的作者乃以堯舜爲一代，而以禹湯文王分屬三代，此亦可證舜之繼堯與禹之代舜不同。）孔子三朝記（少閒篇是孔子三朝記中的一篇）中多有墨家的話，陳澧東塾讀書記已論之，此亦一證。三朝記的另一篇誥志也說：

> 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

這裏也提到堯舉舜，而不曾提舜舉禹的事。禹乃是因『衆服』而『立天下』的。——這也正與墨家的話相應。

舜禹不曾發生直接的關係，這實在是較早的觀念，試看儒家記載古史的書國語也是這樣說：

>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周語下）

它也以伯禹的爲天子是因爲他的功『克厭帝（上帝）心』，所以『皇天嘉之』，便『祚以天下』了。可見禹確不曾受舜的禪。這也正與墨家和呂刑的話相應。周語下文又說：

王……無亦縱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可見黎苗之王與夏商之季君是同等的人物。湯武伐夏商而有天下，禹征有苗而有天下，三代的開創正是先後一律的！

今本墨子裏同然也說：

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

把舜禹和禹皋陶發生了君臣的關係，與後代的話相近。但這話只見於尚賢下篇，墨子中凡有上中下篇的文字，中下篇都較上中篇爲晚出：下篇的文字常較中篇爲詳，中篇的文字又常較上篇爲詳（偶有中下篇較上中篇文字簡略的，乃出於脫文缺簡之故。）其附益的痕迹顯然，這點前人已有說過的了。何況這篇的下文又說：

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得此莫不勸譽。

這類話正和秦始皇帝琅邪刻石，大戴禮記五帝德，小戴禮記中庸篇等語句一律，自出秦後了！（今本今文虞書也是很晚出的書，但裏面還只有禹爲舜臣的傳說而沒有舜禹禪讓的故事，可見舜禹的關係確是逐漸添加成的。）

在墨家的原始傳說裏，非但禹與堯舜不曾發生關係，就是鯀與堯舜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墨子尚賢中篇說：

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

這裏的「帝」也是上帝。據世本帝繫等書，鯀是顓頊的兒子，顓頊號「高陽，」而高陽在墨子中正是天帝

（見上）鯀是天帝的兒子，廢天帝的德庸，被天帝所刑，他與堯舜有什麼關係？（友人楊寬正先生以爲顓頊即嚳，我們也相當的贊同，此處所云，不可拘泥文字者。）」鯀禹與堯舜的發生交涉是由於尚賢說和禪讓說的發展。尚賢說和禪讓說本是墨家因要適合時勢而提出的，並不是古代固有的思想和事實。但墨家雖主張尚賢禪讓，他們卻只知道有堯舜禪讓說，並不知道另有舜禹禪讓的故事。等到禪讓說流傳既久，人們覺得單是堯舜禪讓還不足資鼓吹，非使舜禹也發生傳位的關係，不見古先聖王的心心相傳；於是舜禹禪讓說便又應運而起了。

孟子是戰國中晚期的儒家大師，他深得墨家的三昧，善於創造古史；恰巧他有一個學生叫做萬章，偏偏專會懷疑古史，他常常想出了難題去窘難他的老師，有一次他又問他的老師道：

>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因爲湯武征誅說阻住了禪讓說的發展，逼得禹不能傳賢非傳於子不可，於是人們起了「禹德衰」的懷疑。萬章拿這個去質問孟子，確是一個難題；只因在儒家的觀念中，堯舜禹的道德是均等的，怎能使聖王的禹有「德衰」的嫌疑呢？這非解釋不可。幸虧孟子有本領，他立刻辯護道：

>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篇)

『傳賢』和『傳子』滿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只因舜相堯，禹相舜的年歲長，對於百姓的關係深，而益相禹的年歲短，對於百姓的關係也淺；加之堯舜的兒子都不肖，不足繼承天下；而禹的兒子偏偏賢能，足以繼禹；所以舜禹能受堯舜的禪讓，而益沒分受禹的天下。這個回答是何等的巧妙！在這段話裏就出現了『舜薦禹於天』和『禹避舜之子』等故事；於是以『百里諸侯』起家，受天命征有苗而有天下的禹也就輕輕的改成了匹夫受天子的薦而有天下的禹了。(戰國策等書也說，『禹無百人之衆以王諸侯』，禹非但失卻了百里的根據地，便連『百人之衆』的實力也不許他有了。)

自從禹與舜發生關係，於是鯀也就與舜打起交道來。國語晉語五說：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文同，『刑』作『罪』。)

舜刑了有罪的鯀，卻舉了鯀的賢能的兒子禹，這是何等的大公無私(舜殛鯀興禹，又見於孟子堯典等書。) 但是就在國語和左傳的本書裏又有異說：

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周語下)

昔堯殛鯀于羽山。（左傳昭公七年）

它們又說鯀是堯殛的（堯殛鯀用禹又見於呂氏春秋等書）。鯀一個人如何會被堯舜兩人所殛呢？太史公又替他們圓謊道：

驩兜進言共工……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試之而無功；……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堯），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記五帝本紀）

原來四凶都是舜言於堯而放殛的，這就調和了乖異的傳說，漢人的整齊古史的本領巧妙如此！

荀子成相篇說：

堯舜尚賢身辭讓。……舜授禹以天下，尚得（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外不避仇』便是指的殛鯀而興禹；『內不阿親』便是指的舜不傳天下於商均而傳禹。在這裏禹又變成堯臣；『殛三苗』變成了『三苗服』，『征有苗』也變成了『干戈不用』了。（呂氏春秋等書均記舜格三苗的故事孟子堯典等書又記『舜竄三苗』，戰國策等書又記『舜伐三苗』；到了僞大禹謨出世，『禹征有苗』的故事竟由一舉成功而變成暫時失敗了。）

自從有了舜禹禪讓說，立刻便風靡一世，如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等書均稱道舜禹禪讓不絕。

但韓非子中又有一種異說；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說疑篇）

禹曾『逼舜』『弒君』又是一個新發現。這與汲冢古文等書所記『舜放堯』『囚堯』和『禹篡舜』等說，都是出於禪讓說的反應。

最後，還有一事，應得附帶討論，便是洪水和治水的傳說與堯舜的發生關係。堯舜傳說最初的出現與洪水和治水的故事了無關涉；如墨子論語等書所記，堯舜只有『尚賢』一事最見稱道，因堯舜傳說本是以禪讓故事爲其核心的，與鯀禹傳說本以洪水和治水的故事爲其核心一般兩者間原不相涉；故墨子引夏書道：

禹七年水。（七患篇）

可見洪水原是禹爲天子後的事，與堯舜無關。墨家又說：

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兼愛上）

可見治水也原是『禹治天下』時的事，也與堯舜無關。墨家又記禹克了三苗之後，『焉歷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四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非攻下。）『歷爲山川』等語便是指治水的事，可見這等事確是發生於禹有天下之後的。

洪水和治水的事發生於禹爲天子以後，還有許多記載可作旁證，如：

故禹十年水。（荀子富國篇）

禹立，勤勞天下，……通大川，決壅塞。（呂氏春秋古樂篇）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韓非子五蠹篇）

禹之時，十年九潦。（莊子秋水篇）

禹五年水。（管子山權數篇）

夏人之王，……疏三江，鑿五湖。（同上輕重戊篇）

禹之時天下大雨。……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淮南子齊俗訓）

禹之時天下大水，……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同上要略篇）

這些話都與墨子書相證。此外如禹貢全篇詳載禹治水的事而不提堯舜隻字；末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也是說禹向天帝告成功，天帝賜給禹玄圭；即此可見洪水和治水的故事，堯舜原本無分，只因鯀禹與他們發生了關係，所以洪水等傳說也便不得不與他們發生不可解的因緣了。

據上面的敍述，可得結論如下：

（一）鯀禹頗有從天神變成偉人的可能。

（二）禹的神職是主領名山川的社神。

（三）鯀禹治水傳說的本相是塡塞洪水，布放土地，造成山川；後來因戰國時勢的激盪，變成了築堤疏

導和隨山刊木等等。

(四)鯀禹傳說的來源地是西方九州之戎的區域。

(五)鯀禹本都是獨立的人物，因墨家的尙賢說和禪讓說的媒介，才與堯舜等人發生關係。

以上五條結論，除第四條外，仍與古史辨第一冊顧頡剛所著各文的結論大致相合；這並不是我們故意護前，實在是在現存的材料之下，用考證的方法去整理，不能不得到這樣的結果。

本章撰成以後，還有許多餘剩的材料，因較爲片段，沒法寫成專節，只得揀重要的補叙於下：

(一)禹娶塗山女生啓的故事（塗山據錢賓四先生的意見，即古九州區域中的三塗山。）楚辭天問說：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這是說禹治水時得到了一位塗山女，在台桑的地方結成夫婦。呂氏春秋音初篇也說：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禹因行功（治水）之便，去見塗山女，不曾『遇』着，便去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也很想『遇』禹，就派她的妾到塗山之陽去等候禹，並作歌以見意，想引誘了禹來。這首歌便是『南音』之始，『南音』又是周南召南的娘家。足見『關雎樂而不淫』原來是塗山氏的遺德。吳越春秋記

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越王無余外傳）

禹行到塗山，因年巳長，心想娶妻，便有一頭九尾白狐來到他的面前，禹認是自己的當王之徵，就娶了一位塗山氏女爲妻。這個故事當是東方民族的神話，考山海經載：

青丘國在其（朝陽）北，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海外東經）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大荒東經）

是九尾狐產生於東方的青丘國。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東至鳥谷青丘之鄉。』則青丘確是東方的國。逸周書王會解亦云，『青丘狐九尾，』注，『青丘，東海地名，』（山海經南山經亦云：『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狐而九尾。』郭注，『即九尾狐。』此青丘仍在東方也。）又案詩齊風南山篇云：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鄭玄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這也可證男女匹合的事東方人常以狐獸作比。至於東方的神話怎會混入西方傳說中人物禹的故事中呢？關於這點，我們以爲是越祖杼的故事的傳訛。考海外東經注引汲郡竹書云：

伯杼子征於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禹遇九尾白狐的故事既見於記載吳越神話的書，越祖子又有得九尾狐的傳說，則我們的假定似還可以成立。吳越春秋記禹娶塗山女後又載：

> 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

案，皐陶謨稱，『（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禹）弗子。』蓋即吳越春秋所本。這個故事之詳已不甚可知了。逸周書世俘解載：

> 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開』即是『啓』，『崇禹生開』既成了樂名，定是古代的一件大故事。考繹史十二引隨巢子載禹娶了塗山女之後，有一次因：

> 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

禹因治鴻水想打通轘轅山，搖身一變，化成了一頭熊。不巧恰被他的太太塗山氏看見，她慚愧得趕快逃走，到了嵩高山下，也搖身一變化成了一塊石頭。禹追上去向她要兒子，石頭忽然自己破裂了北方，從裏面掉出一個啓來，這就是所謂『啓生於石』的故事。後來漢武帝行到嵩山，也曾親眼看見夏后啓母石。案淮南子脩務訓稱：

> 禹生於石。

注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禹啓父子之生都與石發生關係，眞也是一件奇巧的事。這大約本是社神的傳說罷（據近人考究，古以石爲社？）（關於塗山女的故事，請參看「路史裏的夏史」一章。）

（二）禹鑄九鼎的故事。 這件故事始見於史記，封禪書記漢武帝得了寶鼎之後，有司議道：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 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 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皆嘗亨鬺上帝鬼神。 遭聖則興。（孝武本紀文同。）

秦帝造了一個鼎，黃帝造了三個，禹又鑄了九個，他們三倍三倍的增加。 但是禹鑄九鼎的傳說不見於先秦書：我們看左傳，只知道九鼎是夏方有德時造的（宣三年），沒有作者的主名。 看墨子，又知道九鼎是啓造的（貴義篇，）則先秦時似無禹鑄鼎之說。 考孟子盡心篇記：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趙岐注，「禹時鐘在者追蠡也。 追，鐘鈕也；……蠡，欲絕之貌也。 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尙樂也。」 據此戰國時有傳說的禹的樂器存在。 管子山權數篇記：

禹五年水，……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

據此，禹曾取歷山的銅鑄造貨幣。 在先秦時的傳說（雖然管子書時代或許更晚，）禹有鐘有幣，就是沒有鼎。

此外如堯舜禹的道統說，以及禹的「節用」「薄菲」等等美德，都出於儒墨等學派的宣傳。 儒墨們

怎樣，禹也便怎樣。這類傳說既多且碎，一時不勝考據，我們只得留俟研究儒墨等學說時再討論了。

又本章所述鯀禹的傳說，大致都是史記以前的材料，除隨文提及者外，其餘晚出的材料都歸『僞古文尚書裏的夏史』及『路史裏的夏史』等章中討論之。

三四一 夏史三論

顧頡剛
童書業

（廿九，六，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三期）

——夏史考——五，六，七章——

十三年前，我們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上討論古史，文中的中心問題爲禹的是人是神？禹和夏有沒有關係？討論的結果固然對於這兩個問題仍不能得到結論，但對於商以前的歷史從此知道其中傳說的成分極多，史實的成分極少，這便是我們工作的相當收穫。這數年來，人家還只記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說的禹爲蟲，我屢次聲明，這是我早已放棄了的假設；至於所以放棄的理由，乃爲材料的不足，我們不該用了戰國以下的記載來決定商周以前的史實。至於用了戰國以下的記載來決定戰國以下的某種傳說的演變，這依然是該做的工作，我們決不該放棄這時代的責任。

民國十八年，燕京大學國文學會爲編輯睿湖期刊向我徵文，我答應做的文字是『啓和太康』，因爲我

久覺得啓這個人除了儒家的經典以外都是說他不好的，自從孟子說了『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又造出朝覲訟獄謳歌的人不到益那邊去而到啓這邊來的故事，啓纔變作一個好人，而他的不好的行爲全送給太康收受了。　至於太康，是本來沒有這個人的，乃是啓的分化。　這文寫了幾千字，別的事忙，擱了下來；哪知一擱便是五個年頭。　去年童丕繩先生來平，我檢出舊稿給他看，他很以爲不謬，且說他也早有這樣的感覺。我說『這好極了，就請你替我完了篇罷！』　不料他一動筆就是數萬言，我說，『這更好了。　夏代史本來只是傳說的堆積，是我們的力量足以駕馭的材料，不如索性做一部夏史考罷！』　他爲了這件事情，到今足足忙了半年，尚未完工。　今值史學年報徵文，便將屬稿略定的三章——啓和五觀與三康，羿的故事，少康中興辨——鈔出付刊。　其中少康中興一項，康長素先生說是劉歆所造，固然不對，但總是後人竄入左傳及史記的。　今經童先生詳加考證，使我們可以確實承認這是光武中興的倒影，多年蓄疑，一旦大明，豈非極痛快的一件事！

近來曾有人對我說，『你們再不要考古史了，給你們一考什麼都沒有了！』　料想這文發表，又要使他們難過一回。　我們除了抱歉之外，再有什麼話說！　好在夏代都邑在傳說中不在少數，秦翰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眞實的證據給我們瞧罷！　若是你們所有的也是書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戰國以下書本上的材料，那麼除了用這樣方法整理之外是沒有更適當的方法了。　除非你們說歷史的目的是不在求眞而在求美，纔可保留着這些有趣味的故事給人們欣賞去。　慚愧我們不是藝術家，我們不屑着這

項任務，只得請諸君原諒了！

夏史考凡分十章，目錄如下：

大約在這一年之內可以寫畢。（舊業案，現已寫成者爲四、五、六、七、八、九六章及附錄一、四。二十八，十一，二十三，附記）

本篇從第五章登起，對於讀者似乎覺得突兀，所以現在就把第四章鯀禹的傳說裏與下聯接的一部分的大意略述如下：

尚書裏說「陟禹之迹」（立政）詩經裏說「設都于禹之績」（殷武，）逸周書商誓篇裏說「登禹之績，」秦公𣪘裏說「鼏宅禹蹟，」齊侯鎛裏說「處禹之堵，」這些話都與詩經的「在帝左右」（文王）秦公𣪘的「在帝之坏」等語意相同，可見帝是天神而禹是地神。地神就是社神，亦稱后土，所以淮南子和史記中都有禹為社神的記載。尚書中說到商能舉出它的先祖（如無逸，君奭）和亡國之君，說到夏則只能舉出一個亡國之君桀，對於夏的開國帝王，他們彷彿不知道似的。尤其是立政，說「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對於夏的先世敍述得何等渺茫，然而底下又說「陟禹之迹，」足見禹與夏是無關係的。直到墨子，才把禹與夏正式發生了關係。

墨子說上帝罰親而不善的人，舉鯀為例，因為他說鯀是上帝的元子，有最親密的關係。墨子又說上帝賞賢能的人，舉禹為例（均尚賢篇。）然而墨子是反對殺其父而賞其子的辦法的（見魯問篇，）即此可證到墨子時尚不以鯀與禹為父子。又戰國以前的書說到禹的很多，但從沒有聯帶說鯀的（洪範是戰國末年的作品，）也可作為鯀非禹父的旁證。後來殛鯀與禹的上帝變成了堯舜，那時人對於堯舜的要求是大公無私，所以國語和左傳等書中就有了鯀為禹父的說法。（孟子恐尚無鯀為禹父的觀念。）

所以，我們可以說：禹與夏發生關係在前，鯀與夏發生關係在後。自禹和夏發生關係之後，禹纔與啓發

生了父子的關係。再合上原有的幾個夏代之王，夏代史算有頭有尾了。（桀是在古書中最早出現的夏代之王。相大約是商祖相土的分化，他原是個『四征不庭』的賢君。杼的來源雖不可確知，但似與越民族有相當的關係；在國語裏看，杼是夏的一個中興之主，同商族的上甲微，周族的高圉太王差不多。孔甲大約是商王祖甲的分化，關於他的故事大部分是西漢人所造。至於皋，不降等，我們差不多只知道一個名字而已，他們是不是眞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

二十五年六月四日，顧頡剛。

五　啓和五觀與三康

自從禹鯀同夏先後發生了關係，夏代史的首頁已經粲然可稽了，但是光有了腦袋和尾巴而缺着中間一段，這一部夏史仍舊是寫不成的；於是勇於作僞的戰國秦漢間的歷史家就繼起完成他們的工作。從戰國到西漢末出來的重要的夏代史說，現在大略敍述如下：

墨子非樂篇說：

> 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式，）下者萬民弗利。

這一段話是墨家的尚書，武觀是尚書的篇名。在這篇書裏，禹的兒子啓是一個淫溢康樂的墮入，他既好樂又好酒，簡直是夏初的桀紂；他為天所弗式，當然沒有什麼好結果。墨家拿啓來做一個『非樂』的箭垛，他們是有些根據的。查山海經海外西經說：

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探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大荒西經說：

有人珥兩靑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賓）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焉猶於此也）得始歌九招。

郭注引開筮道，『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道，『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這些都是比較近於原始的神話。海外西經的『九代』就是大荒西經的『九招』的異文（郝懿行云，『淮南齊俗訓云，「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今本傳寫形近而譌也。』案皋陶謨也有『簫韶九成』的話，）『九招』也就是『九韶』。路史注引古本竹書紀年云，『啓登后九年，舞九韶。』九韶就是九辯九歌的後身，本是天帝的樂，是啓上天竊下來的，並不是舜所作（參看本考附錄韶樂考）。郭注又引歸藏鄭母經道，『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吉』，啓會乘龍上天，自然是個神性的人物；他的傳說特別與音樂有關，或許原來是個樂神。墨家借了這個樂神來做『非樂』的箭垜，并替他添上了一件酗酒的罪名，好在酒與樂本來是聯帶的。（墨家所謂『樂』是廣義的，酒也是『樂』的一種。）

楚辭天問說：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棘，』郝懿行讀爲『亟。』『商，』朱子讀爲『帝。』『啓亟賓帝，九辯九歌，』就是說他三度賓於天帝得到九辯九歌的事。『勤子』的意義不可詳。『屠母』簡直是說他殺了母親。隨巢子說啓母塗山氏化爲石，石破北方而生啓（繹史引，）『屠母』之說恐怕即從這個神話變出來的。『竟，』張惠言讀爲『境。』『死分境地』是說啓死後，境地便分裂了。這是墨子『天用弗式』一語的注脚。

離騷說：

>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舊解都以太康釋『夏康，』戴震以爲『康娛』是一辭，王引之讀『夏』爲下，解前兩句爲啓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案戴王之說近是：離騷下文還有『日康娛而自忘，』『日康娛以淫遊』的話，可見『康娛』確是一辭；『康娛自縱』就是墨子所謂『淫溢康樂，』是說啓的事。但是我們覺得『夏』字似不必破字讀，離騷下文還有『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的話，『周』指周家的文武，則『夏』字解爲夏家指啓就得；王氏過於求通，反失去周秦以及漢人的語法了。『五子用失乎家巷，』似乎就是天問所說『死分境地』的事。揚雄宗正卿箴說：

>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嘉子同，高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借南閣叢書重刊宋淳熙本古文苑）

『少康，』初學記文同。章樵注本古文苑作『太康，』章本前人譏其『移易篇第，增竄文句，盡非舊觀』（借南閣叢書本古文苑顧廣圻序）；太康無誤少康之理，且有仍二女與有虞二姚分明是一傳說的分化，大約宗正卿箴原文確作『少康』；『太康』之文是章樵所妄改。少康實在就是啓的分化，『啓』『開』古音同，『開』『康』雙聲；少康原名當作康，少康是與啓分開後的名字（太康也是啓的化身，參看後記。）『不恭』就是『康娛自縱』與『淫溢康樂，』『五子家降』就是『五子用失乎家巷』之變；宗正卿箴的話從離騷來。

王引之說：

> 『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乎？……揚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為實義，而『用乎』之文為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鬨』之『鬨，』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鬬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鬨』；家猶內也，若詩云『蟊賊內訌』矣。『鬨』字亦作『閧，』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閧，』高誘曰，『閧，鬬也；』『私閧』猶言『家鬨』。『鬨』之為『閧，』猶『鬨』之為『巷』也（自注：『鬨』之通作『巷』，猶『巷』之通作『閧，』法言學行篇，『一閧之市，』『閧』即『巷』字。）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鬨』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

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鬭也，『隆』與『降』通（白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荀子大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讀書雜志餘編下）

王氏讀離騷『五子用失乎家巷』爲『五子用乎家鬨，』雖未必是（古注不可膠執，）但解宗正箴『五子家降』之義則頗正確。左傳僖公十七年載：

齊侯（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雍巫）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武孟）。孝公奔宋。……

在這件故事裏：齊桓公小白就是少康的前身，長衛姬少衛姬們就是有仍二女的前身（有仍二女疑又從晉獻公的驪戎二女來，左傳夏桀爲仍之會，韓非子作爲戎之會。張超誚青衣賦云，『晉獲驪戎，斃懷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亦以此二事並言。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襲此文末一句，）武孟們就是五子的前身，『五公子爭立』也就是『五子家降』傳說的前身（後漢書后紀云，『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終於五子作亂。』）本篇明明拿晉獻齊桓來比少康，這很是把少康故事固有的性質啓示我們，知道他也沒有好結果的。五子家鬨的事又見於逸周書嘗麥篇說：

其在啓（原作「殷，」朱右曾皆但訓并，誤，當作「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假，因也）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胥興作亂」，豈不就是「家閧，」「五子」例底是啓的兒子，這證明了離騷的夏和宗正篇的少康或太康就是啓了。五子家閧的結果是因了厥國的幸虧皇天哀念禹的功勞，賜給夏朝一個撥亂反正的人物彭壽，才把這場禍事補救轉來。在這裏，中興夏朝的人是彭壽。（逸周書這段話是周王對宗掩大正說的，也是一篇宗正箴，彭壽大概是夏朝的宗正。）

五子在儒家的傳說裏也叫做「五觀，」國語楚語說：

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

五觀就是墨子裏的「武觀，」「武」「五」音近通假。五子是啓的兒子，五觀也是啓的兒子；五子是作亂之徒，五觀也是姦子：五觀自然就是五子的異名了。在這裏，啓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一樣，啓是有元德的賢王，五觀是要不得的姦子。韓非子說疑篇也說：

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

可見五觀是被啓誅了的。左傳昭公元年記：

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

『扈』『五』音近，『五觀』當就是『觀扈』的倒文（楚語『啓有五觀，』韋注云，『傳曰，「夏有觀扈。」』）觀扈與三苗姚邳徐奄同舉，本是夏的兩個敵國。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衞國。』後漢書郡國志說：

衞……本觀故國，姚姓。

逸周書史記解說：

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觀是姚姓的國，扈是有夏方興時的一個不恭的國，與夏都無親族的關係。古本竹書紀年說：

啓征西河。（北堂書鈔引）

西河是衞地（參看錢賓四先生子夏居西河考，禹貢半月刊第三卷第二期，又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二三九，）所謂『征西河』當即指征觀國。呂氏春秋先己篇說：

夏后伯啓（原作『夏后相，』據注及御覽引文改）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史記夏本紀錄甘誓之文也說：

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三字後人竄入，）乃召六卿申之。啓（今書作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汝。」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書甘誓序也說：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有伐觀伐扈的事，又有誅五觀的事，可見這兩種傳說必有關係，但不知其孰先孰後？漢代又有有扈爲夏的同姓，啓的庶兄的說法；世本說：

有扈與夏同姓。（書正義引）

史記夏本紀也以有扈氏爲禹後。淮南子齊俗訓說：

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

注：

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

馮衍顯志賦說，「訊夏啓於甘澤兮，惊帝典之始傾。」於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的有扈氏變成了「爲義而亡」的有扈氏；啓伐敵國也變成了啓殺庶兄了。但在墨子裏伐有扈的是禹，明鬼篇引甘誓作禹誓；莊子人間世篇也說，「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篇並說，「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政理篇更說，

『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這分明就是呂氏春秋所記啟的事）究竟伐有扈的是禹是啟，可惜我們不能起古人於地下而問之了。

啟在儒家以外的傳說裏，不但是個淫昏之主，就是他的得位也是不正當的。天問說：

>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

王逸云，『離，遭也；蠥，憂也。』朱子云，『王逸以益失位爲離蠥，固非文義，補（案指洪興祖補注）以有扈不服爲離蠥，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啟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爲啟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爲啟之蠥，啟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楚辭辨證）案朱說近是！戰國策燕策說：

> 禹授益而以啟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韓非子外儲說右史記燕世家文略同。）

漢書律曆志載張壽王的話也道：

> 化益爲天子，代禹。

這是說益已受禹的天下，而又被啟所奪；便是天問『啟代益作后』一語的注脚。古本竹書紀年說：

> 益干啟位，啟殺之。（見晉書束皙傳）

這是說啟已做了天子，益還想把這個位搶歸自己，於是爲啟所殺；便是天問『啟……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

能拘是達」諸語的注脚， 王夫之云，『拘，囚禁也；達，逸出與師也，』 劉盼遂先生讀『惟』爲『雖』說並近是！

啓是被禹認爲不足任天下的，他與益又都有奪位自立的嫌疑，他做了天子以後又有『淫溢康樂』的昏德，他是一個怎樣不賢的人物！ 他是禹的一個怎樣不肖的兒子！

但是禹的這個不肖子到了儒家的學說裏卻變成了一個克家的令子了：戰國的儒家大師孟軻有一個善疑而好問的學生叫做萬章，他有一次問他的老師道，『有人說，從堯舜傳到禹道德便衰落了，所以他不把天下傳給賢人而傳給自己的兒子了，是有這件事嗎？』 孟軻答他說：『不對，話不是這樣說的！ 要知道傳賢與傳子都要聽老天爺的意思，天如要把天下給賢人，做天子的也只能把這位子傳給賢人；反過來說：天如要把天下給予這位天子的兒子，做天子的也只能把這位子傳給兒子了。 堯舜的傳賢和禹的傳子並不關於道德的高下，只是天意的變遷而已。』 何以見得是天意的變遷呢？ 他接說道：

>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禹相舜有十七年之久，同舜相堯的年歲差不多；舜崩之後，天下的臣民都歸附禹而不歸附舜子，也同堯崩之後不歸附堯子而歸附舜一樣；這可見天意是要『與賢』了。 益相禹只有七年，禹崩之後，天下的臣民都歸

附禹子啓而不歸附益；這可見天意是要『與子』了。與賢和與子都不是堯舜禹的私意，只是天意罷了。所以他老先生終於說：

>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因爲堯子丹朱同舜子都是壞人，舜相堯和禹相舜又都長久，對於人民的關係也深，所以堯舜崩後天下之民歸附舜禹而不歸附堯舜之子。禹子啓乃是好人，益相禹的時間又短，和人民的關係也淺，所以禹死之後天下之民便歸附禹子而不歸附益了。這舜禹益爲相年歲的長短，和丹朱舜子與啓的好壞滿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所以並不是堯舜因德盛而傳賢，禹因德衰便傳子了。

在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儒家因爲要維持堯舜禹道德均等的原則，只得把益啓都說成了賢人。啓並非『不足任天下，』他是『能敬承繼禹之道』的；他也沒有奪益的位，他的爲天子是由於臣民的擁戴，同舜禹一樣的。益也並沒有『干啓位』的事，他在禹崩之後肯避到箕山之陰去讓啓安安穩穩的繼承了天子之位。啓固然是禹的肖子，益也不失其大賢的資格。一場征誅的慘劇變成了揖讓，我們眞不能不佩服儒家改造古史的聰明的手段！

到了漢代，儒家的古史說統一了人們的信仰，於是史記上就記着道：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夏本紀）

這段話自然全是鈔的孟子，不過添出了禹薦皋陶的一件事，這件事是到漢代才發生的，說見本考上章。此外十年禹崩與孟子七年之數不合，箕山之陽與箕山之陰不同；『以天下授益』的話也是孟子所沒有的，當是本於他家之說（如戰國策所言。）其餘便沒有和孟子不同的了。自此以後，益讓啓天下歸啓的說法便成爲世人所公認的夏代史，大家看見了反儒家的益干啓位啓殺益等話，就無不認爲異端邪說了。

啓的兒子我們在先秦的書上只看見五觀，在史記裏我們才知道又有太康中康（仲康。）夏本紀記啓以後杼（予）以前的世系是：

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

中康崩，子帝相立。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太康，中康，少康，我們叫他們作『三康。』這三康的名字和世系是有疑問的，首先提出這個疑問的人是崔述，他道：

> 禹之後嗣見於傳記者，曰啓，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質樸，故皆以名著，無可異者。惟太康少康，則不似名而似號，不知二后何故獨以號顯？且太康失國，少康中興，賢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稱爲『康』也？仲康見於史記，當亦不誣，何故亦沿『康』號，而以『仲』別之？（夏考信錄卷二）

要解答這個疑問，我們首先應該知道『康』字的意義。『康』這一個字在古書裏有好壞兩面的意思，好的『康』字如：書盤庚『惟喜康共，』洪範『平康正直，』康誥『用康乃心，』詩周頌『文王康之』等都是。這個『康』字是安穩平正的意思。壞的『康』字如：書盤庚『無傲從康，』康誥『無康好逸豫，』詩唐風『無已太康，』周頌『成王不敢康，』和墨子『啓乃淫溢康樂，』楚辭『夏康娛以自縱，』『日康娛而自忘，』『日康娛以淫遊』等都是。這個『康』字是淫樂的意思。周康王致治謚『康，』是好的『康』字；齊康公好樂謚『康，』宋康王傲慢謚『康，』便屬於壞的『康』字了。太康仲康少康在名字上是連接的，要好便全好，要壞也便全壞，他們都是啓的後人，他們的號『康』恐怕是紹述祖德能？大概三康本都是『淫溢康樂』的脚色，所以都以『康』號顯，如象的號『傲』（見帝繫）一般。書序說：

>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這五子就是啓的五子——五觀，太康兄弟五人（注意這個「兄」字）就是五子，王符潛夫論說：

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五德志）

仲康也是五觀之一。太康仲康兄弟五人皆有昏德，自然都是「淫溢康樂」的脚色了。他們不堪帝事，降須洛汭，因爲洛汭是觀地（國語韋注：「觀，洛汭之地」這大概是漢僞古文家的說法。但水經：「洪水屈逕頓邱縣故城西」注：「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這條注很是可疑，恐是晉僞古文一派的話。）所以他們叫做五觀，同周汾王晉鄂侯等的例相類。王逸楚辭章句說：

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

漢書古今人表下中等有太康，自注：

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

中下等有中康，自注：

太康弟。

國語韋注也說：

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

這些都是漢僞古文尚書以太康仲康爲五觀之二的證據。自從魏晉的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改了書序的

『昆弟五人』爲『厥弟五人，』千餘年來對於這個較早的僞古義便都不明白了。

太康仲康既是五觀之二，那末少康便也有做五觀的可能。宗正箴說『少康不恭，』『不恭』就是『昏德。』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世本說『少康作秫酒，』書正義引世本說『杜康造酒，』杜康實在應作夏康，也就是少康（說文云，『少康即杜康。』）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則『杜』『雅』本通假；荀子榮辱篇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則『夏』『雅』同字；這第一可以證明少康原名夏康（夏開——夏啓，）第二可以證明少康也有好酒的傳說。又路史據古本竹書紀年說『少康時方夷來賓，獻其樂舞，』這條文字如果不誤的話（後漢書東夷傳說自少康以後夷人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注引竹書紀年只說，『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疑其『方夷來賓獻其樂舞』本后發時事，路史作者誤讀後漢書而訛，）則少康似又曾有好樂的傳說。少康既好色（宗正箴云，『少康不恭，有仍二女。』）（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世本云，『少康作箕帚，』箕帚是女人所用的物事，）又好酒，或許又好樂，都是所謂『昏德，』說少康有一時會與太康仲康們作伴，曾列入五觀之中，這似乎是尚可相信的一個假定。

在這裏我們應把書序的著作時代說一說：書序從前人都說是孔子作的，自從朱子疑爲『周秦間低手人作，』『恐只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他的弟子蔡沈作書集傳便在本經提出序文，彙爲一卷，附於全書之末而駁辨之；以後如金履祥，梅鷟，郝敬，閻若璩，孫喬年，程廷祚等都對此篇表示懷疑。魏源作書古微開始疑古文書序出於衛宏，到康有爲著新學僞經考則斷定書序是劉歆所僞作，廖平著古學考，崔適著史

記探源又考出史記中所引的書序也是劉歆之徒所竄入　今案魏廖崔諸家的說法近是　今本百篇書序大概是東漢人所作而插入史記的（關於這點言之甚長，當另爲一文論之。）　五子之歌是西漢末古文家所造逸尙書十六篇之一，序當是根據逸書作的。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的故事是從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五子用失乎家巷』的話變來；他們把離騷『夏康』二字誤讀爲一名，因而造出了『太康失邦』的事。　在戰國時有一篇書叫做武（五）觀（見上，）到了漢時『觀』字聲轉爲『歌，』他們因此而又造出了一篇五子之歌的書。　至潛夫論『兄弟五人降須洛汭』的『降』字則從宗正箴來，他們又誤把『五子家降』的『降』讀作本字了。

崔適史記探源說：

> 『作五子之歌，』此東晉古文尙書書序語也。……漢時書序『須于洛汭』下當有『作五觀』句。　晉時『觀』字始以聲轉爲『歌，』……晚出古文尙書讀『歌』如字，增作五子之歌而作歌五章以當之；復改漢時書序『作五觀』爲『作五子之歌。』　後人又依既改之書序竄入史記乃成太史公錄東晉人語矣，可笑孰甚焉！

我們以爲五子之歌從五觀來，這個假定是可以成立的。　但崔氏以爲『作五子之歌』是東晉古文尙書書序語，漢時書序作『作五觀，』晉時『觀』字始以聲轉爲『歌，』這個說法我們便不能同意了！　王逸楚辭章句引書序已作『作五子之歌，』不作『作五觀。』　又蔡邕述行賦也說，『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歐陽靜本蔡中郎集）　可證漢本書序已作『作五子之歌，』『歌』字讀如字。

太康仲康這兩個人是不見於先秦書的（臣瓚所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話不可信，辨見本考第八章。）少康卻見於楚辭。天問說：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在這裏有少康逐犬顛隕澆的腦袋的故事。王逸天問注說：

有扈，澆國名也。……少康……攻殺澆，滅有扈氏。

這個說法必是有所本的（少康就是啓的分化，啓有滅有扈的傳說）。天問下文說：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朱子云，『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案朱說甚是！『易』亦即『扈』字，王靜安先生云，『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吳其昌先生云，『易與扈乃一字，非誤字也。「易」與「鄸」同。古文之例，諸凡地名加邑（阝）旁與省「邑」旁（阝）皆無別，而加邑旁者常較後。……「易」古文皆作「[illegible]」，（金文凡六七見，）或作「[illegible]」（金文凡三十餘見）其右旁之數小點增減無定；……故「易」字可作「鄸」，在古文書之，則「[illegible]」字可作「[illegible]」；適或其無足輕重之二點偶然脫去，則其字必作「[illegible]」，與小篆「[illegible]」字作「[illegible]」者又何以異乎？……其後不從邑旁者仍作有易，從邑旁者胥化為有扈，皆職此由耳』（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十四期）。據此，易就是扈，據王逸說扈又就是澆，則『康謀易旅』就是說少康謀澆的事。澆又就是象，『惟澆在戶，何求於

嫂，』就是孟子所說的『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的事。澆或作奡，論語說，『羿善射，奡盪舟，』羿奡並舉。皋陶謨『無若丹朱傲，』孔廣森云，『丹朱與傲是二人，傲卽象也。帝繫曰，「瞽瞍產重華及產象傲，」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管子曰，「若傲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漆書古文作奡，見說文解字。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也』（經學卮言。頡剛案，論語『不得其死』亦卽皋陶謨『用殄厥世。』）據此，澆卽是奡，奡卽是傲（又案離騷云，『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澆的『被服强圉』就是傲的『傲虐是作』和『罔水行舟』；澆的『縱欲不忍』就是傲的『惟慢遊是好』和『朋淫于家；』澆的『康娛自忘』就是傲的『罔晝夜頟頟；』澆的『顚隕厥首』就是傲的『用殄厥世，』）傲又卽是象也。離騷說：

>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舜有娶堯二女的傳說，少康娶有虞二姚的事似卽從堯妻舜以二女的事變化出來；則少康與舜的傳說又相混和。舜有放象（孟子等書，）殺象（韓非子等書）的傳說，所以少康也有殺澆的事。天問下文於敍有扈事後又說：

>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這是說的象事，有扈是象的後人（郭沫若先生說，）而澆也就是有扈。天問上文敍澆事時說，『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注，『女歧，澆嫂也；言女歧與澆淫泆，……於是共舍而宿止也。』這就是『眩弟並淫』的

注脚。則澆與象更有一傳說分化的可能了。天問又說：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體一作豕）而厥身不危敗？

這似乎就是『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傳說的本源。天問下文又說：

兄有噬犬弟何欲？

這也疑是說的少康與澆或舜與象的故事。這樣看來，天問所說『康謀易旅，何以厚之』的話就是從舜先厚待象而後放殺之的傳說變化出來。『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注說：

少康滅斟尋氏。

這斟尋恐怕也就指澆，『覆舟』就是『盪舟』之變。天問在敍澆事上說道：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王逸云，『釋，置也。』毛奇齡云，『「釋舟陵行，」解舟而陸是行也；遷，移也，即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奡盪舟」皆是也。』俞樾云，『此二句當屬下爲義，……即謂「盪舟。」』這更可證明澆即是奡——傲——象了。

合以上所考，把這數人的傳說的演變繪製一表於下：

傳說發生的時代 / 古人 / 傳說的種類	戰國	西漢初年	西漢末年

啓			五觀		三康		
神話家的傳說	墨家一派的傳說	儒家的傳說	國名的傳說	人名的傳說	太康	仲康	少康
乘龍登天，竊九辯九歌以國於下。	淫佚康樂，好酒樂。篡位自立。勁子屬扭，死分境地。	賢能繼禹之道，被臣民擁立。伐有扈。	夏有觀扈，被啓所征（一說扈爲禹所征。）	啓子。失乎家巷，胥興作亂。爲啓所誅。	未見。	未見。	殺澆，誅扈，滅斟尋。娶有虞二姚。
			扈爲夏的同姓，啓的庶兄，爲義而亡。		啓子，嗣啓位。	太康弟，嗣太康位。	仲康孫，相子，嗣相位。封庶子於越。作秫酒箕帚。
				家鬨。與三康發生關係，變成夏的嗣君，降須洛汭。	有悖德，失邦，降須洛汭。	與太康更立，有悖德，降須洛汭。	不恭，娶有仍二女（或曾一度列入五觀中。）

附論

啓還有享神鈞臺的事，左傳昭公四年說：

夏啓有鈞臺之享。

這鈞臺之享，左傳的作者是把它說成享諸侯的。但我們看了左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哀公七年）國語作『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魯語下）。會稽之山就是塗山，前人多有考證，國語的文字傳說多比左傳古，則『禹致羣神』是原始的神話，而『禹合諸侯』是晚出的人話。以此類推，啓本是有神性的人物，其享諸侯怕也是享羣神傳說的演變。所以歸藏啓筮篇就說：

> 昔夏后啓享神于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太平御覽八十二引）

歸藏雖是晉以後人的僞作（漢代已有歸藏，見桓譚新論，後來的歸藏當是附益漢本之文而成），但多錄有古傳說，可證夏啓有享神的事。歸藏又說：

> 昔者夏后享神于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湯。（同上引）

『璿臺』當就是『鈞臺』，而『鈞臺』實就是『天臺』（天曰『大鈞』）史記趙世家記趙簡子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則啓享鈞臺與啓賓天竊九辯九歌的傳說很有關係。這『爲璿臺』的事是也可以說成啓的罪狀的，淮南子說，『紂爲璿臺』（呂氏春秋也說『紂爲璇宮』，璇即璿），『爲璿臺』既是紂的罪狀，則『爲璿臺』豈不可以說成啓的罪狀。墨家的書亡佚已多，或許他們所說啓的惡德中還有築璿臺的事哩！此外啓又有作九鼎的傳說，墨子耕柱篇說：

>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

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尙饗）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歸藏也云，『昔夏啓筮徙九鼎，啓果徙之』（博物志引），歸藏的話大約就是根據墨子（墨子的卜辭也大概是歸藏之文。）這鑄九鼎也未必是啓的好事（蜚廉在傳說中本是個壞人），因爲墨家是主張『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的，九鼎便是『加費不加於民利』的物事。左傳上說，『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宣公三年）；九鼎至此乃有『使民知神姦』的功用。這件鑄九鼎的事又被儒家說成『有德』了。（以九鼎爲禹鑄始於漢人，說見本考上章。）

六　羿的故事

從先秦到西漢中年所傳述的羿的故事可以分作三組：第一組是神話家所傳說的，第二組是詩歌家所傳說的，第三組是儒墨等學派所傳說的。現在先說神話的羿的故事。

山海經海外南經說：

昆侖虛……虛四方。——一曰，……爲虛四方。——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海內西經說：

海內崑崙之虛，……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大荒南經說：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

海內經說：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在山海經裏的羿是上帝派下來的神人（山海經裏的帝俊就是上帝，郭沫若先生說，）他有去恤下地百艱的大功，殺鑿齒就是他去百艱的大功之一。他與崑崙山很有關係，崑崙山乃是上帝在下方的都邑，是百神所在的地方，不是羿就莫要想上岡頂去。卽此可以見出他的地位的高超。

山海經敘述羿的故事太簡單了。要詳細知道神話的羿的故事，應參看淮南子。本經訓說：

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艸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靑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于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據它說羿是堯時的人，他替堯誅鑿齒殺九嬰繳大風（鳳）射十日，殺猰貐，斷脩蛇，禽封豨（豕），去了百姓的大害；這就是所謂「去恤下地之百艱。」山海經裏的帝俊到淮南子裏變成了堯；羿也人化了，變成堯的功

臣了。它說堯之所以爲天子是由於能任羿，羿之於堯猶禹之於舜（下文即敍舜使禹治洪水之事；）禹的努力的結果是「鴻水漏，九州乾，」羿的努力的結果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在這裏，羿頗有做堯典裏人物的資格。我們以爲羿去百艱是原始的神話，而堯任羿是晚出的人話。淮南子氾論訓又說：

> 炎帝於（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后稷作稼穡，死而爲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

可見羿與炎帝，禹，稷本是同等高超的人物：炎帝是竈神，禹是社神，后稷是稷神，羿是宗布神。（注，「祭田爲宗布。」孫詒讓云，「宗布疑即周禮黨正之祭禜，族師之祭酺。鄭注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禜酺並讓除裁害之祭。」）

以上是神話家的說法。至於詩歌家所說的羿的故事則以楚辭爲代表，天問說：

>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上帝降下夷羿來爲的是替下民革除憂患的（「夏」字當案海內經讀爲「下，」左傳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可證「夏」「下」本通，）他卻去射河伯，把雒嬪占作妻子；他又射了封豨，拿它的肉做成了膏供獻給上帝，反招了上帝的不喜，於是被一個叫做浞的人同妻子純狐合謀弄死了。至「阻窮西征」三句舊解多說爲鯀和王子僑的事，實在也是說的羿：「窮」就是窮石，淮南子地形訓說，「弱水出自窮石，」窮石本是西方的地名。「阻」讀爲「徂，」詩周頌「彼徂矣岐，」沈括朱熹據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疏，和韓愈岐山操

讀作『彼岨矣岐，』『岨』就是『阻，』可見『徂』『阻』本通。『徂窮西征，』就是說羿西征往窮石。史記大宛列傳說『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山海經大荒西經說崑崙山下有弱水之淵，西王母穴處，可見弱水與西王母有關，而窮石為弱水所出，那末羿西征往窮石就是去見西王母。『巖何越焉，』也是說羿越過崑崙山的巖，所謂『崑崙之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是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臧』『藏』古同字，就是說羿從西王母處得到了不死之藥不能深固收藏而為人所竊。淮南子覽冥訓說：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

這就是天問的話的注脚。

離騷說：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到這裏，我們纔知道羿是一個淫遊佚畋的人物，他的結果是被浞貪了家去。離騷敍羿事於五子失家事之後，羿事之末又說『浞又貪夫厥家，』這個『又』字很可注意，作離騷時或許有五子失家被羿所奪，而羿的家後來又被浞所奪的傳說。天問也敍羿事於啓死分境地的事之後，大概在楚辭系統的傳說中，啓，五子，羿浞是相承接的人物。天問說羿『封豨是射，』離騷說羿『好射夫封狐，』『封狐』似乎就是『封豨』因為協韻的關係，所以改『豨』字為『狐』字。

山海經系統與楚辭系統的羿的故事有同有不同：同的是羿為上帝所降及射封豨等事；不同的是山海

經一派傳說中的羿是個能除天下之害的好人，而射封豨是他的功；楚辭一派傳說中的羿是個淫遊佚畋的壞人，而射封豨是他的罪。又山海經一派傳說中的羿是夏以前的人（山海經淮南子並敍羿事於禹之前，）而楚辭一派傳說中的羿是夏啓以後的人。綜合看來，不同之點比同點多，所以我們不能不把它們分作兩派。

儒墨等學派所傳述的人話的羿的故事又和山海經楚辭不同了。論語憲問篇記：

>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者若人，尚德者若人！』

在這裏羿奡對舉，羿有善射之技，奡有盪舟之力，但結果都不得善終，可見君子是只應尚德，不應尚巧力的。鹽鐵論說：

> 羿敖（奡）以巧（巧今本作功，誤，）力不得其死。（論菑）

便是論語這章的注脚。

但是羿怎樣不得其死呢？孟子離婁篇說：

>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原來羿是被他的學生逢蒙因妒忌而害死的。孟子以爲這件事羿也有些罪，因爲君子取友必端，先生如好，徒弟一定不會不端；羿不謹慎擇友，把技藝傳給匪人，所以說羿也有罪。我們應注意：在這裏的羿只是個專

鬥技術的職業家，他只有取友不端的罪狀。

荀子君道篇說：

>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

這裏的羿又是個世職的名稱，和夏王一樣。 爲什麼戰國末年會起這一個說法呢？ 我們應參看呂氏春秋。

勿躬篇載：

>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羿是『聖人所以治天下』的二十官中的一個，當時有了這種傳說，所以會把羿看作一個世職的名稱。 羿作弓的話又見於墨子。 非儒篇說：

> 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

伃就是少康兒子的伃，奚仲據舊說也是夏時人，則這個羿當也是夏人了。 弓是他所創作，他當然是最早的羿（官名的羿。） 這可見羿在古代傳說中本只有一個（官名的羿的說法是晚起的，）並沒有太康時羿，堯時羿好幾個；因爲傳說紛歧的緣故，才被後人說成了許多人。 荀子解蔽篇又記：

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

到這裏，使我們又知道弓並不是羿所作的，羿不過能利用他人的發明罷了。

左傳是儒家一派人所作的一部史書，比較可信的部分也記着一件羿的事蹟：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昭公二十八年）

這『玄妻』當然就是天問的『眩妻』。天問說『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純』與『緇』同，緇，黑色也，『純狐』就是『黑色的狐狸』，也就是『玄妻』（後世稱妖婦爲『狐狸精』，恐即由此來。）原來有窮后羿滅了伯封，浞便把伯封的母親占作妻子，眩妻與浞合謀害羿，也算報了殺子的仇恨。左傳的『封豕』也就是天問的『封豨』，『封豨』原來是個人，因爲懷着像豕一樣的心，所以叫作封豕：這分明又是神話化爲人話的一個例子。

儒家等學派與神話家詩歌家所傳說的羿的故事雖有許多不同之點，但是對於羿傳說的中心點——善射一事，卻是三派一致的。又先秦漢初的文籍裏平常提到羿總是注意他的善射，如：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孟子告子）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同上盡心）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荀子儒效）

羿蠭門（逢蒙）者，善服射者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同上王霸）

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同上正論）

遊於羿之彀中。（莊子德充符）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 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同上山木）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同上庚桑楚）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同上）

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同上徐無鬼）

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 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韓非子守道）

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同上用人）

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同上外儲說左上）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 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同上。 問辯篇文略同）

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同上難三）

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呂氏春秋具備）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生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引胡非子）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管子形勢）

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衞之箭，重之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淮南子原道訓）

羿以之（道）射。（同上齊俗訓）

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同上兵略訓）

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同上說林訓）

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同上）

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史記龜策列傳）

此外在韓非子裏又有這樣一條記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說林下）

楊拱辰先生（向奎）說，『「越人不疑羿」與「慈母逃弱子」對舉者，越人是羿的仇敵，慈母是弱子的親屬：

可必，則仇敵不相疑；不可必，則親屬不相信。「越與羿有仇者，越爲夏後，羿曾滅夏也」（夏民族考，未刊） 案這條記載似乎不能這樣解釋，淮南子說山訓說：

> 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近）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 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

注云：

> 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 參，猶望也。 儀，射法。 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

可見韓非子的原意是說善射的羿操弓關機，雖是不知射的越人也敢爭爲持的而不疑；並不是說羿與越人有仇。 這段話仍是說羿的善射。 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書云：

> 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

可證淮南子的注並沒有錯。 又淮南子俶眞訓說：

> 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

這也是說羿的有巧知。

其他古書上還記着幾件羿的故事，隨巢子說：

>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太平御覽八百五引）

這個傳說似乎就是天問「馮珧利決」一語之所本（王逸云，「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 山海經說帝俊賜

羿形弓素矰，這裏說天賜玉玦於羿，兩個故事差不多，但是所致的禍福不同。這是因爲山海經系統與楚辭系統的羿的傳說不同的緣故。又在這裏羿是幽厲時的人，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說法。

淮南子詮言訓說：

羿死於桃棓。

說山訓說：

羿死桃部不給射。

『桃部』就是『桃棓』，詮言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案這是淮南子許注，說山訓注以『桃部』爲地名，這是高誘的說法。高說非是。）據它說，羿被桃木做的大杖打死，從此以後鬼便怕桃木了。

案山海經西山經說：

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

這有窮鬼似乎就是指羿，羿大概還有爲鬼雄的傳說。據氾論訓『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又列一說道，『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羿許是較早的鍾馗神吧？

漢書藝文志道家載辛甲二十九篇，原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案志本劉向別錄。）揚雄傳贊說，揚雄以爲『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後漢書胡廣傳說，『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大約虞箴（虞人之箴）本是辛甲書裏的一篇，乃揚雄以前的作品。這篇箴現在還保存在左傳裏襄公四年載：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在這篇箴裏，羿稱爲『帝夷羿，』這個名詞是以前所沒有見過的。這篇箴的作者實在是以羿爲夏代的帝。

我們先看揚雄少府箴說：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府臣司共，敢告執觚！（古文苑）

將作大匠箴說：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作臣司匠，敢告執猷！（同上）

這兩篇箴的語句多與虞人之箴相合，但是少府箴的『不恢夏殷』是說桀紂，桀紂是夏殷的王；將作大匠箴的『魯以不恢』是說魯定公（春秋經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定公是魯國的君。依此例推測，則虞人之箴說羿『不恢夏家，』不是以羿爲夏代的帝嗎？這種說法在先秦漢初的書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虞人之箴最早也是西漢初年以後的作品。

到了西漢末年，揚雄的太僕箴上說道：

昔有淫羿馳騁忘歸，（同上）

「淫羿」的名詞是從離騷「羿淫游以佚畋」的話來的。上林苑令箴說道：

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尙，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有後憂。（同上）

「帝羿」的名詞是從虞人之箴來的。「射夫封豬」「卒有後憂」等話也是從楚辭上來的。後漢書崔駰傳載駰祖父篆被王莽迫爲建新大尹，他嘆道：

吾生無妄之世，値澆羿之君（案這是用離騷和虞人之箴的觀念，班固說離騷「下敍桀紂羿澆之敗」）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案這話恐是他的後人所文飾成的。）

光武中興，篆不仕，客居滎陽，臨終作賦自悼，名慰志，中有句道：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漢世之中微；……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

他拿澆羿浞來比王莽，已與今本左傳所載魏絳伍員的話（見下章）相合，足徵相近的時代才有相近的觀念。但是崔氏還把九黎共工來配羿浞，可見在他的觀念中羿浞是與九黎共工差不多的人物。

綜合上面的敍述，我們可以說：在西漢中年以前，羿的時代還沒有固定，有的書說他是堯時人，有的書說他是夏時人，又有書說他是周幽厲時人。羿的品格也沒有固定，有的書說他是有功的好人，有的書說他是有罪的壞人，又有書把他當作世職的名稱看。最通行的是他的善射的傳說。到了西漢初年以後，才有羿

爲夏帝的說法。西漢末年以來，楚辭一派的傳說占得勝利，羿才固定爲夏時淫遊佚畋的君主了。直到東漢初年，然後羿才被看成一個篡位之君。

七 少康中興辨

我們考夏史考到這裏，有一個極大的困難問題臨頭了，那便是少康中興傳說的出現時代問題。這件傳說的根據地是左傳，似乎可認爲秦漢以前的說法；然而我們倘能小心些去讀左傳記載這件史迹的兩段文字，便會發生很大的疑問。我們先看襄公四年的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三）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再看哀公元年的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

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與其爲沼乎！』

(註)『 』中的文字是我們假定的後人插入的話。

先說第一段：魏絳的話本是勸晉悼公和戎的，正說到得勁的當兒，突然轉到有窮后羿不脩民事，淫于原獸而致亡國的故事上去，上下語氣絕不連貫，當中又夾着什麽失人的問題，這是不是語無倫次？ 魏絳的話說完，接着悼公仍只是問他的和戎，好像沒有聽見魏絳勸諫他好田的話似的，這是不是首尾橫決？ 底下魏絳所舉的和戎五利中竟有什麽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這與和戎又有什麽相干，這是不是雜湊？ 況且晉悼公是中興的伯主，豈有不脩民事的道理？ 難道未聽魏絳的話以前，他便不脩民事了嗎？ 如果如此，晉國又何以能強盛而使諸戎畏服請和。 這是不是不近情理？ 這段文字不通到這步田地，是不是該令人駭異？ 我們且參看一下國語：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 君其圖之！』 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晉語七)

原來魏絳只有勸晉悼公和戎的話，並沒有諫他好田的話；魏絳所舉和戎之利也只有三項，並沒有五項；晉悼

公聽了魏絳的話以後，也只有撫諸戎一事，並沒有脩民事田以時的兩項悔過舉動。在左傳裏不可通之點，到國語裏都沒有了。於此可見國語所載是原文，而左傳所載是經過後人竄改的文字。

再說第二段伍員是吳國的臣，他竟敢當着吳王的面把過澆來比吳，拿少康來比越，這是不是舉例不倫？上面已經說了「或將豐之，不亦難乎，」下面又說「將又存之，……不可食已，」這是不是語句重複？伍員的話中去了那一大段說過澆少康故事的部分語氣仍很連貫，加入了反嫌累贅，這是不是後人僞竄的證據？

查史記吳世家也曾錄了左傳這段文字：

> 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強，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

吳世家與左傳的文字，中間一大段幾乎全同，惟首尾有不同處：左傳說吳敗越是報檇李之役，史記則說是報姑蘇之役，姑蘇與檇李的地名不同；左傳說句踐能親而務施，史記則說句踐爲人能辛苦，句踐的長處也不同。又史記所載請委國爲臣妾的話左傳裏沒有，而左傳裏「姬之衰也，日可俟也」等語與子胥退而告人的

話，史記也都不載，史記獨載左傳裏一些不相干的話，這是什麼道理？ 卽此可見史記所據的原是另一種材料，並非左傳；今本吳世家是經後人用左傳校改過的。 還有史記裏上面已說了『今不因此而滅之，』下面緊接着又說『今不滅，』語句更顯得重複了，這不也是僞竄的證據嗎？ 我們再看史記子胥列傳裏的記載：

> 夫差……伐越，敗越於夫湫（集解：駰案，昏椒。） 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 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 吳王不聽。

子胥列傳的話都與吳世家相同，獨獨沒有『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那一大段話，這不更足以證明吳世家曾經後人的僞竄嗎（吳世家中後人竄亂處最多，參看本考附錄史記吳世家疏證。） 我們試再尋吳世家『報姑蘇也』一語的來源。 案吳世家上文說：

> 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 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子胥列傳也說：

> 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

檇李，賈逵云，『越地。』 杜預云，『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 姑蘇爲吳地。』 索隱云，『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 二地非一甚明。 大約在太史公時有越敗吳於姑蘇的異說，史公取之入子胥列傳與吳世家

(越世家作「吳師敗於檇李」或後人以左傳校改)，這是史記與左傳記載的不同，並不是太史公記憶有誤。越世家說：

> 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

越世家子胥的話也與子胥列傳相應，不過越多出一次令人行成，子胥多出一次進諫的事罷了；這是因爲越世家應該記越事較詳的緣故。

此外，還有一點可疑：左傳中敍述少康中興事都夾在敵國請和臣子進諫的話中，一段是君不許和，臣子請許而君聽之；一段是君將許和，臣子請弗許而君不聽；這未免太巧了，似乎也是後人有意增竄的痕迹。

我們既指出了左傳裏關於少康中興傳說兩段記載的僞竄痕迹，我們再要進一步問這兩段記載是什麼時候的著作？我們查出東漢以前確實沒有少康中興夏室的說法。先看左傳本書。成公八年說：

>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作左傳時如眞已有少康中興的傳說，則羿代夏政，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滅夏后相，相妃后緡逃歸有仍而生少康，少康長大旣娶然後收夏衆以中興夏室，其間非數十年不可，夏朝旣曾滅亡了數十年，左傳中

何得有如上的說話？這證明了作左傳者的頭腦裏並沒有少康中興的故事。

再看國語。周語記叔向云：

> 一姓不再興。

少康中興夏室不是一姓再興嗎？這證明了作國語者的頭腦裏也沒有少康中興的故事。又魯語說：

>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原來能帥禹的是杼，並不是少康。如果少康眞有中興夏室的大功，則夏人為什麼不報他而報杼呢？這是最難辨護的一點！

再看大戴禮記，少閒篇說：

> 禹卒受命。……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成湯卒受天命。……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

說起殷來，這位作者會得舉出它的始受命之君，與中興之君，及亡國之君；但說起夏來，則只有舉它的始受命之君與亡國之君，而不舉它的中興之君：這是什麼道理？少康的中興之功，照後人所說實遠駕武丁之上，因為武丁不過是繼前業，而少康是續絕緒；武丁不過是漢宣帝之流，而少康則是漢光武之儔。我們敍漢史，能只舉宣帝而不舉光武嗎？就這一點看來，已可證明西漢初年（少閒篇是西漢初年的作品）還沒有少康中興夏

室的傳說

再看史記，夏本紀也只記：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在夏本紀裏少康直繼帝相的世，其間也並沒有后羿代夏，寒浞代羿，澆滅帝相，少康中興的事。這是何等重要的夏代史迹，太史公竟會忘記，夏本紀裏竟會失載，豈非大奇事！難道太史公眞會荒謬到這步田地嗎？

以上的證據已足證明西漢中年以前並沒有少康中興的傳說。我們試再看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人所造的書序。書序中所載的夏代史是這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這裏面已有太康失邦的事，而仍沒有后羿代夏，后相被滅，少康中興等記載，這很可證明一直到了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少康中興的傳說還沒有成立。又揚雄的宗正卿箴也說：

昔在夏時，少康不恭。

少康旣不恭，那裏還會成中興的偉績？

根據上面的論證，少康中興故事的出現時代就不能不移到東漢。我們且先看看東漢建國的事實：

當王莽自以爲受了漢高祖的禪，實際上是篡了漢平帝和孺子嬰的位以後，託古改制，更張了一切的國是，只顧目的，不擇手段，胡幹了十多年，把天下弄得一團糟。到他的末年，盜賊四起，漢室的宗親劉縯劉秀們便乘機聯合了羣盜希圖恢復漢室的江山。他們奉了劉玄爲主，稱爲更始，豎起了復漢的旗幟，居然把王莽的兵打敗，一直攻進洛陽長安將王莽生生的砍死，漢室的江山居然奪回來了。本來中興的事業至此已可告一結束，不幸劉玄這人也不是個脚色，他不能制服臣下以安定基業，於是劉秀就又代他在鄗南卽了帝位，是爲東漢光武帝。光武先打平了詐稱成帝子輿的王郎和銅馬等賊兵，又破降了攻入長安殺死更始帝的赤眉賊兵又先後吞滅了割據各處的軍閥，遂得統一天下，建立了東漢二百年的基業，這就是所謂光武中興；老實說來，這也就是少康中興傳說所憑藉的背景。

當光武帝將要成事的時候，現在的四川給一個人叫做公孫述的佔據着。他自稱爲皇帝，國號成，色尙白，建元龍興。他承當時的風氣，也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他以爲讖書裏說的『孔子作春秋，爲赤制作，斷十二公』，赤是漢，從高帝到平帝是十二代（連呂后數在內），可見漢的歷數已經完了；一姓不得再受命。他又引錄運法說，『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說，『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說，『西太守，乙卯金，』以爲

他姓公孫應當受命；他又以西方的太守起家，應當去乙（軋）絕卯金（劉）。他又以為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漢是赤德，王莽是黃德，他據西方為白德，確是得到了帝王的正序。他又說自己手掌中有奇文，並得到了龍興之瑞。於是屢次發出檄文，把這些意思宣傳到中原來，要使大家相信漢運已絕，他確是真命天子了。

光武帝很怕他的宣傳，就寫封信給他，說道：

>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後漢書公孫述傳）

這封信裏把『公孫氏受命』等話頭統駁了，又把年齡已大，妻子弱小，天下神器不可力爭的話去恐嚇他，但是公孫述所提出的最厲害的一項惑人的證據——一姓不得再受命，他卻對它沒有辦法。華陽國志引光武與公孫述書道：

> 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

這是一種『遁辭知其所窮』的反駁。請問漢室已絕，光武帝起於黎庶，怎叫做『繼祖而興』？明明是創業，怎說『不稱受命』？這樣強辭奪理的話，難怪范曄要把它刪去了。當光武稱帝時，羣臣上奏道，『天命不可以謙拒』，『受命之符，人應為大』，光武即位的祝文也說，『皇天上帝眷顧降命，敢不敬承。』在即皇帝的位時明明自以為是『受命』，到了與人辨難時便說『不稱受命』，這是那位中興聖皇的無賴行為。

然而我們卻要問光武帝爲什麼要這樣轉彎抹角的說話呢？ 他爲什麼不順手提出少康中興的史實來作爲「一姓得再受命」的實例，一下子就把公孫述駁倒了呢？

當公孫述據蜀稱帝的時候，隴西的地方也被一個叫做隗囂的軍閥佔據着他依違於光武與公孫述之間，忽而向漢，忽而向蜀，忽而又圖自立。 他有一次曾遣辨士張玄遊說割據河西的軍閥竇融，使他背漢，道：

> 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 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 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陀。 （後漢書竇融傳）

這裏又提出了「一姓不再興」的話，以爲更始亡滅就是徵驗。 這可見「一姓不再興」確是那時的一種普遍的迷信。 竇融聽了這番話，便召集手下的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都道：

> 漢承堯運，歷數延長。 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 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 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 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 （同上）

這班智者反駁張玄的理由共有四點：第一是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不會只有二百年的天下。 第二是今皇帝

姓號見於圖書，確是眞命天子。第三是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漢室應該再興。第四是洛陽（光武的根據地）的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有完成帝業的希望。上三點是天命，下一點是人事。

在這段話裏，我們知道漢承堯運是王莽們所鼓吹起來的說法，不想反會變成了漢室歷數應該延長的證據。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是指河圖赤伏符裏有「劉秀發兵捕不道，四七之際火爲主」的話；這河圖赤伏符是光武在長安時的同舍生彊華從關中得來的。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是指甘忠可造出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夏賀良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的事（谷子雲並沒有建明漢再受命之說。）但是甘忠可是被劉向奏爲假鬼神罔上惑衆而下獄治死的，夏賀良是被哀帝斥爲反道惑衆而下獄伏誅的；到了此時他們卻又變爲博物道術之士了。然而在這裏最可奇怪的，還是這班智者也不提出少康中興的證據來倒駁張玄所提「一姓不再興」的話這一點。

公孫述隗囂以外，在先前光武帝的大敵還有一個王昌。王昌一名郎，本是個賣卜的術士，他詐稱自己是漢成帝的兒子，本名子輿，說他母親本是成帝所幸的歌姬，懷孕生下他來；那時的皇后趙飛燕要想加害於他，幸虧他母親與別人換了兒子，他才得免。王昌造出了這番謠言，四處宣傳，居然感動了當時的漢室宗親趙繆王的兒子劉林，就奉他做了天子，發出檄書，號召州郡道：

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

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睹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後漢書王昌傳）

據這道檄書裏所說，漢室中絕，皇子隱形民間，播遷各處，大臣起兵恢復，試問這種情形與少康中興的故事是何等相像？但是檄書裏也始終沒有漏出少康兩個字來，豈不可怪！

王昌的『成帝子子輿』與公孫述隗囂的『一姓不再興』的口號倒底敵不住光武的赤伏符，和『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他們都給光武滅掉，光武居然完成了帝業，於是『一姓不得再受命』的迷信才根本打破，少康中興故事產生的背景才完全成立。然而光武帝似乎始終不曾知道有少康中興的事：他既定天下，在建武三十二年的當兒，一夜裏讀了河圖會昌符有感，詔臣下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列奏，乃下詔封禪。光武至泰山，博士充等議道：

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續漢書祭祀志注引東觀書）

在這篇奏文裏只拿高宗武王來比光武，少康反落了選，這是什麼道理？ 光武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道：

> 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虞舜，後裔握機。 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 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幷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 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 吏各修職，復于舊典。（續漢書祭祀志）

這篇刻石文裏說起「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罪人則斯得，……吏各修職，復于舊典，」也沒有提到少康中興的典故，這又是什麼道理（祭祀志論便道，「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還有光武即位時諸將的奏書和光武即位告天的祝文，以及當時人的其他文字和說話裏統統不曾提到少康中興隻字。 更可怪的，赤眉奉高皇帝璽綬投降，光武下詔道：

> 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務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 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 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後漢書光武帝紀）

「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擇吉日祠高廟，」這不就是「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嗎？ 爲什麼這篇詔書裏也

不爾便一引少康的典故？到了後來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文，便說：

祀漢配天，不失舊物。

這分明是襲用了左傳的文字。爲什麼光武帝同他的羣臣都忘記了左傳，而蔡邕偏能記得呢？

因爲有了以上種種疑點，所以我們敢假定今本左傳裏關於少康中興故事的記載是光武以後的人影射了光武的中興故事而杜造的。我們知道在西漢末年劉歆對於左傳已曾『引傳文以解經，』而東漢人對於左傳更有刪改整理的明證：

奇（孔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後漢書孔奮傳。案，這或許是刪定其大義的意思，參看孔叢子。）

衆（鄭衆）……從父（鄭興）受左氏春秋，……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同上鄭衆傳）

東漢人，除了刪定左傳以外，還有人曾：

著春秋外傳十二篇。（同上楊終傳）

這或是一種國語的刪本。即此可見當時人對於左氏春秋有些改動並不算一會事。不但左氏春秋曾被刪改，就是史記也有：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同上）

的事，可見東漢人也很可能改動史記。還有後漢書儒林傳敍說：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

求闕文，補綴漏逸，

東漢儒者在皇帝『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的提倡之下，杜造些文字來增益經典，是極可能的事。 此外東漢儒者又有私行金貨改定蘭臺漆書經字的成案，這都足以昭示我們東漢人可以有竄改經典的事。

說到這裏，我們再來替左傳那兩段文字做一番疏證的功夫，尋出它的淵源來：

昔有夏之方衰也。 案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五子用失乎家巷；』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這都是夏室中衰說的先聲。（但是這些書裏的事實與左傳的事實是完全不同的。）

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案天問云，『阻窮西征，』淮南子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阻窮西征』解見上章。 僞竄左傳的人不達天問這話之義，因造爲此語。

因夏民以代夏政。 案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解見上章。 僞竄左傳的人讀『夏』如字，解『革』爲『代，』因造爲此語。

恃其射也。 案論語憲問篇云，『羿善射；』荀子解蔽篇云，『羿精於射；』儒效篇云，『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管子形勢篇云，『羿，古之善射者也；』史記龜策列傳云，『羿名善射；』揚雄上林苑令箴云，『昔在帝羿，……弧矢是尙。』 這些話都是左傳所本。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 案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畋兮；』揚雄太僕箴云，『昔有淫羿，馳騁忘歸；』上林

苑令箴云，『昔在帝羿，共田徑游。』都為左傳所本。

橐武羅……。案山海經中山經云，『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䰠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世本云，『武氏，夏時有武羅國，其後氏焉』（廣韻引）一個神同一個國，都變成羿的賢臣了。

寒浞。案世本云，『韓哀作御』（文選注引。漢書王褒傳云，『韓哀附輿，』）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寒哀作御，』寒哀所作的御與羿所精的射相對，寒氏與羿的發生關係或因此故。楚辭中有浞之名，而無『寒浞』之稱。

浞行媚於內，……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案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離騷云，『浞又貪夫厥家。』為左傳所本。（但是浞的妻已變成先是羿的內而為浞所取了。）

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案天問云，『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解見上章。左傳附會天問之文，把封豨的肉改成了羿的肉，把后帝也改成了羿的兒子。又羿本來是給他的學生逢蒙殺掉的，到了左傳裏也變成了被他的家衆所殺；於是楚辭王注便說，『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逢蒙是羿的家臣這個新說法就這樣成立了。

靡奔有鬲氏。案光武的佐命功臣竇融的上世本是漢室的外戚，他曾做過王莽的臣子，王莽死後，關中大亂，他往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後來以舉足重輕的權勢歸附光武，佐成中興；靡的身分最與竇融相像。

（左傳杜注，「靡，夏遺臣事羿者。」） 或許「靡奔有鬲氏」一句就是影射竇融往河西的事，也未可知，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案離騷在「浞又貪夫厥家」一語後接敍澆事，為左傳這話所本；但在作離騷時是否已有澆為浞子的說法，尚屬疑問。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案天問云，「康謀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解見第五章。 為左傳所本。 又案灌即是戈，亦即是過，又即是鬲。 段玉裁據史記以為「灌」與「戈」通假。 徐中舒先生云，「鬲，過，戈古同是見母字，故得相通」（說見再論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 左傳把一國分為四國了。（後人亂說古史往往如此。）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似影射竇融之事，說見前條。（二國頗似影射翟義，劉信等。）

少康滅澆于過。 案天問云，「惟澆在戶，（「戶」疑即「扈」之變）……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為左傳所本。

后杼滅豷于戈。 案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是夏的中興之主（參看第三章，） 所以左傳的作者也不能不分些功給他。

於虞人之箴曰，「……。」 案虞人之箴大約是取之辛甲書的，說見上章。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案襄公四年左傳不載澆滅夏后相，本節左傳只言澆伐斟鄩而不言滅斟鄩，大約左傳這兩段文字的作者以夏后相為居斟鄩，澆滅夏后相就是滅斟鄩。 但攷左傳本書僖

公三十一年載：『衛遷於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則相當死於帝丘。帝丘與斟鄩不是一地，是左傳自相矛盾。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案左傳本書昭公四年云，『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十一年云，『桀克有緡以喪其身。』仍與緡都是國名，而此處以緡爲有仍之姓，是左傳又自相矛盾。（本條請參看顧頡剛所作有仍國考見本編。）

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案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注云，『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績，祀夏配天也。』天問的話本是說商祖王亥的（說見王靜安先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僞竄左傳的人拿來加在少康的身上，王逸也同他一樣的誤解，東漢人對於較早的古史傳說實在已不明白了。

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案天問云，『有扈（澆椒）牧豎（少康）云何而逢？擊牀先出（逃奔）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爲之庖正）不但還來？』這話本也是說王亥同王恆的，僞竄左傳的人又拿來加在少康的身上了。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案離騷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爲左傳所本。史記吳世家解『虞思』爲『有虞思夏德，』後人妄說大非！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案天問云，『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解見第五章。朱子注

云，『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逐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旅，謂一旅五百人也。』把『易旅』改成『一旅，』這怎樣講得通？又『兆其謀』的『謀』也就是『康謀易旅』的『謀。』漢書揚雄傳用雄自序世系語云，『有田一壥，有宅一區，』就是左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語法之所本。

使女艾諜澆。案天問云，『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注云，『女歧，澆嫂也。……言女歧與澆淫佚，……於是共舍而宿止也。』女歧女艾當是一人之變，澆的嫂嫂竟變成了少康的間諜了（當時或有女歧媟澆的傳說，左傳改爲女艾諜澆。）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禹卒受命，……作物配天。』爲左傳所本。

據上面的疏證，左傳這兩段文字大半有所本而往往失了古書的原義，它的時代之晚是很明顯的了。

在現在留得的記載中看來，最早看見左傳中關於少康中興的兩段記載的大約是班固賈逵們。賈逵有左傳這兩段文字的注解，但是尚有可疑之點：因爲賈氏注昭公四年左傳云，『仍，緡，國名也』（史記楚世家集解引；）而註哀公元年左傳則云，『緡，有仍之姓也』（史記吳世家集解引，）二說不同。所以李貽德云，『或繕寫有誤』（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這是李氏不知左傳曾經僞竄的緣故；不然，他也要說其中一注不是賈氏的原文了。然而只有這一個證據，我們也不敢斷定賈逵必沒有看到左傳中這兩段記載。（或許賈逵初見的左傳本子沒有關於少康中興的兩段文字，後來看見了新本又添入新注而忘改舊注，所以互相衝突，也未可知。）

班固著漢書，卻確曾看見左傳這兩段文字。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說：

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

這分明是用的左傳的文字。又漢書人表（或云非班固作）中有縻，女艾，有扔（仍）君，武羅，柏因，熊髡，尨圉，虞后氏，后緡，豬，韓（寒）浞，斟灌氏，斟尋氏等名字，與少康，二姚，杼，相，羿，梟（澆）等並列；可見那時左傳中的故事必已出現了。王符作潛夫論，在五德志裏也大段的把左傳這兩段文字抄了進去（稍有些抄錯的地方。）應劭作風俗通義，甚至於異想天開的替竇氏尋出了他們受姓的根源來：

竇氏夏后相遭有窮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廣韻引）

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也一定要待少康中興故事風行後才會有的。

然而特別表章少康中興的卻要推曹魏的高貴鄉公。高貴鄉公在魏氏衰微之際嗣了帝位，他頗有中興祖業的弘願，在即位之初他就下詔道：

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魏志卷四）

他有了『恢中興之弘業』的志願，所以他很羨慕夏少康。有一次他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言帝王優劣之差，因問顗等道：

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漢）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宇內，

> 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若其功德，誰宜爲先？

顗等對道：

> 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光武）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

他們以爲少康是與漢光武同等的人物，比不上高祖。這個對答大不合高貴鄉公的意思，於是他就說道：

> 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高貴鄉公一味的偏袒少康，實在就是他傾心於祖業的復興。「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兩語簡直道出了他的心事來。羣臣既摸出了高貴鄉公的意思，於是在翌日再議的時候，就有一部份人順着他的話頭，議道：

> ……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傷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

原來少康的功美是過於殷中宗和高宗的。但仍有一部分人堅持着他們的前見，議道：

> 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諂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

他們以爲少康到底不如高祖。高貴鄉公聽了兩面的話，斷說：

> 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高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

他的話說得這樣斬截，於是羣臣只得表示悅服了。中書令虞松進道：

> 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魏志卷四注引魏氏春秋）

少康之事本是『其文昧如』的，是『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的，自從高貴鄉公垂心遠鑒，考詳古昔，發出德音，贊明了少康之美，於是少康之事才顯豁於千載之上，後來遂爲晉元帝，宋高宗，明福王們所熟知的了。

後記

童書業

本文的目的在敍明啓和三康——太康，仲康，少康——的故事的演變。啓和三康的問題是複雜極了的，要說明他們傳說的整個演變，便不能不聯帶敍述五觀和羿，澆等問題。因種種關係，本文的體系便以三康問題爲中心，而以啓，五觀，羿，澆等問題做襯托。本文所得的結論雖多半是些假定，——這因夏代中世史的材料實在太少的緣故，——然而其中確有幾點是不可磨滅的事實。我們以爲讀過本文的人至少得承認以下的幾點：

(一)太康少康的傳說與啓的傳說有關係。

(二)啓在先秦人口中是毀多於譽的。

(三)太康仲康的傳說在先秦時不顯明。

(四)太康仲康曾有一時期被列爲五觀中的二人。

(五)五觀的傳說與扈觀有關係。

(六)羿的傳說在先秦西漢時是非常紛歧的，到西漢中年以後才漸漸的統一；我們在未發現確實的史料以前，對於羿的事迹不能獨認左傳所載的爲信史。

(七)澆的傳說與象的傳說有關。

（八）夏室中滅中興說是東漢以前人所不詳的，到東漢初年以後才漸漸的盛行起來，我們不能就信這種傳說是古代的史實。

以上八點，可以說是本文最低限度的收穫。

本文提出了兩個中心問題：（一）三康的傳說從啓分化而出，（二）少康中興的故事是東漢人造出的。關於第一個問題的一部分，是三個人在三年內同樣發現的：顧頡剛師在六年前已做了一篇啓與太康，主張太康是啓的化身；友人張治中先生（字以誠，新樂人）在四年前做了一篇太康失邦考，也主張太康就是啓；我在同時做墨家的古史說研究，也看出太康是啓的分化。三年前在上海偶與張先生談起太康的問題，彼此交換論文閱讀，很覺得兩人的意見不謀而合；去年來平與顧師討論夏史，才知道他比我們更早兩年已發現了這個問題。三個人分居三處，一在北平，一在湖南，一在上海，迢迢萬里之外，研究一個問題，竟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這可證明考據學確是有客觀性的。關於啓與太康是一人分化的證據，除本文所論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則材料，我們放在夏史考第八章（偽古文尚書裏的夏史）裏討論；現在也附錄於此，以供讀者的參證：

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說：

>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的『逸豫』不就是啓的『淫佚康樂』（墨子非樂）『康娛自縱』（楚辭離騷）嗎？太康的『盤遊無

度」不就是啓的「野於飲食」「渝食於野」（墨子）嗎！又「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也似乎卽從啓的「勤子屠母」（楚辭天問）變來的。然而「五子」卻變成了「五弟」，「忘伯禹之命」的「五子」（逸周書嘗麥解）也變成了「述大禹之戒」的「五子」了！

五子所作的歌，其第二章道：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內作色荒」四句是暗指太康的罪狀，然而讀墨子等書，這原都是啓的罪狀（啓作璿臺就是「峻宇雕牆」）。又啓行惡德的結果是五子失家（離騷）死分境地（天問），太康行惡德的結果是五弟須於洛汭和失邦，兩人的收場也頗相類。

畢沅墨子注說：

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啓盤於遊田。書序「太康尸位」（案此語非書序文）及楚辭「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卽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與傳以爲啓子，不可奪也。

畢沅以書序「太康」楚辭「夏康」卽「淫（大）溢康樂」之訓而非人名，這個怪見解也確有相當的價值的。太康的名字或許確是「淫溢康樂」之變，詩唐風云，「無已太康，」「太康」卽謂淫樂。

關於第二個問題，最早卻是顧頡剛師提出的。前年我在杭州，顧師也到杭州，我去看他，座間談起了后羿代夏，少康中興的問題，我覺得這兩件史迹為先秦他家所不言，而史記夏本紀裏也未記載，很是可疑，但劉歆又不像是造這兩件史迹的人；當時就把這個意思請問顧師，顧師便說這或許是東漢人影射光武中興的事而造出的。我被他一言提醒，回寓又考查了一遍，覺得他的話確是不錯；因做了一篇少康中興辨的札記。來平以後，顧師命我替他修擴啓與太康一文，我因把這個問題加入，不料越寫越長，竟寫成了一篇四萬字的論文。後來又打算把它擴充成夏史考，遂又把少康中興的問題單獨寫了一章，就是本文的第三論。

最早懷疑少康中興說的人，現在想起來大約是齊召南（在齊氏以前，如孔穎達，司馬貞，張守節等都只襲司馬遷的疏略，而對羿浞代夏少康中興之說則未加懷疑。惟孔疏云，『魏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乃與初言不相應會，』似有懷疑的傾向。）

齊氏尚書注疏考證卷一說：

> 史記夏本紀於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略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譏。但據左傳國語，魏絳伍員俱能詳言羿浞干紀之事（案國語中並無羿浞干紀之事，）伍員述少康本末尤詳；夏統中絕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極盛如少康后杼，中興之臣，未有忠勳並懋如靡，有鬲，虞思，女艾者也。書序百篇並無其事，抑獨何哉？

齊氏以為史記夏本紀不載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的事，固然可以說是太史公的疏略，但書序百篇是孔子所手定，何以也沒有這件事的記載？這是很可疑的一個問題。就我們現在看來，夏本紀不載少康中興等事一

點可以證明西漢初年並沒有這種傳說；書序不載少康中興等事一點則可以證明西漢末年或東漢初年也還沒有這種傳說。齊氏的懷疑很可以做我們的先導。

懷疑少康中興說最猛烈的人要推康長素先生。康先生在新學偽經考卷二裏說：

> 夏本紀無夏中亡而少康中興事。此何事也，而史公於述本紀若不知，而於吳世家乃敍之邪？其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無來歷，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蓋戰國多雜說，史遷所謂『言不雅馴』者，歆入之於左傳，並竄之於史記耳。夏本紀稱禹後有斟尋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詩賦，並離騷亦歆所竄入；不然，何此一事敍至十二句邪？

康先生這段話說的太嫌武斷些了。劉歆既會把斟尋氏語竄入夏本紀，為什麼不在夏本紀中敍帝系處也竄入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等事呢？離騷即使也被劉歆竄改，但天問裏也有羿好田獵，寒浞殺羿，少康滅澆，覆舟斟尋等事，又將何辭以解呢？難道這也是劉歆所竄入的嗎？如果也是的話，那末天問的傳說又何以與左傳不同呢？況且劉歆又為什麼要杜造出夏室中滅中興的記載來？這實在是沒法解說的。因為康先生的話說得太不能使人起信，所以後來崔觶甫先生在史記探源卷二裏便說：

> 案羿浞代夏之事，太史公錄其文於吳世家，而此紀（案，夏本紀）無之；猶韓非傳載鄭武公伐胡

事，而鄭世家亦無之：此寓言，非實事故也。 太史公棄取自有精意，小司馬轉譏其疏略；所謂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也。

崔先生以爲羿浞代夏等事太史公是知道的，不過因爲這是寓言而非實事，所以他在夏本紀中削除不錄了。

案太史公的採錄古事向來只知道分別神話與人話，雅馴與不雅馴；人話便採，神話便棄去；雅馴的便採，不雅馴的便棄去；他那裏眞知道分別什麼寓言不寓言，實事非實事？ 他要有了這類見解，那末老子列傳裏也不會大段的把萬不可信的孔子見老子，老子教訓孔子的寓言採了進去，孔子世家裏也不會大段的把萬不可信的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等的故事採進去了（長沮桀溺等故事的不可信說詳錢賓四先生河南葉縣之長沮桀溺古蹟辨，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 羿浞代夏，少康中興的事既不是神話，又不是不雅馴，史公若知道了，斷無不信的道理，就斷無不採的道理。 這是夏代史裏最重要的事蹟，夏本紀裏如何可以删去不錄？ 至鄭武公伐胡的事與少康中興的事，其重要與不重要，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鄭世家裏儘可漏去鄭武公伐胡，而夏本紀裏決無漏去少康中興等等的理由。

我們現在根據齊康崔諸先生的意見，再進一步而主張少康中興的史迹是東漢人所造，或許還有人會對我們發生疑問。 因爲推翻一件重要的古代史迹，總是爲大多數人所不贊成的，他們會從沒有理由的地方找出理由來駁我們，所以我們不能不周密些，把容易發生誤會之點先解釋明白。 我們現在先解釋四點如下：

（一）東漢初年人不引少康中興的事。關於這點，或許有人會說東漢初年左傳尚未大行，而兵戈擾攘之時士不知學，所以無人引述少康中興的事。

我們的解釋是：光武帝和他的開國功臣多半是儒者，且有專攻左傳的人，對於這樣重要的古代史迹，決沒有不知的道理，也沒有不說的道理！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東漢功臣多近儒條說：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及為帝，每朝能，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遊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原注：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川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原注：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原注：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于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原注：復傳。）耿弇父況以明經為郎，學老子于安邱先生；弇亦少好學，習父業（原注：弇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為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常雅歌投壺（原注：遵傳。）李忠少為郎，獨以好禮修整稱；後為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原注：忠傳。）朱祜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祜不時見，

先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原注：儒傳）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原注：涼傳）。竇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原注：融傳）。他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遊學長安，見各本傳。是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本皆一氣相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卽有是臣也。

看了這段考證，賀難的人還有什麼話說？

（二）史記吳世家裏的少康中興故事是後人所加入。關於這點，或許有人會說後人爲什麼不同時把少康中興等事也加入夏本紀和越世家及子胥列傳呢？

我們的解釋是：改史記的人未必是有意作僞。他們已讀了改竄過的左傳，再讀吳世家，看見所錄子胥諫吳王的話太不完全，因替它增補了一下，於是少康中興的故事便被插入了（這種情形在古書上的例子舉不勝舉。）但是上下文他們又忘記拿左傳來校改，因此弄得史記之文在一人一段話裏既有從左傳的，又有背左傳的。這一點矛盾，使我們得發見它被增竄的痕迹，眞是不幸中的大幸！至越世家同子胥列傳則列在吳世家之後，改史記的人改了前面，便懶得再改後面了。這是古人編書的通病（就是現在的人也何嘗不然）。況且子胥的話在吳世家裏既已完全，則越世家和子胥列傳裏便簡略些也不甚要緊了。總之，史記之文若不是後人所改竄，則子胥的話應該全同左傳吳世家詳些，越世家和子胥列傳略些才對；爲什麼除了少康中興那

段故事以外的伍員的話，吳世家越世家和子胥列傳都大略相同而皆與左傳相異呢？至於夏本紀所以也不插入羿浞代夏，少康中興的事者，則因西漢以後史記流傳漸廣，讀本紀的人自然比較多，夏本紀裏沒有少康中興等等已成學界周知的事，所以不必也不能爲之增補。這並沒有什麼難解釋之處。

（三）少康中興的故事到曹魏的高貴鄉公才被特別表章。關於這點，或許有人會說少康中興的故事既是東漢初人所造，那末東漢人爲什麼不特別表章它呢？

我們的解釋是：東漢人在左傳裏插入少康中興故事的時候，光武中興的事業早已完成，需要這件故事做護符的時代已過去了。東漢人僞竄左傳的用意，也只是爲左傳增加些作料以求適合于東漢人的胃口而已。他們彷彿說：「夏代有同本朝同樣的一件大事，而大家都不知道，不是左傳記載着，這件重要的史迹便失傳了！可見左傳價值之高；大家還不應該用心誦讀嗎？」他們也許有些表章少康中興故事的話，不過古書殘缺，我們不能看到罷了。

（四）少康中興就是光武中興的倒影。關於這點，或許有人會說少康中興既然是光武中興的倒影，那末爲什麼少康中興的傳說又不全與光武中興的事實相合呢？

我們的解釋是：少康中興的傳說如果造得與光武中興的事實完全相合，那末西洋鏡馬上便會被拆穿了。漢代人雖愚，他們造僞古董的方法似乎還不至於呆笨如此（然而兩件中興的事蹟已有好多相同的地方了。）況且左傳裏那兩段記載的事蹟語句大半是有所本的，他們鈔了天問離騷等書的話，一切事情自不能完全

隨意的亂造。其實東漢人所特別杜撰的，也只不過是夏室中滅數十年又中興起來這個觀念罷了。

以上四點是人家最容易質問我們的，我們不能不先事辨明。此外可以招大家懷疑的地方必定還有，我們只好將來隨時作答了。

二十五年六月三日，頡剛書業記於北平小紅羅廠禹貢學會。

附錄 錢賓四先生來函

頡剛
書業 先生：

夏史考稿諸篇，均已拜讀，惟恨爲他事所牽，未能悉心探究，以答雅意。姑就一時感想所及，聊述兩點，不足云往復也。

來札有云，『觀扈之扈，自是有扈氏，但扈觀變成五觀之假設仍能成立。』私意若如尊論五觀乃扈觀傳說衍化，則根本上夏代並無所謂五觀，更不須考五觀究是如何五個矣。今尊論又坐實少康亦五觀之一，則不與前說相衝突乎？此一點也。

又尊論謂自揚子雲迄光武中興，其時左傳中均尙無少康中興事。惟班固古今人表明明與左氏記少康中興事合，故其離騷序謂『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是則少康故事之羼入左傳，應在光武後，班氏爲漢書前。其間年代太促；班氏亦博雅多識，何至爲其迷惑？且

左傳在當時傳本匪一，何竟不聞有發其覆者？此又一點也。

竊謂第一點只不必謂五觀係扈觀衍化即得，第二點疏說御史事將來夏史考成書，對此應注意也。（此層若說不破，但離騷天問雖與左氏不同，只是古代傳說兩歧，不必即是左傳乃東漢後僞羼，揚子雲只說了與左氏異的，亦不能逕據爲揚氏以前從無少康中興傳說（漢書地理志梁國虞下無少康等事，更不足爲少康傳說自後始生之證明矣。）

匆匆，即頌

撰祺！

弟穆頓首。

書業案：五觀從扈觀衍化而出乃是戰國時事，夏代固根本上無所謂五觀。五觀中有少康當是漢代之事。此乃傳說之演變，前後兩說並未衝突。班固自曾見左傳中關於少康中興之記載，考班固漢書成於建初中（今本漢書之成恐尚在其後，因後漢書又云「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也。南史劉之遴傳之班固漢書眞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者，後人僞作，不可信，鄙昔猶曾已詳辨之矣）其時離光武中興已遠矣。至「班氏博雅多識，」不至爲僞本左傳迷惑一節，考古人「信而好古，」往往無歷史之觀念；新撰初出之史說，常確然信之而不疑：如僞古文尚書出於魏晉之間，而同時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即錄之（或謂古文尙書即皇甫氏僞撰，非。）「固也個而愿」（龔定庵語，）其「博雅多識」亦未見有進於皇甫氏也。至「左傳在當時傳本匪一，何竟不聞有發其覆者，」則古文尚書在當時傳本亦匪一（東晉李顒曾引漢古文太誓孔安國傳，）亦何竟不聞有發其覆者乎？古人之學固未能以今人例之。

且所謂「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後漢書儒林傳語，）固當時在上者所提倡而儒者所自引以爲任者也。至漢書地理志梁國虞下無少康等事，然續漢書郡國志則有之，此因班固時少康中興等傳說初出，一般人容易遺忘（且地理志或與藝文志等同，大部分據舊文而成，故無少康等事，）而司馬彪時少康中興故事已經高貴鄉公之提倡而風行一世，故作史者亦不得不收錄之矣。

又案論語僞孔安國注云，「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憲問篇集解。據皇侃義疏本。）沈濤云，「『陸地行舟』於傳無徵。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有「陸地盪舟」之語，此正魏晉間人僞撰異說，西京時焉得有此不根之談乎」（論語孔注辨僞下卷？）案僞古文尚書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僞孔安國傳亦云，「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少康中興之觀念，論語僞孔注有之，尚書僞孔傳亦有之，何以此觀念但見於僞書乎？此亦足徵每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古史觀念已！

三四二　唐虞夏史考

（廿八，三，改定）

呂思勉

一　禪讓說平議

堯舜禪讓之說，予昔極疑之，嘗因史通作廣疑古之篇。由今思之，其說亦未必然也。予昔之所疑者：俞理初癸巳類稿合孟，莊，韓，呂，淮南五書，謂堯失一子。又據說文，管子，論語，謂稟爲堯子，不得其死。予因疑稟爲堯長子，被殺。其說之誤，已見丹朱僞條。又宋于庭尚書略說：據周官疏序引鄭尚書注，暨尚書大傳及鄭注，謂唐虞四岳有三：始羲和四子，爲四伯。後驩兜，共工，放齊，鯀等八人，爲八伯。其後則尚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以陽伯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和仲叔之後。宋氏謂伯夷卽左氏隱公十一年『夫許大岳之胤也』之大岳；國語周語『共之從孫四岳佐禹，』史記齊大公世家『呂尙其先祖嘗爲四岳』之四岳，亦卽墨子所染，呂覽當染之許由伯陽，大傳之陽伯，由與夷，夷與陽，並聲之轉。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正傳會咨四岳巽朕位之語。（路史發揮湯逐解云：『其逐四岳也，則許由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說者又奚必爲異，而以堯之禪爲虛哉？』其餘論論許繇曰：『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於四岳，則由旣在舉矣，豈得云無此人邪？』則許由卽四岳，羅氏早見及之矣。）予因謂四岳之三卽在四罪之中。又共工三苗皆姜姓，旣見流竄，許由亦卒不得位，蓋自炎黃以降，姬姜之爭，至唐虞之際而猶烈也。其實鄭以驩兜等四人爲四岳，已屬臆說無確據，且四罪之中有鯀，亦黃帝之子孫也。以許由不能踐位，而疑爲姬姜之爭，更無據矣。又禮記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各書皆同。惟孟子謂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萬章上篇，及史公五帝本紀，言堯舜事皆與書傳相合，可決爲同用書說。五帝本紀及索隱引書傳，皆有就時負夏之文，疑亦當有卒於鳴條之語。書傳今已散佚，史記則爲後人竄亂。下文云：『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非後人竄入，則史公兼存異說也。此說由今思之，仍爲不誤。惟當時又謂鳴條當近霍山，霍山實古南嶽，後人移南嶽於衡山，乃並舜葬處而移之零陵，鳴條爲湯放桀處，疑舜敗逃至此。則殊不然。鳴條實當在禹貢蒙城，說見湯放桀條。又伯翳，伯益實爲一人。說見二十有二人條。當時余謂夏本紀：禹立，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謂禹行禪讓，何以所傳者反父子相繼？則更不足疑矣。又淮南子謂『有扈氏爲義而亡，』高注謂『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書甘誓序疏，亦有『堯舜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之語，以爲啓之繼世亦有干戈之爭。然高注實據後人設說，義疏當亦相同。有扈爲義，蓋係假宋襄之儔，非奉辭伐罪之謂。說見有扈條。至諸子書中論堯舜禹事迹，近乎爭奪相殺者甚多，然皆屬後人設說，惟韓非說疑引記，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又呂覽言鯀難帝舜事，或有史實爲據耳。說亦見丹朱傲條。昔時所疑，蓋無甚得當者。惟果謂堯舜禹之禪繼，皆雍容揖讓，一出於公天下之心，則又不然。韓子所引史記之文，卽其明證。古代史事，其詳本不可得聞。諸子百家，各以意說。儒家稱美之以明天下爲公之義；法家詆斥之，以彰姦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眞則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說，以爲上世聖人絕迹後世，其說固非；今必一反之視爲新莽，司馬宣王之倫，亦爲未當。史事愈近愈相類，與其以秦漢後事擬堯舜，自不如以先秦時事擬堯舜也。自周以前，讓國者有伯夷，叔齊，吳泰伯，魯隱公，宋宣公，（春秋隱公三年）曹公子喜時，（成公十六年）吳季札，（襄公二十九年）邾婁叔術，（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啓（哀公八年）之倫。（又有越王子搜，見莊子讓王，呂覽

賈生，惟亦保信以明發生之義，其眞相不可考。）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眞，固可據此窺測矣。

然儒家所說，雖非史事之眞，而禪繼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書說之傳者，今惟大傳，而亦闕佚已甚。歐陽，夏侯三家，皆無可考。自當以孟子爲最完。今觀其說，則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義，然後設難以明之。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覲訟獄之歸，啓之繼世亦然也。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故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然則天之於下民亦厚矣，而何以仲尼不有天下？曰：無天子薦之也。何以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曰：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如常山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亦足以逃難而自信其說矣。當時雖莫能行，而國爲民有之義，深入人心，卒成二千年後去客帝如振籜之局，儒者之績亦偉矣。王仲任謂世士淺論聖人重疑（論衡奇怪）。劉子玄謂因其美而美之，雖有惡不加毀；因其惡而惡之，雖有美不加譽；（史通疑古）於古人之說史事最爲得實。康南海託古改制之論，已嫌少過，彼亦輕事重言，用信己見而已。今之論者，舉凡古人之說一切疑爲有意造作，則非予之所敢知矣。

附 囚堯城辨

晉時汲冢得書，自保實事，然其書之傳於後者，則悉爲僞物，世或以爲眞而信之，皆惑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

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案水經瓠子河注云：『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縣之小城陽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嗲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然則作竹書者，正因堯冢而附會耳。五帝之事，若覺若夢，魏史獨能得其眞，且能實指囚之偃之之地，豈理也哉？抑古豈有此史體乎？

二 丹朱傲辨

皐陶謨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釋文：『傲，字又作奡。』說文夰部：『奡，慢也。從百，從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

俞理初癸巳類稿曰：

奡與丹朱，各爲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曰：堯殺長子。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胤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爲胤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呂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子宙合篇云：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卽史記夏本紀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

> 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敖。房喬注云：敖，堯子丹朱。謂取敖名朱，若舉其謚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朱，奡，論語已偏舉奡；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奡與朱各為一人，有三代古文為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奡以傲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奡罔水行舟，則論語云奡盪舟也。經曰奡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為仇敵也。經曰奡殄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故；又得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奡者不是丹朱矣。

予案以奡與丹朱為兩人，說出宋人吳斗南，趙耘崧陔餘叢考引之。謂『羿善射，奡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說始孔安國，而朱注因之。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奡。禹之規戒，若作敖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今案古書辭義，重複者甚多，似不宜律以後世文法。況盪者搖也，左氏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與論語之盪舟，當係一義，非罔水行舟之謂。寒浞之子，離騷天問，亦均作澆。然天問有『覆舟斟尋』之語，則澆似能用舟師，謂其盪舟，於事為近。澆奡同音，未嘗不可通用也。

管子文義，殊為難解。強釋之，敖似嶅之借字。說文山部：『嶅，山多小石也。』爾雅釋山作磝。蓋亦可用以稱小石。堯，高也。敖在堯，猶言小石在高山，蓋戒慎之意。覺與臥，晦與明，敖與堯，皆相對之辭，以為人名，未必然矣。韓子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楚語作湯）有大甲，武王（楚語作文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亦見國語楚語。（楚語曰：「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鄒陽之說本之，特

易商均爲象而已。莊子謂堯殺長子，當亦此說，未必更有他義也。呂覽，孟子，淮南十男九子之不同，則古人於此等處，多以意說。去胤子則言九，幷胤子則言十；丹朱爲堯長子，古無異說，高誘注殆不誤。「丹朱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史記五帝本紀）乃儒家通三統之說，非事實，以此決丹朱之未見殺，誤矣。不得其死，非殄厥世。朋淫於家，更非骨肉爲仇敵。據此謂朱與羿以傲虐朋淫相惡，則幾於妄造史實矣。故愈說實無一是處。然謂羿爲堯長子，不得其死不確；而丹朱商均，亦有如五觀，大甲，管，蔡等爭奪相殺之事則眞矣。劉知幾疑古之篇，究爲千古卓識也。

古人之言，寓言實事，不甚分別，故欲辨其孰爲史實甚難。然亦有可以分別者。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山海經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南，其爲人相隨。」郭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不知係誤記此文，抑別有據。然即別有所據，亦此文之類也。）右下曰：「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一曰：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大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

滑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大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大子自取之也。」（韓子此文，亦見戰國燕策，史記燕世家，皆不如此之詳。滑壽作厲毛壽。徐廣曰：一作曆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難三云：「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五蠹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說疑曰：「舜偪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忠孝曰：「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曰：「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新序節士曰：「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起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皆寓言也。呂覽舉難曰：「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楚辭哀郢曰：「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九辯杳杳作冥冥，衆讒人作何險巇，餘同。戀世曰：「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注：「言有

不盡之過卑父之罪也。』淮南氾論：『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霸有暴亂之謀。』）可見其爲設辭矣。惟韓非說疑之文稱記曰，記爲古史繇之稱，似有記載爲據。又呂覽行論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欲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論衡率性：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强。）其說雖涉荒怪，然似亦以史事爲據也。

三　共工禹治水

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而周語以共工與鯀並列，謂其治水無功，此成敗論人之辭，非其實也。臯陶謨載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九者數之極，九川但言其多。四海謂中國之外。云濬畎澮距川，則但開通溝瀆耳，初未有疏江道河之事也。此蓋禹治水實迹。禹貢篇末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與周語所謂『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者，同爲泛言無實之辭，蓋皆相傳舊文；其前分述九州治迹，及道山道水之文，則皆後人所附益也。此等附益之文，參觀諸子，頗有可以互證者。孟子滕文公上篇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下篇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管子輕重戊云：「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虻，韘七十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墨子兼愛中篇云：「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灑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以利荊楚于越與南夷之民。」莊子天下曰：「墨子稱道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呂覽愛類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新書脩政語上篇云：「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通之九路，灑五湖而定東海。」（說苑君道，淮南要略略同。）淮南本經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道廛澗。」人間云：「禹鑿龍門，辟伊闕。」修務云：「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皆就己所知之地理極意敷陳，而不計其實，禹貢特其尤甚者耳。說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者。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乃州字本義。后土之所平，禹之所同，皆不過如此。孟子述水患情形曰：「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滕文公上）又曰：「龍蛇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滕文公下）淮南云：「民皆上丘陵，赴樹木。」（本經）又曰：「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齊俗）其言治水之功者：管子曰：「民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輕重戊）淮南曰：「使民得陸處。」

（人間）固無異於后土之所爲。其爲禹之佐者：禹自言之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皋陶謨）孟子亦曰：「益烈山澤而焚之，」「后稷教民稼穡。」（滕文公上）

此亦厲山氏之子之所爲耳，柱固先秦而爲稷，厲山亦卽烈山也。禹益稷之功，何以過於前人哉？而一蒙湛樂淫佚之名，一見稱以明德之遠；則甚矣世之有成敗而無是非，而書之不可盡信也。

知禹貢諸子所言禹事，皆以意敷陳之辭，則知鴻水之患，實未及於西方。河患情形，古今一也。諸書侈言鑿龍門，通砥柱，辟伊闕，道瀍澗者，以當時人民，避水西遷，所見奇迹，實以龍門砥柱爲大；而西河伊雒，又爲有夏之居故耳。淮南地形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

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時則云：「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湮洪水之州；（莊逵吉云：『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湮水，以爲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禹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靑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

吟。故倚歌發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回集五嶽。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又云：「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回昆侖，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漠。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其敷陳與諸子書同，而又雜以荒怪。然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貢云：「禹敷土，」商頌亦云：「禹敷下土方。」實與淮南王書吳越春秋，暨前條所引山經之言相通。蓋古事之傳於後者，僅有極簡略之辭，（如敷土之類）其詳，皆後人以意附會。而薦紳先生之言，與齊東野人之語，遂至於大有逕庭，若能深窺其原，則知其所附會者不同，而其爲附會，初無以異，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西方史家有言曰：「史事者，衆所共信之故事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以息壤陻洪水者，謂以土塡平低窪之區也。山海經言術器復土壤以處江水，復卽詩「陶復陶穴」之復，則就平地增高之也。此蓋古代治水誠有之事，抑亦其恆用之法。神話中仍有人事，猶之寓言中之名物，非可僞造也。大子晉言共工墮高堙卑，卽取土壤以塡低地之事。其云壅防百川：墮者遏絕之，欲堙卑，斯必

不免於壅川矣。 防者，築爲堤防，史記所謂鯀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 然則鯀與共工，徒知壅防湮復，而不知疏道，此其所以終敗，而禹所以克成功歟？ 夫如是后土安能尸平九州之名，而爲百世所禋祀也？ 然則禹之所以克享大名者，黃帝之族戰勝共工之族，乃舉洪水之患治水之勞攘，悉蔽罪焉，而功則皆歸諸禹也；抑禹之時，洪災久而自瀦也；不則避水西遷，漸抵河雒，其地本無水患也；三者必居一於是矣，或且兼有之也。 其治水之勞，安民之惠，必無以大過於共工可知也。 管子揆度曰：『共工之王，水處十之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則共工氏實居水鄉，后土之能平九州，猶今荷蘭人之與水爭地也，其勞必不讓於禹矣；其爲民之所禋祀也，宜哉。 管子又曰：『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揆度） 又曰：『黃帝之王，童山竭澤。 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輕重戊） 燒山林增藪，焚沛澤者，益烈山澤而焚之也。 焚之則山童矣。 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者，以焚燒逐禽獸，不利其器以與之鬥也。 前此蓋嘗與之鬥矣，不如焚燒之之善也。 竭澤卽禹之濬川，斬羣害則其栞木。 然則禹治水之法，前人久用之矣。 故曰：洪水至禹而平，非洪災之久而自瀦，則西遷之業至禹而成也；而共工與鯀皆被惡名，必非其實矣。

淮南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在魯，已見少昊條。 禹貢言九州治迹，惟兗州獨有降丘宅土之文，亦古史實迹之僅存者也。 然則西遷之業，必至禹而大成；堯都晉陽，必非事實。 堯典，皋陶謨皆言洪水懷山襄陵，所謂山陵，亦水中州渚耳，非真出孟門之上也。 呂覽言黃炎固用水火矣，（蕩兵）得毋是時水災方甚，戰

時多決水以灌敵；而火攻之法，亦或得之烈山澤之餘與？

四　有扈考

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偽傳：「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　疏云：「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案疏辭非必偽傳之意。　淮南齊俗曰：「有扈氏為義而亡。」　高注曰：「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　馮衍顯志賦曰：「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亦此意。　蓋經生舊有此說，義疏本以立言也。　然恐與史實不合。　周書史記曰：「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　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　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亡其社稷。」　所謂不恭者也。　韓非子說疑曰：「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失度其公孫彊之流乎？

偽傳云「有扈與夏同姓。」　疏云：「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　然皆無為啓庶兄之說，未知高誘何據也。　又甘誓，墨子明鬼引其文，而作禹誓。　畢校云：「莊子人閒世云禹攻

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孫氏閒詁云「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啓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案古以後嗣之事系之先王者甚多，不必作此調停之說也。

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注云：「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苞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爲民主也。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又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注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案此注恐非。該與恆當俱是人名。該爲有扈所弊，爲牧牛羊，及有扈敗時，亦弊於牧豎之手，其人名恆，旣弊有扈，復得朴牛之瑞也。史記秦本紀：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正義：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

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案後書羌傳言爰劍與劓女遁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則傳異錄之語，當出羌中。水經沔水注引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阪，峻崿百重，絕壁萬尋。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則南山之地，本多朴牛，無怪羌中之有是說也。然遂依舊說，謂有扈在鄠縣，則恐未然。禹啓時兵力，恐尚不及此。甘恐即周時王子帶封邑，（見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在河南，正有夏之居也。

五　太康失國與少康中興

太康失國，少康中興，為夏代一大事，而史記夏本紀一語不及，正義以此譏其疏略，其實非也。古人著書，各有所本。所本不同者，既不以之相訂補，亦不使之相羼雜，各如其故而傳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也。夏本紀之所據者，蓋繫世之倫；吳世家載伍子胥之言，則所據者國語之類：二者固不同物也。十二諸侯年表曰：「譜牒獨記世謚，」此蓋周官小史所職；國家之行事，固別有史以記之矣。夏本紀之不及，又何怪焉？

難者曰：譜牒獨記世謚，於國家行事，有所不詳，是則然矣。然其關涉君身者，則亦不得而略也。如秦紀（見秦始皇本紀後）獨載其君世系享國年數及葬地，而於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亦未嘗略，即其明證。今夏后相，身見殺於寒浞；少康始依有仍，後奔有虞，為之牧正，為之庖正，其降為人臣久矣。奮起綸邑之中，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是漢光武，蒙古達延汗之傳也。而史記曰：「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一若安常處順，父子相繼者，不亦疏乎？應之曰：大康以降，夏雖中衰，統緒實未嘗絕。至於相之見弒，少康之降為人臣，則其事尚有可疑也。請詳其說。

墨子非樂：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

楚辭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又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注：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也。郝懿行箋疏：案九代疑樂名也。竹書云：夏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韶於大穆之野。大荒西經亦云：天穆之野，啓始歌九招。招即韶也。疑九代即九招矣。又淮南齊俗訓云：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今本傳寫形近而譌也。李善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此經云：舞九代馬。疑馬字衍。藝文類聚九十三卷及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此經，亦有馬字。或並引郭注之文也。然馬之戲，恐非上古所有。）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注：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明啓亦仙也。箋疏：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啓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鄉。今案御覽此文，即與郭注所引為一事也。）一曰大遺之野。（注：大荒經云：大穆之野。）

又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

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義具見於歸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注：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

此啓之所以致亂也。離騷王逸注曰：「夏康，啓子大康也。」案離騷下文又云：「日康娛以自縱，」康娛二字相屬，則逸注誤也。孟子言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意但主論禪繼，非史實；且亦無由知啓繼位時非賢君也。山海經所載乃神話，與史記趙世家扁鵲列傳所載趙簡子，秦穆公事極相類。啓亦作開者，漢人避景帝諱也。

周書嘗麥：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離騷：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天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揚雄宗正箴：昔在夏時，大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

此言大康失邦之事，其亂蓋由於內鬨，猶齊桓死後五子爭立也。遂凶厥國，國指夏都，蓋卽殷。見堯舜禹都邑條。失乎家巷，失同佚，言逃亡民間也。五子之亂，蓋得彭壽而復定。雖失故都，仍據他邑爲君如故，故大康，仲康，相得相繼在位。五子交爭，而仲康仍得繼大康者，或二人本同黨；或後降於大康；如契丹太祖時諸弟

之亂，亦或不與，或降而見釋也。天問言死分竟地，或亦有據地自立者，特太康，仲康相相繼爲正統，故繫本特記之也。天問又云：「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王逸注謂眩弟指象，似非。眩弟蓋指仲康。相仲康子，少康相子，其後相繼有國，後嗣逢長蓋指此；謂仲康危害厥兄，何後嗣反得逢長也？逢，大也，即洪範「子孫其逢」之逢。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能光大夏業也。勤子屠母，蓋謂愛其子而殺其母，疑即揚雄所云有仍二女事，其詳不可得聞矣。天問又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注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彭祖爲舜所命二十二人之一，見二十二人條。彭爲祝融八姓之一，歷唐，虞，夏，商，皆爲強侯，其能爲夏戡亂，亦固其所。天問故事，漢世蓋本莫能說，又寖以失傳。王逸自謂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事事可曉，實則乖繆甚多。如其釋彭鏗斟雉帝何饗，恐全是望文生義。（帝當指天帝。言饗其雉羹，乃賴以永壽。）釋受壽永多，亦神仙家言。惟彭祖壽考，當本有其說，神仙家乃從而託之。周書之彭壽，未審即彭鏗與否，古稱人多以號，亦或因其壽考而稱之爲壽也。

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此言羿代夏之事。云因夏民以代夏政，則據有夏之故都，且代之號令諸侯矣。然固無害於太康，仲康，相等之自君其民，如衛滿得朝鮮，便降其旁小邑，服屬眞番，臨屯然箕氏之後，猶王馬韓中也。天問言革孽夏民，與

左氏因夏民之說合。然羿乘亂入據耳，非稱兵犯順也。僞古文尚書曰：「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一似夏之喪邦，皆由羿之逞亂者，失其實矣。

左氏襄公四年：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

離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天問：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濱？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此寒浞篡羿之事，乃有窮氏之內亂，與夏無涉。夏當是時，固仍保其所據之地也。王逸注曰：「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與？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此說蓋已非其朔。古神話當以雒嬪爲河伯之妻，羿射殺河伯而奪之也。亦可見羿實有河雒之地矣。

左氏昭公二十八年，載叔向母之言曰：「昔有仍氏生女，

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封豕，疑即天問之封豨。傳說中或以爲人，或覺以爲豕，謂射殺之而以其膏獻諸上帝也。禹貢稱「禹錫玄圭」；檀弓言夏后氏尚黑，疑夏以黑爲徽號。此玄妻及前所引眩弟，疑並嘗作玄。玄妻，即純狐。楚辭言羿射封狐，疑夔之族爲豕，禹之族爲狐。（案，吳越春秋言九尾白狐造禹，禹以爲當王之徵。）羿射封豕封狐，實戕二族圖騰之神。神話中謂狐爲浞妻以報羿也。孟子離婁下篇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下引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事，以明取友必端。則逢蒙羿之黨，左氏所謂家衆也。淮南詮言曰：「羿死於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注：桃部，地名，莊逵吉云：「桃部即桃棓，」其說是也。羿之死，蓋逢蒙實爲主謀。逢龐同字，逢蒙殆龐圉之族乎？

左氏襄公四年：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

又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

逢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天問：惟澆在戶，何求於嫂？（注：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注：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注：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

此言浞滅相及少康中興之事。如左氏之言，則夏嘗中絕，然其說有不可盡信者。野蠻時代，十口相傳之說，理亂興亡之事，必以一女子為之經緯。如蒙古源流考之洪郭斡拜濟，雲龍紀略之結媽，三妲皆是（見章氏遺書文集卷八。）左氏之言，看似全係史實，然逃出自竇一語，已顯類東野人之言矣。離騷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蓋亦有娀佚女之倫。女艾即女歧，與澆淫亂，而少康乘機殺之，所謂諜也。天問又云：『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注云：『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則亦神話中人物也。古事之傳於後者，人神恆相雜。其後士夫傳述，則人事多而神事少；東野人言，則人事少而神事多。看似殊科，實同一本。左氏所載，亦神話之經士夫改定者耳。其原既為野言，其事即非信史。信后緡真出自竇，女艾真為閒諜，則愚矣。后緡女艾之事不可盡信，則其餘之語，不可盡信可知也。左氏之言而不可盡信也，則夏祚曾否中絕，實可疑也。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而左襄四年杜注云：夷氏。正義云：「此傳冉言夷羿，故以夷爲氏。」案呂覽勿躬亦稱夷羿。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仁夷同字，水經河水注云：「大河故瀆，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窮后羿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路史謂「羿偃姓。女偃出皐陶。世紀云不聞其姓，失之，」蓋本諸此。竊疑夷爲羿之號，偃則其姓也。有鬲爲羿同姓，靡之往奔，似謀爲羿報讎。其後輔立少康，則因羿子已死，其後或無可立故耳，非必盡忠於夏。杜注謂爲夏之遺臣，似失之。史記夏本紀言禹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楚辭天問云：「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漢書律曆志載張壽王以化益爲天子代禹。則偃姒二姓在當時並爲強族，其勢實代相干。故益雖見排於啓，羿仍能代夏政；其後雖以好田爲浞所篡，而姒偃合謀，卒覆澆豷也。夏本紀言禹後有有男氏，斟尋氏，斟戈氏。索隱曰：「系本男作南，尋作鄩，斟戈，左傳系本皆云斟灌。」男南皆與任同聲。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穀梁作任叔，疑有仍卽有男，與夏同姓。杜注云后緡母家，亦誤也。戈灌一地，過亦殆卽斟鄩。寒浞滅是二國，而使二子鎭之爾，亦可見當時同姓之國，恆相援衞矣。

世紀又言：羿自「帝嚳以上，世爲射官。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案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部：「𢏚，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𢏚善射。」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淮南本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世紀蓋合此諸說以爲一說也。世紀又言：浞因羿之室，生澆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同論語孔安國注。澆奡二字，可相假借。然盪舟實非陸地行舟。天問云「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注云：「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天問文固不次，然特所問因仰見圖畫而發，不依年代先後云爾。非遂毫無倫序。「湯謀易旅，」承前引惟澆在戶云云下，上下皆言夏事，中忽間以殷湯，似不應陵亂至此。朱子謂湯乃康字之誤，亦近鑿空。宋本說文及集韻類篇引論語，盪並作湯，則天問之湯謀，亦卽盪謀，謂動謀也。澆蓋能水戰，而少康覆其舟師。罔水行舟，蓋譬喻之語，不徒非澆事，丹朱亦未必實有其事也。（書疏引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妄矣。水雖治，豈遂無水可以行舟邪？）參看丹朱敖條。

史記魯世家：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絕不祀。晉世家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此云家人，卽離騷佚乎家巷之義。（書業案，此條爲追記。）

六　論湯放桀地域考

史記夏本紀云：「湯率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殷本紀云：「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

師敗績。湯遂伐三㚇。』周書殷祝曰：『湯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尚書大傳略同。惟末句作『桀曰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墨子三辯：『湯放桀於大水。』荀子解蔽：『桀死於亭山。』御覽皇王部引尸子：『桀放於歷山。』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於郕，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本經：『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鳴條，放之夏臺。』主術『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注：焦或作巢）脩務：『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列女孽嬖夏末喜傳：『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女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夏本紀正義云：『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今淮南子無之。疑並引此文而傳寫奪佚。）

合諸文觀之，則有娀之虛桀初敗處；鳴條再敗處；南巢被禽處；亭山卽歷山，亦曰南巢之山，則其被放處也。墨子尚賢下篇言傳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則古放逐人固有於水中洲上者。左氏哀公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則夏臺卽在亭山之上，正洲上之圜土也。參看婦人無刑，圜土卽稱作兩條。（楚辭天問云：『湯出重泉，夫何辠尤。』則桀囚湯亦於水中。）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旣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章山疑亭山之誤。郭注云『于章，山名，』似非，或亦有譌誤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離婁下）其地迄無確釋。今觀呂覽登自

鳴條乃入巢門之譯，則鳴條地勢必高，巢門或亦天然形勝，而非巢國之門與？ 抑巢固因山爲郭也。 予又疑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或卽指此。 書序雖僞，亦當采古籍爲之也。 郕當卽春秋時之郕國，見隱公五年。 公羊作成。 後漢時爲成縣。 左氏杜注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地在今山東寧陽，於魯頗近。

桀都河洛，其敗顧在齊魯，殊爲可疑。 案左氏昭公十一年，叔向言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有緡卽有仍，已見毫條。 說苑權謀曰：「湯欲伐桀。 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 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 伊尹曰：未可。 彼尙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 明年，又不供貢職。 桀怒，起九夷之師。 九夷之師不起。 伊尹曰：可矣。 乃興師伐桀而殘之。」 則桀於東方亦頗有威力，天問桀伐蒙山，儻卽詩奄有龜蒙之蒙與？ 宜其敗於魯也。 （韓非子難四：桀索岷山之女。 岷山亦卽蒙山也。）

三四三　唐虞禪讓說釋疑

錢穆

（廿九，一，五改定）

唐虞禪讓，爲中國人豔傳之古史，自今觀之，殆古代一種王位選舉制之粉飾的記載也。 考之史乘，東胡如烏桓（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注引魏書）鮮卑（同上）北狄如契丹（舊五代史外國傳）蒙古，其先王位，（烏桓鮮卑皆稱「大人」）皆由衆部落豪帥推選。 中國上世疑亦有此。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 嚚訟可乎？」 此爲堯命其臣推選王位候補人，而堯臣首以堯子丹朱對，則其時

王位繼承已漸有傳子之端倪矣。堯既不欲傳子，又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爲堯重命其臣推選，而驩兜舉共工，復不得堯之同意也。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此爲堯廷第三次推選，堯重違衆意而試用鯀。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此爲堯廷第四次推選而始得舜。若如此說，則當時王位承繼人，乃經衆貴之推選，得時王同意，再登朝試績，既可經前王之指導，又得爲實政之練習，意良美，法良密，較之烏桓鮮卑契丹蒙古諸族，似稍智矣。（此特據堯典推說，自不得謂全屬當時實況。然當時實況自亦可由此推測也。）孟子說其事，謂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此後文王時所謂「虞芮質厥成」，即三國志魏志烏桓傳引魏書所謂推舉健能理決，鬬訟相侵犯者爲大人也。）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此乃孟子對於古代王位選舉制加以一種理想的說明，而其說有可以補堯典之缺者。即前王既卒，爲之王位候補人者（即古書所謂相或冢宰，）得權攝三年，此三年實爲正式試績之期。

若三年治績不愜衆情，似猶未得實踐王位。故舜三年之後，乃避而他去，以待衆意之表決。（此亦特據孟子言之，未必全屬當時實況，然孟子說亦不應全出捏造，彼應有所受。傳說之來，自有最先之事實爲之基地，與環境說並不悖。）至於堯既舉舜，而又歷二十八載，此乃事態之變。大率王位候補人之先定，當已在前王耄老之際也。

然王位之繼承自選舉轉爲世襲，亦爲各民族共循之軌轍。中國自禹之傳啓，而傳子之局定。禹與啓之在當時，其殆如鮮卑之有檀石槐，契丹之有阿保機乎？孟子說之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繼承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由是說之，前王既崩，後王攝位三年，衆情不愜，固得別從賢者。若其所從而爲前王之子，則君位世襲之制，卽由此漸立也。

更據孟子之言推之，則當時所謂三年之喪，其意義並不在前王之子之居喪三年，而實在王位候補人之居攝三年也。及傳子之局既定，而前制遺迹尚有存者，故曰君死聽於冢宰三年，於是乃有所謂三年之喪，而其精神則已全失矣。惟如伊尹之放太甲，則猶稍有古制之遺意耳。（據此言之，則儒家主行三年之喪，尚不得古人眞意，更何論其託古改制。否則孟子此段文字，重在君位之禪讓，並不重在三年之喪，既由孟子託古僞造，不應如此造法。）

曰：然則舜放堯偃朱之說如何？余曰：此必先傳堯舉舜，二十八載始死，故後人造爲舜放堯偃朱之說以

讖儒。若先有放堯偃朱之事，儒家託古，何乃託之於放堯偃朱之舜？且苟言儒家託古改制則孔子雖言堯舜，並不主廢王位之世襲。孔子既不欲改此制，何必多造一謊而託此古？孟子明言舜傳禹禹傳啓皆天而非人，則孟子亦並不主改世襲之制爲禪讓也。

余讀堯典，其文雖成於後人，其傳說之骨子，則似不得謂全出後人揑造。如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漢人不得其解，則以大麓爲總錄焉。輓近餘杭章氏爲神權時代天子居山攷，專制時代宰相用奴攷，而『大麓』眞義始顯，此不得謂後儒之託古矣。堯典言巡狩，乃古遊牧時代大人集諸部落會獵之制也。春秋此制猶存。匈奴秋馬肥大會蹛林亦應如之。以巡狩而封禪，則因會獵而有祭祀也。（匈奴又於歲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封禪特一種野祭之禮耳。）因封禪而有明堂，明堂在野，其製近穹廬，故有辟雍，則幕野者挖四溝以避雨水也。（清儒考明堂者，自阮元之說出而始近情實。）後人不得其說，而緣飾之以理想之高義。更後之人益不得其說，則謂全屬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遠，豈應古之學人專好造謠乎？古人言堯舜陶漁及舜浚井治廩諸故事，殆亦如烏桓大人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之意。（後漢書烏桓傳。）陳相稱許行之言，亦謂神農與民並耕而食，其傳說來源非全無因，而後人各以意粉飾說之，遂致多歧。孟子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使二嫂治朕棲，此等話定亦有受，若孟子自造，恐無如此意境。近人全認傳說爲僞造與說謊，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礙也。

三四四 中國政治哲學與中國歷史中之實際政治

馮友蘭

（廿六，一，清華學報十二卷一期）

依中國舊日對於歷史之見解，中國歷史可截然分為兩時期，卽所謂三代以上及三代以下。所謂三代以上之時期，乃一完全黃金時代。在其時社會之各方面，皆完全為理想的。至於三代以下，則完全為一墮落時期；在此時期中之各時代，其距三代愈遠者，其墮落愈甚。邵康節之皇極經世，卽此種見解之最有系統的表現也。近日依吾人對於歷史研究之進步，此種見解，已完全不能存在。近日吾人皆知，所謂三代以上之社會之所以似為完全理想的者，乃因古人已將其理想化也。古人所述三代以上之社會，多非歷史而實卽其政治或社會理想。現此已為一般人所共喻，不必再煩詳說。

本文所欲詳說者，卽現在一般人雖已打破上述之傳統的見解，而仍不免有為另一種見解所囿者。現在一般人固已知在實際歷史中，所謂三代以上與所謂三代以下，並無如前人所說之不同，但多仍以為先秦哲學所託諸古代之理想，與歷史多完全無關。中國歷史中人之行事，與中國哲學中所提倡之理想，大部分全不相干。依此見解，歷史與實際，完全成為兩橛。此見解，就一方面言，乃與上述之傳統的見解正相反。蓋依傳統的見解，以前哲學家所有關於政治社會之理想，卽是實際，不過此實際只古代有之耳。依此另一種見解，則以前哲學家所有關於政治社會之理想，只是理想，不但在所謂三代以後，與實際政治社會無關，而

且迄未與實際政治社會有關。就另一方面言此兩種見解又有相同處。蓋此兩種見解俱認爲實際歷史可與哲學家之理想完全不相干，實際與理想可以完全成爲兩橛，不過此所謂另一種見解卽所謂三代，使之同於所謂後世耳。

此二種見解，所以有此相同之處者，蓋此二種見解，皆以爲所有政治社會哲學，皆爲哲學家所憑空特創，以爲其當時或後世之實際政治或社會所取法。依此看法，則各種政治社會哲學，乃似來自實際政治或社會之外，硬加於實際政治或社會者。因其係外來硬加之物，故實際的政治或社會可受之可不受之；換言之，此諸哲學家所有對於政治或社會之理想，可以行，可以不行。其實各種政治社會哲學，對於實際政治或社會，並非外來硬加之物。某種政治社會哲學卽所以說明某種實際的政治或社會之純形式。某種實際的政治或社會之存在，亦必依某種政治或社會哲學，爲其理論的根據。二者『相依爲命，』有不可分之關係。純形式之有，固不待人之說明。然人之所以有說明某種純形式之政治社會哲學，則因事實上某種政治或社會之將出現或已出現。因此之故，理想與實際，不能成爲兩橛。所謂理想者，卽人對於純形式之知識也。

因哲學家之政治社會哲學有時係說明將出現之某種政治或社會，故哲學家常有見稱爲先知者。先知固可說，但須知哲學家所先知之出現，無待於哲學家之先知。『雄鷄一鳴天下曉，』非雄鷄能使天曉，乃天欲曉而鷄始鳴也。天將曉而鷄能先感覺之，故先鳴焉，人聞其鳴亦感覺天之將曉，由此義言，此卽所謂

『以先覺覺後覺』也。非雞鳴能使天曉，乃天將曉而雞始鳴，故雞鳴之於天曉，必不能成為兩橛。在普通狀況下，天將曉，雞必鳴；雞已鳴，天必曉。政治社會哲學之於實際政治社會，其關係大致亦如此。一種政治社會哲學之發生，常為一種實際的新政治新社會之先聲。故在表面視之，似此新政治新社會為此新哲學所創造。其實實際的政治社會乃為各種實力所支配，非空論所能影響。實際的新政治新社會乃自實際的舊政治舊社會中生出，非哲學之空論所能生出也。所謂哲學家者，不過先感覺此新者之將至，故為雄雞之一鳴焉。在此方面，謂哲學家為先知先覺，固無不可，不過其所先知之出現，應不待其先知，如上所說。

然哲學家亦有比雞高明之處，有大過於雞者，即雞對天曉之先知不過有一種感覺，可謂為『先覺』而不可謂為『先知。』哲學家對於新政治新社會，不但先能感覺其將至，並有時能知其純形式。故可謂為『先覺』與『先知。』哲學家亦有須待某種政治或社會之已出現，方能逐漸知其純形式者。要之對於純形式之知識，乃哲學家所特有。惟因其知之有早晚，故某種政治或社會理想，有時發生於某種政治或社會實現之前，有時於其後，有時與同時，有時有一部分於其前，有一部分於其後，有一部分與同時。要之皆所以說明此某種政治或社會之純形式，而某種政治或社會之得此說明，亦得有其理論的根據焉。此理想與實際之所以互為依附而不能不相干也。此就政治或社會哲學之起源看，政治或社會哲學不能與實際政治或社會成為不相干之兩橛。

上文謂某種實際的政治或社會之存在，必依某種政治或社會哲學為其理論的根據。一種政治或社

會之存在，必有實際的力量以維持之。其所以尙需理論的根據者，人雖不完全爲理性動物，而亦非完全爲非理性動物。故統治人羣之政治社會，除依實際的力量維持外，尙須在理論方面對於其自己之存在，有所說明，以滿足人之理性。所以每一種政治或社會必需要一種政治或社會哲學以爲其存在之理論的根據。

有一故事謂：孔子廟之香火常不及財神廟及關帝廟之盛。孔子怪而問財神及關帝。財神及關帝說：汝無大洋，無大刀，香火安能如我等之盛？然孔子香火雖不及財神關帝之盛，而畢竟尙有其廟，尙有相當香火，則可見在人事中理論亦不可少者。孔子爲漢以後政治之理論的靠山，故在事實上孔子之香火，自漢迄清，有增無減。至淸末孔子升爲大祀，大成殿改爲九楹，香火之盛，可謂極矣。雖世變之來，以孔子爲理論的靠山之政治，一時似不能繼續，孔子之廟有成爲歷史上之陳蹟之勢，然實際政治之勢力，有不能一時即轉變者，所以孔子之香火，亦不能即全廢。所可言者，即實際政治，無論如何演變，要之皆不能不有其理論的根據。故爲實際的政治之理論的靠山者之廟，終必有居之者，不過其爲誰則不定耳。

上文謂政治或社會哲學，所以說明將出現或已出現之實際的政治或社會。如其所說明爲將出現者，而其將出現者又與現在者相反對，則此哲學家即常爲人所視爲叛徒。如其所說明爲已出現之政治或社會，而且爲正存在者，則常爲人所奉爲國師，帝師。常有一人而先爲叛徒，後爲國師者；歷史中其例甚多。此就政治或社會哲學之實際用處看，可見政治或社會哲學不能與實際政治或社會成爲不相干之兩橛。

下文乃就中國政治哲學中之禪讓說，與中國實際政治之關係，加以說明，以見中國之政治哲學與中國

之實際政治，亦非爲不相干之兩槪。禪讓說爲一種說明君主政權權力來源之理論，亦可謂係一種轉移政權方式之純形式之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政權之轉移頻繁。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引史墨云：「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此所云「自古以然，」雖不必是，而當時之實際的政治狀況，則確係如此。在政權轉移之際，新得政權者之所以得政權，在理論上必有所說明。戰國時之政治哲學，即所以說明此諸種政權轉移方式之純形式而爲其理論的根據。故戰國時之政治哲學，即其時實際政治之反映也。此時之政治哲學，可分數家論之。

依其時儒家之政治哲學，政治上之大位，必有大德者方應居之。如荀子說：「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正論篇。）惟聖人方可爲王，但聖人不必生即爲王，或生即可爲王。無位之聖人，得位之方法，或爲和平的，即所謂揖讓；或爲非和平的，即所謂革命或征誅；前者以堯舜爲理想的代表，後者以湯武爲理想的代表。（堯舜揖讓之說，顧頡剛先生謂起於墨家，頗有可能，但其說究係大成於儒家。）

儒家又以爲爲王者固需是聖人，然不必每聖人皆可即爲王。聖人之爲王，尚須有天命。天命不可見，於民意中見之。故凡爲民之所歸者，亦即天命之所與，所謂「天與人歸」者。依此說，則一聖人得政權，其政權之根據，乃因其有聖德及奉天命。

墨家之說，就政權權力來源之一點言，大約與儒家同。至陰陽家則有五德終始之說。依此說每一統

治天下之政權，皆代表五行中之一德。五德各有其「數」即各有其當運之時。其數既終，則繼起之德，即代之以興。依此說則一新政權之興，乃因有此政權者所代表之「德」之「當運」。後世於皇帝銜上加「奉天承運」四字，即用儒家及陰陽家之說，以表明其政權之所自來。

道家亦講所謂讓王。但從其個人主義之觀點，以為凡聖人皆不欲以治天下自苦。故遇有機會，即棄天下若敝屣而樂於讓之他人。但見讓者亦必不受。此不能說明一新政權之所以興，而可引以說明一舊政權之所以廢，故後世亦有用之者。

此數理想為當時實際政治之反映，而以後實際政治上政權之改易，亦多以此為其理論的根據。秦本為舊有的政權，其有全中國，乃舊政權之擴大，非新政權之取得，然已用陰陽家之說，自以為得水德而王。漢高祖之即帝位，在形式上係由諸侯之公推。諸侯以為高祖「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故「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高祖謙辭說：「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諸侯又說：「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德施四海。」「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高祖於是乃說：「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漢書卷一高紀上。）於是乃即皇帝位。其所以即位之形式的理由，即為其有大功為「天下之民」之所歸。此所用完全為儒家之政治哲學。所以高祖雖初輕儒生，而後卻以太牢祀孔子。孔子已漸成以後實際政治之理論的靠山矣。

及西漢末年，王莽以新代漢。其所以代漢之形式的理由，據說是受漢高帝的禪讓。他即位時，「坐未

央前殿下書曰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前漢書九十六上。）此開漢魏以後用禪讓方法轉移政權之先路。不過用此方法之手續禮節尙未十分完備。

及東漢之末，曹操執政，漢封他魏公，加九錫。後又封他爲魏王，詔書稱他「勳過稷禹，忠侔伊周。」又命他「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三國志魏志一）。及操死，曹丕繼爲魏王。「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在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顚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淸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序，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及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三國志魏志二）曹丕於數次謙讓之後，乃「爲壇於繁陽。」他登壇受禪時，「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受於臣。憲章有虞，改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無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卜之

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僚登壇受帝璽綬告類於爾大神』」（三國志魏志二注引獻帝傳。）至此，用禪讓轉移政權之手續禮節乃完全齊備。在此手續禮節中可算是把『天與人歸』『奉天承運』的情形表示淋漓盡致。此册文幾完全用論語堯曰篇文。完全用儒家及陰陽家之政治哲學，亦可說完全用當時儒家之政治哲學。

以後歷代禪讓，大都用此手續禮節。大都某人將受禪，其時之皇帝，即先封之爲某王，加九錫。在九錫文中，列舉某人之『聖德神功』，繼之即正式將帝位傳於某人。其禪位册文，大都與上所引册文相同。就中國歷史上看，我們可以說曹丕之受禪，乃爲以『禪讓』轉移政權之方式，立一完全的套子。所以趙翼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數十代，歷七八百年。眞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二十二史劄記卷七。）

歷代禪位册文，亦有與上所引不相同者。有禪位册文，爲舊主留地步者，不言其自己有失德，但言其自己厭倦政事，故須讓賢。如南齊禪梁的策文說：『農軒炎皥之代，放勳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服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旗，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玆歸運，惟能是與』（梁書卷一。）此從另一立場立論，故不用儒家哲學，而用道家哲學。

梁敬帝又禪位於陳，他的策文說：『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

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哉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壁，精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勝然興歌，脩能斯授」（陳書卷一。）又璽書云：「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己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在，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同上。）此全抄齊禪梁策文，亦用道家哲學。他的禪位策文如此說，故梁書「史臣」亦說：「敬皇高讓，如釋重負焉」（梁書卷六。）

禪位册文之絕不爲舊皇帝留地步者，則如隋禪唐册云：「在昔唐虞，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若釋重負，感泰兼懷」（舊唐書卷一。）依此所說，舊皇帝因失德之故不但失了有天下的資格，並且失了讓天下的資格。照普通禪位册文，末尾有「於戲」云云一段訓誡新皇帝之詞。若此册文，則自然不能有此一段了。

册文中亦有兼用儒家及道家哲學者，如唐哀帝禪梁册文云：「上古之書，以堯舜爲始者，蓋以禪讓之興，傳於無窮。故封泰山，禪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則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獨有。自古明王聖帝，焦思勞神。惴若納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則兢畏，去之則逸安。且軒轅非不明，放勳非不聖。尙欲遊於姑射，休彼太庭，矧乎曆數尋終，期運久謝，屬於孤藐，統御萬方者哉？」（舊唐書卷二十下。）此意謂既不願幹也幹不了，故

讓賢。

有人說：儒家之政治哲學，必聖人乃應有天子之位。揖讓禪位，必聖人乃可受之。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上所述歷代禪讓，其受天下而執新政權者，其果為聖人乎？ 對於此問題之答案是：自形式上觀之，新朝之主，無不是有聖德神功者。 如王莽將即皇帝位，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等九百二人，稱他的政績：『九族既睦，百姓既章。 萬邦協和，黎民時雍。 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前漢書九十六上） 以後歷代受禪之主，無不受這一種的稱讚。 況後世凡皇帝無不是聖人者。 故皇帝的身體稱聖躬，皇帝的旨意稱聖旨，聖諭。 在後世，凡為皇帝者都是『當然』聖人。

有人說：那都是假的呀！ 我回答：我並沒有說他是真的呀！ 不過當時的人們所以要用那個假者，即是必需用那個假話纔可以說得下去。 換言之，即必需用那一套理論，他的政權之存在，纔有理論上的根據。

要說到假，我們可以說古今所有的實際的政治，政治者以其所依之理論，即以其純形式，嚴格繩之，都可說是假。 現在西洋所行之代議政治，在清末民初之際，一般人都認為其實際情形與其所依之理論，完全相合。現在我們知道在代議政治之實際政治裏，巧取豪奪的情形，也是家常便飯。 照反對代議政治的人的看法，在代議政治之實際的政治中，各政黨之後臺老板之操縱民意，無異於三國演義中所說曹操司馬懿之操縱其名義的君主。

要說到不假，古今所有的實際的政治，大都能於相當程度內，使人或一部分人，相信他真能代表他所依

之理論，他的純形式。就此方面言，則又可謂爲不假。例如西洋在中世紀，各君主的尊號上有 by the Grace of God 字樣，正如中國皇帝之銜上有「奉天承運」字樣者。此在當時，大部分人眞信之。如中國人所謂「眞龍天子」者，衆皆以爲其有當天子之「命」。故其「洪福齊天」「聰明無過帝王」「金口玉言」皆爲其當然有之資格。故皇帝爲「當然」聖人。又如西洋之代議政治，雖不免有以上所說之情形，然至少有一部分人深信其眞能代表民意。

卽以禪讓一事言，近世一般人以爲堯舜爲眞禪讓，曹魏以下，乃假禪讓。其實在宋以前，一般人並不是這個看法。在六朝時，魏晉與唐虞並稱。如北魏禪北齊詔云：「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又册云：「漢制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習矩，率由舊章者也。」（北齊書卷四。）此可見當時人以魏晉之禪讓，眞可與唐虞比擬，非若以後以莽操爲駡人之詞也。卽舊五代史周恭帝紀贊亦云：「夫四時之序，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禪，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宋太祖受周禪，薛居正不能不於此贊禪讓之美，此亦固然。但引漢魏爲例，以爲贊美之詞，可知當時人對於漢魏禪讓之意見。若以後，例如袁世凱稱帝，人只可以唐虞頌之，不可以魏晉頌之。

以魏晉之事爲截然與唐虞不同者，大約始於南宋，其時正是爲三代以上及三代以下之分正嚴之時。所以漢魏之事，司馬光資治通鑑書漢帝禪位於魏。而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則書「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

山陽公。』尹起莘資治通鑑綱目發明說：『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爲聖人，商周不失爲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篡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僞辭，衰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胡爲自漢而下，一何堯舜之多耶？今綱目於此，直以稱帝廢主，大書於册。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斯言一出，諸史皆廢』（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引。）所謂前史信其僞辭者，非以前作史之人盡可欺，蓋宋以前人對於此事之看法，有不同耳。趙翼說：『六朝忠臣，無殉節者。』『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故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

故偶有一二耆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不惟不必以身殉，並可再仕新朝，而當時亦『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陔餘叢考卷十七。）所謂『儒學昌明，』即宋學昌明也。自南宋以後，朱子之思想，籠罩一切。故『斯言一出，諸史皆廢。』自此以後，漢魏，魏晉之事，不復爲禪讓之實例。於是其惟一實例，只有曾無人見之唐虞，虞夏之事矣。

然此不過對於漢魏，魏晉之事，看法改變耳。以禪讓方法移轉政權之理想，仍繼續存在，不過行之者不自以爲莽操，而自以爲舜禹耳。清末清帝退位，政權轉移之際，在形式上乃由皇帝下詔，將政權讓於民國。

其詔稱：「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此詔所用之哲學，與歷朝禪位册文所用大致相同。 所以在當時隆裕太后有「女中堯舜」之稱。 清室優待條件，准清帝於其小朝廷內，保持其原來排場，正如曹魏以「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郊祭上書不稱臣」（三國志魏志二）所謂「虞賓」者是也 隆裕太后所說「長受國民之優禮」云云，正隋恭帝所謂：「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

民國三四年間袁世凱籌備帝制，其所根據之理論，仍爲儒家之一套政治哲學。 袁世凱於民國三年先修改總統選舉法。 依其新選舉法「每屆行大總統選舉時，大總統代表民意，敬謹推薦有被選舉爲大總統資格者三人，」「被推薦者之姓名，由大總統先期敬謹親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密貯金匱。」 此金匱藏於特設之石室。 石室金匱，平日不得開啓，至選舉大總統之日，大總統始「敬謹」將所推薦之人名，宣布於大總統選舉會。 大總統選舉會就大總統所推薦之三人及現任大總統共四人中，選舉一人。 此規定雖用選舉之名，而其中所包涵之哲學，完全爲孟子所稱堯薦舜，舜薦禹之說。

袁世凱所召集之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君主立憲國體，即上表奉袁世凱爲皇帝。 其兩次表文，歷敍袁氏功德，如歷代禪讓之九錫文。 並云：「歷數遷移，非關人事。 雖則清室鑒於大勢，推其政權於民國。 今則國

民出於公意，戴我神聖之新君。』『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億兆歸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無主。伏冀撝衷勉抑，淵鑒早回，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此謂清室禪讓於民國，民國禪讓於袁世凱。其立意措辭，與歷代禪讓冊文，完全相同。

總之，在二十四史中，歷朝之取得政權，在形式上幾乎是以用禪讓方法爲原則；所謂『征誅，』乃是例外。自秦以後，在諸統一中國之大朝代中，在形式上完全以征誅得政權者，只漢高與明太。東漢雖亦以征誅起，但他在形式上是恢復故物，並非取得新政權。唐雖實際上以征誅起，但形式上仍是受隋禪。至於元清二朝，乃外國入主中國，乃舊政權之擴大，非新政權之取得。以至清末清帝退位，政權轉移之際，在實際上爲革命，但在形式上，乃由隆裕太后讓位，如上所說。至袁世凱稱帝，仍以儒家之政治哲學爲根據。此可見儒家之政治哲學，直至最近，仍與實際政治不可分離也。

本來儒家禪讓之說，乃理想的一人政治所必要者。理想的一人政治中之『一人，』必爲一首出庶物，能領袖羣倫者。此『一人』既必有此資格，故於其死後，必須另有同資格者以繼之。原有之『一人』既首出庶物，則於繼任者之選擇，亦必有較一般人更正確之見解與判斷。所以繼任之人，亦即歸其選定，推薦。

今日一人政治，有重興之勢。若莫索里尼，若希特勒，皆以『聖王』自居。前游歐時，與國社黨中之談政治哲學者晤及，嘗詢以若現在之首領，一有不幸，則將若何。彼答謂現正計議，由現在之首領，預先指定一繼任者，以備其自己有不幸時，繼其職務。此正中國政治哲學中聖王禪讓之說。蓋禪讓說所說，既爲理想的

一人政治所必要，故實際上之一人政治，必須用之。 此所以理想與實際之不能爲不相干之兩橛也。 至於在實際政治中實際與理想果相差若干遠，則可隨時隨地不同，乃另一問題，非此所論。

三四五 天問「阻窮西征」解

（廿五，五，一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五期）

童疑

楚辭天問云：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阻窮西征」二句，王逸解曰，「阻，險也；窮，窘也；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 洪興祖補註云，「羽山東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東也；上文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則鯀非死於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巖險而至羽山耳。」 「安得夫良藥」句，王逸解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墜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今案，此三語非言鯀與王子僑事，實言羿事也。

「窮，」窮石也；離騷云「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淮南子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 則窮石本西方之地名也。 「阻，」徂之通假字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路經

邛來大山峯高坂，峭危峻險，有倍岐道。……』則以辟險釋『徂。』韓愈岐山操亦云，『彼岐有岨。』岨卽阻也，則阻徂本通。徂，往也；『徂窮西征』者，謂西征往窮石也。史記大宛列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淮南子以爲弱水出窮石，則『徂窮西征』者，卽言羿往窮石見西王母也（山海經大荒西經謂崑崙山下有弱水之淵，西王母之處。）『巖何越焉』者，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則言羿越崑崙之巖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者，『臧』卽『藏』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則此言羿得良藥而不能固藏爲姮娥所竊也。張衡靈憲云，『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此尤可證『阻窮西征』之義，知神話中之羿嫦娥與西方固有密切之關係也。

自東漢初年人讀天問此文，已不能解其義，乃造爲『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之文，而竄之入左傳（左傳后羿代夏少康中興二節文乃東漢人竄入，君另詳夏史考，）不知天問所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之『夏』當讀爲『下，』左傳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與恤下地之百艱，』則『革孽夏民』者，卽言帝降夷羿於下國，爲下民革除憂患也。不然，窮石極西之地，羿何得據之以代夏政乎？知『阻窮西征』之爲『徂窮西征，』『革孽夏民』之爲『革孽下民，』則左傳之僞又不待論矣。

附志：羅苹毛奇齡並以「阻窮西征」二語爲說羿事，讀「阻」爲「徂」，但「徂窮西征」說不可通。

二十五，三，六，草。

附函

一　楊拱辰致童疑書

疑兄如握：

大作『盟津』補證及天問『阻窮西征』解，已拜讀。盟津問題，關係尚小，因僅一字孤證，對禹貢全篇問題無多大幫助也。今弟於此不願多所評論。『阻窮西征』解一篇，誠爲吾兄之偉論，石破天驚之語，非凡夫所能道；引山海經淮南子作天問注脚，自王逸以來之注家未有如兄者也。弟之私意，置兄此文於觀堂集林史林中實無愧色。但弟亦非無條件之贊成，仍有部分之保留，即弟仍不承認左傳襄四哀元二段文字爲東漢初年人所加入也。西方有窮石，東方亦何嘗無窮石，東方之窮石乃夏代之政治中心，則謂后羿自鉏遷于窮石非無根據也。弟在夏地理考（即夏民族考）中曾有考窮石之文曰：

水經河水注謂『平原鬲縣故有窮后羿國。』蓋羿入窮石後乃名有窮也。鬲縣今山東德縣境，窮石與此不能相遠。近傅孟眞先生謂窮石即窮桑，未聞傅先生詳說，不得知其證。但我則甚贊成傅先生此說，蓋『石』與『桑』爲同紐字，又陰陽可對轉也。既知窮石爲

窮桑則窮石之地望易求矣。左傳昭二十九年有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注謂「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而帝王世紀有云，「少皞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於周爲魯；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是窮桑既云在魯北，即非曲阜，相距亦當不遠。蓋窮桑亦即空桑也，淮南子主術訓：「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誘注「空桑地名，在魯。」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有云，「……見窮桑少昊之虛，實二渠九河之地，爲古代驅逐之場，而建都則於曲阜，蓋九河水草豐美，爲耕牧之鄉。」則知夏之都於窮石，非無因也。

由以上考證則知「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之文非必出於東漢也。如謂「阻窮」不辭，則古來以地爲氏者多有，即以「阻窮」代稱后羿亦無不可，猶之今日之稱張南皮李合肥也。

竊思左傳襄四一段非無可疑，但非出自東漢，乃戰國晚年編輯左傳者加入之文。此項加入材料，與凡例書法爲同一來源；蓋左傳之原料乃取自各國策書，左傳編者融會而貫通之，比附於經，加入書法凡例，又雜引古史詩書卜筮以炫其博。弟近來尤有大背康崔之說法，即主張左傳本傳春秋者，此觀於韓非子及韓詩外傳引左傳作「春秋之記曰，」而引國語作「記曰」可知。

兄謂東漢人加入此兩段文於左傳爲證明「一姓可再興」之例。但何必取證於此，周宣平事

皆可爲證也。況史記吳世家之引用，兄亦能如崔氏史記探源之悍，斷爲後人所竄入乎？拉雜寫來，卽弟對於后羿西征之故事，已因兄文得其解，而兄之目的，卽用以證左襄四年文爲東漢人所加入，則弟仍不贊成也。

吾兄以爲弟說如何？

弟楊守啓。三，十八。

二　童疑復楊拱辰書

拱辰吾兄：

接讀來示甚佩，以雜事牽纏，久未作答，歉歉！后羿代夏，少康中興事之爲東漢人僞造與否，弟對此問題已積半載探索之心力，迄今仍認此史迹爲東漢人所僞造也。左傳襄四年哀元年兩節文字首尾橫決語無倫次，僞證昭昭，卽吾兄亦謂其爲後人所加入，是否非左傳原文一問題似可不必更討論。（但襄四年所錄之虞人之箴確有所本，其母家蓋爲辛甲百官箴，在此箴中羿祇爲夏代之帝，非夏室遺賊也。）茲請再述其鈔襲僞文割裂不通僞迹之一斑：左傳后緡「歸于有仍」一段語本揚雄宗正卿箴「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之文，（少康旣不恭，尙得謂爲中興之主邪？案「少康不恭」本初學記及仿南陽叢書重刊宋淳熙本古文苑。章樵注古文苑本作「太康不恭，」章本前人譏其「移易篇第，增重文句，實非舊觀」；「太康，」無訛「少康」之理，且有仍二女與有虞二姚應合，「太康」之文殆章氏所妄改者，今著其失。）但彼以有仍女爲少康妻，此則以爲后相妻，而其爲敗國亡家之后妃則同。（張超誚靑衣賦亦云，「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僞古文尙書五子之歌襲下一句。）「少康

爲『仍牧正』一段語本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之文，但彼乃述商祖王亥事，（說見王靜安先生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此則以之加於少康之身；王逸楚辭章句此節下注云，『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績，祀夏配天也。』可見東漢人對天問此節文之誤解。少康『有衆一旅』語本天問『康謀易旅』之文，（『康』舊作『湯』，據朱熹說正。）但彼所謂易乃指有扈，（『扈』『易』通用，見其昌先生說。）謂少康謀澆事也；此乃易『易旅』爲『一旅，』通乎不通？『使女艾諜澆』語本天問『惟澆在戶，何求於嫂？……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之文，但彼以女岐爲澆之嫂，此則以女艾爲少康之間諜。（女岐女艾一人之變，）則涉上文『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之語意而誤也。凡此數點，稍細心讀天問本文，以之與左傳對勘，卽能發見其僞迹矣。（左傳與天問語尙多，詳證見夏史考。）至史記吳世家之錄少康中興語，明明乃後人所加入。（吳世家被後人竄亂處最多，請參看梁玉繩史記志疑及崔適史記探源與拙作史記吳世家疏證。）不料讀書細心如吾兄者乃亦被其迷惑。試問史記原文若確錄左傳之文，何以敍少康，後之伍員語又不從左傳而採之他書？吳世家此節所錄子胥語全與子胥列傳越世家同，獨多出少康中興一節，與左傳合，而其上下文又與左傳異，此其故可長思矣。蓋後人讀史記見所錄子胥語不全，乃代爲錄全之於吳世家，以見史記之周密；而上下之文又忘以左傳校改，遂變成太史公錄一人一節語本兩部書矣。又改史記者非必有意作僞，故不自掩其竄入之迹。至夏本紀之無少康中興事，則以東漢後

史記流傳漸廣，讀本紀者自較多，夏本紀無少康中興事已爲學界周知之事，不必爲之增補。子胥列傳越世家所以亦不加入者，以文繁避複耳。至於鉏窮之名決不能作爲后羿之號，「鉏窮」爲后羿之號，特吾兄之自我作古耳。毛奇齡之尤又何足效邪？且鉏窮乃兩地名，豈可合爲之一號？「帝堯先居陶，後居唐，故號陶唐，」乃魏晉以後人之謬說，深思精考如吾兄，當亦弗以爲然也。總之：后羿代夏少康中興事若確出於戰國以前，如此可寶貴之夏史僅存碩果，竟從無人稱引，而太史公既曾見左傳亦不錄之入夏本紀，不亦太可怪邪？且夏人又何以不報少康而報杼乎？種種疑點不能盡釋，則吾人惟有終信少康中興史迹乃東漢人僞造之說耳。（周宣平與夏少康漢光武事大不相同，不能取相比附。）忽復，恭請著安，並乞再教！

弟疑拜復。三，二十三。

三四六　天問「阻窮西征」新解

唐蘭

（廿六，四，一，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

禹貢五卷五期有童書業先生天問阻窮西征解一文，謂「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三語非言鯀與王子僑事，實言羿事也。又謂窮爲窮石，阻爲徂之通假字，「阻窮西征」者謂羿西往窮石，見西王母。「巖何越焉」謂羿越崑崙之巖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言羿得良藥而不能

固臧，爲姮娥所竊也。　童先生因此遂謂『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爲東漢人所造而竄之入左傳者。

按童先生此文頗有新見，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爲羿事，誠屬不刊之論，惟於『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二語之解則未是。　讀阻爲徂，徂窮西征，徂征之義相近，古殆無此文法也。　且天問原文曰：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今節取首尾四句而爲說，亦未合也。

余謂天問之文，當有錯簡，『阻窮西征』以下二十四句當在『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下。　今錄改定本如下：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楊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鰲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以上六章二十四句原在「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下，今移此。）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應龍何畫？　河海何歷？

鯀何所營？　禹何所成？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　川谷何洿？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

鯪魚何所？　鬿堆焉處？　羿焉彃日？　烏焉解羽？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皆歸䠶籥，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孼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顚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湯（此字疑誤）謀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此一段述鯀至少康之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當在「纂就前緒」章後者，化黃熊自是鯀事，下章云「鯀疾脩盈，」又明出鯀名，則此二章皆鯀事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誠如童先生所說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而爲姮娥所竊之事。「陽離爰死，」陽離者日也，蓋卽羿彈日之事。然則此二章皆羿事也。「蓱號起雨」兩章，與「洪泉極深」以下各章，事類句法，完全相似，本當相銜接也。又「浞娶純狐」章下抽去「阻窮西征」六章，亦正與「惟澆在戶」一章相銜接。然卽此六章一經改次，通篇史事，秩然不紊矣。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二語，依今改定本觀之，亦是鯀事無疑。窮者窮山也。海外西經云「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窮山在其北」亦卽窮石，離騷所謂「夕歸次於窮石，」淮南子云「弱水出自窮

石，」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然則窮山之地當在今甘肅山丹縣之地也。按上文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海內經云「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復亦當為腹字。郭璞注引開筮云「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也。」初學記二十二引歸藏云「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是古代神話謂鯀死羽山，三年不腐，剖以吳刀，於腹中生禹也（吳越春秋謂「鯀娶女嬉剖脅而產高密，」帝王世紀謂「鯀妻脩己，胸坼而生禹。」皆剖腹神話之稍異者。）下文云「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左傳正同。晉語作黃能，能卽熊字，後人以為三足鱉者誤也。歸藏啓巫為黃龍，龍為能音之轉，是神話又謂鯀化為黃熊為巫所活也。羽山在東方，而巫則在西方。海外西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又云「女子國在巫咸北，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在女子國北。」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大荒西經：「有靈山，巫咸，巫卽，巫朌，巫彭，巫姑，巫眞，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是窮山與諸巫相去不遠。然則「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似是一事。古代神話殆謂鯀屍剖而生禹，其屍體遂化為黃熊而西征，被阻於窮山，卒越巖而南，求活於諸巫也。古代神話今多闕亡，故天問之文多不可解；然若此類，則尙可以意逆之也。

童先生以「阻窮西征」為羿西征往窮石見西王母，則「化為黃熊」云云為不可解。此說蓋不可信，

然則由此所推測者亦不足據矣。

附答書

立庵先生：

拜讀大作『天問「阻窮西征」新解，』至精極佩！業等懷疑少康中興之事，憑藉並不僅此；前與頡剛師合作之夏史三論（載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二卷三期）中辨少康中興事，舊證不下數十，可復案也。先生『阻窮西征』之解，深有理致，足成一說。惟業尙有疑者，即拙撰『天問「阻窮西征」解』之說似亦未爲全非，僅敷前義，尙乞再教：

業前謂『徂窮西征，巖何越焉』爲羿西征往窮石越過崑崙之巖見西王母。先生謂『「徂」「征」之義相近，古殆無此文法。』謹案，詩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大雅桑柔：『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此皆『征』『徂』與『徂』『往』連文，與天問『徂（阻）窮西征』之例正同；蓋古人文法僻陋，似不可以今日之文法求之也。（淸儒常犯此類過於求通之病。）

蓋天問之語本言羿事，以羿見西王母乞不死之藥事與鯀復活之事連類，故幷舉之。若曰，羿嘗西征越崑崙之巖而至窮石見西王母，乞不死之藥矣；不死之藥能使人復活，如鯀化爲黃熊，巫即以不死之藥活之。故下又言羿得良藥不能固藏，爲姮娥所竊，蓋深嘆羿之時機不如鯀也。

先生重分天問章次，條理淸晰，頗有七八分之可能性。惟『鼇戴山抃』四語疑指澆事。毛奇

齡云：

「「釋舟陵行，」解舟而陸是行也。「遷，」移也，卽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奡盪舟，」皆是也。」（天問補注。案：朱陶談『無若丹朱奡』之奡與夏時之奡爲一人之分化，說詳夏史三論。）

案毛說甚是！近聞一多先生謂奡卽臬（說見離騷解詁，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今手頭無此書，從略不引，）其說亦極辨；則此四語似仍當在『惟澆在戶』章之上矣。

先生讀海內經『鯀復生禹』之『復』爲『腹』字，極是！惟斥後人以『能』爲三足鼈爲非，則又疑未安：考揚雄蜀王本紀云：『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鼈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鼈靈尸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靈爲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鼈靈決玉山，民得安處。……』此鼈靈自卽鯀之分化，則解『能』爲三足鼈似亦未爲誤也。（且熊爲獸屬，焉能入淵？）

解『阻窮西征』爲羿事初不始於業：羅泌路史後紀十三夷羿傳『自鉏遷于窮石，』羅苹注云：『鉏今澶之南衛，窮石卽有窮之地。……杜預而來，皆以爲西郡刪丹，妄矣。……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蓋亦因誤。予有以知天問非屈原作。注以爲鯀阻羽山，尤妄！」

毛奇齡天問補注亦云：

『此羿事也。「阻」當作「鉏。」地名。「窮」卽有窮國也。巖，險也，越，過也。羿自鉏遷窮急于西征，其巖險何所過於他國也。此特指遷窮一事。……下二句隸事，問中一節兩事者多有，亦是一例。』

此皆以左傳文證天問，其說是也！惟羅氏信左傳而疑天問，彼不知左傳之文實由天問來：天問爲原始之神話，而左傳爲晚出之人話也。又二氏皆以『阻』爲地名，卽『鉏，』此說亦非，『鉏窮西征，』尙成何文法乎？

夫左傳『后羿自鉏遷於窮石』一段文爲東漢人所竄入，其證甚多，除夏史三論所舉外，卽如竹書紀年：『（帝少康）十八年，遷于原。二十一年，陟，』之文亦甚奇特。考夏都本近伊雒。如逸周書度邑篇云：

『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遠天室。』

此河南之夏都。至大河以北，惟山西之唐虛亦曾爲夏都，見於左傳（帝相居帝丘，胤甲居西河等事均從商史誤變，不足信。）先秦其他書中未有言及夏曾都原邑（在今河南濟源縣）者。抑竹書紀年之記載另有所影射乎？考光武帝葬於原陵。後漢書明帝紀：『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光武與少康同爲中興之主，而同歸宿於一名『原』之地，天下之事寧有巧合如此？不特此也，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竹書紀

年云：

「伯杼子征於東海。」

而後漢書明帝紀亦云：

「顯宗孝明皇帝……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

永平六年，……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

少康子帝杼所征之「東海」與光武子明帝所封之「東海，」其間關係又當如何邪？

夫古今兩本竹書紀年之文多出後人僞撰，前人及近人已有評論，則少康居原與杼征東海之事，得非出於光武及明帝故事之反映乎？ 以竹書爲例，左傳文之爲僞竄又端可知矣。

天問「阻窮西征」之解苟如業說，則爲左傳文僞竄之證；即如先生所說爲鯀事，左傳彼文至誤以鯀事爲羿事，豈非更足爲其晚出之證乎？ 故業與先生所討論者仍在少康中興事之信實與否一點，至若「阻窮西征」解說之不同，猶其小焉者耳。

草此，恭請 教安！ 後學童書業拜上。 三月十二日

顧頡剛

三四七 有仍國考

（廿五，七十六，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十期）

左氏哀公元年傳云：

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

讀此文，知有仍爲夏后相妃后緡之母家，夏時諸侯之國。此國地望，舊說不詳。賈逵云，『緡，有仍之姓也。有仍，國名；后緡之家』（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杜預云，『后緡，有仍氏女。』皆因仍左氏之文而不著其國所在。又昭公四年傳云：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十一年傳云：

桀克有緡以喪其身。

讀此文，又知有緡與仍爲二國，緡乃國名。賈逵云，『仍，緡，國名也』（史記楚世家集解引，）與哀元年注以緡爲有仍之姓者不同。杜預因之云，『仍，緡，皆國名。』然則仍與緡是一是二？此吾人當考之問題也。

緡者，僖公二十三年傳云：

齊侯伐宋，圍緡。

則春秋時宋地。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東緡縣，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杜預注左傳亦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則其地蓋在今山東兗州以西一帶。緡之地望既知，仍之所在亦可求矣。韓非子十過篇云：

> 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

知有仍又作有戎。有戎當卽春秋時魯西之戎；左傳隱公二年：

> 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潛，唐，皆魯西之地。極，賈逵云，『戎邑也』（左傳正義引）蓋魯於會戎後又以兵力侵戎，戎乃再請盟以固好。此戎之所在地，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則在今山東曹縣，固與緡地相近矣。有戎蓋又卽有娀也；故史記殷本紀云：

> 桀敗於有娀之虛。

與左傳韓非說頗同，知有娀之地固與桀之滅亡有關。

按有娀之國亦以女顯，詩商頌云：

>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又云：

>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鄭箋云：

> 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

是有娀者，商始祖妣之母家也。 商國在東方，有娀之國當亦在東方，猶姜嫄之姜與周並在西方然 有娀女及『天命玄鳥』之故事亦見於離騷及呂氏春秋，離騷云：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呂氏春秋音初篇云：

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帝令燕往視之。

臺至是而一女化身爲二女矣。 夫彼何以化耶？ 曰：請少待，會將論之。

仍，當即任。 左氏僖公二十一年傳云：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任』『仍』古通，左傳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傳作『任叔』可證。 故路史國名紀載『太昊後任國，或曰仍也。』 任者，杜預云：

今任城縣也。

則在今山東濟寧縣，固又與戎地及緡地相近；蓋戎，緡，仍皆一族之國也。

關於后緡故事之來源，吾人應參看天問等書。 天問云：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古本竹書紀年云：

后桀伐岷山，進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而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引）

岷山蓋卽蒙山，亦卽有緡（舊以此蒙山岷山爲蜀地，蓋非。）桀伐岷山取二女以致亡國，故曰『桀克有緡以喪其身』；然則后緡者桀之妻也。淮南子等書並云『桀爲瑤臺』，則岷山之二女，亦卽有娀二佚女之張本也。揚雄宗正卿箴云：

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初學記，古文苑）

王引之讀『降』爲『閧』（讀書雜志餘編下）謂家亂也。少康取有仍二女致五子家閧（少康卽啓之分化，說詳顧頡剛與童書業先生同作之夏史考）與桀取有緡二女致亡國之事正相類。又少康取有仍二女故事，後世不經見，必是較早之傳說，而離騷及左氏哀元年傳少康取有虞二女故事，或卽由取有仍二女之故事分化而出也。張超誚靑衣賦云：

有夏取仍，覆宗絕祀。

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襲其下一句，則『覆宗絕祀』遂謂『五子家閧』之事。自桀之事轉移於少康之身，夏代中絕說由此興矣！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傳又云：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樂正后夔之不祀亦由於取有仍氏女，有仍氏女眞可謂不祥之物哉！羿滅有仍氏女之子，澆滅有仍氏女之夫，羿澆亦有仍氏女之敵讎哉！

仍，緡，本二國名也，而哀元年左傳則以緡爲有仍之姓。后緡，桀之妻也；有仍氏女，少康之妻也；而哀元年左傳則以爲相之妻，少康之母。甚至賈逵一人之說亦以隨順傳文，前後矛盾；李貽德以爲賈注或繕寫有誤（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吾人以爲不如直斷哀元年左傳之文爲僞造之爲宜。何則？昭四年左傳明以仍緡爲二國，而少康中興之事固非東漢初年以前人所得知者也（說詳夏史考見本年將出版之燕京大學史學年報）。

附有仍女故事演變略表

女名	所見書	時代	故事
有娀（有戎）二女	詩商頌，離騷，呂氏春秋	夏以前（？）	天命玄鳥下地遺卵，娀氏之女吞而生契
岷山（有緡）二女	天問竹書紀年	夏末	后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棄其元妃末喜氏于洛。末喜氏與伊尹交間夏。
有仍氏女玄妻	昭公二十八年左傳	夏代（？）	樂正后夔取有仍氏女玄妻，生伯封，爲有窮后羿所滅。
有仍（有戎）二女	揚雄宗正卿箴	夏中葉	少康取有仍二女，致五子家降（閧）之亂。
有虞二女	離騷，哀公元年左傳	夏中葉	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女而邑諸綸，遂復興夏室（採班固云淮南王作離騷傳說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
有仍氏女后緡（有緡）	哀公元年左傳	夏中葉	過澆滅夏后相，相妃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致中興。

二四八　夏世即商世說

（二五，一二燕京學報第二十期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節錄）

陳夢家

史記夏本紀敍禹至帝癸凡十四世，殷本紀敍帝嚳至示癸凡十四世，竊疑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而湯桀之革命，不過親族間之爭奪而已。夏商一系之說，發於二年前，今分條述之：

（1）地理文化相同：王國維殷商制度論，『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爲名，而殷人承之矣。』

（2）兄終弟及之制：商之繼統法，以兄終弟及爲主；夏世弟及之例有三：一，夏本紀大康傳其弟中康，中康傳子相，相傳子少康（少康疑太康子。）二，帝王世系帝皋生發及履癸，而發癸皆相次爲帝。三，夏本紀不降傳弟扃，扃傳子廑，廑傳不降子孔甲。

（3）治水之世業：禹以治水名，而契冥皆有功於水。

（4）先妣爲神媒：月令鄭注：『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志焦喬答王權略同；而世本之「塗山氏名女媧，」路史後紀二及餘論二皆云古以女媧爲神媒，風

俗通略同。

(5)禹爲商人之祖：商頌長發：「……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帝者禹也，帝立子生商，卽禹立有娀爲妃而生契也。禹商相湯順序而下，是禹乃殷祖。……又齊侯鎛銘：「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伐頣司，敷厥靈師，伊小臣唯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6)夏商帝王名。多相重複：

a. 夏——夒 ……案卜辭之「夒」乃「夏」字也。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臼，臼兩手，又兩足也。」其形與卜辭所謂「夒」極肖。稍異者爲「夏」兩手而卜辭一手。廣均禡部夏，胡雅切，上一字胡與嚳之上一字古苦皆從古聲，其發聲同。「夏」之由始祖名而族名而國名地名而種族之大名，與「商」相類；「夏」爲中國之人，蓋別於四裔野人。卜辭若「羌」人象人而羊角，并必羌人有角，乃表示其非中國之人；而「夏」則堂堂乎中國人之象也。

b. 啓——契 「啓」「契」古音相通，大荒西經「啓」作「開，」漢人稱啓母爲開母，而「契」亦有開義，大雅緜「爰契我龜，」傳「契，開也。」啓作九辯九歌，而啻（卽嚳卽契）爲樂師（按見呂氏春秋古樂篇）；啓淫佚康樂而嚳商均均有不善之名。

c. 相——相土 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之「土」猶言「宅殷土茫

茫』……之『土』，謂相時彊土及於海外也。相之誤名相土由此。周初金文大豐𣪘銘云：『不顯王乍相，不𢑴王乍庚，不克三殷王祀，』乍通則，謂周王當法則殷之賢王相及庚（即湯，）而三倍殷王之祭祀。詩生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傳斯年謂爲人名，案即『不顯王乍相』之意。世本『相徙商丘，本顓頊之虛；』（御覽一五五）宋衷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殷本紀集解）左襄九『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而帝王世紀竹書紀年皆謂夏后相居商丘，是相即相土。相與相土世次同。

d. 芒——冥　夏八世芒與殷七世冥，二字聲近義通：齊物論『若是芒乎，』釋文『味也；』淮南精神『芒冥抆滅，』說文『冥，幽也。』

e. 槐——亥　夏七世槐，世本帝王世紀竹書皆作芬；殷八世亥即王亥，呂覽勿躬作王冰，槐與亥，芬與冰，音皆相近。

f. 不降——王恆　不降帝王世紀一作帝降，小篆『不』『帝』二字形近，故『帝』譌爲『不』；『降』『恆』音近，降子孔甲而恆之次世爲上甲。王恆不見史記，據卜辭天問補。

g. 殷帝系自上甲至示癸，順天干依次而序，當爲後代所追號，故不與相當之夏帝王名相重。

h. 履癸——示癸　履癸竹書作帝癸，卜辭作示癸，殷本紀作主癸。案履癸即桀，履癸之『履』亦爲湯名，見帝王世紀白虎通姓名及論語。

總上所述，夏商兩代各十四世，而殷之報乙報丙報丁示壬四世，僅存廟號，無由知其私名，外此十世與夏

世相合者七，則夏商除爲一族之解答外，無以明其偶合之故矣。

三四九　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節錄）

吳其昌

（二十二，一二，燕京學報第十四期）

夋

已刊布之殷契卜辭數千片中，其有關於『夋』者凡二十餘片。　先師王先生據其中之五片，及上虞羅氏所藏未刻布之墨本之兩三片，（此數片中有『高祖夋』之文）　按以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說，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說，太平御覽卷八十，山海經大荒東經南經西經海內經，國語魯語，禮記祭法……等，考定『夋』即爲帝嚳。　按先師之考是也，而證驗則尚未盡也。　請畢瞰之：

今檢此二十餘片有關於『夋』之甲骨，其所鍥夋字之變形，類區之，其大別凡三：　一作『夋』，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必綜合而觀其會通，方知其爲一字之變體也。

作『夋』者：

（1）『甲子，卜囗夋，皀——』　精華頁十，片一二。

（2）『丙戌，卜[illegible]貞，[illegible]不[illegible]夋』　前編卷六，頁一八，片一。

(3)「貞尞于夋」同上，片二。

(4)「甲寅，卜貞尞于夋，□牢」同上，片四。

(5)「壬申貞，求禾于夋」後編卷一，頁二二，片四。

(6)「□□，又于夋」同上卷二，頁一四，片五。

(7)「庚辰，至貞自夋——」戩壽頁四二，片二。

(8)上片重出。鐵雲冊三，頁一〇〇，片二。

(9)「從……夋……馬……」五鳳頁一三，片三。

(10)「貞勿𤆍夋」簠室卷三，頁一，片一。

(11)「甲子，卜貞尞于夋」同上，片二。

作「夒」者：

(12)「貞夒，雨」前編卷六，頁一八，片三。

(13)「貞乎夒，邑方」同上，片五。

(14)「弜乎夒」同上，片六。

(15)「貞……于㚇，」同上，頁一九，片三。

(16)「貞夒，五牛」後編卷一，頁二四，片一。

(17)『鍼米一牛，鍼米二牛』同上，片九。

(18)『貞之鍼賁，卯一口』同上，卷二，頁一四，片九。

作『壘』者：

(19)『壬子貞，隹壘，不征，口月』前編卷六，頁一九，片二。

又有合『鍼』『壘』二文而幷作『鑸』者：

(20)『……隹，鑸不征』同上，片一。

其原字之形如下

(1)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觀於上列諸形，可以略知其先後變化之大較。其(20)形，明為(19)形與(12)(18)諸形之合文。其(16)(17)形，明為(12)(18)與(13)(14)四形中間之連屬字；有此二形，始知此六形概為一字，但(12)(18)為

蹲負手形，(16)(17)爲半蹲負手形，(13)(14)爲立負手形也。有此六形，始知(15)形亦一字也；但立形小變，兼鍥縷亦未晰耳。第一類之十一形，尤顯然爲一字。有(1)(7)(8)形，始證(5)(6)(10)及第二類(16)(17)(18)等形，與其餘十四形爲一字；□即□之變形（□故夂，）□又□之渻筆也。觀於(3)形，始知(11)形亦與餘諸形同，但餘形只畫脊線，(3)(11)二形，又增畫腹綫耳。故必總會而通觀之，始足證此二十形者，碻爲一字而無可疑也。

此二十形除(13)(14)(15)爲立形外，其餘皆象一動物，或神，或人，蹲着之形。夋，即蹲也。淮南精神訓『日中有踆烏，』高注：『踆，猶蹲也。』又呂忱字林：『踆，古蹲字』（莊子外物『踆乎會稽』釋文引。）又山海經南山經『箕尾之山尾踆於東海，』郭注同。又山海經大荒東經『有一大人踆其上，』郭注：『踆，或作俊，古蹲字。』（此外如『蹲鴟，』漢書食貨志作『踆鴟』之類，不枚舉。）說文：『夋，一曰倨也，』倨，亦蹲也。此蹲着形之動物，或神，或人之即爲夋之碻證也。

第(9)形作□第(15)形作□，二形皆作鳥頭人身之狀，其鳥喙形尤爲顯著。按夋即帝嚳，帝嚳爲商之始祖；『商者契所封之地』（商頌毛傳）商即契也（詳下。）故帝嚳生契，即夋生商也。商既爲夋所生；而詩商頌玄鳥篇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詩又以商爲玄鳥所生，故鄭箋云『天使鳦下而生商，』故玄鳥即夋也。夋爲玄鳥，宜夋狀爲鳥喙人身矣。此甲骨鍥文，與經典相印證者。蓋商民族心目中之始祖，爲天降鳥喙人身之神，宜其神名夋，故後世或以其始祖爲玄鳥，或以爲帝俊；不知帝俊，帝嚳，玄鳥，並爲一身；亦即神，亦

即人，亦即動物也。楚辭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此二語究應作何解，今不可確知，但足證玄鳥與嚳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又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此二語尤不可解，假定解為：『告』名而『鳥』身，以玉飾之饗之以帝后，是否當如此解？今亦未敢質言。但為時愈後，則其本事亦愈晦，後人遂各以其心目中之思想，及各以其所身受之環境制度以附會曲解之。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而生契。』此略受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及高祖母劉媼『神龍據其上，已而有身』之影響而微異。毛傳猥云：『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嚳而生契，以春分玄鳥至而生焉，』則甚可笑矣！

第(19)形從𦥑從夋，第(20)形從𦥑從[illegible]，𦥑即𦥑之省形也；一從𦥑，一從入，以古文律之無別。更以甲骨文『𦥯』（即『學』字）作[illegible]（前編卷五頁二十之一）之例例之，則[illegible]明為『𦥯』字無疑。故知經典以夋作嚳，其所從之『𦥯』，亦自甲骨文字中來也。蓋其字本從『𦥯』而『夋』聲，其後『夋』聲又轉譌作『告』聲；（其轉譌之故詳下。）故甲骨文中從𦥯從夋作『[illegible]，』而經典羣籍中則從𦥯從告作『嚳』也。

第(12)(13)(14)(16)(17)(18)及(20)諸形，皆象此神或人或動物負手倚杖，一足踦躕之狀。蓋此神或人之夋者，或止生一足，故時時不能離杖也。此杖形作[illegible]或[illegible]或[illegible]或[illegible]，乃甲骨文中之『我』字也。甲骨文字之『我』字正作[illegible]（前編卷一頁一六片八又卷三頁三〇片三片四）或[illegible]，（前編卷四頁三一片四）可證也。此一足之夋（即嚳，即舜，亦即夔）因時時不能離杖，杖恆在其身旁，故『夋』字之旁，常常加一杖形之『我』字；即

「夒」或「夔」字是也，此與甲骨文中，於先公先王名下或名旁，加一「妣□」之爽正同例，故後世又誤認以謂「夋」之妣爲「我」也。「夋」與「我」字常並連，易使人意度爲配爲爽也。故山海經大荒南經曰：「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國。」「我」「羲」同聲通假，故大荒南經又曰：「有女子曰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經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郭璞注：「羲與羲和浴日同。」）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羲和常羲，亦同一人名，同一故事之變也。月母名常羲，而後世稱「月裏嫦娥，」是「羲」「我」通假互用之證也；故甲骨文作「我，」大荒南經作「娥皇，」而西經作「羲和」「常羲」也。「我」與「儀」又爲一聲，故「常娥」「常羲」又轉作「常儀；」大戴禮記帝繫篇（詩大雅生民疏引）及皇甫謐帝王世紀（藝文類聚卷十一，太平御覽卷八十引）並云：「帝嚳次妃，諏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是其證也。此以聲類之轉變而言之，則由甲骨之「我，」轉爲大荒南經之「娥皇，」又轉爲世紀，帝繫之「常儀，」又轉爲西經之「常羲，」又轉爲後世之「嫦娥，」又旁轉爲西經及堯典之「羲和」也。更以字形之轉變而言之：甲骨文字「戎」字作「𢦏」（前編卷八頁一一，片三，）與「我」字作「𢦔」者極似，不易分別，故「我」易誤爲「戎，」「娥」易誤爲「娀，」「有娥」易誤爲「有娀。」故商頌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娀，契母也，」鄭箋：「有娀氏之國，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蓋皆「娥」字之形譌也。故常儀有娥皆爲帝嚳之次妃。驟視似絕不相蒙，苟知帝夋之旁，本爲「我」字，則一由形變，一由聲變，其爲一人固甚宜也。

第(15)形之字略異，上部全同於第(9)形，而下部作□形。按甲骨文字之『立』字作□，(前編卷四頁三七，片四)二字極近，不易猝別。故此字如上半字不幸剝蝕，但存下半，則必有誤釋爲『立』者矣。詩商頌長發『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商，即契也。契者，帝夋之子；是長發以帝夋爲帝立，其誤點之癥結，或即在此歟；(商即契，考詳下。毛傳未解帝立，鄭箋遁辭支離，猥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猶愈于不說也。正義以下至于陳奐傳疏古今諸儒，支辭繞擾，陳陳無聊，皆諱其不知而強爲之辭，從不知此奇語究竟作何解也。)

除第(15)形外，自第(1)形至第(20)形，皆象此神，或人一足跉踔或蹲踞之狀，此亦有說。說文夊部：『夔，神魖也。如龍；一足從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渠追切。) 又云：『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從頁。巳，止，夊，其手足』(奴刀切。) 其實、『夔』與『夒，』一字也。小篆之夔字(渠追切，)即夒頭上增兩角；其夒字(奴刀切)即夔，頭上無角；其分別僅此，而其源則固一字而已，此夔夒無別之證也。此以字形言之也。

自第(1)形至(20)形，皆象一足跉踔之狀，而說文曰：『夔，一足，從夊』(即□。) 又莊子秋水篇：『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又國語魯語：『木石之怪夔，蝄蜽。』韋昭注：『或云夔一足。』韓非子外儲說：『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呂覽察傳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以上各傳說，亦足證此『夋』即『夔』，既爲人，亦爲神，亦即動物也。) 又除(5)(6)(16)(17)四形頭形作□無角除外，其餘十六形頭形皆作□或□，象有兩角。又愙齋集古錄册十三，頁十，有丁巳尊(即小臣艅尊，銘中有『彡日』語，足以證其爲殷器。)云：『丁巳，王省夔且。』此亦夋也，亦象頭有兩角形。而說文云：『夔象有角。』

又漢書揚雄傳孟康注：『夔有角，人面；魖耗鬼也。』 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夔，有角。』 與甲骨文諸『夒』字之形，皆誼相應合；此以字義言之也。 夒，說文音：『奴刀反。』（廣韻作『猱，奴刀反。』）是與告同一韻部。 夔，說文音：『渠追切，』（廣韻同）在羣母；雖古時見溪羣三部不分，而此字古聲實本爲見母，後乃讀羣母也。 蓋發聲通例，必先有見母而後帶出羣母；（見母聲帶不震動，羣母震動。） 夔字先本見母後轉羣母，亦不過不外此通例耳。 如『工』（古紅切，見母。）後轉『邛，』（渠容切，羣母。）『躬』（居戎，見母。）後轉『窮，』（渠弓，羣母。）『癸』（居誄，見母。）後轉『葵，』（渠追，羣母。）『幾』（居依，見母。）後轉『畿，』（渠希，羣母。）『居』（九魚，見母。）後轉『腒，』（强魚，羣母。）『句』（古侯，見母。）後轉『劬，』（其俱，羣母。）『君』（舉云，見母。）後轉『羣，』（渠云，羣母。）『斤』（舉欣，見母。）後轉『芹，』（巨斤，羣母。）『畺』（居良，見母。）後轉『彊，』（巨良，羣母。）『九』（舉有，見母。）後轉『仇，』（巨鳩，羣母。）『今』（居吟，見母。）後轉『琴，』（巨金，羣母。）『甘』（古三，見母。）後轉『鉗，』（巨淹，羣母。）『共』（九容，見母。）後轉『蛬，』（渠容，羣母。）皆其證也。 又有一字而在切韻時代已有見母羣母兩讀者，如『奇』（一居宜，見母。一渠羈，羣母。）『乾』（一古寒，見母。一渠焉，羣母。）等是也。 又有一字在切韻時代尚讀見母而今已轉誤羣母者，如『靳』（居焮，見母。今讀巨焮。）『笳』（古牙，見母。今讀渠牙。）等是也。 故知夔在古時，決讀見母也。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之夔子國，漢書地理志作『歸子國，』歸，見母字也（舉韋切；）假『歸』爲『夔，』是夔古讀見母之顯證也。 『夔』『夒』同字（說詳上，）『夒』在古韻宵部（廣韻平豪，去號）則『夔』亦當在古韻之宵部矣。（韻部之轉，詳章氏文始，此不復舉。） 韋昭魯語注云：

「夔越人謂山繅，或作猱。」「山繅，」廣韻四宵作「山魈」云：「山魈，獨足鬼。」則其義亦猱也，繅，猱，魈，皆宵部字也；「夔」字得與「繅」「猱，」「魈」字通假，是夔古讀宵部之顯證也。此以字聲言之也。今以形，聲，義，三者合而觀之，皆足證「夒」「夔，」「夓，」爲一字，此物頭有兩角，（然亦可省爲無角）人面，以一足跉踔而行。其古時之讀音，蓋讀見母而宵部。見母而宵部，則「古到反」Kuo 也；則與「告」紐韻俱同矣。故夒字古讀「告」聲而今書則譯寫爲「夋」字；此「夋」聲「告」聲所以同音而無別也。

「夋」聲「告」聲，既同音而無別矣，故甲骨文字作「[illegible]」（如(19)(20)形，）而經典作「嚳，」（禮記祭法，大戴記帝繫國語周語下魯語上，世本，史記五帝紀。）從「[illegible]，」「夋」聲；與從「[illegible]」「告」聲無別也。作「帝俊」者（山海經大荒東南西北經，海內經，）亦作「帝借」（管子侈靡篇，史記三代世表封禪書；）從「人」「夋」聲，與從「人」「告」聲無別也。

中國古史上有無堯舜其人？我弗敢知。藉曰有之？則舜即夋之誤也。說文作「[illegible]，」小篆作[illegible]，此所從之「[illegible]，」果何自而來乎？竊意[illegible]字之「[illegible]，」即夋字之「[illegible]」也；其上火字「[illegible]」即「[illegible]」上加「[illegible]」爲「[illegible]」形也；其下火字「[illegible]」，即[illegible]下加[illegible]爲[illegible]也；其左旁中字即[illegible]加於[illegible]旁則成[illegible]也；其右旁中字即[illegible]，加於[illegible]旁則成[illegible]也。是故[illegible]即夋也。此以字形言之。舜與俊，今廣韻俱在去二十二稕，夋則在平十八諄；不但同部，且同部中又同一小部。至於聲紐：廣韻「俊，七倫切」Ts' 清母；「夋，七倫切，」Ts' 清母；「舜，舒閏切」，S' 審母，據「錢大昕定律」古無舌上音，但有舌頭音，蓋古音讀 t 者，後讀成 ts，其後又掉發聲成 s。

（七—19—9）此極自然極本能之序也；然則由夋俊而讀成舜亦極自然極本能之序矣。是故舜即夋也。此以字聲言之也。（段玉裁說文注：『舜者，俊之同音假借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舜假借又爲俊。』章炳麟文始：『舜隸語之重。舜可讀如俊，夋亦可讀如洵，毛詩「吁嗟洵兮」韓詩作夐。』）中庸『其斯以謂舜乎』鄭注：『舜之言，充也。』朱駿聲曰：『按「充」者，「允」之誤字。』（說文通訓定聲）按朱說是也。『允』，又即『夋』也（王先生說）。是故舜即夋也。此字以義言之也。今以形，聲，義，三者攷之，皆足證夋舜爲一人。是故魯語曰：『殷人禘舜而祖契。』禘舜即禘夋；夋，殷人之所出也，是舜夋一人之證一也。山海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有淵，四方四隅皆達，舜之所浴也。』上言帝俊，下言舜；亦以舜俊爲一人也。此其證二也。又孟子萬章上，『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不言舜之子爲何名也。至國語楚語上，始實言之云：『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史記五帝紀合而一之，始云：『舜子商均亦不肖。』此『商均』之『商』字，何由而來耶？史記正義引譙周古史考云：『或云：封舜子均於商，故號商均也。』韋昭國語注云：『均，舜子；封于商。』夫惟夋爲商人所自出，今以商人爲出於舜，此亦古人對於夋舜二人界限混淆不清之故也，此其可推證者三也。山海經大荒南經：『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郭注：『叔均，商均也。』今本竹書紀年有一條云：『義均封于商，是謂商均。』按此條甚詳，必有所本，不能僞撰。是皆以『叔均』『商均』『義均』爲一人，且其人爲舜之子或後也。然大荒西經又云：『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之弟曰「台璽，」（郭注音『胎』。按『台璽』與『台貽，』蓋即左傳昭公元年所述之『臺駘』

也。）生叔均。』又海內經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是皆以『叔均』『義均』爲帝俊之孫也。又海內經云：『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是又以叔均爲帝俊之曾孫也。究竟『叔均』『商均』『義均』者，爲帝夋之後乎？抑自帝舜之後乎？此亦古典籍於『帝夋』『帝舜』混淆不分之證也。此其可推證者四也。故郭璞於大荒東經『生中容』條注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於大荒北經『帝俊竹林』條注曰：『言舜杯中竹……』是郭氏明以舜夋爲一人也。此其證五也。（又古時以謂舜爲出子顓頊，而王莽獨以謂虞舜出於帝嚳；王莽傳曰：『王氏虞帝之後，出自帝嚳。』以舜爲嚳子，必其說甚古。蓋遠古傳說，必有以舜夋爲一人者，其後舜夋判爲二人，決不能再合，於是爲調和之論者，始以舜爲嚳後矣。此其消息，亦有助於推證也。）

既夋與舜爲一人，如上所證驗矣。故『我，』『娥，』『娥皇，』『常羲，』『常儀，』『嫦娥，』『羲和』本爲夋之妻也（詳上。）而後人將之轉嫁爲舜之妻矣。按孟子但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萬章上。）『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同上。）『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萬章上。）『……及其爲天子也，二女果（裸，）若固有之』（盡心下。）未嘗一言此二女之名爲娥皇爲女英也。楚辭天問亦但言：『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亦未嘗言此二女爲何名也。禮記檀弓亦只言：『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亦未嘗言此二妃之名爲娥英也。直至太史公作史記時，尙未知堯二女之名也；故但曰：『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舜本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不以『娥，英』二字代『舜妻

堯二女』五字，知太史公實未知其名，故繁文無從簡渻也。至戰國或秦漢間人所撰之尸子，始有『堯……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藝文類聚卷十一引，又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之語；又有『堯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御覽卷一百三十五引）之語。又路史後紀十二引尸子則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衆女之英。』（足證尸子時代，娥皇，女英二名詞，尙未十分成立。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妻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匽即女英。）自尸子一誤以後，舜之二妃遂定名爲娥皇女英。劉向列女傳，更從而塗附言之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史記正義，更本劉向之說而再塗附之云『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又大戴禮記五帝德云：『舜受大命，依于倪皇。』倪與娥爲同聲，倪皇卽娥皇也。夫娥娀一字之變，娥皇爲帝夋妻，有娀爲帝夋妃，明見于山海經，帝王世紀，帝繫等而又與詩經長發有徵，地下甲骨有徵矣（並詳上），何爲而尸子，列女傳，五帝德，竹書，等書又以爲乃帝舜之后，致使『娥皇』一人，分嫁于帝夋，帝舜二人乎？此其故亦可以思矣。

土

卜辭中記所貞祭之先公先王有『土，』先師考以爲『土』卽『相土，』是也；而義未盡也，今申言之：

（1）『貞尞于土，三小牢，卯二牛，沈十牛』『貞之犬于父甲』（前編卷一頁二四片三，又卷七頁二五片一重見）

(2)「乙酉元祀貞土敲」同上卷三頁二二片五

(3)「貞于土，求口」同上卷五頁一片六

(4)「貞㞢，貞勿自土……」同卷頁四四片二

(5)「癸亥，卜㕚土㱿羊一小牢，圂」戩壽頁一片一

(6)「其㱿于土」同頁片二

(7)「壬戌，卜，土貞帝求口」同頁片七

(8)「辛口，夙，沈于土牢」鐵雲冊一頁一四片三

(9)「壬午，敵貞于土」同上冊四頁一六二片三

(10)「辛酉，卜賓貞求年于妣乙」「貞求年于土，口口牛」同上冊五頁二一六片一

(11)「貞勿㱿于土」同上冊六頁二二八片一

(12)「口年口土」同冊頁二三六片四

(13)「壬午，卜㱿土，役」五鳳頁一片一

(14)「壬戌，卜㕚貞既出九犬㱿于土，牢」「貞㱿于土，一牛，俎牢」簠室卷三頁一片四

(15)「貞于土，求」同頁片五

亦有作「𡉚土」者：

（16）「貞勿求年于𡆥士」　前後編四頁一七片三

按：「士」即「𡆥士」，亦即詩商頌，世本帝繫，史記殷本紀之「相士」，亦即禮記月令祭法，國語魯語，春秋左氏傳之「后土」，亦即荀子解蔽篇之「乘杜」，呂覽勿躬篇之「乘雅」也。「士」即「相土」，即「乘杜」，即「乘雅」，已略如先師之所證明矣，今請繳述其餘義：

「𡆥士」者，其本文也；「士」者，「𡆥士」之渻文也。「相士」者，又「𡆥士」之譌文也。「后土」者，「后」即「王」也，「帝」也，「士」作「后土」，又猶「商」作「王商」，「兒」作「王兒」，「亥」作「王亥」，「恆」作「王恆」，「祖甲」作「帝甲」，「祖乙」作「后祖乙」也。

𡆥士者，龍所生之子也，（詳下）為人乎？為神乎？抑為妖物乎？今皆不可得而知也。但初民認為此亦人類多數祖宗中之一個，故到處就地摶方土，植而立之地，作亼狀，羣聚而膜拜之，以謂此吾之所自出也。故亼（甲骨）與丄（大克鼎）為「士」字也；其實土故也。朱桂莘（啟鈐）先生告予，貴州土人或苗民，至今尙有其俗，摶方土，植而立之地，畫面目其上，作⊕狀，周環藝以方之所宜樹，羣聚而膜拜之，以謂乃地方土地之神也。

按此即原始之「社」也，「社」從「示」從「土」；「示」即「祀」也；祀土，故為「社」也。故土即社也，社即土地之神也。稍稍進步則環繞此土，樹以方之所宜木，故論語八佾：「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其證也。「𡆥」者，象田土之上，樹以木也。𡆥亼者，意象至田之上，樹之以木，而木下又摶土植地，羣所膜拜；是敬其所自出也，是敬其方土之神也，是社也。敬其所自出，故以

「㞢土」爲祖宗也。敬其方土之神，是邦之社稷也。故先師釋「㞢土」爲「邦社」亦致碻也。此「㞢土」即「土」之明證也。

金文「相」（即「省」）作㞢（睛敦）㞢（公違敦），甲骨文「相」作㞢㞢（前編卷三頁三三片一二，）㞢，（後編卷二頁三九片三）與㞢形或㞢形，（前編卷六頁三二片一）相差甚微，故極易致誤。又甲骨卜辭習見「省土方」之語，（例如前編卷七頁七片四凡兩見，又同卷頁一二片四凡兩見，又龜冰，卷一頁二七片一一及二頁九片二各一見……等）播習于學人之口耳。「㞢土」之與「㞢土，」極易形誤。「相土方」之與「相土，」極易聲誤。而俱易誤，故甲骨卜辭之「土」及「邦土，」遂誤爲詩商頌長發「相土烈烈」之「相土」矣。此本名「邦土」「土」爲淆文，「相土」爲誤文之明證也。

至于后土者：禮記月令：「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又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又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晉史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國語魯語上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又山海經海內經云：「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皆以后土爲共工子。今進而一探考共工之時代：「共工」之名字，最早不過誕生於戰國之初葉（國語祭法當即傳布成書於此時，月令更晚，左傳蔡墨語，是否劉歆竄入尚不可知，）至戰國之末葉，則以「共工」爲禹時人。荀子議兵篇云：「禹伐共工。」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禹殺之，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又大荒西經云：「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

禹攻共工國山。』又北經云：『共工臣名曰相繇，（郭注『相柳也語聲轉耳』）九首蛇身，食于九土，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是最初傳說，皆以共工與禹同時之證也。（山海經戰國時遺書或逍圖）稍後則共工之時代，亦被推稍高。淮南子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則秦漢間又以共工為舜時人矣。更後，則共工之時代，亦被推更高。淮南原道訓云：『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于淵。』是共工又上為嚳時人矣。（又呂覽蕩兵篇高誘注云：『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為帝而亡。』）愈後，則共工之時代，亦被推愈高。淮南天文訓云：『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又兵略訓云：『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又文子上義云：『共工為水災，故顓頊誅之。』（文子當亦漢人作？）是共工又上為顓頊時人矣。至于東漢之末，而共工氏遂更上躋于太昊炎帝之間矣。鄭玄祭法注：『共工在太昊炎帝之間。』又韋昭魯語注：『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至于唐時小司馬作三皇補紀而共工遂在女媧之世，無聊極矣。雖其所謂『顓頊』『太昊』『炎帝』『女媧』者，根本卽為若輩所揑造，然而解釋共工之人愈晚，則所解釋之共工卽愈古，適成有階段之負比例，則固甚易見也。今亦無暇斷其妄訟，但吾人態度，自當取其最初之說，則決無可疑。若然，則當採荀子及山海經說，以共工當禹之時。按『共』甲骨及金文皆作『龏』，絕無例外。『龏』卽『龍』也。龍卽帝夋之子，而夋卽舜也；使舜之後而果有夏禹其人者，則夋之子龍，自當與此夏禹其人者為同時矣。后土為『共工』之子，卽后土為『龍』之子也。（『共工』卽『龍』，故其臣相柳，亦人首蛇身，龍屬也。故其子名『句龍』，亦龍種也。）

季

楚辭天問有「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及「恆秉季德」語；該，即王亥，恆即王恆，故先師王先生據此，考定季即是冥，是也。截至最近止，卜辭中記有季之名者凡六片：

（1）「辛酉，卜𢀛貞季，卜求王……」 前編卷五頁四〇片三

（2）「□己，□其□季」 頁上片四

（3）「辛酉，卜𢀛貞季，卜求王……」 同上片五

（4）「丁卯，卜貞之于大甲」「癸巳，之于季」 前編卷七頁四一片二

（5）「貞之于𠧟」「貞之于季」 後編卷一頁九片六

（6）「□子，貞獻季」 後編卷二頁一三片七

然而數萬卜辭中迄無一片有「冥」字者，「冥」字果何自而來耶？ 「冥」字果何故而代替「季」字耶？ 欲解答此問題，先須通觀殷先公之名次，地下卜辭與傳世經典之異同。 按今地下發掘之卜辭數萬片中，不特絕無「冥」之名氏，且亦絕無「昭明」之名氏，且亦絕無「昌若」之名氏，（只有「若」及「不若」。且甲骨文字中根本絕無「昌」字。） 且亦絕無「微」及「昏微」之名氏。 按卜辭中王亥之子，為「上甲」或作「報甲」，（[illegible]） 而魯語孔叢子竹書等稱為「上甲微」，天問稱為「昏微」。（均詳下） 此「微」與「昏

「微」之名，又何自而來耶？「微」與「昏微」又何故而與「上甲」或「報甲」為一人耶？「微」之義為不明，後漢書安帝紀注：「微，不明也。」又詩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箋：「微，謂不明也。」微之義為不明，昏之義為昏黑，是「微」或「昏微」者，乃昏夜之意也。以此推知「昭明」之意為清晨，「昌若」之意為日中（月為光昌之義，是日中也。）「冥」之意為晚暮，故「昏微之意為昏夜也。」今以史記之次序寫之，則成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該→昏微

晨──午──晚──夜

此其現象之奇異，已顯瞭而可見。此種奇象，究當作何解釋乎？第一，若云以所生之時辰為名，與此後以所生之日之天干為名者正為同例。然八世祖生于晨，六世祖生于午，四世祖生于晚，二世祖生于夜，人間寧有如此之巧事耶！何以齊整劃一，必間一代而有此奇異名字，何以不以「昌若」居「相土」之前，何以不以曹圉居冥之後，何以「昭明」不為七世祖，「昏微」不為三世祖耶？且何以整齊劃一，晨午，晚，夜，以次而下，何以「昌若」不在「冥」之後，「昏微」不在「昭明」之前耶？此皆足以證明：此種名稱，此種次序，定為出于人造，而非出于天然也。定為出于幻想，而非出于事實也。定為出于後人之口，而非出于原先之史也。第二，若云此種名稱，古所確有，惟其次序，或有錯亂，則何以「昭明」「冥」「昏微」及「昌若」之

『昌，』出土數萬片甲骨中絕未一見耶？是甲骨文中，根本無此四種奇異之名氏，可證也。故竊以謂此『昭明』『冥』『昏微』者，乃戰國末葉或秦漢間人，已誤譯『𢀛若』為『昌若』以後，受其影響，乃加造此『昭明』『冥』『昏微』三名氏，按整齊劃一之次序，每間一代以搭配之；既以『昏微』搭配于『上甲』名上，以『冥』搭配于『季』之名上，則季與昌若之間，必尚須有一代介於其中，則又添出『根圉』一代以承其乏；最後乃以『昭明』之名，搭配於『土』之父位，而搭配之能事畢矣。傳世數萬甲骨文中，又根本絕無『根圉』之名辭，又其證也。

又：『冥』即『玄冥』也。禮記祭法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鄭康成引月令『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以注之，是鄭意以為祭法之『冥』即月令之『玄冥』也。祭法後又云：『冥勤其官而水死。』鄭注：『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是鄭意碻以『冥』『玄冥』為一人，是古說『冥』即『玄冥』之證也。按祭法云『冥勤其官而水死。』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云：『水正曰玄冥。』又昭公十八年左氏傳記鄭大火，而云：『祝史禳火于玄冥。』於玄冥禳火，則玄冥碻為司水之神也。（論今日大火災而祭龍王）又月令孟冬，仲冬，季冬之月，其神皆為『玄冥，』三冬於五行屬水。又宋庠國語補音以『冥』為一作『溟，』其字從水。生為水正，死於水，又為水神；足以見冥（或玄冥）與水之關係亦深矣。冥與水之關係，何以如是之深耶？蓋『冥』即季也；季之先為『若，』不必問有曹圉或根圉等來歷不明，聚訟不定之人也。若為海神，則其子或孫宜其生，官，死，神，於水矣。

王亥

卜辭所見王亥，寫其有關係者：

(1)「貞尞于王亥」「尞於𡆥」前編卷一頁四九片七

(2)「貞之于王亥，卌牛，辛亥卜」同上卷四頁八片三

(3)「□□㞢乙未，鬯錫□于王亥㞢㞢□……」同上卷七頁二〇片三

(4)「貞于王亥求年」後編卷一頁一片一

(5)「乙巳，卜㞢，貞之于王亥」同卷頁一二片一〇

(6)「貞尞于王亥」同卷頁一九片一

(7)「貞若」「尞于王亥」同卷頁二三片五

(8)「癸丑，卜獻貞來。辛亥，尞于王亥，卅牛」同頁二三片一六

(9)「甲辰，卜賓貞尞于□。貞登王亥，羊□」同卷頁二六片五

(10)「貞之于王亥，𠀠三百牛」同卷頁二八片一

(11)「庚□，□獻貞□王亥，求年」戩壽頁一片三

(12)「壬午，卜王亥」「庚申□貞王□（亥）」同上頁五〇片七

(13)『……辛亥，酒王亥九羊……』 聽冰卷一頁九片一

(14)『貞尞王亥，五牛』 同頁片三

(15)『□于王亥，妾』 鐵雲册五頁二〇六片二

(16)『庚午□□賓王亥□……』 同册頁二〇一片一

(17)『貞于王亥』 同上册六頁二六五片一

亦有作『高祖亥』者：

(18)『高且亥。』 戩壽頁一片四

亦有作『高祖王亥』者：

(19)『癸卯，□貞弜□高且王亥，酒叀□』 後編卷一頁二一片一三

其第(12)條，得以意補足如下：

先師王先生原攷中關於王亥一節已臻盡善盡美吾友顧頡剛先生又於易爻辭中擷拾已佚史料兩條以補充之其言曰：

易大壯六五爻辭：「喪羊於易，无悔。」又旅上九爻辭：「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這兩條爻辭，從來易學大師，不曾懂得。自從甲骨卜辭出土之後，經王靜安先生的研究，發現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恆；都是在漢以來的史書裏失傳了的。明白了這件事情的大概，再來看大壯和旅的爻辭，就很清楚了。這裏所說的「易」便是有易。這裏所說的「旅人」便是託於有易的王亥。這裏所說的「喪羊」和「喪牛，」便是「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也即是「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這裏所說的「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便是「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也即是「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想來他初到有易的時候，曾經過着很安樂的日子，後來家破人亡，一齊失掉了，所以爻辭中有「先笑後號咷」的話。（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第六期）

王亥故事，至先師暨顧頡剛先生，而闡發詳盡，可謂無遺憾矣。今謹據愚者一得，為王顧兩先生引申，補正者數事：

第一，「有易」與「有扈」問題。由王顧兩先生所考定，皆足以證明「有易」即是「有扈，」其說甚是甚碻。然「有易」何以又等於「有扈」耶？此王顧兩先生所未知也。王先生但云：「有扈即有易。」

又云：「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 又云：「王亥弊于有易，非弊於有扈，故曰「扈」當爲「易」字之誤也。」 然「易」字之與「扈」字，聲既相去絕遠，字形又迥不相同，字義更絲毫無涉，何得誤「易」爲「扈」耶？ 此點獨惜先師既未有以詔吾儕，顧先生又未之思也。 其昌按：「易」與「扈」，乃一字，非誤字也。 「易」與「𨛫」同。 古文之例，諸凡地名，加「邑」（阝）旁與渻「邑」旁（阝）皆無別，而加「邑」旁者嘗較後。 舉例證之：如「奠」與「鄭」同，「井」與「邢」同（金文例多不勝舉）「曾」與「鄫」同，（曾伯簠，左傳）「呂」與「郘」同，（呂刑，郘鐘）「北」與「邶」同，（北伯鼎，詩邶風）「朱」與「邾」同，（金文左傳）「豐」與「酆」同，（尋兮敦詩經）「無」與「鄦」同，（無㠱敦，鄦子簠）「咢」與「鄂」同，（鄂侯敦方鼎）「登」與「鄧」同，（鄧公敦）「寺」與「邿」同，（寺季敦，邿伯鼎）「取」與「郰」同，（郰膚匜）「眉」與「郿」同，（散盤，詩崧高）「申」與「𨛘」同，（𨛘仲父簋，𨛘比父盨，詩崧高）「匽」與「郾」同，（匽侯旨鼎，郾侯軎戈）「成」與「郕」同，「息」與「鄎」同，「夢」與「鄸」同，（左傳，公𣪕）「于」與「邘」同，（左傳，荀子）「干」與「邗」同，（詩文王有聲，淮南子）……等等充斥卷籍，故知「易」亦當與「𨛫」同也。

「易，」古文皆作「[illegible]，」（金文凡六七見）或作「[illegible]；」（金文凡三十餘見）其右旁之數小點，增減無定，普通爲三點，加之則爲五點，作「[illegible]；」（[illegible]尚）減之則爲二點，作「[illegible]。」（[illegible]鼎） 總之，此數點，後變爲可以隨意增删，無足輕重之筆也。 故「易」字可作「𨛫，」在古文書之，則「[illegible]」字可作「[illegible]，」適或其無足輕重之二點，偶然脫去，則其字必作「[illegible]，」與小篆「扈」字作「[illegible]」者，又何以異乎？ 故曰「易」與「扈」乃一字，非誤

字也。依通例，則『易』字可增以『邑』旁；依古文，則『易』字乃本爲『[illegible]』形，爲『[illegible]』形而增以『邑』旁，斯後變爲從『戶』形而增以『邑』旁，故『鄠』『扈』即『扈』『扈』無別矣。其後不從邑旁者，仍作『有易』；從邑旁者，胥化爲『有扈』，皆職此由耳。

第二，王亥之生日問題。王先生云：『卜辭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與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確爲殷人以辰爲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爲以日爲名之始也。』按先師之說，亦不盡然。卜辭中記王亥之篇，就今已刻行之書計之，亦已近二十見矣。上所舉例十九條中，除第（2）（8）（13）三條祭日碻在辛亥日外，其餘各條記祭王亥之日，皆非辛亥。如第（3）條於乙未日祭，第（5）條於乙巳日祭，第（9）條於甲辰日祭，第（11）條於庚□日祭，（決不能有庚亥）第（12）條於壬午，庚申兩日祭，第（16）條於庚午日祭，第（19）條於癸卯日祭，皆非亥日也。然則根本是否與大乙大甲同例，與其生日即以爲名，即以爲祭日者？尙未可知也。

抑更進而有疑者：山海經海內經：『有嬴民，鳥足。有封豕。』此『封豕』亦疑即『王亥』之字譌，此『封豕』非羿所射之『封豕』。羿所射之封豕，見於左傳者作『封豕』，（昭公二十八年傳）見天問及淮南子者作『封豨』，（本經訓）見於離騷者作『封狐』。（『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爲豕爲狐，不足深論，以見羿之多力善射而已。此海內經之『封豕』疑爲『王亥』之譌文者：第一，凡古書中遇『封豕』『封豨』字，下必記羿射殺之文，獨此文下絕無『羿』字，或羿射封豕之記載。第二，『封豕』與『王亥』字形

極相近。「封」與「邦」古爲一字。其字或從「又，」（即「寸」）如召白虎敨；或從「邑，」（即「阝」）如封敨；或兩俱不從，如散氏盤。封敨銘之「封」字作䢔，增卩與湆卩無別，（例並詳上）若依散盤之例，兩俱不從，則「封」字作𡉚王，而卜辭及金文之「王」字作玉，王，與𡉚王之「封」字相去幾何？宜「王」誤爲「封」矣。又「王」又通「往，」詩大雅板：「及爾出王。」又國語吳語：「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皆假「王」爲「往」；故毛傳及韋昭注並曰：「王，往也。」是古者「王」「往」一字之證也。「王」與「往」一字，而「往」字甲骨文作𡳾，與封字作𡉚王者，尤爲形制相近而易誤。至於「亥」誤爲「豕，」則「亥豕魯魚」已爲古今校勘誤字之口頭語。春秋時並實有「亥」誤爲「豕」之故事。（呂氏春秋察傳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並有同樣之故事，察傳篇曰：「子夏之晉過衞，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亥」與「豕」字，字形之酷肖，稍具用骨金文常識者，類能知之，不煩證明。故此「封豕」實「王亥」之誤又乃極易之事也。第三，大荒東經云：「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名曰搖民。」而海內經云：「有嬴民，鳥足，有封豕。」「困民」之「困，」乃「因」字之誤；（此二字本極易誤）「因民，」「搖民，」「嬴民，」一聲之轉也。「因」在影母，（於眞切）「搖」在喻母（徐昭切，）嬴亦喻母（以成切，）「搖，」「嬴」至今尙爲同母，「因，」「嬴」在古亦爲一母，斯猶尹（余玲切）在喻母，而從「尹」得聲之「伊」（於脂切）在影母也。（又兮甲盤之兮伯吉父，即詩之尹吉甫，此兮尹一字之證，亦古母影喻不分之證。）

姑發其疑於此，以俟後賢之論定焉。

王恆

王亥之弟有王恆。卜辭中所見王恆，如下：

（1）『貞王𡆥錫……』 前編卷七頁一一片二

（2）『貞之于王亙。』 後編卷一頁九片一〇

（3）『貞冬之于王亙』 同上卷二頁七片七

（4）『貞之于王亙』 鐵雲卷五頁一九九片三

關於王恆，先師所考已盡善盡美，不能再加；僅一小隙，略可補充。先師之考曰：

『天問自「狄簡在臺嚳何宜：……」以下二十韻皆述商事。（前，夏事；後，周事。）其問王亥以下數世事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求？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此十二韻以大荒東經及郭注所引竹書參證之，實記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

按先師之說是也。天問中祇發憤呵問之故事，先後皆有一定之序而未嘗凌亂。王逸章句於『眩弟並淫……而後嗣逢長』四句，以爲『言象爲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爲淫佚之惡，欲其危害舜也。……舜爲天

子，封象于有畀，而後嗣之子孫，長爲諸侯。」其說實爲大誤。近時郭沫若先生，又貿然從而附和之，謬更甚矣。丁晏天問箋又以謂此四句乃指春秋魯莊公母弟慶父叔牙通於哀姜之事，更爲荒疏。按此四句下緊接，「成湯東巡，有莘爰極……」豈有於商王亥王恆上甲微故事與成湯故事之間，橫插入數百年以前之虞舜故事，或數百年以後之慶父故事之理。故知望文皮傅，射影生義之說之悉無當也。先師以謂此「眩弟……」四句，亦詠王亥王恆上甲微三世之事，」事實明顯，碻不可易。然則「眩弟……」四句，究當作何解耶？曰：「眩弟」即「亥弟」；亦即王恆也。同一世本作篇，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作「胲作服牛，」而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九引作「鮌作服牛。」「胲」可誤「鮌，」斯宜「胲」之誤爲「眩」矣。王亥故事，先民久忘，而從「月」從「目，」從「亥」從「玄」所差幾微，非明此故事者，決不能分晰明白此「眩弟」即「胲弟，」亦即「亥弟，」亦即王恆之明證也。「王亥」一名，在古書中最爲紛歧，本已有八種不同之傳誤，今益以「眩」及「封豕」二種，則爲十種；而「胲」之誤「眩」尤爲切近。今表之如下：

王亥	卜辭　大荒東經　眞竹書
核	史記殷紀索隱引世本帝繫
胲	初學記引世本作篇
垓	漢書人表
該	楚辭天問
振	史記殷本紀

至其傳說之根源及次序,則當如下表:

眩	楚辭天問
鮌	太平御覽引世本作篇
王冰	呂覽勿躬篇·
封豕	山海經海內經

王冰 ↑　封豕 ↑

王亥

↓ 該　↓ 垓　↓ 核　↓ 胲

核 ↓ 振　胲 ↓ 眩

觀此兩表,則『眩』字由『胘』字而來,『胲』字又由『亥』字而來,豁然明白。而『眩弟』之即爲王恆,亦可以不煩詞費而知,因其爲王亥之弟也。如是則王亥被殺故事,全然變易。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一若王亥之被殺,完全由於逗姦有易之女子,故天問云:『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曼,嫞,美,麗也。(廣雅釋詁)『平脅曼膚』女子之容也。今天問又云:『眩弟並淫,危害厥兄。』則胲及其弟,同時並淫,而其弟忽『危害厥兄,』則是否即爲爭奪一女子之故,可想見矣。然則王亥之死,乃由與其弟並淫而內鬨矣。又竹書云:『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河伯以伐有易。』不云主甲微即王亥

之子。史記以為微後者必為其子，故殷本紀遂云『振卒，子微立。』今按天問乃云：『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此其語猶今俗語云『何作惡者子孫昌盛』也。『變化作詐』即承上句『危害厥兄』而來，淺著共曉，自此二句語氣而觀之，則上甲微當為王恆之子，不當為王亥之子矣。

三五〇　評古史辨

郭沫若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版書後第六節（二九，二。）

顧頡剛所編著古史辨第一冊，最近始由朋友寄來，我因為事忙，尚沒有過細的繙閱；但就我東鱗西爪的檢點，我發現了好些自以為新穎的見解，卻早已在此書中由別人道破了。例如：

錢玄同說：『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是兩性生殖器底記號。……許多卦辭，爻辭，道正和現在底「籤詩」一般。』（原書第七七頁）

丁文江說：『禹貢係晚出的書，是沒有疑問的。據我的朋友章演羣考證（『石雅』末篇），鐵是周末（最早是周的中葉）纔發見的，而禹貢已經講梁州貢鐵。鋼的發明比鐵還遲，而禹貢梁州貢璆鐵銀鏤，許氏訓鏤為鋼。若許氏說的不錯，則禹貢為戰國之書無疑。』（原書第二〇九葉）

這些見解與鄙見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發的。（鐵的出現時期尚是問題，最後解決只能仰望於地底發掘。）

便是胡適對於古史也有一番比較新穎的見解。他以商民族為石器時代，當向甲骨文字裏去尋史料；

以周秦楚爲銅器時代，當求之於金文與詩。這都可算是卓識。不過他在術語的使用上卻還不免有點錯誤。發見仰韶新店等時期的安得生（J. G. Anderson）疑商代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是說的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這時候是已經有銅器的使用的（安得生在甘肅的收穫中也曾發現了一個小銅鉋）考古學上一般是稱爲金石幷用時代（Eneolithic Age），胡君漫然的引爲石器時代，並於「石器時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時代，」這卻未免錯謬。蓋新石器時代爲期至長（單言石器時代更無庸說）早的如像埃及開幕於西紀前一萬二千年代。中間的綿延有六千年。其它歐美各國，大抵均開幕較遲，而綿延卻約略相等。中國的地質學上的時代在目前科學的發掘方在萌芽之時，自然誰也說不出它的定限。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即金石幷用時代，卻是可以斷言的。以周秦爲「銅器時代」亦是錯誤。在考古學上銅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判然有別。銅器時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便是金石幷用時代的另一種說法。青銅器時代則是更高級的文化，周秦確已是青銅器時代，照現在所有的古器物學上的智識說來，連殷代末年怕都應該包括在裏面。胡君泛泛的以石器時代概括商代，以銅器時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來雖僅是一二字之差，然而正是前人所謂「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

胡君又說：「以山西爲中心的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夠用，只好置之於「神話」與「傳說」之間，以俟將來史料的發現。」（以上見原書第九八頁）

這個態度是很矜慎的，雖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爲中心，還是問題。

胡君的見解較一般的舊人大體上是有些科學觀念我前說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摩着了一些兒邊際，』但就古史辨看來，他於古代的邊際卻算是摩着了一些，這可以說是他的進步。

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從前因為嗜好的不同，並多少夾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讀過。他所提出的夏禹的問題，在前曾哄傳一時，我當時耳食之餘，不免還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一番過來，覺得他的識見委實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新的史料並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並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的。我現在想來對這夏禹問題，提出我的見解。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國當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當得是夏民族，（三）禹當得是夏民族傳說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當即是通古斯人種，即現今蒙古人滿洲人的祖先。

在目前準實物的材料，第一項當推齊侯鎛及鐘。鐘銘兩稱『桓武靈公，』一曰『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再曰『桓武靈公錫厥吉金，』此以陳侯因脊敦稱其父桓公午為『孝武桓公』例之，知齊侯鎛鐘必係作於齊靈公末年。齊靈公二十八年卒，當魯襄公十九年（西紀前六五二年，）為時在春秋中葉以後。其中關於夏商之史料云：

『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剗伐頭司，敗厥靈師，伊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成唐即成湯，伊少臣即伊尹，禹即夏禹，孫詒讓及王國維均已言之。然留有問題者爲『刻伐頣司』句。

『刻』字宋刻摹作勴，左旁甚詭譎，余意當爲前字之僞（前即古翦字）。前古作𣃔，與此形近。魯頌閟宮，『實始翦商』，又召南甘棠『勿翦勿伐。』『頣』字自宋以來釋履，以履之古文作𩑋，孫詒讓以爲即夏桀名履癸。然頣字之主要成分爲舟字，舟即履之意，象人以足蹈履也。（頁於古文即人形）頣則省舟而成，亦足，何能更爲履字耶？字如省足省頁尚可說，而省舟則斷無可說。余謂此乃夏字。許書夏字篆文作𡕾，古文作𠍇，新出三體石經夏之古文作昰。足上所從均即頁之譌變，從頁省臼與此作頣者正同。

『司』字於鎛銘作『㠯』，案當以司爲是。銘文以所司輔堵爲韻，司在之部，古與魚部字常相借韻，此正其一例。司通祀，卜辭兩見『王廿司』（前II，4及IV，23）即『王廿祀』也。

故『刻伐頣司』當爲『翦伐夏祀』，猶書多方云『刑殄有夏』。（翦不改字亦可通，惟字形可疑。）

『翦伐夏祀』與『處禹之堵』相條貫，則歷來以禹爲夏民族祖先之說，於金文上已得一證。

其次爲秦公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賚，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嚴恭寅天命，保業厥秦。虩事蠻夏。』

『禹賚』即大雅之『維禹之績』，商頌之『設都于禹之蹟』。王國維已言之。

『蠻夏』即華夷，是則春秋中葉中國確亦稱夏。上言『禹蹟』，下言『夏』，則禹與夏確有關係。

由上可知在春秋時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確承認商之前有夏，而禹爲夏之先祖。是夏民族當爲中原之

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驅逐以後，這個民族往那兒去了？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遷徙了，是理所應有。在這兒在史料上有一些證據。

（一）山海經：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山海經）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大荒北經）

此言犬戎與夏民族同祖。案黃帝即是皇帝，上帝。後人以爲軒轅，軒轅又爲星名，即西方之獅子座，其最大一星，亦稱『王星，』與黃帝號有熊，鯀化黃熊，禹化黃熊等傳說，均有關係。此別有說。（見甲骨文釋釋干支篇。）

（二）左氏定四年傳：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此以夏政與戎索對文，並於夏虛施行戎法，可知戎夏確有攸關。

（三）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其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所謂昆夷犬戎鬼方（即懷姓戎）葷粥玁狁獯鬻休渾匈奴均一音之轉，前人已言之。由上三證詗夏民

族被殷人驅逐後，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實。（有一部分係逃往南方，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爲大有可考索之價值者，卽商頌長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二語。『禹敷下土方』句甚奇特，『禹敷下土』可以爲句，亦可以爲韻，因土與芒乃魚陽對轉。『禹敷下方』可以爲句，自亦可以爲韻，然二者均不取，而獨用五字爲句曰『禹敷下土方』，此當非單爲音節之故，余意『土方』當卽卜辭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

『土方』之地望由書契菁華下列數事可以考見。

（一）『五日丁酉允有來嬉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𢦏二邑。呂方亦牧我西鄙田。』

沚𨙫國名，卜辭習見，沚戛當卽沚國之長名戛者，此人於卜辭亦屢見不鮮。由此例可知沚國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東，呂方在其西。

（二）『九日辛卯，允有來嬉自北，蚁敏嬰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蚁亦國名。敏嬰當卽蚁國人。此國在殷之北，則土方亦必在殷之北。合上例而言，則土方當在殷之西北或正北。

（三）『四日庚申，亦有來嬉自北，子肆告曰，昔甲辰方征于蚁，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

子肆當亦蚁國之人。此所告方，由上例證之即土方。方征蚁凡二次，甲辰一次，戊申一次。觀其首言「四日庚申亦有來嬉」可知四日前之丁巳必曾有來嬉。丁巳來嬉所告者爲甲辰之寇；庚申來嬉所告者爲戊申之寇。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前後兩次所費之時日恰相若，可知蚁國離殷都（即今之安陽）有十三四日之路程。每日途行平均以八十里計，亦已千里而遙。則土方之疆域蓋在今山西北部，或包頭附近也。是則土方當即玁狁之一大族。

玁狁於詩稱「朔方。」金文不嬰𣪘又稱「馭方，」朔馭土古音均在魚部，則所謂土方當即朔方馭方。

知此則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馭一也。

是則「禹敷下土方」當爲禹受上帝之命下降於土方之國（即後之華夏，禹蹟，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商頌讎是西周中葉宋人所著（王國維說，）然宋人猶保存卜辭中所常見之國名，此毫不足怪。

又逸周書世俘解：「大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此「禦方」亦當即不㠱𣪘之「馭方」（孔注未得其解，）蓋夏后氏之後玁狁與殷爲世仇，故周人伐殷時即請其援助。此亦一於舊紙堆中久被淹沒之新史料也。

要之，禹與夏就文獻中所見者確有關係，此必爲夏民族之傳說人物，可無疑。又夏民族與通古斯人種有近親之關係，通古斯人種當爲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於將來大規模的地底發掘上，可望得到實物上的證據。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補誌

附錄一　與楊寬正書

——中國上古史導論之討論

蔣大沂

寬正吾兄左右：

昨竟日未外出，在寓中伏讀大著中國上古史導論，詞銳而證密，體大而思精，傾佩何極！ 吾國古史傳說，先之以自然變化，重之以人工飾偽，不特棼如亂絲，抑且以膠投漆，究詰無從，非一日矣。 自顧師頡剛攘臂一呼，首發層累構成之覆，今又得吾兄集合衆說，爬梳而董理之，不特飾偽之詞，日以游離，即紛亂之實，亦漸克睹其條理；系統就緒，則補苴易於爲力；繼往開來。大著爲不朽矣！

大著循環論證，由古史傳說探索其神話之原形，有證如山，不容反覆。 惟尊著僅探索至神話而止，而于神話之初相以及神話之歷史背景，則猶未暇論列。 吾兄稱續將有中國古神話研究一書之作，未知已着手否？ 姑就感想所及，略陳固陋，就正大雅。

弟頗意吾國古代神話，本分光明與黑暗兩境界：

鯀與共工爲一傳說之分化，吾兄已證成之矣，鯀所殛之羽山與共工所流之幽都（或作幽州，「州」「都」乃聲之轉。）及所觸之不周山，本爲一地，吾兄亦已證成之矣，其地在西北，實乃吾國古神話中黑暗之境界也。

何以言之：

以四罪分配於四裔，此本後起之義，大戴禮始有之，堯典孟子猶無此說。 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其南，鯀所殛。」 羽山於禹貢屬徐州，則謂在東海郡，似頗近之。 而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

「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 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名此歟？ 傳云「在海中」者，合齊乘蓬萊縣九月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縣志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 殛鯀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閻若璩以為殛鯀在徐域過近，必欲移之青域，其實無論以羽山在徐在青，皆後人附會之辭。 蓋大戴禮等書既以四罪分配四裔，羽山被配至東方，後人又從而附會之也。 殊不知羽山即幽都，固同為神話中之黑暗境界，其地固在北方。

墨子尚賢中篇稱鯀所刑之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 「熱」即「日」，今方言猶稱「日」為「熱」，熱照無有及猶言日照無有及耳。 此與幽都之在「地上幽冥」（招魂王注）者同。 羽山之即委羽之山，吾兄亦已論之，淮南子隆形篇云：

「北方曰積冰，曰委羽。」

高注：「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 隆形篇又云：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

羽山爲日照無有及，委羽之山亦「不見日，」則羽山卽委羽之山，豈不明甚！墜形篇「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骨焉，」高注云：

「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馬羊，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

幽都在雁門以北，而委羽之山亦在雁門北，二者之異名而同實，不益明顯乎？

海內西經云：「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大荒北經云：「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

羽山卽委羽之山，亦卽幽都，鯀與共工，本皆河伯，河伯處於羽山幽都，當以其地有大澤之故，海內西經大荒北經所稱之大澤亦在雁門北，豈卽河伯之所潛乎？河伯所潛之西北大澤，羣鳥解羽，穆天子傳云：「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大荒北經郭注引竹書亦云：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山。」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據此以證委羽之山卽積羽，至是。漢書敍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索隱引崔浩云：

「翰海，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

豈羽山羽淵卽後世所云之翰海，以其地流沙千里，每當夏季，狂飈驟起，沙礫飛揚，往往此積爲山，彼夷爲谷；及乎冬季，暴風頻起，沙塵蔽天，白晝暝晦，覆沒人畜，古人遂以之爲黑暗世界乎？北方自古多遊牧之族，故幽都亦以筋骨著稱焉。楚辭天問稱鯀「永遏于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羽山所以能永遏伯鯀，當亦以流沙能

積山覆人之故，古人不明流沙積山覆人之故，遂以爲此卽地獄，爲上帝刑人鬼之所也。逸周書史記篇稱古有玄都氏：

「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人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玄都賢鬼道之說，疑亦由天獄之神話所演變者也。

古神話中黑暗之世界在羽山幽都，既已證之；其光明之境界則在昆侖崇山。按爾雅釋丘云：「三成曰崑崙丘，」又釋山云：「山大而高曰崧，」「崧」卽「嵩」或「崇」。」驩兜丹朱朱明祝融等之爲日神火神，吾兄既證成之矣，祝融降於崇山，而驩兜亦放於崇山。崑崙在古神話中爲上帝之下都，而開明獸守焉。海外西經云：

「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不僅崑崙有獸名開明而已，在崑崙之外圍，本有炎火之山。大荒西經云：

「昆侖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

昆侖有炎火之山在，故西山經又云：「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是昆侖爲古神話中上帝之下都，亦卽光明之都明甚。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昆侖爲光明之都，故赤水出焉。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

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國。」幽都爲黑暗之都，故其物皆作玄色，黑水亦出焉。

昆侖爲上帝之下都而卽光明之都，上帝自爲光明境界中首腦。因吾國古神話中之上帝本亦由太陽神所分化演變，如埃及古神話然。呂刑以重黎（卽祝融）爲皇帝（卽上帝）所命，爲上帝之屬神，此已爲後起之神話，因太陽神已分化演變而爲上帝，遂又以太陽神爲上帝之屬神耳。呂刑雖後起之神話，但其神話中猶以重黎爲衆神之首，苗民旣遭上帝遏絕，上帝卽命重黎「絕地天通，」以太陽神而開天闢地，亦與埃及等地神話同也。

顓頊與堯之爲上帝神話，吾兄已證成之矣，帝顓頊號高陽氏，殆高言其處，陽言其德，謂其崇高陽明也，說文云：「堯，高也，」風俗通皇霸篇引尚書大傳亦云：「堯者高也，」通號篇又云：「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堯當卽高陽之義。上帝所以稱高陽與堯者，疑亦因其本爲太陽神故也。

黃帝之由皇帝演化而成，吾兄旣證之矣，黃帝號有熊氏，「熊」與「融」通，有熊氏實卽有融氏，詩云：「昭明有融，」有融與祝融昭明朱明燭熊，實亦一名之歧也。帝堯號曰放勳，殆亦以此故。「勳」通「熏」「熏，」爾雅釋訓云：「炎炎，熏也，」熏訓炎炎，斯亦日象。放勳之號，或亦因其本爲太陽神故也。

帝舜傳說本亦上帝之神話，帝舜號曰重華者，殆亦太陽光華之義。舜有重瞳子之傳說，淮南子脩務篇云：「是謂重明，」舜又有「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說，（見堯典）殆皆以舜本爲太陽神，能光照四海，光融

天下之故。黃帝四面之說，（見尸子）與舜重瞳子及明四目之說，疑亦同源而異流。又堯典云：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羲和本亦日神（馬伯樂尚書中的神話有專篇討論案實爲日神之母，）至此乃分爲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主四面，實亦與黃帝四面舜四目之說同源而異流者。因日之能光照四海乃分爲四日，亦猶古人不明東出西沒之理而以爲日數有十，而『十日代出』也。燭龍之即祝融，吾兄既證之矣，燭龍又名燭陰，『是燭九陰』（大荒北經，）『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委羽之山既即幽都，則燭龍實即和叔。（或和叔化身）蓋以日之能『光照四海』而分爲四日，於是幽都之黑暗世界，本爲日照所不及者，至此乃有燭龍爲之燭照矣。神話中既有四面四日之說，及後演變而爲古史傳說，乃又成爲羲和分主四宅之說耳。

五帝本紀言帝堯之德『就之如日，』堯典云：『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此或亦與太陽神話有關。

海內經云：『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左傳昭公元年云：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祝融重黎閼伯本皆日神火神，而鯀共工實沈本皆河伯水神，日神火神與河伯水神之誅殺征討，殆本吾國古神話中光明之神與黑暗之神相爭之故事乎？ 原始神話本為光明之日神與黑暗之水神相爭者，及日神一部份既分化而為上帝，乃有上帝殛鯀流共工之說。 堯舜殛鯀流共工，顓頊與共工爭帝之說，當皆由此出也。 後世神話再加組合，乃有上帝命日神殺水神之說。 帝令祝融殺鯀之說，與使重黎誅共工之說，當又由此而出也。 閼伯本為日神，實沈本為水神，至此乃亦並為上帝（即高辛氏）之二子矣。

皇帝（黃帝）平定蚩尤之神話，疑本亦光明與黑暗之爭。 大荒北經稱『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下天女曰魃，遂殺蚩尤。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 此魃疑即羲和之分化，羲和在古神話中為帝俊（即上帝）之妻，（見山海經） 而魃亦為天女，其功能同為熱力。 蚩尤縱大風雨而魃下即能殺之，非又日神與水神之爭乎？ 因日神一部分既分化演變而為皇帝黃帝，於是重黎為皇帝之下屬，魃亦為黃帝之下屬。 蚩尤『惟始作亂，……惟作五虐之刑，』其結果至於『滑滑棼棼，』及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其結果至於『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皆見呂刑） 是則光明與黑暗相爭之神話殘影，猶得見之于呂刑中也。

大著上古史傳說由神話分化演變而成，立論殊允。 弟頗疑伏羲氏之傳說即出於王亥服牛傳說之分化。 伏羲之『伏』，或作『包』『虙』，與『服牛』『牧牛』『朴牛』『僕牛』之『服』『牧』『朴』

「僕，」音既相同，而犧亦牛也。因王亥服牛而分化成伏犧氏之傳說，亦猶啓因淫溢康樂而分化成太康之傳說耳。案易繫辭傳云：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管子輕重戊篇云：

「自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王者也。」

伏犧氏王天下之說，疑亦即王亥稱「王」說之演化。王亥有牧牛羊之傳說而伏犧亦嘗「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且又「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抑楚辭大招云：「伏戲駕辨，楚勞商只。」（王逸注以駕辨爲伏戲所作之曲）參以世本作篇「伏羲作琴，伏羲作瑟」之詞，可知伏犧氏又有作爲弦歌之傳說，而天問篇稱王亥亦云：「干協時舞，何以懷之？」歌舞本游牧社會中人所藉以振奮其精神者。且「辨」與「備」「服」古本通用，是則「伏戲駕辨」猶云「伏戲駕服」，就此以觀，伏犧傳說即王亥傳說之分化，宜若可信然。

尤有進者，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之佐有風后力牧者，弟疑其本爲一人，風后力牧猶言風夷之后致力於牧畜者，又似指王亥伏犧而言。山海經海外東經淮南子墬形篇有豎亥者，「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郭注云「豎亥健行人，」陳君夢家亦斷爲王亥之分化，其說疑是。天問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亥爲有扈之牧豎，故又稱豎亥耳。案海外東經云：

「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靑丘北。」

管子輕重戊篇云

「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暨亥把算而虙戲作九九之數，其契合又有如此者。是則伏羲與王亥暨亥無非一傳說之分化矣。弟別有王亥新考一文詳論之。

讀大著後，所欲言者，殆十百倍於此，而明日卽將有天目之行，不得從容陳說，卽此所寫，已感忙迫，入後數段，尤爲草率，殆不足以達意矣。

匆匆，卽頌　撰安！

弟大沂頓首

廿九年三月四日

附錄二　上呂師誠之書

楊寬

誠之吾師：

生舊作中國上古史導論，於任教粵西時半年內倉卒寫成，論據既未能廣爲搜羅，行文亦欠暢達，蒙吾師爲之校訂一過，多所匡正，銘感無旣。今又得數事，頗足增補舊作，謹膳錄呈上，未知亦有當於師門之旨乎？

(一)舊作許由伯夷與皐陶太岳篇，論證許由伯夷皐陶太岳之爲一神。 今檢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云：『舜舉三后而四死除，』羣書治要引尸子仁意篇又云：『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皐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 舜所舉之三后，蓋即書呂刑皇帝所命之三后，呂刑謂『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尸子亦云：『聽獄折衷者皐陶也，』則皐陶之即伯夷，又得一明證矣。 呂氏春秋本生篇：『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矣，由重生故也。』 高注：『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善綣，舜時皐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肯富貴矣。』 畢沅校本謂：『雄陶誤作皐陶，國策齊顏斶曰舜有七友，陶潛四八目具載其名，以雄陶爲首，蓋本尸子，今從之。漢書古今人表作雒陶。』 其說殊未諦。 馬敍倫讀呂氏春秋記云：『雄爲雒訛，皐陶作雒陶，猶作咎陶也。 「皐」「雄」形不近，舊本作皐陶，蓋高注本如此，非誤也。』 其說是也。 蓋皐陶本即伯夷許由，故亦有隱逸『不肯富貴』之傳說。 高士傳稱許由號曰箕山公神，配食五岳。 許由即太岳，本爲嶽神，而後世配食五岳者，亦猶禹稷本社稷神而後世配食社稷乎？

(二)舊作鯀共工與玄冥馮夷，以鯀共工玄冥馮夷爲一神，今檢史記索引引太公金匱云：馮夷，馮修也，馮夷又稱馮修，玄冥亦名修，是馮夷即玄冥之又一證也。

(三)舊作黃帝與皇帝，以黃帝即皇帝，今檢莊子等書，黃帝作皇帝者甚多：莊子齊物論：『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經典釋文：『皇本又作黃。』 莊子至樂篇：『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皇帝之道，』經典釋文：『皇帝司馬本作黃帝。』 莊子徐無鬼篇『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世德堂本黃帝作皇帝。 黃帝

又稱軒黃（見陶潛羣輔錄，讀山海經詩，及文心雕龍史傳篇）亦曰軒皇，（路史後紀五注）後世碑文中黃帝作皇帝者亦至夥。此皆黃帝卽皇帝之證。亦舊作之所未及也。

（四）前作古史辨第七冊序文，已發古史中之鳥獸神話，以舜弟象爲象神話，今檢水經溱水注，象有鼻天子之號，與象封有鼻之說，同爲野獸之遺痕。

（五）前又嘗證飛廉爲鳥神話，今檢孟子滕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驅飛廉』與『驅虎豹犀象』文例正同，則飛廉亦虎豹犀象之類耳。漢書武帝紀『長安飛廉館，』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漢書司馬相如傳：『推飛廉，弄解廌』注：『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漢書揚雄傳：『鸞鳳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注：『應劭曰：……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飛廉爲風伯而能致風氣，古風鳳同字，疑飛廉亦鳳之類耳。益卽鳳鳥，而益稱大費，其子又稱大廉，殆亦由飛廉一名而來歟？鳳卽玄鳥，本殷人東夷之宗神，史記秦本紀稱蜚廉爲紂臣，而孟子稱周公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則殷周之際之傳說，蓋亦有神話參入乎？古今人表以五鳥五鳩列第二等，梁玉繩人表攷云：『案少昊以鳥紀官，五鳥五鳩，未嘗實有其人，可以不列，表既收之，則五雉九扈又何以不書耶？』五鳥五鳩人化較晚，梁氏乃力斥之，實則古史傳說中之本爲鳥獸神話而未嘗實有其人者正多，惜乎不能起梁氏於地下而與之考論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其猛

獸，（『其』舊作『甚』，從王念孫校本據論衡校正）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鯀之怒其猛獸欲以爲亂，亦猶黃帝教熊，羆，貔，貙，貅，虎以與炎帝戰乎？

（六）舊作序文，以山海經西山經崑侖之神陸吾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卽人面虎爪白尾執鉞之蓐收。今檢海內西經崑侖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與陸吾既同在崑侖，狀又皆類虎，則開明與陸吾，實乃同質而異名。郭璞山海經圖讚云：『開明天獸，稟茲金精，虎身人面，此桀形瞪，視崐崘山，威懾百靈。』開明金精，而蓐收亦金德，則開明陸吾之卽蓐收，此又可證矣。舊作嘗假定啓卽王亥蓐收，案蜀神話中之開明，不纔兄已疑其爲啓之分化，而開明又卽蓐收，則啓卽王亥蓐收之假定，似非臆斷矣。（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始歌九招於天穆之野，』而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咸黑』者『開明』之反，殆亦出於同一傳說乎？）

（七）呂氏春秋勿躬篇云：『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經篇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則伯益所作之井，必卽崑崙之井。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淮南子墬形篇云：『崑侖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海內崑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崑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崑崙爲上帝之下都，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九門，爲百神所在。而淮南子言伯益作井，神棲崑崙者，殆以伯益卽鳳，居上帝屬神之首席，而伯益又主草木鳥獸，故崑崙上之九井亦由彼所作乎？（墨子貴義篇載帝殺靑赤白黑四龍，當卽黃帝伐四帝之說，在古神話中，似帝本卽龍。則此所謂『龍登玄雲，』疑卽莊子大宗師『黃帝得之，以登雲天』之說。）大抵在古神話中，謂伯益作井在崑崙上，與木禾相接，故淮南子謂神棲之而不云居之也。伯益與后益，呂氏春秋作者已誤分爲二人，勿躬篇既云『后益作占歲，』復云『伯益作井，』而總之曰十二官。呂氏春秋勿躬篇之誤分伯益后益爲二，亦猶史記陳杞世家之誤分益與伯翳爲二耳。鄒漢勛讀書偶識云：

『呂氏春秋勿躬篇上有「后益作占歲，」下復有「伯益作井，」而總之曰十二官，則后益伯益二人也。后益卽作朕虞而爲禹所薦者，荀子「益咎繇橫革直成之交，」益在咎繇前，必非咎繇子，卽此后益也。世本、曹大家列女傳注、漢書注、高誘呂覽注皆云伯益卽咎繇子，伯翳卽此伯益，故太史公書以益翳是二人。』

鄒氏以伯益卽伯翳，而后益卽益，是二人，與崔述以伯翳與益爲二人同誤。荀子成相篇云：『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而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得陶化益（卽伯益之訛）直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以益置皐陶前，呂氏春秋又置在陶後，本作者以意排列，豈得據此而判益與伯益爲二人乎？況益爲咎繇之子，說乃後起，本不足信也。

以上七事，皆最近所得，未知吾師以爲有當否？　生論古史神話，多據諸子及楚辭山海經諸書以爲說；前蒙吾師指示，謂尚可推而搜索之於神異經博物志等書，以窮其流變。　此誠巨眼卓識，生甚媿猶無以報命也。

生於古史研究工作，本擬先成古史集證一書，其體例擬於古史上每一問題，（由太古傳說以迄戰國爲止）先列舉古籍中材料，次則搜錄前人之考證，最後更附以個人之案斷。　古籍中之材料，必使一字一句搜羅無遺；前人之考證，擬不特搜之於專著中，卽筆記文集中亦必廣爲搜集，使成一古史研究之總結賬。　奈何爲人事所牽，又苦無如許書籍足供搜考，致終無所成。　導論一書，僅憑思慮所及，隨筆寫成，宜其無當矣。　生意當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難題，爲殷墟卜辭之學猶未能建立成一體系，其章句訓詁固在在成問題，其所識之字，亦多以意爲之，未能堅人之信也。　王國維於『㚇』字，初釋爲『夋』，謂卽帝俊，既而因證帝俊之卽帝嚳，乃又改釋爲『夒』，謂與『嚳』音同，又與『夋』相近，究何所見而云然耶？　王氏爲學尚稱審愼，其末流乃舉古史上之問題一一以卜辭穿鑿附會之。　地下之新史料誠較紙上之舊史料爲可貴，實物之史料誠較傳說之史料爲可信，但考釋必須觀其會通，然後能增高新史料之價值。　若任情附會穿鑿，其與僞造新史料，相去僅一間耳。

草草上達，不盡一一。　得暇尚乞有以教益之。　專此，卽頌

教安！

學生楊寬叩首

三十年二月十五日